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狄君武先生遺稿

狄 膺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狄君武先生遺稿

羅家倫敬題



前 言

狄君武先生與我相識遠在民國六年北京大學西齋四號房間。這號房間裏共住四人，爲傅孟真、顧頡剛、周烈亞、狄君武。我因爲同孟真頡剛都對文學革命運動有很大的興趣，故常到四號商討編撰和出版「新潮」問題。君武此時雖在哲學系，却愛好「選學」，常常填詞作曲以就正於黃季剛、吳瞿安兩先生。烈亞則治佛學，後來做到西湖某大叢林的住持。「道並行而不相悖」，正是當時的氣氛。

到了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波濤洶湧，君武見外患日迫，軍閥專橫，於是一變其文人積習，而投身於此一運動。如營救五四到六三間陸續被捕之同學一幕，他和我在晚間帶了些食品 and 內衣等到警察廳內的看守所去「探監」。一進廳門，衛兵均以刺刀相向。我要和他一道進去，他力阻我同去。他說「他們認得你，不認得我。」又說「你會同他們爭執，讓我單獨去罷！」我不肯，終於同進去。他以和善的口吻，說太倉人學講的北京話，對方看他是一個十足的文弱書生，態度也就和緩下來了。這是他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中，能應變的一幕。以後幾次類似的交涉，同學們都推他去辦。

以後他應吳稚暉先生勤工儉學的號召，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我則先赴美國再到歐洲，大家都忙，祇通過兩封信。一直等到國民革命軍打下了南京，他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與葉楚傖先生共朝夕，爲楚傖先生左右手；我在總司令部服務，兼理文化教育事項，大家才旦夕相見。當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戰爭之時，中樞遷到洛陽；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掀起了中日全面戰爭，中樞建立戰時首都於重慶，君武均先後緊守中樞政治會議與國防會議秘書處等崗位，不稍疎忽，而且能認清大局與維護大局，不計個人恩怨，常與楚傖先生商酌，消除若干人事磨擦於無形。君武亦行若無事，認爲不足與外人道。此種功成不居的襟懷，非受之者所能盡知，却是君武瀟灑出塵之處。至於間有吟風弄月之篇，故作多情之什，不過傳統的名士結習，若以此責君武，君武九泉有知，必不以爲忤，而將報之以微笑。

羅 家 倫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臺北

生日述懷

親在思母難親沒悵孤身歲月多悠悠不樂每茲辰
三載走巴蜀淪胥痛海濱田廬付妣氏守桑多苦辛
道遠書信畧不能得其真我携老與幼振奮於吟呻
周垣遭炸火分頭匿所親食幣值穀貴伊誰為指囷
憂病憂不睦夢裡數行咫夢見嬰兒笑餘人淚沾巾
抗戰禍先災無敵須至仁智慮若蕭何方可贊大均
政客侈遠謀罔計食與貧誤解賤傷農米貴百物因
妄補求治急徒然設計新易曾示易簡傳六戒然焚
我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何能事嬉笑目覩貪夫曷
放歌寫余懷庶幾心無塵此時宜節酌酒食善具陳

還思齋主杜膺書於管寧卷十三親

程愚宅炸殘破漏之樓露榜山雨夜至

可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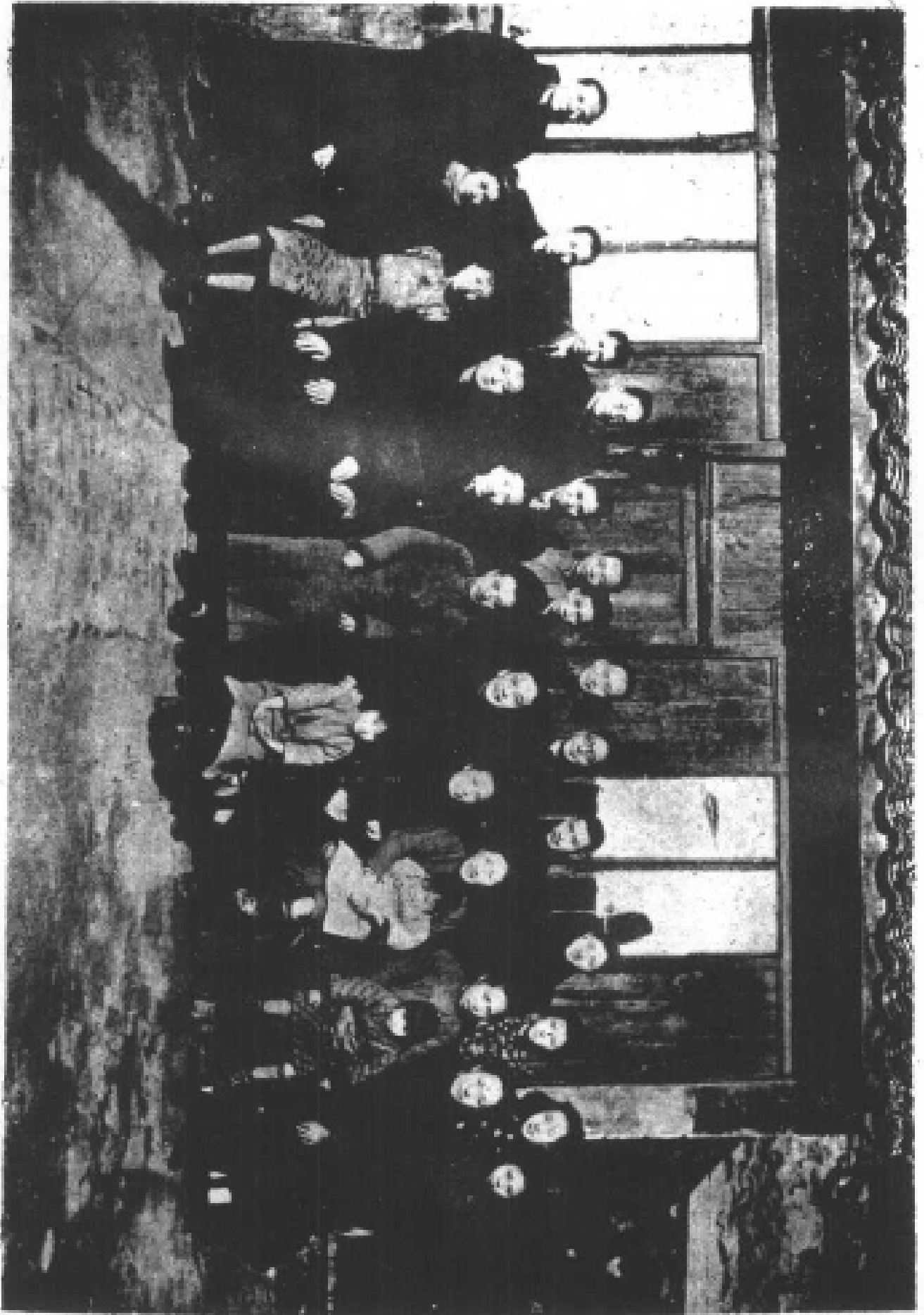
影攝時青年先生先武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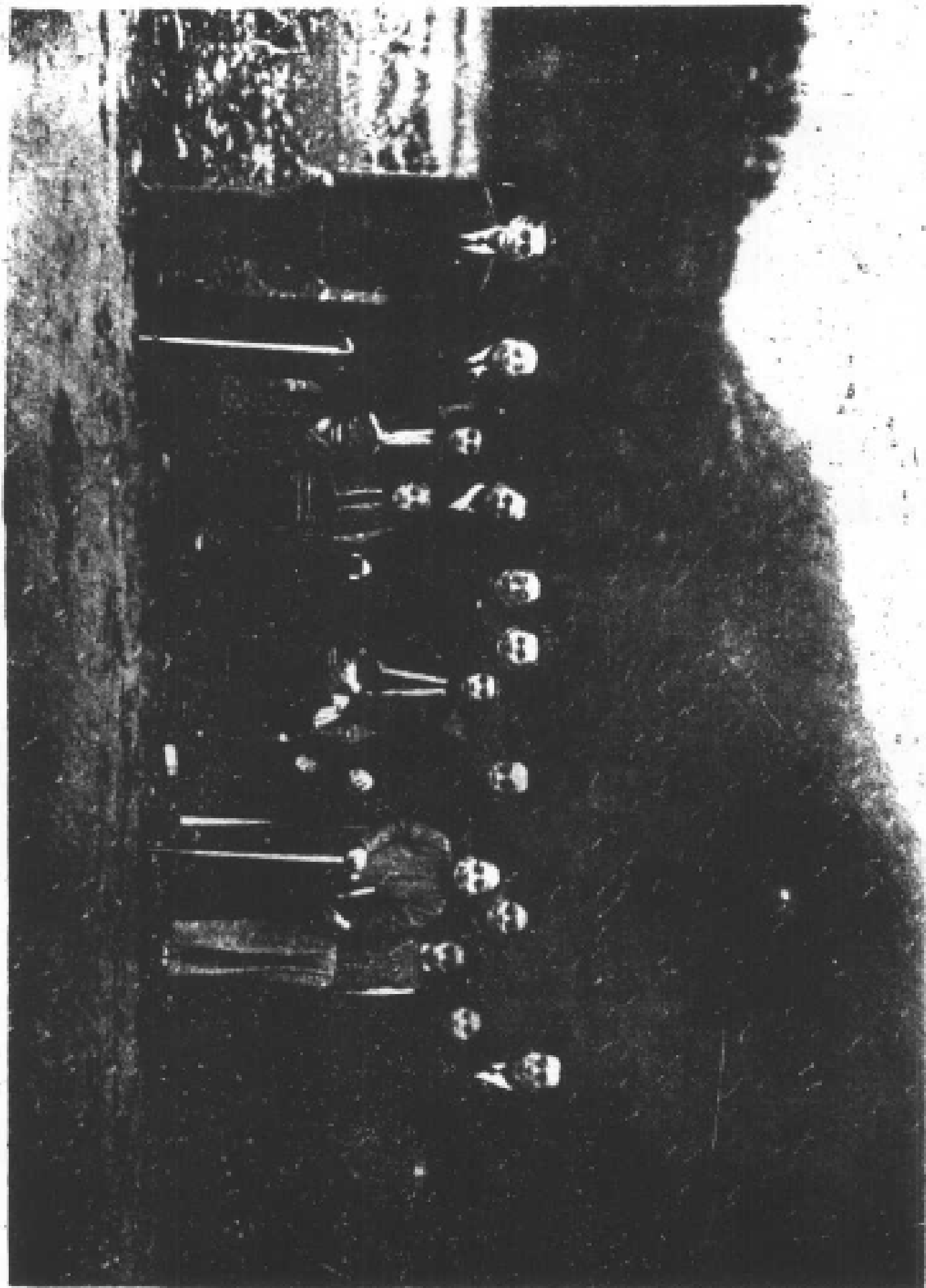
像身全生先武君



甘武先先生半身像



抗戰勝利後武生先生與親戚在南京合影



彭蠡潭月日在生先諸濱澤節、晴堯王、鈞鴻俞、佩君李與生先武君



影攝生先任右于與生先武君



影攝生先軍岳張與生先武君



影攝生先兩潘道張希志羅與生先武君

狄君武先生遺稿目錄

插圖

- 一、君武先生年青時攝影……………一
- 二、君武先生全身像……………二
- 三、君武先生半身像……………三
- 四、抗戰勝利後君武先生伉儷與親戚同鄉在南京攝影……………四
- 五、君武先生與李君佩、俞鴻鈞、王亮疇、鄒海濱諸先生在日月潭攝影……………五
- 六、君武先生與于右任先生攝影……………六
- 七、君武先生與張岳軍先生攝影……………七
- 八、君武先生與羅志希張道藩兩先生攝影……………八
- 九、君武先生手書「生日速懷」……………九
- 一〇、君武先生手書分金帳……………一〇

卷一

- 自傳……………一
- 十載追思……………一〇

不宜悉記，不可不記

三一

學書自序

八七

蓮思齋日記自序

八八

卷二

狄太夫人事略

一

表姑母唐夫人行略

二

狄太夫人璜涇嬰堂緣起

三

設立藏貞養正基金呈文

六

外姑楊林顧母嚴太夫人七十壽序

八

祭祖文

九

祭劍華二兄文

九

張靜江先生事略

〇

悼張靜江先生

一六

蔡子民先生年紀

一八

金俠聞先生哀詞

二三

祭穆藕初先生文

二四

祭沈信卿先生文

二五

祭白中孚文

二五

烈士汪君學良傳

二六

李技師祖廉墓碑

二七

無錫孝女顧以珠遺友表

二八

書學閩徵序

二八

卷三

凱復堂詩稿（原稿影印）

一——一三九

卷四

雁月樓詩詞

一——一〇

(一) 東莊閒吟

一

(二) 負篋集

四

(三) 雁月樓詩稿

六

(四) 雁月樓詞

九

寧樓詩詞

一一——三八

卷五

對聯

一——一七

卷六

萍踪偶寄

一——三六

(一) 我游紀程

一

(二) 重游成都紀略

四

(三) 三游成都紀略

九

(四) 觀梅紀興

一五

(五) 尋梨記渺

二〇

(六) 眺梨記盛

二二

(七) 夾竹桃記盛

二三

(八) 尋涼覓適記

二四

滇黔湘粵桂勞軍紀行

三七

辭碕別繪記

五九

游黃埔記

六五

參觀金銅鑛記

六六

狄君武先生遺稿

卷一

自傳

(一) 余家世代讀書，居太倉縣之瑣涇鎮。鎮在明宏治十年之前，屬常熟縣之雙鳳鄉，故余之先世爲常熟人。常熟太倉姓狄者皆不繁，其上世胥自溧陽遷來。譜系可考者，僅溯至南宋。宋狄青不敢認梁公爲所自出，余在未得確實考證材料之前，亦不敢追溯焉。余之曾祖諱勳、廩膳生、工制藝。嗣祖、諱本仁、國學生。本生祖諱景仁、業儒、太平天國後改執棉布業。父諱爲璋，太倉州學秀才第一、上海龍門師範學堂文科卒業，自二十歲至五十七歲逝世之一年，恒以教書爲業，久任小學校校長教員，並任崑山常熟兩縣高等小學教員。母同邑陸氏諱藏貞，明理達變，助余父至多，生子女五人。姊穎、讀烈女傳等書已通文理，體念家况艱難，願助母操作縫紉以栽培諸弟成材，有人勸投考蘇州女子師範、謝不往。弟福震中學畢業、明算、現供職直接稅處爲稅入股股長。福晉字畫三，德國武茨堡大學醫學博士，嫻習內科，現爲國民政府醫官。福豫、美國塔克薩斯農工大學畢業，擅長棉花分級，現爲財政部花紗布局技正。

余年五歲，父母卽教之認字。嗣從三叔祖及姑丈讀舊書。前清光緒丙午，吾父自上海龍門師範畢業旋里，創辦兩等小學，余入高等班肄業。自是以迄戊申，改入城內高等小學之前，皆爲受家庭教育時代。余

父爲舊文士而受新教育者，對教育子女，注重於(一)身體之健康。(二)舊籍及十三經之補習。(三)啓發兒童之興趣，使其就接近之課目自學而爲之輔導。(四)教育以休息來調節工作之要義，提倡正常娛樂，反對桎梏身心之一切呆板方式。而余尤受影響，則爲母教。回憶較深者，如(一)時余家寒素，一切困難，吾母示之以從容處理，不露拮据之態。(二)清潔整齊，皆令兒童憑自己能力，自己做到，吾母惟以嚴格的考核方法，不斷監督之而已。(三)對貧困人之同情心，無論如何，必助人一些力量。(四)爲豁達大度，不以細事薄故，繫於心懷，至吾家以數百年讀書之故，注重道德之培養，甘於清貧，不慕榮利，不取一分不應得之錢，畢生精力，集中於著作，則爲歷代祖宗貽留之家寶，吾父母皆囑慎守勿失。

余於畢業北京大學之翌年，與同邑小學教員顧瑛，字綴英者結婚。越五年，生于原滄，乳名公望。又二年次子原溟生。

余家除硯田外，別無寶物。祖遺住屋一所，略有花木，已破舊。薄田不足五十畝，皆礪瘠，無租資收入，年須恃余寄歸之薪水以納糧，因其爲祖先之遺澤，不忍棄焉。余歷年薪水所得，在戰前足敷開支，積存中西書五千餘種，碑帖三千餘種，又以反儲蓄方法，購得本鎮住屋一所，其所費約爲一萬元。所謂反儲蓄者，舉一事，先向親朋貸款，按月以薪水之一部分，分別撥還，債還清，產乃造成。張靜江先生曾贊美此種方式。戰事起，以率先倡導不多帶行李，書籍碑帖均陷失南京。本鄉之住屋，亦爲日人佔領。太倉淪陷較早，余所携之親族世交來渝者共爲五、六十人，乞米、謀生、入學、婚姻、疾病、死亡、異常困難。余月入立法院一公一薪共三千元，殊不足以供所應擔負，賴弟兄竭力，勉強張羅而已。

(一) 清光緒戊申，余畢業太鎮高等小學，成績列第一。其冬，考入上海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學堂，肄

業五年。中經辛亥革命，校名改爲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民國三年畢業，任崑山縣第二高等小學教員一年有半。民國五年，以國學特別優良，投考北京大學，錄取入文科哲學門，名列第八。民八，發起「五四」愛國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事將平復，爲安福系搆陷入獄，自獄中出，蒙法庭諭知無罪。其年卒業。入冬，歸上海，任第二師範舍監兼教員。又一年有半，蒙吳稚暉先生招收入法國中法大學爲特別生。余註冊於里昂大學研究院，選聽文科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法科、行政法、政治、經濟等科。又利用假期考察市政。巴黎、柏林、鉢魯捨爾、力日、里昂、史太師堡諸市政廳，皆到各科局所實習，歷五載。十四年冬，聞先父病篤，乃歸。

余之升學讀書，皆由自身奮鬥而得。在學時須以工作換學費。讀書畢必須任事若干時，以薪水所得，清償讀書費用及家庭債務。辛苦倍於常人，體力因之減損。但教學相長之益，人情世故之認識，亦皆因是焉。

(三) 余之任小學教員，師範學校教員，既如前述。自海外歸國，甫一月，即遭先君之喪。李石曾先生曾招往任北京市政廳工作。以政局變動未往。蔡子民先生曾介紹見淞滬市政督辦袁觀瀾先生，囑往吳淞政治學院，經譚話後，彼此旨趣不合，事均未諧。十五年六月，余得金陵大學聘約。時余弟晉已蒙黃埔軍校派任爲東山陸軍醫院院長，慮彼此通訊不便，適吳稚暉先生謀請鈕惕生先生回江蘇作規畫，介紹余赴廣州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自十五年八月，迄今尙未解除工作。自此兼任南京市，江蘇省地方黨部工作。自十九年起，奉命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以迄於今。二十七年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第三處處長。三十一年冬，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又因余任候補監察委員之故，監察方面之審核考核工作，余皆勉力擔任。

。余每任一事，皆極惶恐，僅以勤慎二字，補拙補妄，配合得好，或能稍稍貢獻，以裨補國家。在江蘇省指導委員會時代，黨之領導地位，頗爲尊嚴，因其時委員人選，配合得尙可耳。

(四) 余聞革命黨黨義極早。在小學時，同里馮平，同邑俞鏗，皆藏革命書報，如民報，復報等，招往閱讀，並爲講演。入龍門師範後，教員鍾觀誥、衡臧、田其田、北湖、吳在、公之、沈礪勉，湯濟滄、沈希俠、沈由智、諸先生，皆黨人，引余向義。先加入南社，爲文字宣傳。辛亥上海光復，遂參加實際行動，自後所識友朋幾全爲國民黨員。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吳稚暉先生之介紹，在里昂入黨。總理逝世，在法國作盛大之黨義宣傳，余與劉大悲、華林、楊杰（廣東人學海軍）等所爲也。歸國迄今，計十八年，皆服務黨部，頗承黨中前輩訓迪，遇有重大問題，皆告以底蘊之所在，因而認識一事之成功，皆非易易。三民主義足以救中國，北伐成功得一證，抗戰勝利又得一證。此後建設新中國，需要人力更多。本黨幹部必須團結一致，服從領袖指示，切實分頭工作，各部分皆栽植多數之後進，以繼承任務，努力爲中國創造燦爛之前途，而余願爲其中埋頭苦幹之一人。

(五) 余在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及立法院工作。工作上感受困難，希望得解決途徑者，有如下列：

一、監察方面 雖有種種制度，但覺收效極少。其故由於各機關冊報遲延。淪陷區之黨務，支出僅報一簡單帳目，更爲渺茫。不送報銷，不簽發支付書之規定，因種種關係未嚴格執行。不即遵限送到，其中不實之部分，格式無誤，單據釐然，殊難作剔除之論斷。所望反攻進展之後，此項現象，得以減少，而各機關長官廉潔奉公，自身更應作表率。

監察方面，求其效力顯著，一、需嚴格執行懲戒。二、彈劾懲戒之案宜使人人盡曉。監察方面，消息不發表，易使人指摘黨部或政府腐敗。故此後宜擇要發表，監察院方面之種種限制亦宜解除。

二、中央執行委員會方面 因中央黨部不集中辦公，各部分不甚聯絡，秘書長及副秘書長，原爲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設置，易解作祇爲秘書處而設置，時或感受困難。

秘書處秘書四人，分領各處，無主任秘書之設，文書無人總核，易致前後不接洽或彼此兩歧。而副秘書長，因開會接洽時間過多，亦感照料不周。

在部工作同志，食衣住生活情形，均極艱苦。各地方黨部調回人員，在渝生活，衣食住行均感艱難，無可以濟助安排之處，心常不安。

三、立法方面 對於已頒法令之检查工作，尙嫌不足。自去年起，分設各路考察團，對於所定各種法律，在各地方之實施情形，爲一般之考察，對司法狀況，各地方與立法事項有關之風俗習慣，爲特定之考察，今年更有陪都附近經濟考察團之組織，考察結果繕成報告。但(一)因經費不足，時間有限，材料之搜集，尙嫌不足。(二)因平日與行政司法方面之人員接洽太少，既無共同檢討之機會，遂缺自動改制之精神，此層應再改進。

立法院委員遷鄉之後，交通不便，一部分委員無法入城，又因生活困難，舊時購閱書報之支出，不得不節省，對世界新知，國家大勢所應知曉者，遂受限制。此或爲立法院有時不免守舊之一因。今後宜給予經費，輪流調入城中，與黨政軍民各機構發生連繫。且應調派有立法經驗之員，再到國外考察，以爲憲政時期立法部分之幹部人才。

現日吾國，處於困難之境，社會情況亦頗可憐，但此爲三五百年來積漸而成之現象。自五十年前改制興學，同時總理提倡革命。興學所以使國民智識普遍之增加，學術思想隨世界潮流以進步。革命所以使國體革新，國民思想爲急驟的改革，至於今日能擔當抗拒日本之艱巨工作，同時努力於各種建設。以吾國之實力而論，二者同時並進，理想上視爲不可能；但因已獲國民之了解，竟然勉力做到。執政者排除困難，以求進步，社會上情況可憐，亦有人表示甘心願受，均爲不易得之好現象。但教育距普及尙遠，文盲衆多，易於受人煽惑，而所創建建設事業，百廢俱舉，不收成效者有之，藉名耗損者有之。故今後建設之進行，宜酌量人力物力，國庫過於勉強，民力不堪負荷，則宜斟酌緩辦，而對於教育上之建設，則宜努力以赴，無論如何拮据，絲毫不能懈怠，使人人能得適合箇人之生活，對政治建設深切了解，國家以綿延爲主旨。注意於減少今日之困難，使能安穩過去，則必有燦爛之明日。

今日之所謂各黨各派，其成立之日尙淺，黨徒尙少，所標舉之主義，非有如三民主義已得國人之了解，其所作之政治宣傳，其他各派未見諸施行，無流弊可觀。共產黨之行爲，則已爲國人所痛心疾首，國民政府爲團結禦侮，許其存在。憲政開始之日近，各黨派自由活動，自有合法之地位。而仍有人抹殺歷史事實，貪冒抗戰功績，撫拾政治過失，勾結政客頑民，妄冀傾覆國民政府，其居心至不堪問者，政府宜有斷然之處置。但吾政府亦應切實推行三民主義之政治，如陳誠同志之於湖北省省政一切設施，皆根據三民主義，於民生主義之推行成效卓著，宜令各省效法推行。其他各省對於中央政令，查有陽奉陰違者，宜分別輕重，予以制裁。不令各黨各派在各省生心。其在中央各員，宜秉團結一致之精神，嚴正誠懇之態度，各黨各派有不合之言論，宜以國家民族爲立場，駁斥解釋，絲毫不可含混。其有應採納者，迅速實行，不可

使生怨望，萬不可推波助瀾，隨在爲之張目，使各黨派認爲有隙可乘，漸至圖謀不軌。至杜絕貪污，政府更應作最大之努力。吳稚暉先生生活刻苦，其意在標示「有所不爲」，而政府中少數高級人員，尙有享用過當，揮霍逾其正當收入者，宜加查問。下級公務員，如調查員、稽察員、警察、稅丁等、勒索留難，積弊已久，今日尙屬不免，卽在首都，亦時有所聞，此則宜切實查禁、認真監察，嚴厲處分，以解除民衆痛苦，減免各黨各派之經常指摘。

(六) 我國政治上之人事制度，原有準則。軍閥專政時期，登庸較濫，以意黜陟，賢者裹足。自國民政府成立，推行考試制度，至近年則考試之後，又加以訓練，政府用人已有極可靠之來源。但因機關需用之人較多，一時不克悉由考試產生，薦舉保送之員仍占大多數。其中亦有功勳及積勞病故人員之家屬，政府爲體念賢勞而任用者。一科之中，必有能實心任事之人，但亦不免有一二能力較差之輩。近年以來，每機關設人事管理機構，又組織小組會議，學術會議，研究鼓勵，以增益其所不能。公務員之考銓進修，已較前認真。但人事制度之效用，尙未顯著。其故(一)因機關之設置尙未達理想完善之境，重複駢枝，一時未能盡行裁汰。苟某機關屬於應裁汰之列，其全部人員皆爲多餘，俊秀者浮沉可惜，冗濫者庸惰難醫；雖設人事機構，精神不能振作。(二)銓敘之惟一任務，在貫徹法令規章，掌握人事制度，但人事管理人員，對自定法規，自派人員，任設機關者，往往通融，不加檢舉，而反與機關長官爭某一個用行政之權，舍其大而務其細，未盡人事機關之職責。(三)人事處，人事科，對於任用敘薪考績等，於本處本科之人，予以通融，失却大公無我之精神。或其所訂定之通則，管理辦法等，過於籠罩，過於煩密，下級機關不易遵從，因此而發生詭病新制之言論，妨礙人事制度之推行。凡此三者，鄙意皆宜注意。今後實業發達，國營事業增加

，調整人事，機關與廠礦學校等，均可貫通，使人人得有適當之職務，使人事制度益臻完善。

(七) 余自幼治學，先習詞章，次究訓詁，明義理。以至誠無息爲人生觀。靜則爲經常之埋頭服務，於功利蔑如。動則創爆發之革命，目的在撥亂反正。博厚、高明、悠久三者時繫於胸，希望能達到此一境界。

余先習教育，次習哲學部門之科目，再次習政治法律部門之科目。余任教員，能以啓發之方式，使學者怡然向學。任訓導則以不斷之注意，使學者帖然就範。故余之生活，當以教員最爲合宜。余之政治法律知識，僅設應用。隨時工作，隨時讀書。近年則讀書工夫，益覺不設，書籍不易得，時間亦不允許。希望十年之內，能將所學理一頭緒。十年以後，著書立說，以貽後人。

余業餘寄情山水，愛水更甚於愛山。重慶近郊，頗宜觀水。雨時箬笠芒鞋以往，頗得雅樂。遇名山則喜登臨。所過城市，愛訪問耆舊，觀賞書籍字畫。平時潔一室，以自閱讀。客至則談文藝，絕不談論政治，恐守口不密，洩機要也。膳食必求人與俱，絕不獨享珍饈。處兄弟子姪間和樂合作極謹。少年喜臨碑帖，寫山水。人有求者，寫行書數行與之。畫則以其費工夫，久已不作矣。愛聽崑曲，能唱一二支，以不能自弄樂器爲憾。

余喜讀經書，愛孟子之暢，易經之淵。諸子老莊外，愛墨子荀子。余主張正名務實，以此故，詩文集愛韓愈歸震川。近人詩愛龔定菴，以其有特殊風格。法儒著作愛迭卡兒，孔德，盧騷。小說愛莫泊桑。刊物無專愛者。政治著作與文藝合輯本，余則先閱完文藝著作，然後閱政治著作。

余之師，高小校長朱叔子先生，諱文熊，爲余通文理。師範時鍾衡斌先生諱觀誥，引導作桐城派文字

，北大時蔡子民諱元培先生示余兼容並包與人爲善之精神。留學時吳稚暉先生示余潔己刻苦綜合百家之精神。賈山袁觀瀾先生諱希濤，嘉定沈信卿先生皆先君之業師，引余上進，教誨真摯。

余爲窮讀書之學生。同里戴國鏐貢三，族侄后大燁炳如，崑山周品人先生侃，川沙黃先生炎培，桐鄉陸費遼先生伯鴻，或籌資，或誠意幫助，期余學成，愛護周至。

余表妹許卓精神上鼓勵余不斷上進，今年秋已病卒，余殊無以報償之也。

余之長官，茶陵譚組安先生諱延闈，氣度寬弘，折衷理法，人情至當。吳興周柏年先生諱覺，忠黨斥奸，絲毫不肯放鬆。吳縣葉楚儉先生細心治事，對人務爲寬厚。余心以爲賢，時思則效。

余家上代多詩人。余秉遺傳，任事不設緊張，勇氣亦缺乏，對人太直率，處繁劇變詐之場合易受挫折。但挫折之後，余精神奮發，必克復困難然後已。

余願助黨國，處於安定之域，人民達康樂之境。余願余宗族發達，故鄉進步。余願母校北京大學回平復校，爲世界上著名學術之府。余願在上海恢復師範學院，以造就多士爲三民主義奮鬥。諸願既償，余則擁羣書，精筆硯，以著述自娛，與家姊相聚，終老於荒江之一廬。

（三十二年在中央訓練團作）

十載追思

君武生後逐年紀要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生前一年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酉時王父少山公卒。

曾王父子山公卒於咸豐七年。先君生於同治九年。

兩世未見孫男。迄公望之生，本支三世未見孫生。

十一月十九日午時君武生。父親在陳涇邱氏坐館。

生前六年光緒十五年己丑年十月廿三日長姊穎生。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是歲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妻顧氏綴英生。

小腸氣時發，父母恆抱負行走澈夜。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二月廿六日戌時曾叔祖泰來公考終，壽九十三。

先考舉太倉州學秀才第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辰時，弟子畏生。

光緒二十五年 己亥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正月初五日丑時，弟畫三生。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是歲璜涇瘟疫，二婆婆倪孺人於五月十一日卯時染疫卒。

余年八歲，記憶當時以麻在客堂洗脚情形頗清楚。

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十一月十三日戌時弟建菴生。七月十六、父親乘江夏輪同許經伯、金俠聞、顧耀翔、陳景韓、劉培卿同赴江南鄉試。乘江寬船返。

光緒三十年 甲辰 余十歲

是歲，余家修理外廳燕喜堂。完工之日移動紫簾棚下尿坑。伯母陳孺人五月二十五日驟病亡歿。叔祖幼芝公又於七月初九日酉時跌傷後腦致沒。彌留時讀「博學之」五句。喪中，余家延道士打醮，紮大紙神十數，厨役韓桂福叩頭至額隆起。是年，襟伯父年三十六歲。

余本請幼芝叔祖啓蒙。叔祖卒後，改從顧隱樵姑丈。太姻丈顧仲調先生亦授余讀。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在安雅堂讀。偶到安吉堂唐氏塾，見課體操，大好之。四月，父入上海龍門師範學堂文科肄業。

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璜涇兩等小學校成立，余入高等班。

三月十二日陰曆二月十八日子時，表弟陸桐生生。

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七月二十六日巳時，祖母徐孺人卒。自祖母卒，余隨父入璜涇兩等小學寄宿。

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六月，璜涇高等班議取消。父大人爭之甚力。卒不能如願。

十二月、往投考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未取。取唐乃楠。

宣統元年 己酉

陰正月，插入太鎮高等小學三年級肄業，深承校長朱叔子先生鍾愛。冬、畢業，列第一。是年秋、瘡痂交作。祖姑母適錢師久祖姑丈，於秋間卒於保素堂。

宣統二年 庚戌

考取入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學堂本科，名列第四。

豐哥娶嫂查氏。郁厚生先生以療卒。

宣統三年 辛亥

六月十三日、弟震經父大人及母舅送入無錫安鎮同順典學生堂。

中華民國元年 壬子

陰曆十二月十八日子時，堂弟福萃生。

中華民國二年 癸丑

中華民國三年 甲寅

杏妹適陸松雲子子安。

七月、父親往常熟縣立第一高等小學爲教員。旋來上海，暫任申報館事。後在董家渡公教小學爲倪敬丞代課。有董家渡早眺晚眺二首。

中華民國四年 乙卯

一月二十四日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行畢業禮。

正月、父親任浮橋第一小學教員。

三月、至崑山陸家濱站，任崑山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教員。

陰曆十一月廿二日申時，姪女綺霞生。

十二月橫涇小學塌房，錫弟左臂骨折，賴閱采亟治愈。

中華民國五年 丙辰

考取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名列第八。父親繼余任崑山第二高等小學教員。八月初入京。十月、與顧頤剛租東高房三十二號，組織大學公寓。同寓鄭太牧、賈士彥、周炳琳、潘家洵、徐恭典、姚惠璋。

中華民國六年 丁巳

陰曆十月十五日亥時，弟五女甥令頤生。先是姊所生多孺，故名之曰令頤，冀自此永年也。

外舅履衡顧先生與外姑嚴夫人除夕有詠夫婦合爲百齡，父親有和章。

中華民國七年 戊午

春、同陳萬里、劉三、吳瞿安、顧頴剛，至崑平州至八達嶺，謁成祖長陵。歸京，同傅孟真請王星拱先生觀梅蘭芳演鄧霞姑。

十二月初三或初四日，表甥王筠碧生。

中華民國八年 己未

四月春假之後，父親病，臥床七日始起。五月三日夜，北大學生開會，余爲書記。四日游行，燒趙家樓曹汝霖宅，嚴章宗祥，入地方檢察廳看守所，判決無罪。七月往杭縣，迎蔡先生歸校。

閏七月廿九日，令免甥生。姊患腎臟炎，渾身腫漲如牛，賴炳弟自松江醫院回，診治始愈。是後，姊與頤甥常住我家，計十四年。

中華民國九年 庚申

一月五日上午九時，即己未十一月十五日辰時，姪翰林生。

一月十二日（陰曆十一月廿日）與顧氏綴英結婚於瑣涇。

外姑嚴氏琴舫生於同治五年、己卯八月十三日丑時。

任江蘇省第二師範舍監，兼教員，教哲學概論、國文、及歷史。

中華民國十年 辛酉

八月二十一日（陰曆七月初十日）隨吳稚暉師及同學百餘人，乘包島斯法郵船，行四十二日，以十月二日抵馬賽，石蘅青先生李曉生先生來迎往里昂。

冬十二月、震弟入寰球交易所任所員，歷一月，所倒閉，王錦裳爲薦入濟浦成豐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 壬戌

四月一日，弟晝三自上海乘日本輪船鹿島丸特三等赴德，經法國里昂，住一月。五月 日抵柏林。
七月十四日暑假。假後，住暹陽鄉陸煌家。

和父大人鴈鳩篇。

中華民國十二年 癸亥

陰曆四月十三日晨辰時，舅父陸頌君病卒。

在柏林，得堂叔父仲甘府君六月二十三日辰時卒凶耗。既而同到惠盤等處。余及弟輓仲甘叔父云：
夢我家園，摧折謝家玉樹影。嗟余兄弟，寂岑馬氏誠書來。

中華民國十三年 甲子

七月、在史太師堡會渡來因河，同晝三游龍屯。

秋、父親改任苗墩小學教員。七月二十二日之夜，自璜以舟往。江浙戰起，避兵蓬閩。八月初八日，由蓬閩過太倉塘，宿孫家灣。初九日自歸莊步行歸家。

十月一日至巴黎，參觀市政。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乙丑

五月七日父大人在苗墩鹽場攝影

八月五日至巴黎。二十二日至比國曉露槐。九月六日至北京。七日游滑鐵路。十月返里昂。

中華民國十五年 丙寅

二月一日同弟到上海。三月一日（正月十七日）錫弟娶馮氏。

三月八日七午十時巳時，先考雲士府君卒。（陰曆正月二十四日）四月十日（陰曆二月廿八日）開弔。

五月三日（陰曆三月廿三日）午時，外舅顧履衡先生卒，年五十八歲。（己巳九月初五日生）

八月，到廣州，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秘書。

十月十六日子時（陰曆九月廿二日）長子公望生於瀏河。

時弟晉任東山陸軍醫院院長。

中華民國十六年 丁卯

七月十二日卯時，先妣陸孺人卒，入晚，余車自瀏河趕回。

八月被選爲南京市黨部候補執行委員。十月十六日綴英到寧，十一月入大學院爲書記。
弟建菴與馮氏離異。馮染肺病，旋卒。

中華民國十七年 戊辰

陰曆六月十四日卯時，次子寧馨生於瀏河。

被任爲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

陰曆九月初四日姪女錦帆（原湛）生。

中華民國十八年 己巳

十二月十三日（陰曆十一月十一日）弟建菴與王氏君曼結婚於新蘇飯店，住東花橋巷五十五號。

被選爲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被推爲宣傳部長。

中華民國十九年 庚午

姪延吉生於南京祠堂巷。

九月十五日（陰曆七月二十三日）未時姪女靈巖生於蘇州祥符寺巷二十二號。

十一月、自常熟潤康莊購塔西街許姓舊房一所。

陰曆正月十四日 姪女邁櫻（原潤）生。

中華民國二十年 辛未

四月當選爲國民會議江蘇代表。

六月二十二日同晝三弟隨蔡子民師至北平。七月二日返。

十二月十日（冬月初二日）上午四時，侄女綏芬生於南京，葉楚傖爲之命名。公望出痧子肺炎。

被任爲立法院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姪女伊蘭生於南京。

陰曆四月二十二日夜子時姪延猛（原濟）生。

一二八之後余至洛陽。□月經潼關至西安。

□月□日隨吳師稚暉游嵩山。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

姪女伊蘭殤，運柩歸葬顧芳橋泰來公墳地。

自一月廿七日請吳鳳洲從事修理塔西街房屋，計修葺二四兩進，築圍牆，改造沿河涼棚爲房屋，至陰曆四月十九日匠工始畢。

十一月二十九日同綴英游杭州。十二月隨稚師遵徽杭公路，至徽州，游西天目。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甲戌

二月十四日（陰正月初一日）姪元釐生於巳時。

四月一日、同楚儉夫婦自溧陽至宜興，游庚桑善卷兩洞，余復自湖州游莫干山。

五月六日上午五時姪受祥生於南京，助產者不慎，折左手肘上一節，擬名之曰損祥。吳稚暉先生命改受祥，並贈聯云：英聲初試已驚座，家學克昌兆折肱。

五月隨張溥泉往福州監誓。

十一月廿五日余四十歲生日，在南京老萬全宴客，共十三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乙亥

六月溧陽旱，同弟晉合出四百元，施穀給狄姓同族。

八月廿三日下午十一時半，厨人卜萬有死於揚州。

十一月七日（陰十月十二日）姪女詠美生於蘇州大儒巷。

十二月五日上午五時姪女紫衛生於南京。

擬印瓊水叢書，先印施若霖瓊涇志稿。

十二月二十二日當選爲中國國民黨第十四名候補監察委員。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丙子

二月十六日父大人逝世十周紀念，成立寶初獎學貸金。刊刻晚汀詩稿成。

三月二十三日、同倪浩如赴江陰，並游靖江。四月三十日歸瓊。瓊涇小學卅年紀念。

八月、同晝三、斐玉、桐生、游黃山。自杭返滬。

八月二十四日、錫弟乘日本皇后號自上海出國赴美，實習棉花分級，並考察棉業。

陰曆九月二十夜飯時，族姪后炳如卒。

十一月十四日自嘉興至杭，經湖州無錫，爲參觀浙江文獻展覽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陰正月廿二日姪女綺霞與顧承禧結婚。

三月十五日游鄧尉。二十四日雪，赴溧陽胥渚大宗祠題主。

三月二十五日文祭天秀府君。

五月返瓊。

六月爲晝三醫院直塘購基地十畝。

九月四日至通安橋，探君曼弟婦。二十四日到溧，二十五日率家人祭祠。

陰曆九月二十三日姪抗行（原沅）生。

陰曆十月十四日下午九時舅母陳孀人卒。

十一月十九日乘輪離京，二十二日抵漢口，住長江飯店。

十二月三十一日受汪兆銘無端斥辱離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一月八日至長沙，十三日至衡山，十八日至常德，二十日至桃源，二月一日至河汊，三日至津市，六日返長沙。

二月十六日，弟媳胡斐玉被人引誘，脫離家庭，與晝三立據離婚。

二月二十三日至平江，廿五日返漢。

三月五日在武昌，認何楚揚爲義女。

四月十日、弟晝三與許氏并蓮結婚於重慶釜室。

四月十九日乘民元輪，二十四日到重慶。

五月三日至自流井，五日至成都，六日至樂山，八日至峨眉，十三日返成都，十五日游灌縣，十六日至新都，十九日返渝。

六月十五日至北碚。

七月十七日卯時、姪女詠英殤於洛磧，葬戴祠餘地灣沿嘴之陽。

十月十日至華嚴寺。

十一月廿八日公望寧馨兩兒入川師附小寄宿。

九月廿五日張復會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己卯

一月三日、甥戴令奐（始萍）與王筠碧結婚，在重慶華光樓粉江飯店。

二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代行政治委員會職權，設秘書廳，余任第三處處長，以二月十三日入行營辦公。二十六日游北碚縉雲寺。

三月十一日得豐哥書，源濟姪延猛於陰曆十一月初十殤逝，慘痛。慘痛。

五月始炸。四日霞暈炳震倒。十三日彈落子畏棗子嵐壩旁。

九月病腸炎，迄十一月十二日始愈，病至失形。

十二月二日井遵在洛磧生子，呼吸未通而殤。二十八日甥孫戴光琪生（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二時五十分石角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庚辰

監察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黨務工作考核委員會成立，余爲委員。三月五日業師山陰蔡先生卒。

七月十六日晨八時，游美四弟建菴自香港飛返。

八月十九日、行營四周炸火，管家巷十三號寓樓燒去間半。

十一月六日至丁家坳，至二十七日始返。

中華民國三十年 辛巳

一月四日同免甥游涪陵。五日晚宿烏江西岸陳家嘴。六日晚桐蘆灣。七日暮抵羊角磧。十一日返涪陵。十二日至洛磧。十六日返渝。

二月二十五日魏君璆甫卒。

三月廿二日震與喻留影生女蜀華。

三月廿三日姊丈戴水如歿。

六月三日井蓮生嘉嶠。

六月五日寓正樓中屋落一燒夷彈，未炸。

六月廿四日君曼生女歸妹。

六月十四日同薛次莘宿桐梓。

十五日至貴陽。二十四日宿馬場坪。

廿五日至施秉。廿六日至藍橋，訪狄元美。廿七日至黃平。廿八日同胡譽威發重安江，宿旁海。

二十九日五岔。七月一日劍河。二日南嘉。三日至九日在錦屏。九日晚宿天柱。十日宿龍里。十三日

返渝。十八日輸病盲腸炎。九月病傷寒。二十三日高考榜發，名列優等第二。是年余任茶葉公司董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壬午

一月任全國慰勞總會前線將士慰勞團總秘書，係居覺生先生所約。

一月二十八日自渝飛昆明，寓崇仁街愉園。廿九日大觀樓翠湖。寅谷秋小漁。

二月一日浴安寧溫泉。三日乘滇越鐵路車，飯於宜良。夜十二時至鎮遠，夜車停碧色站。

四日蒙自。五日游南湖，返昆明。七日游湧珠寺。八日乘汽車至祿豐。九日至楚雄。十日一平浪游元

永井。十一日至大坪場安寧溫泉。十二日游翠湖。十三日游筇竹寺。十四日黑龍潭。十六日游金殿。

十八日游西山。十九日到犁烟村訪潘光旦。二十日離昆明，坐穀生車到曲靖。

廿一日過平彝，至盤縣。廿二日渡盤江，到永寧州。廿三日至貴陽。廿七日過馬場坪，至六寨。廿八

日至金城江，同侯家源至柳州。

三月一日清晨至桂林。三日至衡陽。四日夜至耒陽。五日至曲江。七日游南華寺。九日自韶關至贛州

。十一日過大庾，參觀西華山鑛鑛，夜返曲江。十二日至衡陽。十八日發衡陽，至贛慶。二十日過壽

峰山，至安江。二十一日過辰溪，宿榆樹灣。二十二日至沅陵。二十五日汽車發沅陵。至所里抵永綏

。二十六日宿龍潭。二十七日至冷水灘。二十八日至恩施。

四月二日經建始至巴東。三日坐船至奉節。四日至萬縣。六日泊洛磯。七日晨九時返渝。

三月十二日農曆品人卒。三月廿一日雷生一聲卒。

六月二十四日甥戴令頤與王澄婚。

十一月受交通大學國文特約教授之聘。十一月十三日、翰姪婦產女。產母患子痛幾殆。女名善子。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五時二弟婦蔣蓉珍在瑣患乳癌卒。

十二月七日被派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癸未

三月奉立法院長令，組織陪都附近經濟考察團，余爲主任。

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時一刻頤甥在歌樂山中央醫院產一男孩。

五月廿七日王申祐顧麗珍婚。五月廿九日許慎微卒。

六月十四日（陰曆五月十二日）子時，奩婦在七公里產女，名聯游，字愛鳳。

十月任高等考試典試委員。中央訓練團人事訓練班主任，及駐會教育委員。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姪女綺霞在中央醫院剖腹得男，母子均安。

十二月充三十三年高等考試典試委員（總理遺教）

十二月十五日（陰十一月十九日）

集醮瓊園宴。劉卓吾、顧純一、郎醒石、戴貢三、震炳錫三弟、后學裘、王申祐、戴令奩、施文耀、顧承禧、及兒子公望。是日余五十初度。

是年作自傳一篇，在中央訓練團第二十七期畢業，考核總評爲：和善真摯，淡泊廉介，宣勤黨國，兼長文藝。

任中華職業教育社工商專科夜校黨義教員。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甲申

三月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五月一日顧君敦夫卒。

六月三日銜中央命赴成都挽留于院長。六日參觀廣漢機場。九日宿青城山。十六日返渝。廿六日項芷元與王亞先婚。

七月九日，震弟在雙碑中酒，夜半氣息僅屬，賴炳弟往救得蘇。八月十六日萃弟與張順志婚。

十月十一日同葉楚儉夫婦車至成都。十五日葉吉益婚，余執柯。二十日參觀王建墓。

二十二日返渝。十一月任小組通訊指導員。

十二月廿四日、交通部赴美實習榜發，免甥取鐵路土木工程第三十三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乙酉

一月二日余五十誕辰，避於丁家坳陸表弟桐生家，與表弟新生子輝鏡合攝影。與畫三續捐資初獎學基金各兩萬元。

二月七日（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錫弟生子源浩。

三月五日震弟得子萬石。

四月四日翰姪得女小西名善丑。

五月茶葉公司歸併復興公司。三日奩甥赴美飛了江。五日任六全大會副秘書長。二十一日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第四十八名，共五百八十七票。

六月十八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后黔合殤。

六月二十五日 總裁命任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未允。七月充典試委員。

八月 總裁重有命監委會推余爲秘書長，十日接事。適日本於是日投降。

十月二十二日夜十二時二十分炳弟生子原洸。

十二月五日晨三時筠甥婦生女集美。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丙戌

一月一日華姑母病卒，年七十三。十九日下午八時半，郎醒石卒。

二月八日萃弟入農林部爲技士。二月十五日楚儉先生卒於滬。

三月十六日二中全會，余得九十三票，當選爲本黨國民大會代表。十七日呈總裁及中監會，辭監察委員會秘書長，未允。

四月廿六日隨稚暉師專機奉岳母至滬。

七月三十日胞姪原海殤。

十月十五日公望寧馨飛北平，入北大清華讀法律及生物。

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余於期前任立法院憲法宣傳委員會召集委員，擁護五五憲章。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丁亥

一月一日至青浦。二日過松江至亭林。三日至張堰。十四日晝三弟居李家苑。

三月病肺炎。

四月七日三弟婦生女小繡。

五月十二日姪女原湛在南京大華飯店與表甥施文耀結婚。二十五日當選滬太長途汽車公司董事。

六月八日四弟婦生子中綿。（上午七時三十分）。

七月卅一日當選爲太倉縣銀行董事。

八月當選爲亞東銀行常務監察。八日開辦璜水中學，余任校長。二十六日上午二時三十分二弟婦在常熟生子琴揆。

十月十一日舉行先妣八十生辰祭。

十月公望改入北大史學系。

十一月十六日翰生女善選。十一月二十三日赴九江。二十六上牯嶺。二十八日飛上海。二十九日過杭州。三十日游紹興。

十二月八日至奉賢。十三日至崇明。廿七日過嘉定。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戊子

一月寧兒自北平假歸。二月二十五日回校。一月十三日葬楚儉靈巖山。十四日赴青浦。

三月二十二日到溧陽大宗祠題主。

五月十日任行憲第一任立法委員。

七月八日公望暑假返滬。

八月二日榛伯父病卒，年距八十歲差一月。余持期服。

九月四日適施文耀侄女錦帆在鼓樓醫院產一女。十二日上午十時二十五分震弟婦喻在常熟倉巷生子虞履。

十月十二日余游常熟。十四日游虞山。十五日至寶巖寺。十六日至蘇州。

十一月六日游鎮江金山及竹林寺。七日游焦山。十一月十三日同奂甥游鴨窰沙。十四日返滬。二十日三弟婦於上午一時三十分生女舜侶原澤。十二月十八日姪女原澗適李逢生，在南京中山路上海飯店結婚。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己丑

一月一日包效彭夫婦葛隆鎮覆車慘死，程寶榮等傷。二十一日蔣總統離京。

一月二十七日余至上海。二十八日返歸莊。二十九日元且返瑣。

二月五日同陳凌海搭海平輪赴穗。九日抵穗，宿世界社三日。十二日戴季陶卒於東園。余遷鳳凰旅館。

，三〇四號又在中山圖書館樓上開一書室。

四月廿六日瑣涇太倉陷。

不宜悉記，不可不記。

(此係君武先生帳冊之標題。始自二十七年，迄於五十年，共訂十冊。每冊除按日筆錄收支帳款外，歲首年尾，輒書感懷，茲僅摘錄其一部分。編者註)

(一)

二十七年適逢國難，家鄉失陷，戚族離散，職務杌杳，無可豫算，萬有皆空，安計資產，應有之豫算表資產表皆省。昔先府君在時苦守清貧，新年以得造成豫算作爲大事，豈期不孝今日遂廢豫算，當前之痛，亦無涯之感也。

狄膺記於漢口民生路口長江飯店二十號

(二)

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乘船到漢。廿七年一月七日赴湖南。二月將盡返漢口。四月十五日離漢，乘民元輪赴重慶。廿四日抵埠，五月二日出發，爲峩眉灌口之游。二十日返渝。七月一日膽石病復作，每當劇痛冷汗淫淫，有時寒熱微作，臥床輒復旬日。其時萬念俱灰，幾不欲再問人世間事。迨病起，仍不能不記帳

。在渝市訪尋數日，始得此勉強可寫之帳簿。在南京時，一切都有豫備，美昌帳簿尚有空白之本存度。孰意亦復失之，可勝嘆哉。

君武記於管家巷十三號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歲朝綴語

自二十六年十一月離京至漢，獨自執役於國防最高會議，忠勤之至。不樂趁私人之便，不願作謊語，遂至於是年除夕，受主席汪兆銘申申之詈，雖曾來謝函，請勿介懷，而細察種種，人既以余爲不便而欲去之，余亦不必再任秘書，乃元老、導師、元首領袖，溫辭勸慰，余只得在若即若離之間。汪主席則於去年十二月廿六日悄然以去。人方謂余有先知之明，而余實不願抗戰未終，汪主席離國以去也。臨江門唐家院寓主尹姓，藏有常燕翁六先生日記，忠孝之思，油然而裏行間。余既失怙恃，於歸國之後，又投閑置散，於抗日之時，中夜展翁日記卷，不自知淚痕之在枕上，抑在紙上也。

余家系出溧陽，然除康雍間立人編修到瑣修譜留墨跡外，已久缺往來。高曾祖考，世以爲憾。前歲清明，始得祭祠領譜。在溧陽未失陷以前，瑣溧族人依疏經以居者三月有餘，二十餘人。余至漢口，則溧陽族人逃至漢贛者已數十人。時余已遭橫逆，肝痛神疲，勉力濟助同族暨少數之溧陽同鄉。比至湘至渝，仍勉力爲之。溧陽則一度克復，復失，失而復克服，以至於今。族人桐溪受和先後長縣政時，作長函報告消息，族中則以十一月廿六日由沛霖作一書，大要謂溧陽在中秋節前收復，宗廟均無恙。二次失陷，焚燬倍烈。他姓宗祠變爲空墟者十居七八。獨我族廟貌依然，未始非列祖列宗厚德所致。受和任事之後，曾邀約

衿者，將余保護宗廟譜牒共八十六部及整理神位各意見宣述，族中表示贊同。又以余照顧族人，特來信作謝，有純孝誠篤。追念祖宗，無時或釋，而關懷一本，尤無微不至，不獨霑惠者感戴，族中均感同身受云。此信列名者族長繼興十八世、殿臣十九世、子棟舍堂二十世、鴻庚、徠招、琢璋、閏庚二十一世、廣雍、廣陶、正恩、疏經二十二世，雲渠、愛人、穀生、庭珊二十三世、錫之、進堂、瑞庚、沛霖二十四世，鴻志、受和二十五世，其驪、其曉。余昨日始得信，至爲慚愧。惟另於沛霖書中，知狄山已到滬上進堂，仍在家行醫，爲稍慰耳。

璜涇本鄉於未淪陷前，苟安於大礮拋物線之下。淪陷之後，一洗劫，一細搶，一綁，二十商以二萬金贖。由是商店關閉，頓成死市。十二月廿三至廿五，我游擊隊與敵戰於徐市璜涇之間，居民恐慌更甚。姊穎、二弟婦蔣、姪延猛，抗行、姪女錦帆、蓮櫻、皆不願隨伯父至滬，離璜則家室不保，祭掃無人，親族失依，費用更鉅。姊等之忍耐不去精神，極爲偉大。余則腸一日而九迴，尤顛沛，尤苦念姊氏，四十四年來惟一之內心情態，無以比焉。

於姊以外，震今年四十，未嘗大醉，對妻子在璜，安心達理，此真讀書之益。錫在外知奮，惜蕩其幼女，是余照顧不周，至歉於懷。

余妻不克回至教育部，任義務學校視導員，性格亦稱。余子公望，寧馨小學卒業，惟身體瘦弱。炳贈魚肝油兩瓶，卜其奏效耳。

翰林姪入職業後，有進步。

吳甥改入石角鎮蒲河造閘工程處，因興味加增而三育並進。

霞姪女瘦弱，頤甥女未字。余懷殊未安也。

遂思齋主狄膺書於重慶臨江門唐家園望衡。時爲二十七年除夕深夜，鄰居華豐印字機軋軋作聲，催動余工作之念。余亦有負時光多矣。

(四)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朝信筆

余去年苦於疾病。夏間膽石瘻發得尙輕。九至十一月傷寒病則臥床不起，熱勢雖絕高，但肌肉則消瘦甚。病起之時僅存皮骨，致勞伯父暨姊弟之牽挂。重慶天氣至壞，而余所事又有些爲難。今年務注意衛生，以爲最高第一義。

延猛孀。達八齡，去年天逝，震弟傷心之極。娶一川女，名喻留影，同居隆昌，勞余關念。炳弟婦新婚產，呼吸未通，口鼻流血而殤。君曼在十月中亦病，瘦得可憐。去年一家之人皆不吉利。今年更應進德修業，以近天庥，此爲第二義。

外國文。精蕩然，寫作之練習亦少，名過於實，眼高於手，今不努力，恐無所成就。自後每旬必有所讀畢，每月必有所寫成，從前豫備之題目，皆應清了，此爲第三義。

南川湖江而上，北川自南充而西，折至劍閣，今年皆應一往游覽，此爲第四義。

錫弟將歸國，戰後挈之往日本一游，今年將督諸弟學日本文，以便游覽，列爲第五義。所舉不必過多，按時反省，務使逐項實現。

遷思齋主狄膺，重慶管家巷十三號寓樓。

(五) 三十二年歲朝綴語

三十二年歲朝，是山城難得的晴天，同志與百官集國民政府草地上，遙祭總理。總裁令勿用哀樂，參加典禮的人覺勝利有期，各人忘了當前的痛苦，而希望國家今後之康樂。余於禮畢，返中央黨部辦公室，寫此綴語。

余家人去年在外者平順，而二弟婦蔣蓉珍竟因患乳癌不治，於十一月廿四日慘逝，十分可傷。憶廿六年家人將到溧陽之際，余曾開一名單，命延猛姪外出，其時二弟婦正懷孕，慮無人照顧，未同延猛外出。延猛於二十八年陰曆十一月初十日病殤，弟婦悲傷後，發生乳癌。震弟則因喪子之痛，另納喻留影在隆昌任。次弟函邵表兄徵久謂在外有得意事，能猜測否，弟婦疑震另娶。翰姪歸瑣，則已盡曉。余與晝三寄書寄款，囑往上海就醫，而弟婦內心摧傷，不欲即往，過夏病增，八月杪始同姊到上海福煦路昇平街光明村六號余霖醫師處診治。余醫師察癌腫有小兒頭大，且與胸骨肋骨及脇下血管神經等，已有深固之粘著，手術固屬不可，而理學療法亦絕對不會見效，認爲已無法醫治，略慰數語，即囑回鄉休養。弟婦到瑣後，曾略住蔣家，最後病況日重，不能下床，臨終之前，向穎弟囑託，善視伊所生子女三人，慘絕塵寰。余聞信痛哭。余之三胞弟所娶婦馮離而後死，胡離而議返，余持不可，另嫁一人。今蔣生前感遠別之苦，傷子之悲，又明知弟已再娶，患不治之症，加速度進行以死，余心所絕痛也。

余姊在瑣今後且益感鬱獨矣。姊遭姑喪夫喪，料理夫妹戈靖之夫人之喪，今又料理二弟婦身後，自覺

藥至棺葬，逾二萬金，姊拮据勞瘁可想。弟婦所遺子女錦帆、邁櫻、抗行、皆勞姊撫養。又目覩弟婦慘痛之一切，余姊恐難支持下去。余等歸里，不知何日，真教我沒法安排也。

余於十中全會後，被任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余自幼力富擔當，而不願爲長上。此次組織部部長朱驥先先生保余爲該部副部長，余無法阻止，只得聽之。今總裁有是命，師友集賀，勸余不可辭去，願以少出主張，隨順處事來勸者，人同其詞。諸人願余忍耐在位，徐圖展布，意極可感。惟余目覩應興應革而置之不興不革，一意取容，似若忘其在位也者，余所不能也。此一矛盾，每日往來余懷，何等痛苦。余妻於十一月廿五日跌痛，傷膝蓋骨，入中央醫院，請沈克非診治，尙未平愈。余子公望營養不足，下半年腸炎不愈，寧馨脾氣不改，又記大過，皆未上軌道。惟余尙健，膽石病不發作，爲幸事耳。三弟營業尙佳，對公私事均熱心。四弟修養到家，受拂逆事，撐得住氣。余甥戴令奐頗知上進，令頤，筠碧均懷孕，姪翰林服務成績尙佳，姪婦明駝難產，幸告平安。其餘姪男女及表姪王申祐，表甥施文耀皆知上進。同鄉人上進者亦多，爲可喜耳。

余於今年已將時日貢獻於黨，但仍應爲學術上之努力。余宜自約束，注意下列數事：

- 一、慎食節飲，以保健康。
- 二、謙讓恭敬，以親有道。
- 三、隨時寫作，多所練習。
- 四、溫習英法文，勿令遺忘。

(六) 三十三年歲首自檢詞

往而不可再追考年歲。余今日已五十矣。先君以五十七歲積勞病卒。後一年先母六十亦卒。自民國十五年至今，凡十七年，鮮民之痛，觸處哀傷，明發不寐，田廬屋舍，姊氏保管，弟婚弟就事，余謀畫之。日寇侵入，二十年秋，隨黨部政府至洛陽。二十六年又隨之漢口。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重慶。賃屋於管家巷十三號。屋原爲四大四小。廿九年八月十九日遭敵機炸，火毀大屋一間又半。余居其一，炳弟內一室，餘半間子姪親串來者則宿於此。炳臥榻移中間，原會客室，診病亦於是，聚食亦於是，相當繁雜。小樓下二間，男傭女傭各占其一。樓上學裘夫婦居其一。餘一室則婚者作爲新房，病者視爲療養室。余與三弟珍愛此屋，以度此困難之歲月。百物雖貴，三餐無缺，井邊繁弱，偶然精治一二味，頗可下飯。余偶歸食，調弄嬰孩，媿談鄉井，致足樂也。

余姊九月十六日、十一月一日皆會親筆來信，家鄉日用艱難。余及震、炳三房要過十三個時節，最少三百元一個節，須四千二百元。祭四十個生忌，每個五十元，則爲二千元。震弟子女暨姊吃用，每月需三千元，年爲三萬六千元。合前爲四萬二千元。門攤應酬以八千元計，則爲五萬元。姊一人籌畫，自歎自落，過日子正難。又有人疑姊揩油，受盡冤氣。今夏姊乾生病，入秋稍好，渴望余兄弟率兒女回璜，姊方有一口之樂。余西宅鄰居金秉全妻郎氏自璜到渝，則述姊面色乾黃，中醫診斷指爲完象，實係操勞太過所致。以體力論，實不克撐持至抗戰勝利之日，最好伊子伊女伊媳三人中，有一人回去，則平日有人替心力，萬一有變，可以付託。余聞悉之後，無法可想。思多寄款項，免姊常在拮据中，亦難做到，負咎在懷，胸

臚間不免隱然作痛也。

至余去年最大之損失，則爲許表妹慎微之慘卒。妹諱祝齡，又名卓，同里許經伯先生之次女。母顧氏。余呼爲平伯，爲幼芝三叔祖母顧孺人之姪。余有姑母歸顧氏，妹則呼爲舅母，以戚言，實姻親，以表兄妹稱呼者，親之也。妹十四歲肄業滄墅關之蠶桑學校，一日以書抵余上海龍門師範學校，致情愛。春假歸，與余相遇容燕廬，顧氏戀華廬，馮氏以及小學校等處，猩猩互惜，覺世界上祇存在我二人。余作惻豔溫馨之詞自此始。兩人往來信札既多，兩家上人頗有覺之者。經伯先生則云妹受聘沙溪陸氏，係妹之祖母主張，自幼訂婚，已難再改。余祖及外祖雖與許氏爲賓東，是時許家較裕，余家寒素，且許氏門庭出嫁女，不及吾家整肅，先君意亦不欲，兩家始終未談及婚姻。適楊林顧履衡先生欲以次女妻我，親到滄墅向許宅打聽，許氏極力踴躍，余婚定而妹則抱無涯之戚矣。民八之冬，余自北京歸，將婚，妹來我家，食餛飩，淚落餛飩湯中似麵。妹云：書信落人手不妥，余將素巾所包信一束還之。素巾者，妹初識余所贈，余會題長亭怨慢一闋在上。比婚，經伯先生遣妹來賀，兩人均難爲懷。婚之夕，綴英問余究竟，余實告之。其翌朝，綴與之約爲姊妹。十年八月，余游學赴法，妹饒余於陶樂春，到棧房爲余治裝。將行之前夕，客散已夜深，翌晨又須早起，妹睡余房之另一床，余與綴一榻，各人僅略合眼而已。余上包島斯，綴與妹均送。是時妹還未嫁，慘楚難言。余囑以無論何如苦楚，切勿自殺。比余至法，五年從未得妹一封書。蓋妹在出嫁前，綴揚言與余有姦，即在同行之前一夕，而余會刃擬綴頸云，說出則殺之云云。炳弟與綴爭。綴甚至將此事播諸講堂作教材。先君不信，諭寄法來問。余大憤，以爲立身潔行如此，而仍受誣蔑，乃往巴黎，求陳伯早導作狎斜游，伯早以爲怪，余不復持身謹飭，實始於此。妹嫁時，不獲父歡，奩薄而所適陸鍾秀

，天資極鈍，姑更慮遇之。逾二年，生子剛，姑無端在房，開門則女友胡君也。妹自是離夫家，赴滬，作則憔悴黃瘦，大非昔比矣。余時遭父母之喪，任黨國十年，余偕晝三游北平，妹導游名勝，請往游北湯山，妹哭。金太太等以妹因余之故，而痛苦如是，余不面數次。妹覺孑孤立，則託命於女友，爲女友照顧家一年，妹在南京，患乳癌，入中央藥醫院割治，去肋腫漲，血液循環受阻礙所致。抗戰後，妹來重慶，入液會。妹入城，住四德里六號三樓。下鄉則住九龍坡寓則弄水洗濯，不知休息，而內心摧傷。癌病今年復有一夜大雷雨，妹病甚，不及送醫院。翌晨，語余小如是者月餘，僅有一天，覺神氣回復。最後移歌樂山小時乃卒。假僱弟簽字，允作屍體解剖，以顯微鏡察視，妹見姊到，啓齒微笑。余囑伊勿多說話，卽到立行，至鐵路處，心不寧，急廻車到歌樂山，妹什物已，請伊幫同購棺木，覓杠夫，半夜因林主席病沉重，於愛國山，余不能再往，嗚呼，慘已。妹活潑聰明，

助人，與之爲友者，多厚感其惠。余之上進，妹鼓勵獨多。余有過則曰「兄奈何如此。」余每心慚焉。病臥市民醫院時，一日談及穎姊妹，翹二拇指謂曰：狄家姊弟五人中，惟大妹及大兄爲偉大，不可及。又曰：晝三愛賭，不研究醫理，遇病棘手心惶，此乃不讀書不研究之故，殊有負兄之栽培。試觀沈克非等醫生器度似比晝三佳也。晝三用功，何至不若人，其有識敢言如此。妹所生子今年在沙頭染病卒，陸鍾秀亦已另娶人，始終無人告妹。妹不知也。嗚乎，自今以往，無復有人知余肺腑者矣。余當年愛而無勇，不能成爲婚姻，使妹流離慘痛以歿，余之罪，無可贖也。

在余與祝妹不能合，尙未與綴英訂婚日，余家東鄰顧氏女穎官名廷，亦心屬余。穎弟爲星聯先生女，早失怙恃，有奩田二百畝，而無人作主，爲之訂婚。其姑母嫌余家貧，不肯給余。穎後歸常熟某氏，吸鴉片，染花柳病以卒，余亦深惜之。

余携豐哥子源瀚，女源漪外出。瀚幼時受伯父鍾愛，說謊實乖。去年春間發現在中國銀行同事間，虧空沙蟹賭輸款三萬元之事。緣瀚於前年畢業中華職業學校後，入中國銀行爲練習生，顧敦夫介紹，陸京士作保，入行未久，堅欲乘機回滬完婚，余苦勸不聽。瀚已揚言在外，且受同事滙劃款數千，事實上不能中止。比返家，在端結婚，用款浩大，携妻至滬，路費亦鉅，妻生產，患子痢費一萬五千元。瀚於此時得機會暢賭。其取錢之法，謊言父在滬設有錢莊，且有田產，受人劃款，悉數輸去。余因其來急借六千元而發覺。六千元至本月始還清。豐哥在家，爲賠補亦鉅。蓋豐哥之資金（瀚所費共約八萬元）因此短少周轉欠靈，而適當今年最爲百物昂貴之歲，瀚之無知識、無修養，極可恨也。幸姪婦吳氏明駝情性和善，時加規勸，事竣之後，翰尙能就範，無新過失。前年善子彌月之後，姪女源漪發現肋骨癆，經蕭怡仙認定，即由

書三送武漢療養院，於去年陰曆十二月十二日經劉醫師割去肋骨上病竈，有胡豆瓣大，經十八日出院。未久，忽悉覆受孕。自結婚至於今，七年未曾懷孕，是時禱官及家人皆喜。但覆骨盤太小，迭經檢查，有謂可慮，有謂無妨，最後送歌樂山中央醫院，請產科周主任穆英於霞陣痛之十二鐘點不下，則施以必要之手術。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仍剖腹得一男孩，產後大小均安——三日夜不能食物，幸得湯鼎華照料。同年承祧亦生子，此乃石溪爲人忠厚之報。所當注意者，顧氏東西宅均有肺病菌，在將來應細心養護耳。

余子今年同升入高中一年級。公望在南開費用甚巨。寧馨在貴陽第十四小學，較省。兩人皆已自知上進。惟營養缺乏，運動不上前，文弱不武，卽延吉元釐亦犯此病。何時能重揚征南第一將之威，跋予望之。

余病仍在多食，晚睡不寧，醒後口苦。劉醫勸睡前飲糖湯一二盃。自今年起將試之。著作仍不加多。閱書亦難終全部。十二月作自傳一篇，參加黨政班二十七期，作爲畢業。（十月十七日）段書貽見之，謂情真辭麗。余於五四時，曾作自傳，此爲第二傳矣。

余去年收入約十二萬元。支出逾焉。大部分爲兒子讀書及婦醫藥及喪費。今年應豫貯若干，爲歸里家慶之開銷，及妻子衣裳之添補。

余苟享上壽百年，正日月中天，可舒齊安排一切。苟年祇七十，則今年應加緊已。

遂思齋主膺書於水僊花盛開之際

(七)

余之記帳，始於肄業上海龍門師範之第一學期。時除制服及課業用品費，所謂另用，一學期不足十元。余密密寫正，暑假歸呈先子，先子笑謂曰：總數爲十元，余不欲觀之矣。嗣後余之用費，隨寫隨綴。

在南京時，曾借斐玉弟婦若干元，還了兩次，其故因余無帳目可資佐證。於是重爲記帳之工作。標時記事，用費約略記焉。不宜悉記者，記帳時偶忘之，不苦加思索，施不責償，不必誌其姓氏。不可不記者，人之厚我，我所欠人，何可一日忘之者是也。

邃思子有致富之能，得制財之道，善以少見多之用，明損志益過之理。上世美成公善經理，稱富裕，而不欲多買田宅。自曾祖子山公、祖少山公以迄先子，拘謹自守，不肯用一文不應得之錢。邃思子是則是效。認有土有財，不若有人。有人能信我，則左右逢源，不必攜帶，更不必儲蓄。所宜儻蓄者，朋友之交，互助之道而已。此理在邑里在平時，不易明，迄抗戰流亡，僅有錢有土者深感不能穀用，不能移動。余之「有人」主義，其效大著，親串得余朋友之助者，現亦深信此理矣。

余所入不多，所可能者自奉儉約而已。自來重慶，惟飲食店嘗往小吃，其他百貨店之開關，與余無涉，顧余之用途極繁，而若甚綽然者，用之得其正也。

余之帳本，收入支出皆不總結，在會計上無此道理。余深信人之一生，無一人能與人算清帳目，分文無缺，收支相抵之輩，其於人情，容或欠焉。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燈下，上清花園

(八) 三十四年歲首書懷

日人自去年秋得志於豫，進兵攻長沙，守將不肯效死以守，雖幸衡陽擋敵四十餘日，而全州桂林又復不守。敵兵越河池，窺黔邊，十二月五日獨山失陷，八番亦遭襲，民失信心，援兵未集，川省震動，渝市緊張。中央黨部忙於徵集知識青年從軍，遣派戰時服務督導團。余助鐵城先生，夜以繼日，平時黨務工作鬆懈，不切實際，至是皆顯露無可逃罪。幸八日以後，黔邊驅敵後退，大局安定，黨中同志，如張道藩，谷正綱、梁寒操、均極奮發。吾黨之士奮發於危難，往往力大無窮。考勤於平時則成效殊鮮。下級不易得人才，而民智不毅，亦難於爲力。今後工作，當知所勉。

余三十三年未有大病，赴成都兩次，得調節生活。今年更應赴劍門及瀘敘一行。余讀書雜覽居多，每於燈下攤書，或枕邊執卷，其樂怡怡。今年更擬讀政治、法律、歷史、地理、諸有用之書，並增進英法文程度，以求利便。

余子公望在南開中學，經沙竇醫院檢查，認爲有肺病傾向。炳弟爲之治療，而南開課程分量過重，營養欠佳，公望心意既欠開展，又任級長，諸事勉力，率先倡導，卅一日年終返里，瘦削可憂。學期終了，如不增健，只得退學，或另尋別校。南開校譽洋溢，而養護不加注意，未免戕殺人家子弟。與此嘆者，容非余一人已焉。

余次子寧馨嫌青木關中大附中辦理不善，往貴陽入十四中學。三十三年暑期開學，課程不如前學年。十二日貴陽告警，洪君叔言爲之設法，乘運輸車返渝，兩頰透紅光，身軀亦增高，心胸比前廣大，且喜吹

笛，拉胡琴，有些意思。

兩兒皆愛在中央黨部余之辦公室習字，繕書，沐浴，安臥。有時並得看電影京戲，如入樂園。公望並時常來趁沙坪壩便車，省錢迅速，司機及助手招待甚殷，公望心感之。

余次弟子畏同喻留影住新橋後雙碑直接稅署後之農家。姪女蜀華同住，留影現又懷孕，本極安端，惟月入祇能糊口，無力添置衣服，乃子畏好酒善感，去年七月九日中酒，幾至不起。顧純一兄愛女敏原在直接稅稅入股工作，自適陳慶餘，赴蘭州任所，夫妻身體，大小懸殊，顧敏於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難產後，血塞卒於醫院，余弟兄皆傷之。子畏尤甚。七月九日，顧敏之同事某生兒彌月，招子畏中午飲酒，子畏感念顧敏，見酒即飲，白酒烈性，隨即致醉。下午請新橋醫生云，酒醉無妨。入夜將睡，留影視之，則手脚挺直，脈膊已停。村中諸嫗皆云可惜，勸移床中屋。留影不肯，謂吾家有三弟，能起死回生。乃請於高秉坊司長，用汽車疾駛城中，自離畔叫晝三起，自新橋用滑竿招晝三至雙碑，入臥室，留影長號，晝三亦哭。既而晝三探子畏胸口，心臟停數秒後，尙微微跳動，乃急打強心針十四次，至天明四時半，乃蘇。子畏舌尖咬破，碎肉自吐，臥床數日，乃得平復。嗚呼，此爲清光緒戊戌先子於沙頭志清伯父家酒後跌斷鼻樑後之第二酒禍。後日者應遇酒知戒。

余弟晝三任國府醫官，以晨八時坐肩輿往，去年十月因上清寺一帶病人不便，乃兼廣播事業管理處醫生，在大廈側會客室隔壁小房，以後房爲藥局，前房爲診所。中午歸寓，往往因診病耽擱，用飯往往已一時許。飯前後尙有未求治者。三時到財政部爲醫師。五時後出診，原極辛苦，而晝三龍馬精神，盡力於醫師公會。

余弟建菴在花紗布管制局，去年專門委員改爲技正，局中技術室主任另有人，於棉花分級，不切實注意。陝西省破壞分級標準，棉價定得不足，弟所痛心，雖進讜言，無如不納。其寓所在海棠溪，雖比南山爲便，而月入不敷開支，其岳母於氏病胃，入冬偃臥，弟時感困難，自穆藕初先生卒，曲友星散，無娛樂可言。

余姪女原漪生子自乳，瘦弱異常，又因翰林欠佳，心中不悅，居住七公里，與桂弟亦不協。桂弟難產無乳，小兒瘦而自己則鄉下脾氣，與人難合。

余甥女戴令頤適王清之後，在仁沱住居，氣度轉小，產大赤時，上鍵子，子宮拉長，身體亦弱。大赤時時求抱，甥矮小不勝負荷，余頗憐之。甥戴令頤頗知向上，實習研究，留美考試共考四次，埋頭苦幹，幸交通部第二試得以錄取。余表甥施文耀四應高等考試，未能錄取，勤勇可嘉也。

新年應有自勉之詞，陽新石蘅青先生三十一年獻詞，有云：「窮陰沍凍，冰雪交乘，凜然天地爲閉也。而和煦燦爛之春光，卽由此孕育而出。委地之種籽，當隆冬寒肅，雪虐霜欺，微弱之生命似摧殘不遺餘力。迨陽機既啓，萌甲怒生，乃呈勃然而興之象，向之欺虐摧剝者，適爲鍛鍊培養之資，於此吾人應認識二義：一、無論如何困難拂逆之境，前進不已，必達光明順利之途。二、其本身必有真實力量，與不屈不撓之精神，乃能克服環境，控制命運。二者均重，後者尤爲主要。」又釐正國人福利觀念云：「元日見面，勳云『恭喜發財』，是自私自利的福利觀。又有憧憬高尚人生，以不問家人生業爲高致，是超物質的福利觀。前者成一「私」字，後者成一「貧」字，實則福利是不能離開物質的，是不能忽略羣衆的，且有時爲保障大衆的福利，不能不犧牲個人之福利」。余深願三復斯言。

(九) 三十四年錢歲辭

山城年終霧重。昨晨同劉卓吾自雙狀元碑至獨石橋，行坡坳間，竹澗松翠，前後左右，在三丈內得辨物，稍遠，車聲犬聲，人聲，得聞悉，今日重慶城內霧益重。兩江水氣彌滿山市，汽車輪渡至上午十時始開渡，余以十一時到儲奇門江干待渡，車積三十餘輛，需等候三小時，或得渡。余折回管家巷廨，夜飯後，到黨部，明燈淨案，寫數語錢歲，霧之賜也。

余十五年八月以稚師介紹，赴廣州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以思想敏捷，文字平實，遇人和睦，克已勤事，幸能久於其職。所經眼之公文書，門類繁多，余悉心觀覽，扼要分析，洞明大概，於辦物處事，不爲無益。惟整部書籍，遂不及閱讀終卷，此爲中年之最大缺點。明年擬革除此病。

任公務員而爲首長，於職責內事能注意無失誤，已極不易，內外人事複雜，如解算學難題，難題得解，心神一清，然後能了理其他。否則如處醉夢間，醉未能吐，夢若入壓，胸頸壓迫，口不能言。余堅守清貧，除此以外，又受經濟上之壓迫，大似有人欲自經濟上壓迫我者。我家先人耐窮，有真本領遺傳，余遇此境，心爲之主，黃泥蘿卜吃一段，措一段，真能得過。抗戰八年，了無愧怍，妻能解此，子能體諒，諸弟中心佩服余，惟余以無力助人爲苦。明年擬脫離公務員，而爲流動教員，或能調換口味，改動境界，容或仍是如此，均未可知也。

余自海外歸來，失怙失恃，八年國難，與姊隔絕，煩憂恐懼，姊老且衰，不返里長相厮守，恐貽悔憾。余流動教員之說，或亦不妥，容當與姊商之。姊乎，姊乎。

狄膺原名福鼎，卅四年十二月卅夜

(一〇) 三十五年元旦試筆

昨夜 總裁暨夫人在林園官邸宴美總統圖魯門特使馬歇爾元帥，兼祝其六十五歲生辰。馬演說有云：『世界之和平，在人類有慷慨之諒解。』不諒解一定有所偏執，偏執一定因自是自私。卽此一端，由不諒解而戰爭，由戰爭而有原子彈，以至人類燬滅。馬之一語，深得其要也。

余利人之念甚富，而自是之心未泯，以故多所用力，徒自勞苦，而不獲人諒解。今後更宜虛心，使善言能來而能暢盡，衆力得合而無遺才。五四當年學生運動，余之知人善任，裨益不少。尤以觀人於微細，而知其大節，最爲不爽。余知其重要，故於同鄉會、同學會，皆盡力爲之。太倉同鄉每月聯誼茶會，到者踴躍，以朱愷儔、吳仲裔、陸京士、陸增福、曾頌千、張鵬才爲最熱心。出資舉一事，頃刻可成。次爲北大同學會，每月茶會，亦無間斷，惟經費困難，余須墊貼。余又慕黃德祿等多所襄助。再次爲崑山同鄉會，溧陽同鄉會。崑山李頌夏先生主之，甚爲和協。溧陽高潔主之。茶會在一茶館中，不能演講，到者乏味。余助學生讀書，並爲人薦保，來調者不少，尙無大背信者。余公事煩忙，不及長時間應接賓客，答拜更缺，今後宜更注意。

余於去年始任中央執行委員。十八年第三次全國大會時，展堂先生提余爲候選人，余辭之。廿五年陳果夫列余於主席團介紹名單中，余辭。蔣委員長核名單時，余堅決不要。至主席團討論時，果夫先生報告余堅辭狀況。戴季陶云：悉心爲國之人，而任其不要，太不公平。林主席則譏聽其不要，以完成同志之謙

德。比會散，林主席邀馮玉祥、潘公展、王泉笙、時子周五人，連署爲余介紹，到會場，余又請人不必關選，以故居覺生、葉楚傖、皆未關選余。余得票爲候補監察委員，復擬讓與鈕永建先生，已得 蔣先生同意，寫一書面，而主席團不予通過，遂附名於中央委員之列，與前輩比德，甚爲不稱，而前輩反以余辭讓爲難得，視余益重。前年往成都，挽留于右任先生。于先生即語人：「君武之可敬如此。」余於殿莊，林少和處知之，余深感動也。今年之代表大會，余任副秘書長，連續十四日，會場除報告外，終日侍坐，輔助主席，照顧會場，尙能盡職，得票因之較多，次序列在五十名之內。論國民黨之功業，余安能在五十名之內，余心滋慙耳。惟尙幸非因運動而得。

余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公事明白，人頭熟悉，態度公正，處事勤敏。兩年來不支一文，今年一月始月有交際費一萬元，入不敷出。大會後，忽於吳秘書長鐵城處，知 總裁有調余爲監察委員會秘書長之意。同時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則增爲二人。余上常務委員書謂，中央秘書處以秘書領處，所缺者是主任秘書。副秘書長有一人已設應付。此書由楚傖先生面奉 總裁，又將不願任秘書長之意，託稚暉師轉陳總裁， 總裁面諭，應聽話從公。余陳述不可之狀，初以謂仍任副秘書長，與鄭彥棻而爲二人矣。越數日總裁重有命，以代電致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監委會常務委員會議，稚暉師屢起立說明，始獲通過，蓋以余既改任執行委員，而移任監委會秘書長，於理爲不順也。既命下，子壯到余寓來勸，云此番不得不從。既就職矣，鐵城卽下令禁余出席常會。於是二十年來，余以勤細輔佐會議最力之人，而不克列席於國防會議，及中執會常務會議矣。余始終疑暗中有人調排而如是者。願 總裁面諭謂，「此是我的意思。」真難索解也。

子壯任監委會秘書長，將十年，自任後，即患血壓過高，不能常川到會辦公。常務會議及審核，考核諸會，聞亦有及余助之，尙能正常。余始任，即任久屈之伍士焜爲主任秘書，王家齊爲審查處長，陳景陶爲稽核處長，調徐隆川爲專門委員室主任，引進朱有恒、易慶年、俞介禧、祝毓人，心稍定。十月、伍君歸任臺山縣長，余事較繁，終日辦公，亦頗吃力。幸立法院祇去開大會，不擔任起草審查，否則不及兼顧也。

余體去年無大病，通常宿於黨部，月回家三四夜。七公里以星期六往，星期一出，與陳翼翔閱書看花，與李式敷、王涓濱、陳理丞，小麻雀消遣。天陰甚爲得計，天晴不出游覽，甚爲可惜。且所費時間太多，亦屬可惜。余本擬赴劍門及瀘敘犍爲一行，因公務太忙，亦未能實踐，不知出川以前，有補游可能否。余妻患胃病及血少，時覺發冷。岳母嚴在三十四年初病肺炎，幾殆，賴畫三針治，遂愈。綴英以時送小食物往大佛殿，甚有味也。余子公望，寧馨在校瘦弱，賴許詩荃覓衛生署魚肝油丸，錢文炳、錢能欣、包效彭及免甥更持以相送，賴以滋養。錢亦給得稍寬，衣服託徐香英廉價做成，真是衆人幫忙，非容易也。

余二弟子畏在直接稅處工作，局址原在新橋下鄉之雙碑，弟租賃鄰近農戶李西元（現出售於牛輔臣）廚戶側一暗房，與喻留影同住，與人和睦。前年子畏酒醉之夜，抬滑杆守夜，深賴鄰人襄助。去年留影生子萬石，闔家歡喜。留影燒菜，已與下江一樣，精神亦比初來時活潑。子畏常愛在家。高秉坊案發生後，辦公移入城中，子畏回新橋風雨無阻，抱病亦走回。心中懷念高秉坊厚遇，無法救之。其擔任歲入股賬，亦無法清算齊全，用途亦嫌不設，故弟之境況亦殊不佳，所幸讀書有得，見理明白，今年且未醉，每晚與學裘對飲數盃，有時余亦在坐，爲可樂耳。

余三弟畫三去年醫務益忙。晨國府較空。至廣播電臺則看三四十人，財政部亦如之。到管家巷撫老携友來者爲南紀門一帶貧民，爰該地有茶館老闖江雲章有病，畫三爲之起死回生，此後又有幾家亦著手而愈，於是該處一帶貧民，擬畫三爲僊人，畫三亦不計診費藥資，爲之悉心診治。余幼時於戴省吾姻伯方箋上，見方夢花舊印云：「留心學到老爲難。」余作出語云：「同情視如病在己。」去年重請稚暉先生書之，以爲醫室之座右銘。伊於診病，微嫌研究工夫太少，好賭太過。去年六月八日之夜，竟因打沙蟹被偵緝隊捉去十餘人，每人罰二萬元，餘人無資，畫三擔負五分之四。第二日早晨，始釋歸，對余大哭。自此沙蟹不打。一星期打麻將一二次，尙無大礙。弟性直口快，人疑其已富有，而弟亦重視錢財，應收之費不得不收，因之生出不快感，亦間有之。惟弟近年略有餘資，用度亦大，對救濟人甚肯出資，吾家流亡至川有關係者六七十人，畫三既療治貼藥，又墊款供用，若無畫三，財難之外，又加醫難，真沒法安排也。至年底井運弟婦生一子，格外壯碩，此真爲善之報也。

余四弟建菴今年亦生一子。今年吾同懷兄弟得子三人。現共爲十八人。九男九女。建菴二男二女，在花紗布管制局不得行其志，月入亦不敷出，常憂形於色。所幸靈巖長成，元釐亦有智略，在師範及中學皆爲高材生，弟心較慰。十月尹任先被議，十一月管制局結束，弟先受蔡元忌約爲商品檢驗局接收委員，嗣又爲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之專門委員，得先返滬，料想必較在渝爲得意也。惟棉花分級之工作，不知能比前展否。

余長姊在八月十日前，幾無一信到渝，余極系念。勝利後，得書，知有與伯父大人相同之喘病。比錫弟到滬晤姊云：姊發胖，且到鴨窩沙收租，贖回水如姊丈舊時出售之四十餘畝。姊之勤苦長業，非普通女

子所及，而受氣任怨，亦情形特殊。自雲弟婦故後，錦帆、邁櫻助姊操作。抗行則姊領帶睡起，如同兒子。戴家同居之人，無般不賣，祠堂出賣，姊出錢吃進。種種苦撐，心緒惡劣，因之影響身體健康。所可稱慰者，奩甥於去年五月實習赴美，甥婦於年終又毓一女，五甥夫婦尚安端，大赤亦頑強可喜。姊如得見，一定歡喜。惟小兒煩吵，姑嫂爭執，母姊仍舊難安耳。余今年回里，必珍重於姊之聚首，衰弱之體，如不能久長者，余不以富貴利祿而捨骨肉情愛也。

瑣涇雲生伯父去年年七十，幸健康，細字作書，並無錯誤不經意處，真壽徵也。豐哥與斗南不和，斗南小名新，學名斌晟，後自改名爲狄辰。志清伯父諱懋齡之獨子，母婁夫人，好手工，解文義，住於沙頭鎮東市，有獨間房三進，第一進前有木香棚，棚下有花砌階石，先子於進學後，在其家飲酒致醉，跌斷鼻樑經之處也。斗南幼喪父，婚後又喪母，戰時又喪其妻施懷珠，紀雲先生女，苦命賢淑人也。僅遺一女，名阿飴。豐哥所娶，爲蘇州查氏，爲志清妹二伯之女。斗南與豐哥族誼外，又爲血親，二人積不相能，斗南攻豐哥爲（一）黃頌聲爲縣長時，劍華求得區長。（二）崑山周墅幫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清晨到瑣涇洗劫，係劍華事前措款不放，力主挽萬寶才與匪設法滅低所致。（三）八年中開土膏店，設賭場，武斷鄉里，掙取柔弱。豐哥攻詰斗南：（一）立保墓會以蔽詐鄉民。（二）爲浦太福之紀錄。實則在鄉里均有不是。斗南耳聾，好弄筆墨，將致余書登載平民日報，殊欠親親之誼。又云：丁正炳家流出宗譜，譜中載明有名文郁者，在明時出繼爲狄氏子，則今狄氏是否爲文郁之後，未可知也。措詞極可惡。吾家宗譜，出繼他人後削籍，贅婿不書。如斗南之誣罔，亦可以絕矣。震弟子女及穎姊受斗南之無理欺凌，尤不勝書。

中國人重情輕法，家族制度下，一人得道，雞犬皆仙，一人忠國，數人靈鄉，故不做官，不但與貪污

絕緣，且常留安詳境界。余家自明至今，余始爲立法院立法委員，本身雖未盡職責，尙無大過，但因此一官，而有聯帶之罪惡，余雖十分戒慎恐懼，仍不得免焉。

后學姪姪孫自從軍，改譯員，歸自昆明，在川滇東路，離畢節不遠地方，車覆跳而免，歸渝後，不肯再往國防秘書廳工作。妻張繁弱，身體弱，經打針後，略健。霞姪女撫養顧錫圭，年底患肺炎，晝三救活，化法幣約五十萬，霞亦得安慰。婿顧承禧移任郵滙局，工作得力，面容亦轉佳。翰林得升職。姪婦吳明駝持家甚善。善子善丑兩女均健。萃弟娶張順志得孕，順志歸寧，震弟婦亦歸寧一次，均告其家人，今年返江南。八年抗戰，離亂痛苦，今後或較安順耶。

自聞馬歇爾慷慨諒解之說，即舉以告吳稚暉師。師笑謂曰：慷他人之慨，作不諒之解，一朝弄不過，苦頭在後，悔之不及也。師巨眼卓識，總裁則爲國家忍耐，求於和平中建設中國，不訴諸武力。孰爲得計無從豫知，敬記在此頁，以待證實。一人一生一家一姓之得失，渺乎小矣。

遽思齋主狄膺書於上清花園沿街二樓西盡一室

(一一) 除日訴苦

三十五年抗日勝利後第一年，物價比重慶時更漲，法幣幣值日減。余自渝返京，返里兩次，東宅西宅皆賴穎姊保存。公望寧馨讀書，亦賴姊做棉衣褲短衫褲及棉袍。余節衣縮食，衣求人補綴，食不開火倉，僅僅渡過難關。一月中惟月初五六日，囊中有錢，餘日一錢不名。遇必要用時，向人借貸，得薪水後，急忙還清。既未上人家利錢，亦未盤放利錢，真是與潮流作鬥爭，內心暢快，外觀好笑。

自五月五日自瑣入京，即住在祠堂巷二十四，樹石荒蕪，但在夏夜榆樹下納涼，亦頗有趣。兩兒未北上之前，室內擁擠。茶水由門房何邦林何夫婦煮奉。余則中午在監委會包飯，晚上散吃與印刷所（經理王浩泉會計吳炳南），所之後進與營業。楊與王定昌同學，王亦來住。余並招張東徐老太數次來索回此房，余布置作一書室，極宿舍，格於行規，未能久住外客。自十一月十三乃有吃有住矣。

余今年仍任監察委員會秘書長，兼立法院立資清查團，余擔任編配及文書事務，隨邵力子先默細膩，愈新吾兄從中贊襄，幸無大誤。立法院。立法院委員多數擁護五五憲草，而政府之意，政府權重，修正案不免帶些議會制度之勢態。（一）相近，修正案有防制國民黨之意。余在立法院發言。在國民大會中，余始終未發一言。本黨未能做禍根則不免潛伏，余時時憂慮之。

監委會秘書處人員，從軍、從政、還都、轉業，各同志未免以私意求公家濟助。如從軍同志之種種要求，還都人員之虛報家眷，要求房貼，余素先公後私，不能悉允要求，比之其他首長馬虎准許，或自己享受太過，怕人攻詰，不得不允者，監委會比較公平合理。但余心中常懷氣憤態度，似乎無商量餘地。此則宜知改善也。

余長兒公望學名原滄，次兒寧馨，學名原溟，暑假前畢業於南開中學。滄考取金陵大學農科，北京大學法科，溟南開直升大學，考取中央大學經濟，清華大學理科。十月中摒擋，乘機分入北大清華，距余民國五年乘安平輪過津入京，恰為三十年。滄體子較弱，愛好文藝學法律，可能思想正確，帶學文藝，思想不至漫無歸束，行動亦不至懶洋洋地。溟學生物，可自生物入農，擬令多參觀農場，學習稼樹，兼以習勞。教子之道，順適其志第一，補救其失第二。余渴望二子成立，惜膝下並無一女，亦此生之缺憾也。

余今年最痛心之事，為受祥姪之夭折。受祥為晝三弟二子，母胡斐玉產時收生，醫不慎折斷其臂骨，余命之曰損祥，吳稚暉先生改命曰受祥，並贈聯云：「美聲初試已驚座，家學克昌兆折肱。」晝三因為取學名曰原海，圓臉白皙，聰慧異常，余時携之出游。三歲時手指軋入自行車鐵鍊中，匆急不能取出，余為之淚下，及召匠取出，損傷手指半截。幼時好哭，斐玉離婚後，依婉伯仍復哭，因之目光減退，五歲至洛濱，兩耳因水入侵鼓膜，亦患聽覺欠佳。但在洛濱校內，成績冠其曹，以國語作演講，川語唱俗調，均極擅長。太倉同鄉會假書院街楊滄白紀念堂開會，受祥作愛國演講，聞之者皆動容也。去年移至川東師範後張家花園巴蜀小學讀書，已升初中一年級，往來皆步行，須走文華街坡道。校中生欺侮他，如弄濕伊之臥被，藏匿伊之皮鞋，余為走告龍文治及王治易，警戒其子，始得事貼。返家喜玩弄機械，余為訂課外作題

曰「竿頭日上」作文數篇，頗得意。性情溫善，處後母與兄弟姊妹間，均知分六日坐飛機，受祥未放假，未能携之返京。暑假後，伊溫習功課，極爲用功，余，三叔逼受祥讀「讀史論略」甚緊，受祥夜裏失眠，白天聽電話不清，三叔慶，第一信論小兒失眠之可怪，勸養大了再教他。第二信告如何醫治失眠。第三而已無及矣。子畏七月十五日乘汽車自川東師範前出發，受祥攀車走送，囑二走了巴蜀中學兩次，廿四日飯後，即嘔肚痛，疑是盲腸炎，用井水冰後，痛漸廿六晨，小便不通，後會暢通無阻，爲之注射盤尼西林卅萬單位，熱度爲三七，擬進市民醫院，而伍功澤醫生云病甚輕，堅主打摸弄脫雪爾（紅）針，晝三熱料此針下去，小便即不通，腎臟阻塞，延至六十小時，於七月三十日上午四我，媽媽抱抱我，十分悲慘。而晝三此番（一）過於大意，（二）太無主張，出事前之其實是夜小便不通之狀已嚴重矣。但醫云夏日汗多尿少，此在無小便不通舊病祥。晝三於受祥失眠已久，不作原因之研究，但給安眠藥，誠大誤也。祥姪既同，用滑竿抬至江北兵工廠火葬場化，遺灰裝一小匣帶京。嗚呼慘哉，慘哉。寧馨、延吉承其遺志，出版油印家風發刊詞，有云：「十三歲的原海弟弟，在最燦爛的明星，他最聰明，最用功，也最有希望。他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誰將使我們原字這一輩，永遠黯然失色，慘然無光。」

受祥年幼，已有工作志願：一、籌辦電影場，二、開設印刷所。此二者正

人無此宏願。余於胡斐玉離婚時，曾云：負責保護伊所生子女，乃甫離渝三月，便出此大變，天平人乎。初聞耗，余痛不成聲。八月十一日始作詩如下：

受祥姪殤逝之第十一日，余自鎮江返京，旭日將低，輪月已滿，問人知爲中元節，哭之以詩：

雨後南郊靜。青峯照眼明。凱旋悲失玉。深慟撼餘生。慰藉知無補。匆忙悔早行。登車西灑淚。飛上蜀山程。

荷蓋蓋湖滿。肥嬌挺白蓮。寒家甫興盛。羣從稍翩翩。勿而一花墮。忍教諸長憐。花開能結子。子去渺如烟。

淺水垂楊裡。成羣有白鵝。欣然躡方步。遇變作驚呼。回想承平日。相携警報初。此心虛擲了。滴淚起圓波。

荒原芳草潔。日暮見羔羊。曾爲迷途哭。平教四野忙。當年尋始獲。此次病遽亡。骨化形消矣。何憑叩上蒼。

短哭長吟際。聰明在眼前。雙眸連睫秀。兩輔稱頤圓。無一孩同白。十三年可憐。已傳謙儉德。立業志尤堅。

印刷公司外。廣將電影開。民愚資啓發。樂育仗新裁。偉抱十年後。雄心一旦摧。扶持虛有願。巨細變成灰。

老去成何用。枯葵向夕陽。童心方茁壯。蓮吐水中央。時有蜻蜓點。還餘蘭蕙香。緣何摧折了。斷梗令葵傷。

今年又有不悅之事，爲二弟子威東歸，遵北路自陝至開封，折回武漢，仍搭船至及兩孩均受苦。子威於鄭州墮深溝中幾殆。伊在直接稅開始時爲職員，自高春如被禁爲之考績不及格，論調。晝三往說，年終仍有調上海之命。二弟心中不舒，且家累甚股於潘美之所營代步。余意認爲明年尙不能在瑣經營，而弟則以爲集股不難，晝三與行火車路，心頭悶悶，不知火車之已至，跳出軌道，急撫人家牆，幾至危殆。宋儒云要，大概心中無執，自然少生意外也。

余於去年豫料戴令頤，玉筠碧不睦，足增穎姊之憂。頤先回漢，於令與及筠碧雙之西宅，雙歸日備酒張樂，其翌日吃合家歡，頤因與未往請，與筠大鬧，後桐弟歸家一次。所謂舊賬，頤在筠生產，種種出力，而頤生產之後，早做活，未吃雞。頤時時怒。而筠亦未相讓，至年底，頤遷回家，家用仍由姊擔任，始安和。

翰林善謊好賭，五月中即玩呂宋牌九，而負四百餘萬。余請哥急赴滬問明債主清保信，請兄酌辦。兄嫂遲遲其行。至十月，則爲九百萬，既將魚鼎康屋一所出售，豐翰林仍空四百餘萬。一月十日期者，二百四十萬。一月十三日期者一百餘萬。若之後，利增一倍。翰林將爲利債壓迫至不可收拾之境。伯父以望八高年，胸中因而不，常以淚洗面。翰之意旨薄弱，有負余及諸弟栽培之意也。

勝利苦人

(一一二)

此册始自三十六年四月下旬，自滬弔單理鳴先生喪返京。時，國民政府新改組，青年黨、民社黨、社會賢達皆參加國務會議，吾黨之國防最高委員會結束，中央政治委員會重新成立。朱雲光吳鍊才今晚同飯於碑亭巷之怡園。念當日國防最高會議及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時，抗戰正在嚴重階段。茲得勝利，余得見國防最高委員會之終局，真幸事也。

余體自患肺炎後，未能回復康健，而公私叢脞，立法院與監委會兩不能盡心無失誤。自受祥姪殤逝，余常傷感，予二弟子畏左遷常熱，心意不適，益荒於酒。瑣涇物價益貴，親戚窮乏，穎姊不能安居於里門，余妻自參政會失就後，歸侍母疾，久不在京。余終日服勞，並無歡意，除寫帳、批公事、寫信外，不願握管。友人勸余鑲裝門牙，余笑謝之。余何能有此閒情逸致耶。

余三弟晝三去冬葺李家苑十三號平屋兩進半，前庭後井，各砌一花壇。牡丹始發花三朵。余弟大喜過望。余睡外埭小房，半夜有賣餛飩麵搖銅鼓，擾余清睡。余半夜坐起，念所任事，所治學，無一而可，僅瑣屑事得散見余之帳册，後之覽者，可以加憫焉。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狄膺記於南京錦繡坊李家苑十三號

(一一三) 三十六年除日漫書

余生於光緒乙未十一月十九日午時。今年陰曆十九日，乃為昨日，陽曆十二月三十日，俗稱小年夜。

余在滬與長姊、季弟、綴美、典甥、陸長恩、謝秉全、叙話。今晨返京寓，乃知昨到京寓者爲馮壯公后學妻夫婦，陳鼎磐夫婦，陸桂弟、施文耀、錦帆姪女，頤甥女等，各携品物，一小桌不能容納，諸人厚意殷殷，而余道塗僕僕，殊多可笑也。

余一年來殊爲浪擲在會議制中，各人大好光陰，虛擲不少，而秘書長之光陰，東陪西貼，不能算做自己的光陰。余參加監委會、常會、黨務、財務、政治三委員會、紀念周、政治委員會、立法院院會、憲法、法規、財政、土地、軍事各審查會，財務委員會之預算審核基金保管各會，農行董事會，考試院試差各會，綜其門類(一)監察(二)立法(三)政治(四)財務(五)文藝五者，余皆好之，無充分研究時間爲之準備，余之所以無成就者在此，願明年改善，毋荒毋忽。

余在橫涇故鄉，今秋開辦瑣水初級中學。創始時，余捐五百萬元，畫三捐一百萬元，共六百萬元寄歸，繩頭得以搓起。修大殿，修門樓，造側廳、廚房、廁、儲藏室、修塔，至年終，共費一億五千餘萬。弦誦之聲起，而軍事工事撤除，鄉人心中稱快。登塔之高層，虞山青煙在望，頗足廣鄉人眼界。余爲首任校長，衆力集中，乃有此校。足慰先父及金俠聞先師之期望。願運儀師、戴佩明、唐竟任、吳鳳洲、及劍華堂兄，出力頗多，金寶洛尤爲盡力，此真吾邑之盛舉也。

余今年曾游匡廬山陰，爲去年所未想及，腰脚仍健，興致極高，惟往往多飲酒，中夜不適，良足戒也。北平無機會前往，東北不能往，瀋陽正在與共產黨相持中，山西、臺灣、天台、雁宕、周莊、洞庭山，三十七年仍與預約。

立法委員忽奉命延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爲止。而民選之立法委員，余又經中央指定，在江蘇第三

區與吳紹澍、王良仲、仲肇湘、同被指定。青年黨有徐漢豪。民社黨有宋銘勳。有財力者爲嚴欣洪，相與競選。余以崑太爲基本，祇有二十四萬票。嘉定、青浦、川沙見助，始滿三十萬票。余不知爲何人擠去，尙不可知。余內心不願再任，失之亦佳。

崑山屋無眉目，慎微未葬，許卓女子自助基金亦未發起。

修譜，繪歷代祖先真容，補寫戰前戰時各文，均未著手，反欠文字債極多。

英法文書一種未讀澈。

余之所謂浪擲一年者，上述種種之檢討，比較可以證明。但余自入秋氣色轉佳，體重仍爲一百四十磅，余曾臆間雖偶有不適，握拳槌之良己。余漸能慎言。余能開支一切，而無虧空。余自奉薄而助人能厚，急公置私，得人諒解。余在監委會初因身是執行委員，被議爲不合。願總裁認爲不必顧慮。一年以來，余悉意爲公，衆始明白。選人副余，亦擇可與我相當者。余於十一月得任中央政治委員，余絕未自勵謀幹。余不能如前輩犧牲奮鬥，余之一舉一動，不能使前輩不滿，後人議論，仍宜時時加意，不能志得氣滿。

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狄膺書於中山門內中央監

察委員會大殿之南側室

(一四) 三十七年錢歲辭

十二月天多陰雨，李家苑十三號先須經過公井（污水汪洋）或自舊王府入，亦須經水蕩。電燈連續五六夜不發光，余頗苦之。偶或到祠堂巷，自中山東路入，或自二郎廟入，下水道不通，亦泥濘污穢。余臥

房，綴英不在京時，較整潔。英到則於余外間燒洋油爐，置脫脚桌頓時變樣。余住李家苑房，無天棚，涼風從頭面上過，余不得已於牀頭撐雨傘。余居室之簡陋也如是。余頗安之。曾於小鐵路旁見平民住宅，架板於污溝上，幕門圭窳，上漏下濕，絕無與余相識往來者，余曾歎爲人民間確有階級。余與之較，已屬過分，余常以一朝不能有如此著想，不願圖享受也。

余每日三餐，在晝三弟處、婉表妹煮菜頗可口。余於下飯之菜，頗出新意，豫儲珍品，或携上海或家鄉時鮮，客來便飯者，得快朵頤。余之衣仍戰前之舊，殊少新製。余任監委會秘書長，會中供一汽車，余鑿於汽油難得，且爭坐汽車者多，余非因公及路遠，絕不願坐。余之衣食住行，絕不似居官勢派，每爲搭架子者所笑也。

余今年境況平平。監委會秘書長辭而爲常會慰留。立法院立法委員鑒於派系紛爭，瓦釜雷鳴，余取緘默，不爭主義。身爲老立法委員，有如退院僧。自夏及秋，余病外症及瘡凡兩次，均賴晝三醫治得愈。外症之起，由於奔雲生伯父之喪。內症由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由於齒病。門齒已全落。左右牙牀均壞。今後非慎飲食不可。願余不僅貪饕，且易悶悶不樂，宜以爲戒。

余伯父雲生，小名榛，諱爲棟。三叔祖父幼芝公諱寶仁之長子，嗣大房小納公，爲應嗣。先君亦嗣大房，本爲立嗣，因本生祖少山公止一子，先君退爲愛嗣。先君命膺主小納公支之祀，伯父治命服期，余遵命服期，伯父年八十，先生辰一月，病足痛，致卒。老年心中欠適，常將心事訴余。喪中余極悲痛，往來烈日中，致患頭疽，大房分產，榛六柏四。余有新廟前田二十六畝有餘，有中堂樓下房前後兩間，廚房半間，柴間一半，大場公用。詳見祖母舅唐子欽先生等所立分撥議據。今廚房未砌竈，大場上豐哥蓋屋，柴

房亦久不用，恐兵災水災，議據散失，將情形記於此頁，爲公望、寧馨告焉。

余今年又有焦心之事，爲二弟子畏入秋後在直接稅併入國稅署時，伊常熟之就遭遣散。旋炳弟爲之爭之於署長姜書閣，江蘇局長石振玉，常熟局長王憲臣，始允候命再派。這年終戰況緊急，竟未復職。弟嗜酒易醉，體弱易怒，雖見事明白，珠算敏確，但做事不毅緊張，處世近乎疏放。自失就之後，余與炳錫二弟滙款助伊家用，伊不肯將款豫儲柴米，或博取微利，日則小賭，夜則寬醉，醉或哭或吵，穎姊受其大累，妻子受其責備，及明晨清醒，則自知慚愧。余雖規勸，伊無力自己改正。繙閱先君遺詩，有慨次兒失業云：「胡爲業在身。不肯專心攻。出門愛嬉游。漸染樗蒲風。所交無正士。酒食耗青銅。一朝停厥業。尙無悔悟衷。」又有七月將至蒞墩，示仲子震云：「汝爲商家夥，歲玩而日惕。」「依然戲樗蒲。蒲定不思戒。」「家居尙常年，曷由給疏糲。」而最慘之句則云：「我計入清秋。征帆不再掛。念汝旣賦閒。更築高台債。飢來驅我去。追恤病癆瘵。」今年狀況，真與當年一般，又加以納少妻，生育接一連二，抱養至苦跋涉過多，余於兄弟間不宜責善，願每日必覺其不妥，晚上亦必想到之，極爲痛苦。

先君命子畏延飛熊公之祀，建菴延祥熊公之祀。舊屋戰前已爲翻新，南榮可望驥山，子畏愛在樓上邀朋置酒。現惟斗南不講理，估壽奎弟屋不退。（其實此屋以債務論，應歸奎三。）臨河廚房歲久應修。外廳俟得斗南同意，當重造。以現況論，居室可稱安適。少山公原有四十二畝，先君因育姑母，求作嫁資出售馮姓。錫弟娶王君曼時，余商馮枕青夫人購回，交與子畏執業。子畏亦另有自種田，租田若干畝，可種可收。至建菴弟則於久豐花行開辦新廟前，由先君親書押契，押得四百元，作爲久豐資本。及花行倒閉，余如資贖回，不再給以田畝。晝三則承嗣老二房，略有房產，其中因榛伯父偏袒贊卿，伯母不欲爭執，憑

空又分給柴間及門埭一間與萃剛，致啓種種不便。余家貧薄，所分割者極微，藉以紀念祖德。余兄弟間亦未書分家之據，恐後人不知，亦附記於此。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大會開幕，選舉 總統副總統。五月十八日立法院集會。軍事節節失敗。六月二十三日開封守軍移郊外，旋即失守。復有豫東大捷。七月十一日襄陽陷。九月二十七日濟南陷。十月二十三日長春陷。包頭撤守。鄭州陣地轉移。十一月二日瀋陽陷。四日撤離營口。隨即失錦州，十一月十二日佔石家莊。二十二日保定撤守。同月二十八日秦皇島榆關撤守。十二月十三日唐山撤守。十一月間徐州東翼雖得大捷，宿固間亦得大捷，徐州十二月四日仍放棄，迄於年終，宿蚌間戰況岑寂。北京被圍。塘沽緊急。十二月二十六日張家口新保安轉移陣地。蔣總統云：局勢之壞，至此而極，兵源缺乏，糧食困難。武官愛錢，士氣欠整，匪勢浩大，防不勝防，方略欠靈，聯絡不毅，爲兵敗之總因。其中有廖耀湘死錦州，黃伯韜死徐州，偉烈可敬。國軍主力頗多損失。財政上法幣改爲金圓券，金圓券發行時，加強限價，管制外匯及金銀辦法，準備欠周，難題盡做。八月十九所頒財政緊急處分令，弄得貨物停滯，糧食艱難，商店閉門，工廠停頓。至十一月三十一日，頒行新補充辦法，糧食依照市價自由運銷，紗布糖煤鹽由中央核定定價，統籌調節，其他日用品及工業原料依核定價之原則，加以管理。嗣又許金銀流通，至於年終，金圓券又回到通貨膨脹的老路。經濟政策受軍事影響，人民愛國心不毅而失敗，軍事亦受經濟影響而失敗。推原其故，爲黨權旁落，政治不悉心公開討論所致。在戰後強盛之業，變成一籌莫展，誠可痛心。

設戰後行五權憲法，則行憲之成績，或不如是之糟。不屢次政治協商，聽信美國人之調停，則共黨不會如是猖獗。設政治軍事經濟分頭交人負責辦理，而 總統監督調和，以總其成，則不至隔閡生弊，無法

收拾。設黨有中心力量，地方黨部不相磨擦，以致無能，則一切政令不至聽人反對，毫不生效。此皆自造差誤。余爲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未能糾正，亦屬失職。

近年吾國外交上賴美國支援。三十四年年終美總統杜魯門派馬歇兒上將充任特使。其時杜魯門迷信史太林有誠意，答應史之要求。而不問史作任何要求。華盛頓政府內赤色份子甚多，外交部亞洲司中亦不少。馬歇兒到時，先求蔣委員向中共簽訂停戰協定。其時中共正等待蘇聯之軍事援助。三十五年四月，又違背協定，攻擊國軍。是年馬歇兒又主張在內戰未定時，美國不予雙方接濟。實際上中共仍得蘇聯接濟。獨國民政府不得到美國接濟耳。美國輿論上極力攻詰中國，幸吾國忍痛截亂，直至一九四七（卅六）年三月十二日希臘、土耳其政府受到共產主義之威脅，美國發表援希援土宣言，方才覺悟美國於中國增加援助，支持蔣總統，而聲明美國不贊成設使中國有聯合政府，而中國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

但我國確受了羅斯福及杜魯門誤信蘇聯誠意之虧。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史太林向美國國務卿赫爾保證，在戰敗德國之後，蘇聯必自動加入對日作戰。同年十一月開羅會議，羅斯福向蔣主席保證，凡日本歷年侵佔中國領土，一概當歸還中國。以東北及臺灣爲例。但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在雅爾達會議，羅斯福私與邱吉爾、史太林，將中國東北之重要權利，出讓與蘇聯，將外蒙古劃爲獨立國，加入蘇維埃聯邦。吾國本思忍辱圖存，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自共軍全佔東北，俄國之勢力大增，將來全世界和平，受到威脅，美亦必自食其果。

除夕之夜，總統蔣東請黃埔路官邸晚餐。中央執監常務委員之外，有副總統、盧漢、宋子文等，餐畢，討論元旦文告，大意爲共黨如有和平誠意，政府願與商討停戰。如果共黨堅持武裝叛亂，則政府惟有

衛國救民，戡亂到底。文告謂：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之休養生息，不破壞憲法，不破壞民主憲政國體，確保法統不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總統別無他求。又云：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之進退絕不繫懷。道藩、正綱、正鼎兄弟皆主不發此文告。余則謂現已行憲，一切政策可交行政院立法院商定。總統不必太負責。文告語氣不必與往年一樣，文告亦不必太長。談至十二時，總統決照原文發表，謂：黨內意見紛歧如是，余不能不發表此文告。少谷謂余，白健生有電來請開和平之門。總統蓋不得已而向人民說此一番說話。在決定時，總統義形於色。余歸念此文告之爲禍爲福，蓋爲於不可知云。

遂齋書於南京錦繡坊李家苑十三號之畫錦堂

歲將盡，北京遭圍城，傅宜生防線過長，精兵兩師均受些損失。京中水電均無。公望天天吃雪裡紅，乾蘿蔔，棒子麵做的絲糕。半月不知肉味。清華園與城中隔絕，且曾落炮彈。寧兒在清華安健如常。來信說自知處世方法，做人道理。余在兩兒入校之年，早知必要受兵災鍛鍊。今日果然。

(一五)

余記帳之第五冊，始三十六年四月下旬，終三十九年一月下旬。此冊豫計自三十九年一月一日開始者，竟不能如願。一月一日，余已到臺北，而箱籠託華聯輪運，甫自海口啓碇。十二日始到基隆。十三日方取出空白帳冊。余書籍簿冊，大半陷於成都，乃開箱而帳冊宛在，不勝喜悅。蓋今後所記，益可考見流離瑣尾，患難交情，鑼鼓已敲急急風，而余則更勉於寧靜恬退。古人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余深信三民主義必有暢行之一日。蘇俄及中共必不能覆亡我中華民國。余等精白心志，不計成敗之奮鬥，必邀炎黃先哲之眷佑，以長保我子孫之碩大藩滋，且爲世界人類保障自由，縣延文化，使入於康樂之境。余身之孤寂辛苦，余身外物之損失淪喪，真渺乎其小已。

余初到臺北之夜，不知何託。雨中尋得四條通陸京士寓權住。翌晨，尋得姪女原湛與女婿施文耀寓，所居爲永樂街店家之後屋，暗濕閉陋，友朋來訪者不堪其憂。一月七日，得莫葵卿書，允移居西寧北路六號臺灣鐵道局招待所。園樹精樓。余內心未見其樂。惟明窗淨几，可以寫讀。余以晨間到中央黨部了理公務，午後及晚晌藏息於此室，深感友朋惠我之多，詩書貽余之樂。

余以下午四時後出門訪友，略付車茶之資，余實無巨大支出，所不能忍者，砥礪廉隅，學習勤儉，備返鄉振興教育之母金，踐寒士作育人才之願望。去年已微有積蓄。今年不知如何。金聲日貪積不休，致役身心，亦宜以爲戒焉。

選翁信筆 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六) 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陰曆除夕自訟

十六日午後，得行政院匿名書攻詰閻錫山，題曰：「我要控訴。」余以每年歲終，及次年歲首，有自行檢點之文，戲名之曰「向自己告地狀。」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始到臺北，未及寫成。三十九年，得中央日報大事記，除南京外，各地陷匪以何日，皆不書，余病之。託秦紹文查訊。秦君依職權飭屬查填，託閻兼院長囑查。廳中既造成一表，而逕送閻院長處，余仍未得。余原欲根據此表，載入余之帳冊，作爲

私人所記，以存真史，屢催促而屢不之得，真可歎息。

致敗趨危之道，非一端。但立國失其誠，則爲原因之大者。例如上述三十八年大事記，祇著眼在宣傳，而忘記棄城失地爲事之大者。又本黨改造方案，檢討以往得失，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祇云「有助於抗戰，」言之未嘗不是，而弊害一句不言，怕得罪於團衆，而黨亦不諫已往之失，是皆無誠意之事實也。余處在無誠意之黨國，而以真面目向人，雷孝實詩云：「醒眼逢人舉措難，」自知醒不得，而余不知舉措之難，而逕行之，人鮮不以爲恠也。

憶去年今日，方自滬返璜，宿於歸莊，今知璜涇西屋已充作鄉公所用，不知曾祖父、父親之日記，及余之書籍文玩，飄零何若。即使可移，而寡姊衰老，恐懼於籌措錢米獻匪之外，再有甚心情檢點及此，真是可悲。余自別後，祇得姊一行半家書。姊病眼不能寫字，命姪女紫蘅續成之，今不知眼病如何。西醫不知貪珠眼根治之方，余昨見鄭曼青，柴胡石決明方足以療眼，亦無法寄歸也。

先君有二妹。長諱平，適浮橋王岳亭，生三子二女。王兆頤爲少子，見殺於日人。王海藻爲少女，適閔士良。士良與妾去秋爲共匪逼糧而死。海藻今亦以被逼聞。次諱育，適顧隱樵，嫁後不數年，隱樵姑丈以療卒，遺一子鶴，名紹鈞。一女名普持，啞。鶴表弟得病肺遺傳，二十五歲殤。表妹適孫雄，姑母食貧茹苦數十年，去年十一月七日晚十二時在璜涇木行橋病卒。余自姑母遺嫁之第四日，卽往顧家探望，自幼芝三叔祖父卒，姑丈授余讀，始作填字筆述等課。自姑丈棄世，余兄弟維持姑母苦食。抗戰前，託章人舉自歙山運佳板爲姑母置壽器，今不知能享用否。余姊每於離亂中拮据喪事，今年又慘遭此變，余念先君友愛之篤，而余不能臨姑母之喪，悲切於懷。

余到廣州，住文德路中山圖書館，係市參議會議長陸幼剛及圖書館長朱俠所給。到重慶，廣播電台馮簡給一房。孫景陽爲布置。吳保容贈一沙發。到成都，海口均經中國農民銀行。到臺北，莫葵卿允住鐵路招待所，余於住宿均得友朋幫助，不必自理。吃飯則錦帆、邁櫻二侄女皆招呼備至。余因得積金一飭，足以作恢復故鄉教育之基金。設食宿多費，便無如此成績。

余著作箱一隻，寄存香港赤柱聖士提反學校教員錢山字守塘處。內有晚汀詩稿印本，先君詩稿三冊，余詩兩卷。陽江衣箱兩大隻，寄存廣州。黃小箱兩隻，黃大箱一隻，程寶榮所贈。牛皮箱一隻，存成都內有瀟湘雁影圖，王姑丈茶亭所寫黃梅花圖，喬大壯所刻印，劉三所書聯，經于右任先生題跋者。謝無量所書件，陳聞達所贈印泥，皆不及携出，其他衣物書籍，散失尤多。余深明能帶至臺灣者，將來亦付烏有，亦確知生命亦不能確保。勸余裝牙者，不一其人，余笑謝之而已。

余於去年一月二十六日晚，自南京下關搭車，至翌日晚十時始抵北站，手携中央監察委員會印，致被人搶去藏有金元券三萬元之公事皮包。二月五日搭乘海平輪赴廣州，向中央秘書處問旅費，張翰蕃云，須向立法院領取，而立法院請余備一偽證，方可付錢，余持不可，竟未得到旅費。

余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搭鄭彥榮車赴白市驛飛機場。是日晨，余於辦公室、住所、及邁櫻侄三處候通知，竟未獲通知。

十二月四日，余飛海口。三十日自海口飛新竹。在海口共二十餘日，爲候專請之華聯輪到，爲寄與在海口流離之公務員及黨員同情，非大衆上船，決不先走。

陳俊傑夫婦在廣州相隨，至爲親近。廣州陷，伊等因余介往香港，依顧國棠，不能久留，乃向余友借

六百五十港幣，得飛重慶，重慶危，仍未能走出。

余一年內無大病。在廣州曾感冒，發寒熱。到臺北，曾水瀉一次。寫字氣閉。余乳下不舒，以拳槌肋骨，則較適。孤身在外，不敢縱飲。在海口曾飲白蘭地致醉。蕭覺非招呼我，號泣半夜始睡。

自重慶任中執會副秘書長時，有工役名葉雨亭，侍余頗謹。空襲時爲余負箱入防空洞。所不易尋找之件，葉君一找即得。楚儉先生與余教彼寫字，積一年餘，居然能寫信。到南京後，余介紹伊入中農有關之鹽務運輸機關，又助伊結婚，所娶亦頗健誠。乃不幸伊之嫂氏云亡，葉妻不得不歸松厦。雨亭又遭疏散，乃亦歸去，最怕重入隊伍，不知今作何狀。

二月十三日，得炳弟二月八日自上海覆余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兩書。穎姊住南京二旬，年底在滬弟厲。二月五日過年三桌。令奐到北京二旬，現已返滬。錫弟二月底又將往北平。綴英春日擬遊北平。公望寧馨不肯讀書，身體甚好。公望畫畫，與其性情相合。育姑母逝世後，弟等本有意請二表妹到滬縫紉，孰意見阻於其子，未能如願。

秦德純字紹文，寄來三十八年各省市縣淪陷統計表，於某省下列數十縣名，而無淪陷之月日，仍無可攷見重要地區淪陷之月日，疑官文書無此材料，真是可氣。

三十八年之歲初，爲北平之局部和平。一月九日開始空運麵粉。十四日毛澤東提和平條件八項。十五日天津陷落。十七日國軍撤塘沽。二十二日北平傳作義興共匪局部和平，協議成，雙方休戰。二十三日北平陷。此爲守線過長，擊首不能救尾，所以致敗。

其時望和之空氣濃郁。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一味誠意求和，

軍事上不之備。二十五日揚州、滁縣撤守。共軍部署渡江，運動國軍起義。三月二十三日國軍始云畫江而守，迄月末安慶有戰事，豫南局勢漸緊。四月一日政府和譚代表邵力子等飛平。九日江北共軍爭橋頭堡，連佔儀徵、大河口、施家橋。十七日鎮江對岸高橋被佔。十八日共軍攻陷永安洲。十二日展開激戰。十九日繁昌土共策應渡江。二十日江浦陷。二十一日荻港渡江。二十三日江陰要塞陷。同日南京陷。此乃無備有患，有江而不知守也。四月二十四日太原陷，梁敦厚化之等死節。梁、閻甥也。閻五妹慧卿，亦死之。

於時政府遷於廣州，東南留上海爲重鎮。但各地已無守志。四月二十七日蘇州撤。二十八日宜興、長興、吳興撤。三十日杭州成真空狀態。五月三日杭州與各處聯絡斷絕。四日嘉興有戰事。六日上饒、玉山情況不明。自十三日起，上海外圍戰況猛烈。十五日劉行大戰。十七日浦東主力戰，迄二十七國軍撤離上海。西安九江同於五月二十一日陷。（九江江西匪情說五月十七日）武漢以五月十六日陷。此爲有掙扎之機會，而氣力不如，所以致敗。

六七兩月，雖有失地，但如八月四日程潛不以長沙叛變，西南局面尙可支撐。程潛、陳明仁真大罪人也。其時青島以六月四日撤。雲南保山以六月十七日陷。吉安以七月十七日陷。二十一日南昌陷（匪情說二十二）。二十五日醴陵撤守。二十七日株州，三十日常德，三十一日秦和，八月二日湘省之渌口撤守。三日岳陽真空，此爲叛變前之狀態。叛變之後，益陽以八月九日棄守。十三日贛南激戰。閩東永泰陷敵。八月十五日（匪情說十四）贛州南康朱方埠激戰。八月十七福州撤守。湘潭、茶陵、棄守。此長沙叛變之後，閩浙贛三省無可爲力之狀況也。

其時西北尙完整也。但因人事上處置不當，免郭寄嶠之甘肅省主席，代以馬鴻逵。馬不往，而馬步芳

父子心亦不安。彭德懷自寶雞西進，寧夏兵抽手旁觀。八月二十三日蘭州外國戰開始。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血戰慘烈。二十七日蘭州陷。有謂胡宗南馬家軍不和，而致敗者。有謂不知最後共軍來攻爲撤退攻擊，而誤撤者。新疆、青海寧夏之失，視蘭州重慶成都。西藏之不穩，視蘭州。西藏雖於七月二十三日叛變，蘭州既失，無可爲計矣。九月三日，酒泉降敵。自後嘉峪關外，遂無消息。

此後敵氛便侵嶺表矣。白崇禧撫有陳明仁之衆，又督勵所部扼守湘南，宋希濂在鄂西湘西，胡宗南在漢中，如配合得好，守固可能，出擊亦操勝算。乃宋希濂部出弱則遇強，出強則撲空。八月二十四日爲始，敵軍攻三南，先侵龍南、安遠，別遣軍攻湘西。初我軍尙有榆樹灣之捷。白軍本擬東救三南粵北，西擊共黨來犯之軍。乃以勢分芷江，於十月五日撤粵北之始興縣。縣長先於九月二十四日叛變，於是十月七日曲江撤，十日英德撤，十一日邵陽撤，十四日國軍撤至廣州。二十一日汕頭撤，至十一月二日雷州半島之湛江撤守，而粵境悉陷。

時政府遷重慶。十一月三日巴東情況不明。劉逆伯誠部自湘西向貴州進犯天柱。十一月八日恩施撤。九日晃縣撤。十三日黃平撤。白部入黔援軍約八萬人，無可救。十五日貴陽陷。利川亦陷。劉軍自酉陽秀山入川。二十四日涪陵入戰時狀態。二十五六陷南川。二十日蔣總裁離重慶去成都。二十九日毀重慶各兵工廠。三十日共軍先頭部隊，始由南岸海棠溪李家渡等處入市。

昆明先於九月四日香港報傳叛變。迄十二月九日，昆明再叛變，滇陷。蒙自至一月廿一日始撤。

成都於十二月廿七日陷。自月初白部入桂南，至是一部假道越南，至海口，歲聿云暮，大陸悉亡，雖西昌尙存，無可爲力矣。（西昌於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淪陷）

是年有金門島之捷。初捷十月二十五，二捷在廿六。斃匪俘匪壹萬四千人。

總裁無總統之位，懷興復之責，四月二十五之下午離溪口，登太康艦，二十六日經停吳淞口內復興島，二十七日發表反共到底之宣言。五月六日 總裁乘江靜輪，泛海上，七日至定海，九日至穿山，過金塘，復回定海。十日經東沙角島山澳至普陀，十二日回泊定海。十四日至梅山。十五日至金塘。十七日自定海飛澎湖。七月十日飛菲律賓，至碧瑤，會季里諾。十二日飛返臺。八月六日飛南韓，七日在鎮海與李承晚會議。八日中韓獲協議，飛返臺北。八月二十三日飛穗，二十四日飛渝，九月十二日飛蓉，十七日自蓉返渝，二十二日自渝經昆明返穗，十月三日返臺。十四日巡視定海返臺。十一月終飛渝，十二月一日飛蓉。十日返臺，十分勞苦。重慶成都之撤退，交通工具均賴策劃，如不坐鎮，無此秩序。

本年八月五日下午三時美國政府發佈「中美關係白皮書」一件，敘述百年來兩國關係，而著重於近五年間的事實。「一九四四——一九四九。」首列其國務卿艾契遜上其總統函，謂此項記錄，乃根據檔案，對具有深長友誼聯繫之偉大國家，在其極端複雜及痛苦生活階段中，作一坦白記錄。在第二次大戰，美國政策為促使蘇聯及時參加對日戰爭。在勝利以後，乃為協助中國人民獲取和平繁榮，與內部安定為希望。蘇聯能在一九四五年之秋，本軍進襲日本本土時期，對日參戰，不惜與訂雅爾達協定。（Yalta 在蘇境克米亞共和邦）蘇聯不但允進攻日本，且對東北所索代價，僅要求恢復一九〇四年前帝俄在該處所享有之地位。（此約與開羅會議所許我者，難免矛盾，且違背門戶開放政策。）其時未將內容通知中國，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赫耳利始將該協定通知蔣委員長。是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成立。自今觀之，日本投降，出於意外，該協定之若干條款，頓成贅疣，而中蘇協定以為蘇俄已接受一確定限制範圍，且

停止援助中共者，確爲過信蘇俄之諾言。在中國方面，指國民黨軍隊腐敗無能，雖有美援，在一九四八年中，無一次失利，由於缺乏裝備或軍火，由於腐敗，故國軍無須被擊敗，而自行解體。一九四六年國軍過分野心之軍事行動，馬歇兒曾勸告謂，不僅將招致失敗，且將使中國經濟陷入紊亂狀態，終而促成國民政府的毀滅。馬並謂國軍縱能在某一時期攻克共方所據之城市，但不能摧毀共方軍隊。國軍每一進展，適足暴露交通線於共方游擊隊，而遭受其襲擊，其結果國軍非被迫退却，即連同美軍所供給之軍械，一併投降。而國民政府不特在軍事上、經濟上、抑且在政治上、精神上，日益嚴重削弱。爭奪權位，有如軍閥。人民不復信任，吾們無論如何援助，不足納中國於正軌。此事必須由中國自謀解決。中國現日雖遭受壓制，但其固有之深遽文化，及民主性個人主義，終將重行發揮其力量，而將此外來桎梏，掃蕩無餘。

上述種種，爲妄以世界領導地位自居，而其政策不能與責任配合之，美國親供，雖爲不友誼之敘述，然亦道著癢處。至其對蔣先生甚多批評，且對內地軍民移來臺灣，謂足影響臺民生活，傳染內地劣點，則確屬過份。此書既認定中共爲國際共產主義者，完全聽命於蘇俄，且證明蘇聯助中共作戰，譬如其人雖曾夢囑，幸其夢已醒。我們自求多福，惟有力求改革，埋頭苦幹，以圖興復而已。

速齋

(一七)

記帳是有趣的工作。自重寫了日記之後，帳簿上日子的考查重要性較減。但帳簿簡單易查。今後還宜附記些事情。帳之記載始自洛陽歸來，瑣涇西屋興修之時，不知不覺，積有二十年矣。

瑤祖遺屋門面東昇店，余得十分之四。兩廳公用。樓下連布機間、廚房、兩架大場，及柴房公用。今豐哥嫂住滬，無人管理。兩廳所懸玻璃燈，余自蘇州購者，方燈四，姊家備酒借去，損壞其一，今傳兩廳養馬，器具蕩然，諸燈想已無有，不知余補懸之佩華公泰來公鄉飲四匾，尙在樑間否也。

西屋住學校中人。鄉公所亦遷入。意者是充公。家具聞爲人取去，書有借條。花木必有毀損，其旁有田，恐亦爲職業學校借去作試驗場。姊說學校成績不好，或亦因此。學生糟塌房子，亦利害。書籍不可問矣。

崑山後濱之房，僅存走馬樓之外牆。地皮應分給余一些，而交涉未妥。徐夢鷹律師所書債權圖收到余大洋五百元據，在衛序初處。序初遭擊一次，契據恐亦遺失，爲狄家弄而再住崑山之夢不能圓矣。

太倉縣銀行，崑山縣銀行常熟縣銀行之股，滬太公司、東南汽車公司之股，皆虞喪失。此爲余一朝失就作爲零用之資。如不失就，則以此濟人，經營未半因陷而失，亦可惜也。

寶初獎學基金存江蘇農民銀行之四千元，農行已變質，趙棟華已亡滬上。奐生處有數兩零金，不足貸人。藏貞保赤養正兩基金，地方徵用，亦已無有，余之欲紀念雙親苦心，自身苦學，而爲地方興教育之措施，未及余無身之日，已成不可抗力之失，比田廬無有，更難爲懷。

新廟前田，祖遺二十六畝餘分。余又購唐雲翔田十三畝餘分，共約四十畝，久不認眞收租，土改不知何狀。各墳地完糧，余擔任居多，兩年來何人完納，余所不知。

自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韓同讓金一兩，積至購三十兩金塊，共存不滿四十五兩。中本存新臺幣八千元。錦姪處有美金百元。此爲余樽節所得。思於光復故鄉之日，於鄉里教育事業，重爲建置。明知涓滴爲

公，今亦不可以久，然較諸歸一家私有而鑄造過失，當有不同。

余去年撥助姊弟，寄贍妻子，爲數亦不少。今年恐有不通滙寄之日。而得款不易，滙寄亦難，多寄亦恐不妥，殊難巧爲安排也。借助人總數爲三千五百七十。

老之時戒之在得。現處危時，積財無用，雖存好心，難期善果，戒之哉。

三十九年除夕遯翁

(一八)

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得金秉全香港書告：穎姊病逝南京息。慘酷者

天乎。

逝如朝露。悲以別章。誰歟庇予。孤露淒涼。

姊乎姊乎。

(一九) 除夕淚筆

余姊穎與余相差六歲。先慈中曾舉二男，一長毫毛，一血塊皆殤。姊弟間以我二人爲最親。震以下，年相差益遠。自父母見背，喪事婚事，皆姊與我作主。初以家貧而拮据。繼以稍裕，所出盆子，姊受氣最多。自稱爲灰堆。而姊在夫家，夫遺棄之。住娘家十八年，姑虐待之。至臨終，姑之悔悟，云姊以德報怨

，天必大酬我姊。乃抗戰陷於日本時，姊備嘗危苦。此番淪陷於共匪，姊遭清算，終乃病歿南京，死何日，患何病，皆不知，嗚呼。天乃降罰，余爲國不忠，事親不孝，而至於此極也。姊孝友勤儉，凡女紅無不能。自甲子年後，事耕耘，積衣縮食，爲戴家中興，爲我家守老家。一人而管數處住房，數十次祭祀，百次以上應酬往來，姊心力交瘁，眼下懸有淚斑。此番客死南京，衣食棺木，必甚簡單，厚愛如余，不能爲之料理，中心之痛，今世爲最。蓋余於父母之喪，尙得稍盡誠敬，獨於姊喪，故鄉陷匪，殺戮有逾敵國，搜括甚於巢闖，西望隕涕，水遠山遮，而余黨一日得歸，諸事皆無頭緒，而晚年預想如何與姊團聚之種種快樂，悉視奪淨盡。姊乎姊乎，姊臨命亦必因是悲也者乎。

余在九十月，先心神恍惚，諸事不寧。有停止麻將娛樂十月之宣告。嗣夢惡犬噬余手余足，寫信問香港金秉泉。秉泉先得后學裘書，閉不使余知此噩耗，至是以爲余已知之，信到寧園，天旋地轉，輸此慘痛。今日秦啓文請吃屏東甜西瓜，曾記某年姊引余香化橋對河祖墓田中吃隔年籐西瓜，甜鮮無比，亦不如今日之佳。見瓜更難以爲懷也。

四十年除夕大功服弟鑑林泣書

(110)

總統蔣壽辰之後一日，其時全國第七次代表大會甫於十日前閉幕，余被題聘爲中央評議委員，紀律委員會職掌縮小，稽核歸財務委員會（編者按：其後仍歸紀委會），考核歸設計委員會，余之副主任委員得解除，將移余往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爲副主任委員。曉峯語余，已內定，尙未經中央常會通過。余曾云，

可安頓別人。曉云 總裁已如是決定。

余離別家人已三載十個月。姊氏云歿，二子從逆，妻隱南京，與諸弟音息隔絕，在臺北最親爲姪女錦帆。而姪婿施文耀因立法院工作過度，迪化街住處環境太壞，苦思想龐雜，已一年有餘，不能與之立時對話，問答皆以書面。幸文字尙清楚。每日午前到寧樓，夜飯後歸去，余見之加憫。但只得順其意向求治，因是余多外出，溺於飲食，不但寫讀甚少，且與友朋往還，亦不專心。羅時實劉象山已有覺察。余亦自知墮落。念年已望六，來程祇多二三十年。自民十五至今，委身黨務，伍叔儻云自然讀書較少。自民二十爲立法委員，病國事多艱，不願提署議案。偶爾發言，雖尙中繁，但必不爲人語。余惟聽憑黨命，自甘埋沒而已。

自今以後，當稍改作風，訪賢能，究政事，治蘊結，爲獻替之資。多閱讀，勤寫作，尋自修之源。恤寒賤，近青年，求切磋之益。余更宜平氣怡心，以防肝病發作。節勞調體，以期無虞各種擔當。何時歸里，在所不知。準備復土後之建設，決不可緩。余宜親賢節費，消日力於有益之途。晦處在邇，求義和，弭節莫迫，善用餘光，以期無負而已。

勝利寡人狄膺書

(一一)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 西曆一九五三年元旦試筆

總統今日訓詞：大家勿忘反共抗俄自救復國的責任，以新速實簡四字相勗。自圓拜回，閱三卷三期民主潮李幼椿與某君書，謂一個人如果抱着民主自由的信念，則其簡人的生活，與思想要求，得到獨立，個

人生活不依靠敵人，特別不依靠當權者，並不甚難，只要能決心放下落伍思想的臭架子去，以普通老百姓自居，而不要自命特殊不同。又曰「我認爲大學生只靠頭銜或佔優越地位的時期已過去了」。李君之見解確說得真切。惟信中又說「可惜參加五四運動的有一些人，後來去參加革命，因爲對於民主自由的信念不夠實在，而且太自私，竟未能將民主自由實現在政治上，反去崇拜武力，附和專制去了」。此則李君似不許民主自由有其過程，並不可一蹴而幾。誰爲五四運動分子，而崇拜武力，恐怕連許德珩亦不至於如此。余相信三民主義，尤其希望民生主義能覓實現，決不自利自尊，覓取優越地位。但日常所努力者，確嫌不敷。余於今年應加緊工作，自律亦將嚴肅些。

余有存款四十八市兩，存朱鍾祺臺灣銀行保險箱。新臺幣三萬二千元，中本存二萬六千元，餘託鍾祺代放。余性好助人。現日存款利息減低，不能暢行已意，但亦可濟助一些與同鄉。今年更從感情上聯絡人，黨人之感困苦者，宜慰藉之，勿自己娛樂而忘做此種工作。

余姪婿病不見愈，姪女錦帆瘦弱萬分，余見之慘然。所望早日勝利，文耀回鄉，改換環境，自能見愈。

今日盛晴，余赴新竹之前寫此頁。

狄 膺

(二二) 端節遺問

余家上代多詩人，故時節逢端午，有祭有宴。在瑣涇各房中，惟余過端午節，蓋大房相傳之時節，而

分給。先父。余承小訥公之祀，乃分及焉。余每請假返里，大會親友，而所食不過奢。先姊以勿與俗例相差爲戒。余亦確遵舊規，四盆四碗，再多則加一湯一炒，不敢再增。自三十七年離別故鄉，時節中最動余懷；莫如端午，不但歸夢遙遠，而姊氏見背，一切無法理會。蓋過端節之情景自姊逝而幾滅沒，慘痛於懷，無法補償。余每於崇德堂二樑懸集仙壇符籙，供以素糲、菖蒲、蜀葵，拜罷則與姊並坐以默，而不敢稍提父母在日苦況，怕落淚也。今則誰知此情耶。姊乎、姊乎，天哉、天哉。

癸巳陰五月初三之夜鑑林

(二二二) 四十三年元旦試筆

自昨晚夜深，余覺疲倦。今晨參加黨國兩次團拜，衆情熙熙，又同王子弦張壽賢，訪葉寔之家，香溢靈座。李君佩家，遺影寂懸。居覺生家，靈座已撤，居夫人哀思正深。吳鐵城家，夫人赴殯儀館陪靈，與實之夫人同。實之與鐵老皆棺葬。鐵老將謀葬於陳果夫墓靠近。余未及尋果嫂，余至錢馨斯家飯。而日昉與孫德仁不協。余所見皆慘狀，中心不舒。惟郎醒石嫂語我，伊母八十稱壽，郎所奉二石半米價。往賀所，所娶爲助教，已生一男，與郎所同學生物學。在北京之郎芸，亦已適人，此爲夫死之後子女情況佳者，聞之差慰。余歸寓，晴窗衆鳥啾啾，春陽草坪回綠，余處臺北難得之廡樓，而心意不樂，雖經友朋解勸，仍不能釋然。

總統今日書語全國軍民曰：「復國是要我們的血肉來換取的。天下無廉價的獨立和自由，亦沒有儻來的勝利和成功」。總理與人書亦曰：「中國國民黨不愁失敗，惟愁無死難之人」。蘇東坡云：「世之君子

，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在臺本黨同志，有志於興復，不少其人，然亦有坐待勝利者。總統之訓，見到已久，今年始言之，想見其痛苦在懷，及時始吐。余近年不免頹廢，從齊桓在莒，既已多年，比信國勤王，尙未折節。數年來消極不爲惡，生活似在悠忽中。見開國名人像，無日不思追跡先烈，比迹先賢，私念擴我有公無私之能，容人親賢之度，爲有用我之時，則天下可得而理。苟世界與我抱同情者多，則大同之治我願爲之埋奠基石。如其不能，則惟求有光榮之結束，前徽相望，我願爲薪。老死牖下，心實耻之。

石衛青瑛與居覺生正，爲異姓兄弟。居先生六十，板井稱壽，音樽連日，石先生讓其小器易盈。余心感於戴季陶三十稱壽云：革命黨活滿三十歲，已屬稀有。又以社會風俗，宜有人爲之提倡改進，人羣集會，宜有合情合理之造因，因而許蘇松太月會，溧陽同鄉會，中央黨部新舊同志，各舉行集合娛樂一次。並自十二月五日，任憑人請我。今後苟有所樹立，則此次接受各方好意，異日足資詠嘆。苟平淡以老，則爲徒哺啜好得名之賤丈夫，足爲盛德之累，曷哉曷哉。

余五世祖心白公諱一清，八十稱觴者，幾及千人。高祖鄉飲耆賓佩華公諱大德，曾祖芝山公諱勳，年在六七十之間。祖少山公，父寶初公，年終皆五十七，兩代未見親孫。嗣祖小訥公患落頭疽以卒，壽算更短。兩弟少山公與幼芝公於小訥公歿時，跪靈牀前，而以漆紙裹尸項而泣繼之。狄家兄弟友愛之情，爲一鄉所傳頌。余生乙未，少山公前卒。

曾叔祖筠莊公年九十餘，抱余祝如伊壽。乃老二房自足趾死起，致有蘭桂齊芳，孫曾林立，並先杖履侍重泉之輓言。余今正五十有九，尙須過一月有餘，始得號稱六十，乃自伯父雲生公八十差一月而卒。在

大陸失陷之前，堂兄劍華憂死。大陸既陷之後，景襄公一支以余爲最長。蓬梗飄海，觸緒興悲。諸弟不通消息，長姊憂死南京。子陷賊巢，妻亦遠隔。小我無可樂之因，大局有將壓之慮。不知者以爲痴人，忽之者以爲愚蠢，不足畏懼。愛之者以爲僅孤獨而已，進入耳之言，以爲得解，余謹謝之。以爲不勸猶可，勸則增哀者也。

余少好爲文，亦習書畫。文得朱叔子、秦朗蟾、田北湖、鍾衡臧、吳公之之指示。自少年卽有可觀。老不加進。以休腦爲要義。牽於簿書期會，不甚讀書。詩務崛強，寧坐不通，不甘襲前人一句。詞不甚作。曲尙無能。駢文心好之，淺嘗輒止。白話弄不來，而頗屬時差。張其昀逼我爲文。余亦有爲故友黨鬼宜傳之義務。明年再不能擱筆不書，宜按月計程，以我之手，寫我之口，新而合理，舊不費解，勗哉，君武尙能之乎。

余傷北大同學中，若陶履謙、段錫朋、傅斯年、朱雲光。皆不滿六十。余資質不劣，而學不加鞭，半途而止，以同時俊秀，早亡而身似在前列。所見前賢，蔡子民師、吳稚暉師、胡展堂先生、譚祖安先生、謝慧生先生、居覺生先生、葉楚傖、陳布雷先生，論政能抒獨見，下筆不讓古人，非如余之空疎草塞，不敢勇言，不敢直寫。至於如是者，若以節目力，養腦力之故，少知休息無害，不可漫不經心，養成習慣也。

余經營之中監會，存金十五兩弱，及余存金四十八兩餘，託胡希汾存臺灣銀行保險庫。中監同人之福利三千元，及侯佩尹三千元，希汾爲存日拆。中監同人之一萬三千元，存中華書局。余名存中本三萬九千元。中華毛織廠六千元。其中一部份係屬項蓉，計爲一千五百四十二元。中華又有瞿梅影存單二千元，兩

存單皆寄陳希平兄處。余志在助人，而幣值難保，物價日漲，則余支出益增。余亦窮，與人同，而陷於可邁可求之困難境界。念先子一生拮据，而諸弟均上櫛牀。余以自由意志，隨時助人，嘗爲雙親與姊氏所許，淚眼書此，明燈忽昏，悲哉鑑也。

鑑林臺北寧園夜窗寂寂書

(二四) 四十三年歲暮劫

臺北自十月至明年三月爲雨季。余穿布鞋，走逼通衢小徑，底面皆濕。脚濕於下，心腦另有感覺不痛快之狀，不能說出。今年一年，大半如是度過。不樂業則不欲修身，不讀書則此年無可寄處，加以時局緊張，世界正在開朗。黨經改組，發縱知行，另有人在。余甫周甲，已有甘寂待盡之意。知余者爲之憂。某君云：染病如纏訟。余僅不病不纏訟而已，非無可訟，不惹病也。

歲盡之夜，乃在沈庸女平姐處飯，食周莊醬蹄，苦念至好之友葉楚儉先生。楚如健在臺灣，貢獻必有可觀者。楚云：「黨有命，則立即盡力爲之。說做不好，便有爲己成名之意。黨所要，在有人肯做而已。別人做，亦未必能好」。乃在反攻前夕，忠實同志多歎無可下手處。黨欲用人，又全賴更新製造，說是團結一致，而上下不大通暢，人才四散，無人揉合，此今日之蔽也。反攻登陸，此蔽當解。

余若迷於寫字讀書，亦視線旁顧，安定身心之道。余於明年嘗試爲之。寧園晴窗雨寮，均有雅意，余既無爲職務勞心力之決心，再不補充修養，殊違兩親與一姊之屬望。英法文書籍及法帖印本，余又略備，

余不難事此，以替飲啖賭博。惟須路路檢束而已。

十二月三十一夜十二時鑑林

(二五)

第七冊始自四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四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年易過，大陸所携帳冊已寫滿無餘。文華書局沈君志明爲自香港購興記兩冊，尺寸較大。王裕民君覓臺北中華路切訂，不待寫完此二冊，必歸橫涇舊屋矣。

辭修副總統昨許我今年必可裝牙矣。副總統蓋知余有「無歸望則不裝牙」之誓。余謂：今年將宴請副總統，蒙允可。此冊支出，當以請客爲主要支出。余過六十，不請客則終余身無請客之盛時。但余不愛三四十桌排宴。昨夜松鶴樓蔣家喜事，清燉之菜亦索然無味。故余化整爲零，隨時答謝人家，而以客人自動合作方式而不違節約原則。余最愛我家過時節菜，四盆四碗。又以爲飲酒與吃飯，宜分兩階段。酒在飯前，酒人集在一起，不願飲者聽，盃不空者不再斟酒。酒人亦勿令至醉。酒不佳者不以款客。如能創導通行，當感益便。今年此支出以一萬元爲妥。未請及之客，明年再請。

其次爲資助人。新臺幣威力較減。來乞者以十元爲最低額。有嗜好者不給。理由弱且假託者不增。余所贈人，有甚懶不必助以如是大款者，有毫不知感者，但借去而浪費掉者尙少。社會上正有此等人。聞余肯助，不免來請，宜慎防之。

次爲賭博。打牌爲忘其他不快之好辦法。但宜以娛樂消遣爲目的。耗時過久，輸贏太大之場合勿往。

每月輸滿四百元，則停。

次爲購置。不能携歸作紀念，及不必需者不購備。書不及繕檢，不

(二六) 除夕睡前短語

六十易過，六十一歲仲夏，忽患病牙膿糖尿，忽壓腦血管，致釀成微血管破，左眼欠明，歷半年不復原狀。瞿梅蔭力爲護持，日尋鷄鴨時日而倦勤，無意繼續供飯，所當自慎，勤藥慎食，孤露之身，死不足惜。

(二七)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元旦霧窗筆

姚紹文囑題王震行乞圖。震自題云：「街頭聲嘖嘖，乞婦與乞兒。世人揮金如糞土，一錢却吝與乞婦。君不見畫中乞婦與乞兒，托着死，癡生戲筆並題。王震白文印。余爲題二詩云：「一提一抱赤身子，一生慈惠茁心苗。寫畫之年余二歲，題詩流浪擱臺灣。親恩國恨摧孤靈

姚卷放在書架。余不知其爲丙申，而丙申卽爲今年也。此爲新年正窗前有喜鵲一對，時來喜叫。今晨起，初聞烏二聲，不知遇何種凶

從之。

晨起吟二詩，覺頭昏眩。又爲白上之題吳稚暉先生篆書說工業化。先生寫字，不忘工業。

膺 志

(二八)

第八冊始四十四年元月，迄四十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幾滿兩年。此冊始 總統七十華誕後一日，祝嘏者咸集臺北，余亦歡忭託庇，正思如何効力反攻，重奮五四當年大號召，大辛苦，以爭國家民族之光榮。余之耗費目力，希望有歷史記載，若徒在帳冊上考見余卹幼矜寡之細，周急獎學之微，六十而無救國之偉大舉動，其爲人真不足畏，生亦徒哺啜而已。離家八年，長別姊氏，弟甥子姪，渺無消息，卽結髮老妻，今亦周甲，（隻影落聲苦念情親）所圖重晤家園，指帳冊項目提奮說笑。若帳冊在而記帳人杳，則亦莫悲泣士無身，而有志凜凜如生也。

秋 膺 四十五年十月
二十七日寧園

(二九) 四十三年歲除心話

病左眼不明。吳基福、林迺惠皆以爲白內障起兩眼，糖尿性網膜炎，微血管出血。本月初，午打CK夜服BC。余總希美國內服新藥購到，而不注射英須林。曾彥謂食豬夾肝愈糖尿。余食鷄鴨胰。知醫之胞弟遠離，友人無照顧余者，錦姪疲損，且疑患甲狀腺。流亡臺灣之勝利苦人，日圖美味以沃酸心，強自掙

扎，漸覺不支耳。

余於工作無興趣，幾若坐待反攻，頭緒紛煩，不知從何說起，從何下手。鈕先生昨云：必須知所犧牲。然而犧牲豈易得哉。死於刀鋸，明白易曉，肝膽內腐，委地不起，真死狗之不若。五四健者，乃同死狗。後凋之悲，不僅踽踽而已。汪兆銘拒霜花詩：「後凋亦仍爲，開落良可悲。」

余解悶却老之方，乃在覓友尋伴。友求近者。伴求合者。真真跟隨職分內工作，亦是消磨時間之一法。消磨時間，亦同時消磨壯心。昨夜雨中，自姜次烈家顛拐而下，雖姜子扶持，不免戒之在門。平時愛黨克己，慎莫向人前說救助，人亦宜守分寸。滅情持戒，宜多聽陳志康說法。

曾叔祖父泰來公終九十有三，曾懷抱余，祝余年齡相若。明年余六十三，尙有三十年。三百六十個月。粗言之，約一萬天。煩惱生涯，長姊先零，是余痛心之第一刀痕。其他舊痕新愁，皆坐貌似聰明，懦弱無勇。勇爲活下去之首德，不必瞻顧徘徊。時臺灣冬季，甚雨掛簷打窗，已逾一月，卜新年放晴，尋梅得樂，左目已不能認筆畫，案頭明亮，尙能寫字如此頁。備若不能寫字，則古有左邱明、孫臏、司馬等賢，皆不願官能全否，強自著書。余僅患一目失明，而吾舌及兩手兩足尙存，豈無改造國家社會之具。君武，君武，尙自勉旃。

十二月三十夜臺北寧園狄君武

(三〇)

中華民國五十年，歲次庚子，一月一日，宜寫此冊，乃因紙包多而雜亂，今晨方始尋得之。余雖幻想

歸璜，而成仁就烈之念，暮年未已。予身與所寫作，願悉滅沒。以換民國之永生。此外，皆非所急，帳冊所記，渺乎小哉。

平衡乃財經之要義。先子育不孝姊弟五人，不妄取一文。先母先姊勤苦，且有計畫助之，甫不空欠，卽捐館舍。姊曰：從豐乎，從儉乎。莫徒後悔。不孝曰從豐。三十五年來，余弟兄景況，惟二弟子畏尙虞匱乏，餘均過得。昨余年入寤鄉。今年務使平衡。如能有餘，冀達我願。一月五日陰曆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時，秋膺書。

余以午時生，襁褓臥母側。母曰：汝舌尖伸唇外，塞進復然。今舌伸尙觸及鼻尖。念生朝使母驚迂，當在此時。今六十七歲，失怙恃已三十三年，泫然記此，不比初生之朝乖順了。母乎！母乎，阿鑑。

學書自叙

余年逾十齡，入璜涇兩等小學。先府君給皇甫誕碑，以油紙印模示不肖。以曾祖日記及漢魏詩小冊，皆歐體也。余在古梅居寫字，自覺寒瘦，金俠聞郁厚生皆勸，始給多寶塔，命臨寫。道教碑令參閱。云家藏有玉版十三行，足以變化，將來再說。入龍門，葛益甫，吳公之，吳景璩，趙仲英，皆引余書。余黎明起，在烏龜塘邊石枱，醮水寫字，賈校長行過，見之，掀小鬚而笑。至東張，已有求余書者。入北京大學，沈君默、劉三、陳師會、湯定之、皆善書。游東嶽廟，真見道教碑，始寫趙字，楷書寫廟堂碑。在上海，見狄葆賢寫虞，曾致工寫草，於是臨張旭自敘，及虞褚行書。至廣州周柏年教書北魏。入洛陽，得墓誌，乃習魏隋唐各誌。宋香丹與余做僞石作頑要，最豈有此理。（爲瑤光寺尼慈雲墓志）南京淪陷，法帖盡

失，松山園二函得之孟津王宅者，亦失之。四十四年六月，左眼盲視。一目瞎寫，行斜字拙。昔日集榘妍媚之病，得以稍減。近始聞氣清韻古之說，黨知有趨向矣。婁東狄庸。

邃思齋日記序

臺灣不易得好毛邊紙。余今日問楊佛士，佛士給余一束，云非常委員會朱品三所購得也。問品三，又得一束，云在上海文具廠所得。余自入中央黨部，因公所用紙，向主用較佳者，監委會秘書處藏有毛邊紙十行藍格，印有會名，（今日尋覓，已悉無有。）余特選者。念有關文物，或且傳諸永久。豈知政府播遷數四，文卷燒棄者居其大半。往年自北碚渡嘉陵江，往天王寺尋卷，有句云：「舊卷依然在，精輝食汝名」，初以為極感慨之致，詎知天下事有令余不勝感慨者。既摺紙訂成此冊，致喟如右。

余八歲即有不全之日記。十四歲始訂成冊。自後有題雁月樓日記者，積十年不輟，今藏太倉瑣涇東宅。迨婚後日記中，載綴英某事不合，綴抗議，且撕之，云一日之不合，豈可永久傳誦。余思之良然，乃中止。游學法國時，有一洋裝本，可以考見行踪，今藏南京詞堂巷黎覺人夫人處。歸國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懼有洩漏，不作日記。每年酌舉一二，書於帳冊，今藏香港聖士提反書院錢山處。自去春二次到廣州，隻身遠走，情親睽隔，政府不寧厥居，超越前史，正黨員肝腦塗地，見危授命之日。恐無所載述，愧對先人，每值秉筆，凜義省身，仍雜諧笑，以為調節。音不過激，弦不過張，視五四當年，略有進矣。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臺北午後風急邃齋在西寧北路六號

卷二

狄太夫人事略

先妣陸氏，諱藏貞，河里陸子仁先生女。祖鏡涵先生，與臈曾王父芝山先生友善，有詩相唱和。陸氏世傳孝友，女子代以能孝順勤勞著稱。先妣幼時，尤明慧賢美。年二十一，歸先甫雲士府君。府君承祖業，授徒自給，家貧，所入不敷事蓄，賴先妣襄助，雖時告匱乏，得無慮。先妣乳育我姊弟五人，未嘗有傭媪之助。姊弟稍長，食用繁，先甫謂先妣曰，諸兒衣著，娘任之。於是先妣終日操作，入晚復縫紉至夜分，間嘗出售女紅，易布棉針線，爲諸兒製四時衣。諸兒所著，溫暖涼爽，擬富家，清潔尤過之。先甫性純謹，見諸兒爭食，或課諸兒讀書不上口，頑皮不中規矩，輒鬻燈曰：奈何。先妣因捉爭食與頑疲不讀書之甚者，於臨睡時痛撻之。諸兒自後皆無敢復然，里人向稱狄家兒生來好學知禮法，其實非是也。自先甫掌教外縣，每年終及令節返里，入家門，卽問祭祀饋贈之所需如何。先妣曰：已謹備。先甫乃怡然飲酒吟哦，諷誦聲流几席間。先妣至是偶盡一兩盃。諸兒散課歸，圍坐飲席，先甫執壺徧斟之，令飲。先妣令分嘗佐酒時鮮，先甫曰，我自以執壺教諸兒學飲爲樂。先妣笑曰：我自以治菜食我諸子爲尤樂也。臈兄弟漸長，分往太倉、崑山、上海肄業，衣服被帳，無或缺，先妣皆豫爲備辦，從未嘗匆忙急遽之狀。逮臈姊弟遣嫁成婚，親友集賀者數百，內外瑣事叢脞，先妣從容親理，無一失措。先甫嘗曰：汝母精明強幹，助余不少，有事人皆稱之，在平日尤多人不知耳。抑先妣事理明達，識見

卓越，非尋常女流可及。膺投考北京大學，親友多阻之。先妣寄師範畢業文憑至上海，曰姑試之，即不取，亦良佳。考試一次，於學有進益也。膺於五四之際，繫獄京師，邑里惶恐萬狀。先妣問人，曹汝霖輩何如人，曰達官賣國賊也。先妣慨然曰，然則我兒所爲，能悉當矣，何懼爲。膺與弟晉留學歐洲，先妣附書曰，窮兒勿太刻苦爲學，蓋以假期出游。膺兄弟歸國一月，先甫遽卒。先妣遣弟晉赴廣州，服務黃埔軍校。時膺謀事無所得，閒守於家。先妣時加安慰，從未爲鄉人無所事則任何職皆可就之說所動。迨膺赴廣州，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十五年冬，隨政府度嶺至南昌，自南昌而武漢而上海，而南京，清黨定都，公務忙碌，未遑一日寧家。比至上海賈隆醫院，拜見先妣。先妣體夙豐健，忽傳病胃痞沉重，醫且言絕望矣。膺欲告稟如何爲黨國服務之狀已不及。先妣泣，膺弟兄亦泣。先妣知不治，乃自瀏河歸里，竟以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卒。卒之日，膺未及在側。先妣生於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年正六十。卒後逾月，合葬長涇堰昭穴。先甫之兆。不肖慘痛在懷，三年不能有所稱述。茲敬述尤不可忘者如右，其他孝友陸姻任郵惠愛之績尤多，弗勝志已。中華民國十九年先妣三週忌辰。不肖狄膺泣述。（武進吳稚暉先生填諱）

表姑母唐夫人行略

夫人小名新，爲祖母舅徐公心奮養女。生父傅小村，諱樹芳，母朱氏。小村之父杏村，諱濟明，娶狄氏，爲余高祖佩華公女。夫人既歸徐姓撫育，能得養母及余祖母歡。祖母舅尤鍾愛之。及笄，長眉細目，肌裏細膩白皙，愛讀書，又工描摹花樣，綴紮珠寶花朵，惟體纖弱，不耐操作。年二十，適同里唐劔霞乃

銑。銑商人，喜買急利，罔識溫柔體貼。夫人出釵珥，供銑爲資本，折閱盡，銑毫不感念。夫人事其太姑張，夫兄嫂徐，徐爲祖母舅心梅公女，行六，與夫人分爲堂姊妹，維婉色愉容，柔聲下氣，曾不一日得當。泊心奮公卒，而銑遇之益虐，一朝逢怒，撻辱交至，傷痕常不能掩。夫人生女玉，子丕烈，丕烈逾十歲。瘍。銑藉口無子，引徐州某姓婢作妾，稱之曰惠姑娘。夫人與銑書謂，納妾理之所可，幸仍以糟糠爲念。銑得書以爲必其女玉所屬草也，由是並恨其女。女適洪誠，牌樓市洪保嬰之子，住城中，每歸寧呼父，父不領不應，且索還其奩贈漢口所得雲南白銅面盆，以示愛絕。如是者數年，玉鬱抑以歿。夫人獨坐銑新宅廳之後房，多病，仰飲食於惠姑娘，逾午，心知探望者畏惠姑娘白眼，是日不復至，益集思於其亡女殤子，珠淚下，常若線串也。時徐家大衰落，夫人無可歸。洪誠繼娶於唐，爲夫人夫兄長女，名允文，性婉淑，而保嬰家派若會仕宦者，然夫人不悅也，數延請不往。夫人健朗時，往東張市，從堂姑婿鄭家小住，間來我家，訴瑣屑與先父母關愛，若姊妹然，每坐定，女紅未嘗離手。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夫人病卒。越三十五日，設祭，膺自南京歸拜，念平生慘苦，尤爲先父母當日愛憐者，無逾夫人，對遺象而哭，繼之以號。其明年，倭人略太倉，據之，保嬰任僞太倉縣長，誠僞橡屬，銑僞瑣涇鎮長，扶惠姑娘爲正室，兜紗交拜，禮堂忽火起，撲之始滅。里人謂夫人所以示警也，靈實不爽云。事聞於重慶，膺搵淚記之。

狄太夫人瑣涇嬰堂緣起

爲瑣涇嬰堂募集基金，卽以紀念 先妣逝世十周年緣起。

瑣涇嬰堂，爲里人施亮庭先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所創立，在鎮之南街，有屋舍十餘間，租田四百數十

畝，藉租息爲經常費，當時總其成者，爲馮仲蕃，邢啓周兩先生，歷屆主事者，顧稚梅、曹應笙、沈少蓼、邵徽久、暨先叔祖幼芝諸先生，規畫精詳，爲太倉闔邑所僅見。歲庚戌，鄉人公議撥花布捐之一部，爲嬰堂補助金。初因執行方法之不善，繼因花布業衰落，會無所補。近年田租收入漸減，區公所雖撥文昌宮學田，及廣孝阡義田收入，悉歸嬰堂支用，卒因百物昂貴，開支浩大，常虞不給，而鄰鄉原有育嬰堂之處，以經費匱乏，或停辦，或限制收嬰，於璜涇一堂，勢成尾閘，需要尤迫。現日育嬰總數爲壹百四、五十口，月需費壹百七、八十元，收入僅供支出之二三，借貸移挪，艱窘萬狀。前年會刊印緣起，勸募基金，卒以所得僅六百元，因經常費之無著，又動支無餘，若就現況而論，非有五千元以上之基金，無以維持。非得慈善團體如中華慈幼會等派員視察撥款補助，則床乳養療各方面，殊無改進爲現代化之可能。願等用是發願，爲璜涇嬰堂一次募集基金五千元，卽爲先妣逝世十周年，留一永久紀念焉。

先妣陸夫人，育一女四子，備嘗辛苦艱難，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二日，以胃癌不治棄養。其德行不孝膺會於三周年忌日，略有記述，願於任卹惠愛之實，未列舉也。先妣對子女威愛兼施，迎幾善導，見有流民過境，每令不孝姊弟減膳給無食者，施棉衣於難兒之無衣者。不孝膺幼時曾於某晨，拾街頭遺金銀元二角，先妣謂必有遺之者，責令候於原處，覓其人而還之，至暮無人認領，不敢歸，自後遂不拾遺。余家寒素，時見先妣節衣食，出氣力以助人，親串間難於處理之事，多求教於先妣，凡所指示，人咸翕然無異詞。先妣愛護他人子女，無間親疏，尤同情於貧苦兒童，嘗率子女參觀嬰堂，問乳媪保嬰狀況，過寄養堂嬰之家，必教以授乳睡起時間方法，使毋作踐忽略。今先妣逝世忽忽十年，不孝等無狀，尙無繼志述事之設施，哀痛罔極。

不孝等數年來，常思所以紀念 先妣者，於教育方面擬成立一藏真幼稚園，謹先人之教，設養正之規，且以減少小學校最低年級認識參差之困難，計算覓地構屋設備及經常費，基金需有一萬五千元，始可舉辦，一時未易籌集，乃於二十五年三月爲始，先試辦一幼稚園於西塔寺，有兒童四十名，經常費由膺捐助，今年起，得縣費補助，作爲瑣涇小學幼稚班，膺仍月致津貼，願設備距理想尙遠，憂惶不可終日，至於養育方面，則維持已成之局，無有更切迫於爲瑣涇嬰堂募集基金者，基金擬募集五千元，已承孔庸之先生惠捐五百元，本鄉顧慶揚姻丈捐一百元，謝炳全先生捐二百元，膺晉各出資五百元，共得一千八百元，尙缺三千二百元，思於本年六月以前，募集完成，不足由穎、震、豫補齊，有餘或經指定捐入藏真幼稚園者，則充幼稚園經費。

二十年來，穎等勉端趨向，幸承 世交戚族，黨國賢達，提携指導，始得就守所業，減少罪戾，伏觀諸先生所以事親，及爲社會者早已德業昭著，不勝枚舉，矩矱在前，敢不勉效萬一，今因育嬰堂幼稚園兩事，力稍願鉅，靦顏復有所求，乞一以恃平昔之厚愛，人子於親，不能自己之情，必邀垂顧，一以恃德量之廣大，以教育慈善等事業踵門求助者，如款不虛糜，又能略收微效，度諸先生，固樂於獎成之也。

胡展堂先生於民國十六年，定都南京後，常駐鐵湯池丁園後洋樓之西一室，是年三月某晨，膺得晉電告，已扶 先妣至寶隆醫院診治，囑持醫藥費速往，膺告貸於胡先生，先生即假以五十金，比十七年十月，先生遊游海外歸國，膺持款奉還，先生曰，余已忘之，殆無此事也。膺申述所以，先生堅不受償，今胡先生不幸薨逝，不孝等椎心泣血之感，何忍澆沒，故以先生所却償者，列入於瑣涇育嬰堂，及藏真幼稚園捐款之中，以揚先正盛德，敬附誌於此。

狄 穎

狄 膺

狄 福 震 敬 啓

狄 晉

狄 福 豫

中華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

設立藏貞養正基金呈文

呈爲捐資法幣三百萬元，設立藏貞養正基金，以紀念先妣陸夫人之仁懷德教，擬具簡章七條，請核轉縣政府備案事。竊先妣陸夫人，諱藏貞，教育子女，凡於授乳安眠，皆有定時，引導語言嬉戲，亦日有分量，苦心焦慮，規爲一定之法則，法則既立，乃使嬰兒生活於法則之中，若行其所無事。然及兒童稍長，重視各人之個性，一切令其自動。以健康爲第一義，不亟亟於文字之教學，以養成善性爲中心標的，反覆訓練，期於成功。以促令自覺爲管理方法，務令保持正常心理，一切足以惹起恐懼憂愁之事，率皆主避免之，但於喚起兒童之工作心，冒險心，同情心，則隨事啓發，從不露姑息之態。至於譴責過失，必待積過較多，擇一機會，然後譬喻告誡，使其自知改善。凡此種種，皆爲四十年前之事，與今日各國所提倡之培育院，幼稚園教法，大致相似。先妣逝世二十年，穎等欲將身受之教法，擴展無窮，傳諸永久。抗戰前已組作幼稚園之準備，勝利歸來，所有基礎，悉遭破壞。今特重集法幣三百萬元，爲藏貞養正基金，以利息助瑣涇中心小學之幼稚班，加添設備，待將來設備完善，擬再單獨成立藏貞幼稚園，業已訂立簡章七條

，商得區長、鎮長、校長、教員同悉，穎等願竭棉薄，逐漸謀此一幼稚園之發展，所有捐資，設立藏貞養正基金緣由，理合敘明，敬請核轉

太倉縣政府備案，以垂永久，不勝感幸之至。敬呈

璜涇區區長岳

附簡章七條及基金上海中和儲蓄銀行存款證明書一紙

狄穎 狄膺 狄震 狄晉 狄福豫

藏貞養正基金簡章

一、是項基金，係狄穎、暨弟膺、震、晉、豫、捐資設立，專爲紀念其母狄陸藏貞夫人。

二、基金總數爲法幣三百萬元，充幼稚園教育之用。以所得息金，辦理幼稚園，或補助中心小學之幼稚班。

三、幼稚園設備完成時，可稱爲藏貞幼稚園。

四、基金之保管，就捐資者及璜涇自治職員，暨教育界人士中推定人員保管之。除可充作璜涇有生產之公用事業資金外，不得動用。

五、息金如未及動用，或動用而有餘賸時，得充作基金。

六、關於藏貞幼稚園之設備，及教員保姆之延聘，捐資者及其繼承人有協助之責。

七、幼稚園預算之編造，應商得捐資者，及其繼承人之同意。決算送請備查。

外姑楊林顧母嚴太夫人七十壽序

太夫人茜涇嚴氏，累世耕讀，四德俱茂，嬪於大族，與先外舅履衡顧先生黽勉互助，唱隨相得。歲丙辰，太夫人年五十有一，先生年四十有九，夫婦合爲百齡，近邑人士獻詩壽者數十人，彙爲一集，讀者稱盛。自後履衡先生因議席積勞，於十五年五月卽世，其季女適王有恆敬英，長女適張剛文英，先後染疾歿。二十一年一月，日人犯淞滬，砲艦集瀏河、楊林、七鴉諸港口，砲屢發，陸戰隊且登岸，焚殺楊林口居民，十毀七八，顧氏一隅草堂，爲太倉東門外第一第宅，幸無恙。太夫人恐懼憂傷，十年來頗難爲懷，體故弱，惟能善自葆救，遇變患，鎮靜隨順，故元氣不損。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值七十初度，子康福，媳振素，次女綴英，及諸親族，先會請張樂爲壽，太夫人不之許。康福任職行政院，綴英服務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乃詮次懿行，徵都邑述作之士，爲介壽之詞。於是紹興許先生壽裳，嘉應張君應銘，吳縣顧君頴剛，常熟錢君用和，同邑許君泰等，皆獻詩。同邑唐先生文治，錢先生詩棣贈壽序。又有題贈字贈聯贈額者，爲蔡先生元培等數十人。至日天氣晴朗，桂香馥郁，張文字於草堂，琳瑯滿壁，四方來祝者，皆歎爲難得。太夫人謙抑若弗勝，顧讀至文字狀情至真稱揚得當處，未嘗不低徊以思，慨焉欲涕。長孫健、外孫狄源滄、源溟，童年繞膝，時時牽其裙以嬉。太夫人乃顧之而笑。席張，衆賓晉三爵，太夫人作而言曰：方今世界洶洶，戰機四伏，楊林處江海之衝，敵艦朝發夕至，非國民自衛，室廬子女皆不可保也。一家之慶，文字之壽，託賴於國運。繼今以往，願余子女悉力勤勞爲國，無以我爲深念。衆賓皆呼萬歲。其次女之婿狄膺，聞太夫人所云而壯之，旣自楊林返京，乃作是序。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一日

祭 祖 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政治委員會秘書兼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遷居太倉瑣涇支裔孫膺敬獻棄盛香花之奠，昭告於遷溧始祖天秀府君，暨列祖列宗之靈曰，弘惟吾祖，佐宋中興，衍姓胥渚，子孫繩繩，支派日繁，遷徙斯遠，江隈海澨，亦傳一本，地號瑣涇，蕩菑所經，東橋始至，世德清馨，傳代十六，歷年五百，孝弟力田，不登宦籍，舊譜遭焚，年遙代溼，脫漏簡略，世守其真，康雍之間，立人勤事，親臨采修，譜仍缺置，今查宗譜，貫串尙難，東蕩良秀，疑似有端，深知故事，武襄風規，去唐未遠，所不敢追，獨於祖訓，世說胥瀨，無代無時，敢忘掃祭，況有墨跡，億弟豈兄，世次釐然，昭穆其明，今於家廟，肅拜休烈，高曾所命，馨香虔設，無忝之義，益凜名位，伏冀上祖，庇佑啓示，敬告。

祭劍華二兄文

惟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社弟狄膺敬以時羞之奠，致祭於

劍華二兄先生之靈曰：嗚呼，革命之業，成於鼓吹。雄文恣肆，君樹一幟。昌言光復，屢危無忌。南盡海洋，義聲廣被。我與初識，復報之初。聞道勤行，接席聯裾。密談忘晷，戀華之廬。文酒結社，遂獲與俱。嗚呼，最是艱難，壬癸之際。大盜弄國，因時乘勢。聲罪致討，幾爲所制。不與偕亡，誓難卒歲。君亦有言，危而後濟。嗚呼。我將出國，別君婁城。祝君多文，詞賦縱橫。勸君節飲，神志湛清，如何我歸，

君不能行。病牀一握，似昧平生。嗚呼哀哉。黨經改制，主義一貫。師行萬里，漂流血汗。新興之邦，厄於多難。如何吾子，臥疾長嘆。嗚呼哀哉。昔日風標，酒帝詩豪。張飲連夕，談藝竟宵。何圖重晤，不二三語。江筆疑奪，屈顏慘沮。嗚呼哀哉。交盡天下，同志所喜。亦有顯達，願君再起。存問以時，情無能已。望門荅刺，借君之子，嗚呼哀哉。余久傷悲，君今長別。若是游憊，痛苦當絕。耑歸臨奠，有言難說。盡此一觸，有如宿昔。嗚呼哀哉。尙鑒。

張靜江先生事略

靜江先生姓張氏，譜名增澄，字靜江，又名人傑，在黨以人傑著稱。別署飲光，或稱臥禪、浙江吳興縣之南潯鎮人。上世自徽州遷南潯，以絲業起家。曾祖某，妣某；祖字竹齋，妣沈；父字定甫，配龐，繼配劉。先生爲龐夫人出，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丁丑陰曆八月十三日誕生於外家龐氏。兄弟七人，先生居第二。自其祖父竹齋先生時，有質約爲銀四十萬兩，慎善經營絲業，以贏利興公益。而先生外祖龐公，亦業絲，性豪邁，富冒險進取心。先生稟遺傳德性，生而殊異，智力過人，真誠精密，偉大仁慈。值吾總理創導革命，組黨建國，先生聞風景從，輔佐最力。比總理薨逝，先生起而從政，主持中樞，及浙江省政，創辦建設事業，功績卓著，徒以軀體久病，不良於行，於日寇披猖之際，赴國外療治，迄今十有二年，憂民愛國，病狀日重，遂卒於紐約。不僅元勳碩德，一去不返，天下痛悼，且有如此絕大氣魄，絕高經濟建設之才，能謀國使富強，導人民於康樂者，終未竟其用，爲中華民國悲焉？

先生爲黨盡人皆知之事實，爲輸財助黨人起義。總理曰：「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

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此所謂店者，乃指通運公司。先生於一九〇一年，以江蘇候補道銜，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巴黎爲商務隨員，思所以擴大國貨之對外貿易。翌年回國招股，無應之者。其尊人定甫先生，給以三十萬銀元，獨資經營通運公司，專銷古玩古磁，兼銷茶葉。先生於時專研究古董，鑑別極精，美法兩國，同時銷貨，每兩個月可售出新貨一批，每年可週轉六次、獲利多而且速；於是對於萍醴之役，黃花崗之役，皆有財力上之供獻。而通運公司，卒因是資力短縮，周轉欠靈，所有同事，又以先生對幫助革命，漫無限制，羣表不願，因而閉歇。

其在巴黎之第二事，爲創辦世界社，刊行新世紀週刊。自一九〇六年丙午六月開始，土曜發刊，共印一百二十一期；又編印世界大型叢刊，自其丁未秋季開始，爲文化及社會建設之刊物，同時又編印新世界叢書凡六集。新世紀發刊之旨趣：一曰本報議論，皆憑公理與良心發揮，冀爲一種刻刻進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報。二曰本報純以世界爲主義，同人之意，以爲苟能發願與世界種種之不平等者爲抵抗，一切自包括其中。其所布之革命思想進化表、屬於新世紀者、爲掃除一切政府，則純正自由。廢官止祿，則無有私利。棄名絕譽，則專尚公理。至新世紀叢書，則揭櫫自由，平等，博愛，大同，公道，真理，改良，進化爲主義。其中以新世紀銷路最廣，實爲當時革命之秘密機關，與民報相輝映。民報最後數期，不能在日本付刊，亦由新世紀社爲之刊行。凡設社，購印刷機、繪圖，排字，先生皆躬任之，且出資最多。

其在巴黎之第三事，著手而未成者，則爲籌辦通義銀行。一九〇八年先生鑒通運公司周轉發生困難，思得一生財之道，在巴黎與法友數人，籌辦通義銀行，招股本佛郎一百萬，華人佔股百分之七十五，法人佔百分之二十五，聯絡巴黎大銀行四家，代爲發賣債票佛郎一千萬元，利息五釐，定期十年還本。在上海

專做道契押款。上海押款利息，可得一分或一分以上，若得在法國將債票悉數售出，以一千萬佛郎於上海做可靠之押款，在利息上當然可獲巨利。先生於一九〇九年春，回國組織通義銀行，不意在法之四大銀行，須視通義銀行經營一年成績可靠，始肯發行債票，而通義華股，狃於近利，多主張解散，於是一番心血，盡付虛擲，而法人師其成法，四銀行之一，東方滙理銀行遂組織義品銀公司於上海，按照計劃爲之，不但利息上獲大贏餘，迨第一次大戰後，佛郎滙兌大跌，債值本息，只需佛郎，義品又獲大利，先生唯付之浩歎而已。

一九一〇年夏，先生又至巴黎。是年秋，本黨革命成功。十月間，先生回國，輔佐總理，參加北伐工作。及總理解臨時大總統職，先生重又用心於商業。自後癸丑革命，先生又策勳圍攻上海製造局，先生亦親臨前方視察，鼓勵士氣。及事敗，黨人在上海者秘密往來於先生家，先生時出奇計，投資得利，以供黨費。先生自身有時亦一錢不名，則用租地造屋之法，輒有所獲，得贖其家。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以迄於大戰終止，中國亦擾攘不安，先生隱居在滬，日以奕棋書畫自娛，諸藝一時俱進。

十三年一月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先生當選爲執行委員。十四年二月總理在北平抱病益沉重，先生自滬往探，相見執手流涕，總理囑先生即返上海。是年六月，本黨掃滅楊劉，粵基奠定。先生南至廣州，七月國民政府成立，當選爲常務委員。十五年一月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是年七月七日，今總統蔣公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以與先生久共患難，推先生爲代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冬十二月，長江上游底定，先生與國民政府主席譚公延閣，率衆度嶺至南昌暫駐，沿途備受民衆歡迎。時共產黨已劫持武漢，與附逆黨員擅開非法聯席會議，連結在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等處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共同謀

叛。先生與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古應芬、李煜瀛諸先生，於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共產黨員作非常緊急處置，隨即定都南京，奠定國本。其時汪兆銘在武漢，依憑共產黨，反覆無常，先生初則檢舉，請停止其出席會議；嗣又查得廣州十一月十七日之亂，汪兆銘及其黨徒、不獨參照逆謀，實爲發縱指示。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之亂，則養奸成禍，害國殃民，又復檢舉請第三次全國大會予以處分。先生反共堅決，當時一切大計、都賴主持，而先生之視汪兆銘，早已不值一錢。

時中央最高政治指導機關爲政治會議，並於必要地點，設置分會，對於地方政治問題之決議，得直接交地方政府執行之。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於上海，浙江設置政治分會，先生則被推爲浙江政治分會主席，清除共黨，撫卹地方，使浙江政治，得臻上理。

十七年二月，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設立中華民國建設委員會，推先生爲委員長，旨在本總理遺教，研究籌備，並實行關於全國之建設計劃。凡國營事業，如交通、水利、農林、漁牧、礦冶、墾殖，開闢商埠，及其他生產事業之須設計開創者皆屬焉。至上項事業創辦已成者，其管理監督保護改良，則屬於中央各主管機關，先生於此始稍稍能行其偉大之抱負，並認爲與其造福人羣，爲而不有之素志相合，欣然擔任。在南京以西華門隙地建築爲會所及招待所，集賢豪，議需要，籌經費，延人才，定計劃，設機構，先自電氣爲始。接辦首都電廠，首都頓然光明，工業亦隨而興起。嗣辦城壘堰電廠，大有助工廠需要及農田水利。及是年六月，政治會議議決全國無線電台，由建設委員會積極籌建，所有各處已設立之電台，暫交該會管理。於是設立國內無線電台二十七處，約定聯絡通訊者三十三處，人民得通信上之便利。又創設國際電台，傳佈全國正確消息，收回報費損失。又籌備培養人才，宏獎製造器材，以立事業基礎。迄十八年八

月，無線電事業大致完成，乃移請交通部接管。此外又舉辦長興煤礦，淮南煤礦，饒頭山煤礦，宜洛煤礦，江南汽車公司，江南鐵路與淮南鐵路等。江南鐵路之計劃，自孫家埠東通乍浦，以興東方大港。南展歙縣、祁門，而接浙贛線之貴溪，使南京與廣州距離縮短。再南修至閩粵邊境，銜接廣梅鐵路，完成京粵幹線。總理建設計劃所曾列爲東南鐵路系統者也。淮南鐵路總長二百三十六公里，向西北展修，可接通平漢隴海兩線，亦爲國內交通之大動脈。先生方刻意爲之，其所接收及應相互聯絡之機關，須償還資本或訂定合約，先生悉予以寬厚待遇，從不計較小利。人民與國家方股利賴，而病建設委員會職權太龐大者已不一其人，初則議建設委員會應注重設計指導，國民建設不必列於行政機關，當直隸於國民政府；繼則將職權改成三項：（一）遵照實業計劃，擬定全國建設事業，以具體方案呈國民政府核辦。（二）國民請求指導建設事業，應爲之設計。（三）辦理經國民政府核准試辦之模範事業。就此三項與初時職權相較，大爲懸殊，而先生於是時亦稍稍倦矣。迄二十七年會務結束，事業移交於經濟部及資源委員會。人或云先生祇領公款十餘萬，而爲國家造產五千萬，實爲前所未有的。此乃僅於銀錢上粗作估量，實則其爲利之溥不易計也。

先生於建設委員會初籌備之際，十七年春，又被命爲浙江省政府主席，以浙人主浙政，急於建設，舉辦全省電話事業，籌設杭州電廠，興築公路，計：杭長線二百四十里、爲京杭國道；杭平線二百餘里，通江蘇沿海；杭徽線二百餘里、通歙縣；鄞奉海線二百六十餘里，爲浙閩幹線沿海之一部。又築杭江鐵路，自杭州至江山，再伸展至江西玉山，中須經過錢塘江，於是作錢塘江大橋計劃。又爲勸來工商繁榮地方計，舉辦西湖博覽會，因籌備博覽會，又建築杭州全市柏油路。其於民政範圍諸事，以選擇各縣縣長最爲慎重。於教育衛生諸端，實亦兼顧，惟於建設上用心最多。建設廳長程振鈞，親受督導，曾有一時，以程振

鈞兼代民政，使各縣更易於建設。其時興辦之事，千頭萬緒，而浙江省庫貧乏，舉債移補萬分困難，眼光短者，甚且謂浙江省出了敗家之子，四出走告，皇皇不可終日。持公論者始云：「先生徒爲浙江謀建設，用少數錢，爲人民求多數利耳，自身未曾取一錢也。」至於今、浙民見先生所舉辦事、爲利之溥、更鑒於後任雖屢有主席，無復有如此作爲者，乃無人不懷想之矣。

二十六年冬，日人攻上海南京，先生赴漢口，轉香港，出國赴瑞士，二十八年過法赴美，夙疾雷麻室斯，軀體僂偻之外，常患眼病。卅四年兩目失明，猶得聞抗日勝利，政府還都，大爲欣慰。乃不久中國共產黨依附蘇聯，佔有大陸全部，先生日夜收聽無線電，憤懷世界大局，憂傷憔悴，病遂無可挽救；以三十九年九月三日，終於紐約寓所，年七十有四。配姚惠，早年卒於美洲。生女五：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蒨英。周君梅爲芷英婿，何永佶爲荔英婿，林可勝爲蒨英婿。蕊英已故。繼配朱逸民生乃琪，乃昌，乃恆，乃理，乃琛，乃珣，乃榮，其中乃昌，乃榮爲男，餘爲女，僉時中爲乃琪婿，外孫男女十一人。

先生爲天生偉大人物，其所計劃，難以尺寸度量，決不謀自身及一家之事，無待言矣。卽以一鄉一邑，乃至一省一國以範圍之，有時猶嫌其小。倘世界趨向大同，而求一人焉爲人類謀建設，同臻康樂，先生其選也。其思想活潑，計算準確，爲學猛進，入於精微，皆自靜中得來。活潑則不疑滯於一事一物，準確則無廢時棄材，閒款餘力，入於精微，方能勇猛前進，加以自身絕對不求享受，決不受些微塵累，故先生有不想，思則必通、有不爲，爲則必成。舉以語人，人以爲先生徒大膽大言也者，實先生深思熟慮之結果。仁厚待人、至誠接物，一經任使，從無牽掣，一經允諾，決能實踐。故交舊友，天下賢才，有志於事業者，皆樂爲用。學術爲經，道德爲緯，別人以爲非巨大資金弗克爲者，先生但憑信用與熱忱，往往以微款

肇其初基。艱難下手，奮鬥中途，及其成功，費用減少，效用相等。然後方知維新以來，興辦實業，浪費與中飽者，不知其幾何矣。吾黨重建中華民國，正須信賴老成，迎頭趕上，惜乎先生往矣。爰略舉先生之大節，以備立言者採擇，且以告景仰先生而願爲先生之繼起者。

悼張靜江先生

暢流是臺灣鐵路局仿照京滬周刊所發行的半月刊，目的在鼓吹「貨暢其流」，而刊物的內容，則側重於文藝。自九月三日張靜江先生在紐約逝世之消息傳布，社內人士悼惜此一紓財助開國的老英雄，且爲民營鐵路之巨子，鐵路上新作風的創造者，亦即貨暢其流最忠勤的實行家。中華民國政府遷到了臺灣，此一老人夙志未償，抱著悲恨，悄悄地在海外沒了，真是國家絕大的損失。而同時靜江先生又稟絕高的天才，也是一個有成就的文藝家，於圍棋，於書於畫，造詣均極高，暢流半月刊不及介紹一些事績於其生前，真是萬分的可悲可惜。

張先生創辦杭江、江南、淮南三鐵路。淮南路未及沿展是一缺憾外，現時之浙贛、京贛、湘黔桂各鐵路之肇端，皆可謂由於張氏。其新作風爲不用洋人，不借外債，不必先籌齊了巨款，不需要遙長的歲月，不造偉大的車站，不備華麗的頭等車。先求其通，後求其備。優待三四等客人。不許站員欺侮老百姓。人受其利，貨暢其流。

自蕪湖到南京中華門外之鐵路，爲江南鐵路。通車之後，請董事長視察。導者引觀頭等車。張先生說頭等車我嘗坐，一定不如人家，我不必觀，請引觀三等車，與四等車。江南的三四等車，車門大開，農工

皆挑擔上車。車內爲空箱，備小櫈以供農工客人休息。如此各人自照顧擔子，不必派人看守。小站大站，挑上挑下，便做到貨暢其流。張先生提及三四等客，謂積低票價而爲大數目，乃養路的大主顧，應好好爲之服務。沿線農工看江南鐵路真做到平民化，頗怪京滬杭同是一條鐵路，何以不能如此。

鐵路之外，張先生又辦煤礦。長興、中福、淮南、宜洛皆其所舉辦。目的爲工業用煤。又辦安徽大通饒頭山等煤礦，則爲家庭用煤。煤之外又辦電氣，如首都電廠，咸墅堰電廠。杭州電廠。電力之外，又辦電信，如國際電台，及各處之無線電台。電信之外，又辦電話，浙江全省電話。此外又辦各處公路及西湖博覽會。都可以算爲了貨暢其流的實際工作。

張先生是一個魄力雄偉，思想精密的天才。其一生的成就，固因於認識了總理，篤信三民主義，實踐實業計劃，但其賦性真誠，大公無私，足以號召天下賢智，樂爲其用。被用者亦能暢所欲言，無須絲毫瞻顧。故諸事易於成功，費小工速。凡政府之人事制度，及審計制度，可從者從，遇有特殊情形，則概可例外，但確求其無弊而已。故張先生領導之機關，不大像一個衙門，其所經營之事業，悉商業化，而不營私利，亦不像一家商店。以上略述先生之事業，以下介紹先生之文藝。

圍棋入一段而頗高明

書初學魏碑，後尋李北海，趙松雪，雄渾優美，氣度高逸，不可企及。畫學董其昌，王鑑，自幼卽好之。出書房時，所畫已升堂入室。世所流傳者、中年作品居多。晚年目力已壞，不能作畫。李石曾先生藏有尺頁十二幅，最爲精品，已携往南美。

古玩古磁之鑑別力極強

先生於上述諸藝，都半爲無師傅授，自學自通。其爲學勇猛無間，非人可及。棋則日夜棋，畫則日夜畫，鑑別古董，積年累月爲之，以達於精微之域，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爲先生爲學之秘訣。造詣皆入高境。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在上海濫施砲火，中國人處於無辜被害，無法抵抗之境。先生悟人類肉食，其他動物同是殘害生命，並戒虐待動物。自是日茹素，以迄於易簣。先生十三年前皈依印光法師，持靜土宗，請命智靜，由是日夜以念佛爲常課。

蔡子民先生年紀

一八六七年（丁卯）一歲 民國前四十四年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紹興 乳名阿培

一八七七年 十一歲 父名光普（耀山）病歿 母質衣飾，撫諸兒成立 勉自立，慎言，不依賴，故先生寬厚，不苟取，不妄言。

一八七八年 十二歲 光緒四年 隨其叔銘思（茗珊）習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學名元培，字鶴卿。

一八七九年 十三歲 受業於王子莊（懋修）約三四年 故先生當時崇拜宋儒 自號書齋仰蕺山房，割臂肉和藥活母病。

一八八二年 十六歲 母歿

一八八三年 十七歲 補諸生 自此專治小學經史，作駢體文。

十八，十九歲充塾師。

一八八六年 二十歲 讀書於徐□□（其叔□□任同鄉徐家西席）兼代校所刻書，因得博覽藏書，學問大進。

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 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文化風俗的記載。

一八八九年己丑 光緒十五年 二十三歲 舉於鄉，與梁啓超同年，時梁年十七。

一八九〇年 二十四歲 庚寅恩科，任上虞縣志局總纂 旋以所定條例爲分纂反對，辭職，赴京應會試，得中進士。

一八九一年 廿五歲

一八九二年 壬辰 二十六歲 授翰林院庶吉士後（甲午）得改編修

一八九四年 甲午 二十八歲 開始讀譯日本書 甲午戰敗，先生贊成變法維新 任李筠客家庭教師半年

一八九八年 卅二歲 戊戌 與友人合設東文學社，讀日文 戊戌改變之後 九月請假回里，任中西學堂監督。學生有蔣夢麟、王烈、馬禎光、沈光烈等，旋（因校長祖奮的運動）辭職。元配王氏歿。

一八九八年 三十三歲 繼配江西黃爾軒女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

一九〇〇年 三十四歲 與童亦韓至臨安，設紹興僑農小學校。

一九〇一年 三十歲 代理澄衷學堂總理一月 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學生有胡仁源、王世徵、洪允祥

、殷祖同、謝無量、李叔何、邵開泰（力子）、黃炎培、項贖、貝壽同等，暑假遊日本。（一九〇二年冬，先生任愛國女學校管理。（壬寅十月廿四日創辦。）發起中國教育會，先生被推為會長。

一九〇二年壬寅 三十六歲 南洋公學風潮，學生退學，先生辭教授，一部份學生得中國教育會之助，自組愛國學社，聘吳稚暉章太炎等為教授。創蘇報。癸卯春，伴吳稚暉自東京返上海。

兄元堅（鑑清）勸留學，由沈乙齋先生等籌旅費。夏，先生至青島，習德語，譯日文德國科培氏哲學要領。一九〇三年九月出版。

一九〇三年 三十七歲 蘇報案起 章太炎六月廿九日鄒容七月一日被捕 吳稚暉七月十一日赴英返上海，任外交報館日文翻譯。

與王小徐，汪允宗等，組織俄事警聞，警鐘報。

一九〇四年 三十八歲 甲辰日俄戰起，成立光復會，後改為加入同盟會。學製炸彈，與楊篤生、何海樵、蘇鳳初同志、組織暗殺團。

夏再任愛國女校經理 注重理化，提倡法國革命，俄國虛無黨主義。

一九〇五年 三十九歲

繼楊篤生，任譯學館國文兼西洋史教授，僅一學期。所編講義未完，即離館。（章一山聘）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四十歲 任紹興勸學所所長，不久辭職。回京銷假。

一九〇七年 四十一歲 丁未隨孫慕韓赴柏林，習德文，兼任商務局副編輯，授唐氏子弟四人國文。

一九〇八年 四十二歲 進來比錫大學，凡三年，專研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尤注重實驗心理學

，美學等。

一九〇九年 四十三歲 倡素食 九月出版包爾生倫理學原理譯本

一九一〇年 四十四歲 在大學畢業 中國倫理學史於七月出版

一九一一年 四十五歲 辛亥革命 回柏林助宣傳

一九一二年 四十六歲 任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增設社會教育司。六月十六日與唐

紹儀等同辭。秋返德，仍至原大學聽講，並入世界文化史研究所。所編中國修身教科書出版。

一九一三年 四十七歲 宋案發生返國 秋至巴黎住一年編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計德育三十課，智育

十課，在旅歐雜誌中印行。成石頭記索隱一卷。康德美術學一卷。（未印）編歐州美術小史，成賴斐爾一卷。

一九一五年 四十九歲 民四年一月 哲學大綱出版

一九一六年 五〇歲 民五秋，應部電，約任北大校長。冬返國。

一九一七年 五一歲 民六年一月，長北京大學。

一九一八年 五二歲 民七年，北大二十周年。

一九一九年 五三歲 民八 五四運動 五月九日辭職出京 九月回校

一九二〇年 五十四歲 民九年十月 赴法國籌辦昂里大學

一九二一年 五十五歲 先生遊英法

一九二三年 五十七歲 民十二夏爲羅文幹金佛郎案已判無罪，彭允彝復破壞司法，蹂躪人權，幽羅，蔡

先生出國，表示不合作。赴法。蔣孟麟代理北京大學校務。
續娶周峻女士，入比法習西畫。

一九二六年 六十歲 民十五秋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北伐，先生適自歐洲返國，解除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一九二七年 六十一歲 民十六，任浙省府委員，四月清黨，國民政府移南京辦公，先生任國民政府委員。六月十三日中政會通過採用法國大學區制，組織大學院。十月大學院成立，任大學院院長。

一九二八年 十七年，三月代理王寵惠司法部長，八月辭職。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文化基金會董事。十一月恢復教育部

一九二九年 六十三歲 民十八 任監察院院長 六月大學區制停止。

一九三〇年 六十四歲 辭監察院院長 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九三一年 六十五歲 民二十年五月，開國民會議，提出確定「教育設施之趨向案」，先生說明第一條各級學校之訓育，必須根據 總理恢復民族精神之遺訓，加緊實施，特別注意於刻苦勤儉習慣之養成，與嚴格之紀律生活。二三四五條注意教育職業化。第六條注意自然科學與實用。

一九三七年 七十一歲 中日戰事起 冬赴香港。

一九四〇年 七十四歲 三月五日九時三刻逝，陰曆爲二月十九日。三月三日起床，昏跌，胃出血。

金俠聞先生哀詞

自先子棄養，吾里師範生終身服務學校者，惟金俠聞先生，諱承望，光緒戊戌，與先子同舉太倉州學秀才。甲辰，上海龍門師範學堂成立，同往肄業。先子習文科，先生理科。丙午，同創辦璜涇小學堂，親自執教，余受業焉。嗣先生受上海蘇州各學校聘任職員，兼授教課，或任中學教員，兼小學校長。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先生疾卒。時則任上海師承中學教員，兼華龍小學校長也。先生歷年掌教在外，極關心本鄉教育，多所建議，能邊行之者雖渺，而未嘗知而不言。宣統戊申，縣議取消璜涇小學之高等班，先生是之，先子爭之，是之者謂設備不完，不如其已。爭之者則以璜涇貧寒者多，無力遣子弟出外就學。持論各中事實，而高等班卒取消。余自是讀書在外矣。後十餘年，先生病鄉鎮無較高學校，會余自法國游學歸，隨先生舉辦沙溪初級中學，各兼教職員及雜役，因於經費，校亦隨歇。迨余來重慶，期於驅倭凱旋後，設璜水中學，諸所規畫，經先生審定，五年來函牘盈寸，而先生歿矣。先生天性孝友，父兄早世，侍母張嫂，傳以孝敬，聞奉孀姊，尤摯，厚撫諸甥成立，教子以義方。子鼎勳、鼎聲，擅醫內外科，女鼎彝、鼎采，適俞鼎文、胡敬修。鄉人子弟，經誘掖成材者無數。余弟晉投考上海醫院，亦先生當年所力促也。既以國難睽隔，復傷永別，乃就羅漢寺設位遙祭，而致哀傷之詞曰：

記南溪之雅集兮，父牽羊而師濯足。關奚園爲學校兮，琴攸揚以啓沃。父純謹復至誠兮，師曠達無拘束。值休假以吟飲兮，培子弟如種蘭玉。勞且劬兮父不再留，輓歌疊兮師哭其儔。見余孤而廢寶筵之數章兮，心傷逝而動眉憂。悲鄉校之日下兮，何良師之可求。喧卡那於講舍兮，順倭奴而覩爲沐猴。固吾師之所深惡兮，辭激昂夫來郵。廓而清之兮，會當有時。衢四達而康莊兮，費舍幽靜以適宜。師指揮余宜力兮，植賢俊而耘耔。欣勝利之日近兮，校指顧而可期。嗚呼哀哉兮，何吾師之不少待也。居瀘市以窮愁兮，

賦悼亡之兩載。既吉敵而磨焦兮，仍士風之日猥。視棄塵世若遺兮，寧澆逝而靡悔。竝九泉而馳文壇兮，有吾父之先在。嗚呼哀哉。余久孤寡兮，幸父執之常親。既上達而未能兮，又下學而無津。將何處須請益兮，振邑里之愚貧。蓋自先生之逝兮，吾鄉奮學之人無可與言新。

祭穆藕初先生文

惟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六日，上海龍門師範旅滬同學會等，敬以香花之奠，致祭於穆先生藕初之靈曰：嗚呼，自教育改制，學校改稱之後，吾校之舊迹不可得而尋，然而教之若是其篤，誨之若是其諄，爲海內所則效者，不惟我校之名，亦惟我校之精神，居敬窮理，正本卹民，白鹿洞書院之揭示，實爲師生之所遵循，先生於創始之日，首任學監，律已正人，夙夜惟寅，故龍門之精神，實備集於先生之一身，於是乎自教育而改營棉業紗業，爲廠所條文之草創，求勞資利益之惟均，自西洋而歸中土，爲知識之介紹，分別緩急，斟酌損益，不教人盡棄其舊而謀新，斥私資而栽培後起，希收大儒之效，不僅爲席上之珍，捨本業而從公職，爲國家，爲人民，熱籌利害，言侃行果，有類於古時剛直之臣。嗚呼，急與國同休之義，樂毀家紓難之貧，忘其將老，致其忠純，誰則能如先生者，而先生竟死於艱辛。張光復故土之旗，作重振舊業之計，海上之民，望先生歸作主持久矣。奈何丹旆之先巡，此乃天下所同聲惋惜者，不僅龍門之舊人，願先生可無愧矣。先生朗朗之一生，足爲後學津逮者，果自有其真。靈兮永在，來格來歆，尙饗。

祭沈信卿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龍門師範同學會全體旅渝會員，謹以香花清酒之奠，致祭於沈先生信卿之靈曰：

嗚呼先生，天挺哲明；博極羣書，受知名宿；既舉於鄉，黜華崇實；經史輿地，詩文書法；駭博精審，清腴峻拔。繼倡師範，規制維宏，登高疾呼，一時景從；普及教育，綱舉目通；人文蔚起，大啟宗風；孕育革命，民權克崇；自治建立，專制告終。蘇省光復，入參戎幕，薄展經綸，刷新制度；論才選官，籍田理土；興修水利，整飭警務，治績煥然，萬民爭慕。癸丑難作，大局飄搖；謝却政治，廣吸新潮；嚴辭正氣，呵斥貪饕；袁氏稱帝，仗義聲討；身不畏危，楷模江表；敵屣冠冕，亮節高標；服務社會，矢志終老。倭寇憑陵，先陷淞滬；志堅氣壯；詆斥姦蠹；願爲道窮，實凍義取；易簣江濱，心安行苦；九州且同，未及親睹。陪都望祭，依依歇浦；雪涕一堂，龍門無主；惟餘著作，卓然千古；願勵後死，以光餘緒。嗚呼哀哉，尙饗。

祭白中孚文

嗚呼，中孚昨猶坐言，孤身病榻，神明具存。豈意一夕，遽隔九原。錄 峭勞，正字無誤。接人以溫，效忠則固。自京而渝，不改其素。自京而粵，懷憂抱痼。豈意履危，重過滄蓉。寒風海口，病體折衝。兩年旅臺，沈疴積胸。醫藥罔效，遂致令終。嗚呼。同事十年，所經萬千。一朝永別，如何可消。鄉里隔

絕，喪不可歸。爰謀火葬，魂魄奮飛。嗚呼。反攻樹旗，使君歡悅。酒漿既奠，助君心熱。君附西歸，何虜不滅。君雖死勤，沙場比烈。嗚呼。哀哉。尙饗。

烈士汪君學良傳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日本敵人駐常熟憲兵隊，大掩捕江南青年愛國志士，羈繫常熟，迄翌年三月，凡遇害者若干人。太倉人之被殺者，則傳爲十七人。烈士汪君與焉。君姓汪氏，諱學良，太倉沙溪里人。父家棟，母周氏。君生而毛髮皆白，目短視，自幼慧敏，卒業太倉中學師範科，著籍中國國民黨。十六年夏，嘗受黨義訓練於上海。先後任鎮江諫壁小學，嘉定婁塘小學教員，沙溪小學校長，所至能稱其職，著嘉績。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軍興，君糾集同志，組織抗敵後援會，訓練丁壯，刊行血報，以爲策應。及十一月十三日，太倉陷，君潛避於無錫之蕩口鄉，旋歸沙溪。廿七年九月，遭敵駐太倉之宣撫班逮捕，拘禁於偽警察局看守所，經營救，拘十日得釋。君志不少懈。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任蘇分團總務股長，兼太倉縣黨部幹事，縣政府科員等職。二十九年夏，復返沙溪。君於兵事初起時，嘗辦理沙溪中小學補習班。至是鑒於省立縣立中學皆中輟，乃創議籌設私立明道中學，被推爲校長，君任事之初，即聲明學校經費由校董會籌集，不受僞政府補助。甫開學，遭蘇僞特工站來校，名捕君。君適赴上海購校具得免，而女教員被捕者三人。君於明道中學，教務管理，昕夕竭力，並加緊反日僞工作，無所畏懼。三十二年暑假，第一屆學生卒業，更力圖推進校務。其年七月九日午夜，敵駐常熟憲兵隊長米村等就君家掩捕，君隨解太倉。翌日解常熟隊部，同時被捕者五十餘人。先釋出張壽臣等二十三人，嗣又釋出葉振飛等五人。

在隊部爲非刑逼供死者數人，最後繫囚未釋者，傳爲十七人，君在十七人之列。聲息隔絕，死生莫卜。其後二年，抗戰勝利，上海法院審訊日人罪行，始得據米村供，君與王兆頤等十六人俱移繫敵上海軍部。三十三年三月二日，被敵十三軍軍法庭判決死刑，而何日執行，埋藏何所，均不能詳。於是里人公議，卽以是日爲君就義之日，君生於紀元前二年，得年三十有七，配歐陽韻芳，子二、文華、文豪，女一，文燦。論曰：君之志，在宏揚教育，遇國難以光復爲己任，而仍辦學如故。日夕以人格教育，奴化教育，對比作論。遭逮捕不屈，不屈則死，君考慮久矣，卒躬蹈之，此其所以爲烈也。語云，以身教者從，君所貽留於國家民族者，偉已。十七人中，有一二嘗通敵禍民，論罪行應死，然不顯戮於國法，而卒爲走狗之烹，此豈其始料所及，良足爲事敵者戒也。

秋膺敬撰

李技師祖廉墓碑

中國茶葉公司雲南順寧實驗茶廠技師李君，諱祖廉，字潔忱，忠於職務。當倭寇緬邊之際，爲廠辦理春收畢，得假入蜀省母，間道自順寧走昆明。行大山中，七日夜，躬犯飢寒，抵北碚，以疾卒，年三十二。葬天生橋柑子灣。公司董事太倉秋膺銘其碑曰：

上虞之李，遷於金陵。有兄清悚，有弟潔忱。兄擅文辭，會長中學。輔翼其弟，使習森林。弟專園藝，繁昌赤水，小試其技。三年順寧，育種製茶，精雅絕倫。倭寇犯緬，順寧見逼。間道入蜀，蝨吮肌膚。癢疹成疾，命終三紀，國家之失，諸兄均哭，清悚作述。痛惜其長，短亦不沒。珍同瑰寶，一朝墮裂。留此碑

詞，見者哽咽。

無錫孝女顧以珠遺灰表

孝女爲顧君國棠之長女，三十五年夏，顧君無辜被誣，冤繫桂林，賴女奔走呼號，獄得解，而女始染肺疾。三十八年九月下旬，入香港瑪利醫院割治，於二十八日高熱，不治遂卒。貞淑智勇，致死以孝，火葬留灰，親友悼惜。太倉狄膺敬表。

書學闡微序

予於清季肄業上海龍門師範，始與豐毅締交。民國初元，豐毅佐理李墨飛世丈，創辦上海市立萬竹小學，不數年成績斐然，蔚爲全國模範。予畢業後，任教鄉校，見聞寡陋，到申時，恆往請益。民國五年，遊學遠方，後又奔走國事，殆無寧歲。時豐毅服務上賈之間，難得一見。民國三十九年秋，避寇來臺，舊雨重逢，時相過從。豐毅秉耿介之性格，憂家國之多難，常以閱書寫作以洩其憤憤，迄今十餘年矣。近見其桌上陳有積稿尺餘，詢知爲所著「書學闡微」，雖屢增易，而尙未定稿，屬予校閱，並爲之序。予性喜臨池，而豐毅好論書，此地此時，宣統年間，龍門同窗，祇有予等二人，又均孑然一身，情好相同，學問切磋，五十年餘有如一，自不可以無言。顧予近患目疾，不能久視，檢閱多日，讀畢第一冊「家庭教育」和「書藝」，然已獲益甚多。豐毅列舉古書家之成就，常得力於家教，所謂父子濟美，兄弟競能，已堪豔羨；其間累世善書者，更不可以數計。他如唐王方慶保存其遠祖王導以下十餘代之遺墨，閱數百年如新，朝野

傾慕。清代中葉，蘇州范氏家祠，尚存文正公墨寶九種，挺勁秀特，肖其爲人。（錄高其佩語）東漢蔡邕書有絕技，至唐代其十八代孫有隣，十九代孫希綜，世習祖法。希綜並作法書論，盛述蔡氏書法源流。明文徵明父子善書，世傳其業，又復以忠孝傳家，無忝厥祖。竊嘗論之，書之爲教，上則貽厥孫謀，下則仰望先德，自成家風，傳之久遠。若蔡王范文諸氏，誠可謂國寶家珍，被世人所景仰者。近世如曾文正公左文襄公，當代如今總統蔣公，其家書中有關書教者數十則，豐毅皆收錄之，以爲家庭教育之實施準則，誠有心人也。豐毅常告予書中另一重點，爲書德之着重，凡忠臣義士統帥名將，及富有民族意識之書家，無不詳爲搜錄，困勉力學者，並予重視。餘如歷代書藝之遷流，西北與東南書道盛衰之原因，更作統計以爲證。又將外族與外國人學習我國書藝已臻化境者，依着時代，分別列表。外國人愛好我國書藝，有流傳彼土者，亦多所陳述。旁搜博引，道人之所未道，真可謂「發潛德之幽光，揚國粹於中外」，有裨書教，實匪淺鮮。惜予晚年多病，康復不知何日？卒讀全書之願，不知何日可償，此則予中夜徬徨不能自己者也。屬稿既竣，以示豐毅，老友當不以草率見責也。

中華民國五十年夏太倉狄膺撰

狄香武先生遺稿

三〇

凱復堂詩稿

民國三十三年春月
孝園敬題

詩 飢

藁 復

堂

甲申秋
分

青衫得真詩卷底
麻郎

蓮花散泥中
吳維

蓮花散泥中
吳維

蓮花散泥中
吳維

視玉情同萬類吾

亦望回門

讀君武先詩亦

書後

右行



師	同	謁							輓
範	院	謁	藏	朝	日	府	進	先	朱
弘	稱	吳	於	東	病	祕	士	生	錫
多	通	中	家	華	卒	書	官	諱	百
士	德	師		錄	南	行	翰	壽	先
龍	同	歎		二	京	政	林	朋	生
門	館	我		百	生	法	院	上	
譽	推	滄		二	同	院	編	海	
未	文	浪		十	治	書	修	人	
衰	詞	湄		卷	八	記	國	龍	
余	傾	童		已	年	官	民	門	
時	倒	年		付	己	長	政	書	
勉	者	方		梓	己	二	府	院	
後	誰	十		詩	年	十	成	高	
進	最	六		古	六	五	立	材	
獨	沈	一		文	十	年	任	生	
記	先	揖		詞	八	二	江	光	
公	生	心		若	纂	月	蘇	緒	
鬚	商	永		干	光	十	省	癸	
眉	耆	儀		卷	緒	九	政	卯	

違別廿年餘新國欣追隨辛勤蘇省府述作慎條規

自京遷京口五載賡所司補苴為繆斌趙啓殆哉生

民瘼正論期諸膺退而語我私韋孟詠夙夜應璩百

一詩緩急忽異勢敵艦淞滬窺故鄉半焦土接收心

孔悲上一二八罷兵區域接管委員充摧挫日以老歲寒其

同誰近游久不作良辰廢酒卮枯艸戰北風入直無

後時一官清慎勤生死乃以之笑貌不可接詎能請

析疑四朝嗟長別永傷紀念詞先生子贈逝世十周紀念

漢口送子畏二弟之重慶

携爾登樓夜已昏兼旬書信斷家門險灘易過雖三
峽別酒仍温又一村莫漫因詩悲老杜還愁夾岸有
啼猿回頭儻是江南火總待歸期子細論

西樓對雪同吳景文	飢鳥集枯樹寒塘渟白玷鄰居數敗瓦皚皚正裝點	漫空勢欲倒一望無他染瑟縮愁行脚與爾幸清宴	避寇投萬里一樽聊消遣言念飛機彈血肉隨吮歛	可憐銀世界猩紅最難掩雪裏豔桃花比擬何荒誕	書生拯天下興亡宜細檢咫尺武陵源臨難毋苟免
----------	----------------------	----------------------	----------------------	----------------------	----------------------

	壘	前	海	魚	得	雙	急	晴	溯
	一	山	傷	梁	儻	篙	桃	山	沅
	江	無	鱗	集	然	斜	源	水	江
	亂	盡	入	木	此	刺	有	墨	入
	石	擁	市	聲	去	碧	路	齒	桃
	度	清	佐	如	為	嶽	不	連	花
	輕	流	新	雷	逃	之	分	城	源
	船	近	醅	以	秦	不	明	密	得
	集	處		此		走		樹	四
	舟	人		田		當		林	首
		家		魚		江		二	
		竹		寧		傍		隨	
		樹		不		水		岸	
		幽		哀		濱		生	
		奚		揚		究		道	
		事		鱗		竟		是	
		長		乘		逆		湘	
		行		勢		流		寒	
		增		志		行		沅	
		塊		四		不		淺	

子畏二弟四十生日自常德寄詩一首

連雨沅將灌投閒值歲除遙知今夕宴四座客懷余

巴山婁水路都梗烟塵豺虎迷鄉井數栢幸遞

二老阡一孀失弟添悲哽悲梗梗始何時家貧食指繁

十五汝安鎮瘦鳥處重樊近年轉變欣清健明朝四

十申予頷心白八十筠莊九子畏期頤節飲酒

入峽

水漩溜處有名灘崖斷峰橫舟進難留得虛懷收萬

景更無一節是安灘千年負荷惟牛馬大衆分明見

肺肝翠落嶢巖渾欲滴巫雲浮雨峽中寒

險	吳	邾	上	滿	歸	市	洛	民
為	中	爵	話	棚	艘	相	陽	元
言	水	言	連	花	東	看	花	輪
險	利	屬	牀	數	南	餘	發	上
境	有	題	峽	載	慘	碧	紅	贈
是	傳	民	中	辛	潰	溫	絕	劉
天	賢	元	捷	勤	首	泉	塵	體
然	來	輪	報	都	都	水	與	乾
	主	乘	儻	與	逼	偶	子	同
	川	客	難	賊	中	因	同	志
	江	題	近	重	央	監	車	
	萬	名	高	逢	黨	誓	西	
	里	冊	歌	感	部	過	入	
	船		還	喟	留	長	秦	
	穩		唱	意	不	江	鼓	
	度		台	仍	得	江	山	
	漩		兒	揚	池	樓	翠	
	珠		莊	連	荷	魚	落	
	無			朝	堤	酒	闕	
	限			江	柳	勞	侯	

							宋賦	江路	夜泊
愁	晴	和	莫	踪	巫	和	賦	塞東	巫山
地	雨	詩	封	卧	山	詩	渺	峯	
扶	千	二		聽	天	一	無	烟	
夢	山			一	塹		跡	塵	
蓬	爭			夜	險		神	瓦	
窗	一			雨	今		祠	萬	
聽	雲			吟	古		猶	重	
水	神			起	白		有	數	
聲	祠			萬	雲		松	舳	
	燈			株	重		何	遲	
	火			松	水		堪	遠	
	夜			欲	急		此	客	
	長			報	石		夜	一	
	明	陳		流	餘	魏	睡	雨	
	行	登		亡	響	堯	夢	絕	
	人	恪		象	峯		徑	游	
	最			泥	環		亂	踪	
	惹			丸	鳥		雲		
	閒			差	絕		封		

曉發巫山

南岸懸殘照
東山發曙光
峽江前後合
雲氣轉回流

應名趨新府
投書梗故鄉
沈思惟妙臨
雙淚落船艙

鏡
牙
力
香

	淡	一	曉	流	石	萬	以	奉	過
	墨	縣	發	馬	級	縣	遭	母	秋
神	何	全	萬	鳩	凌		讓	嗟	歸
韻	從	無	縣	鷄	江		放	奚	夢
似	畫	火		并	岸		髮	及	見
杜	深	四		名	支		纓	亂	大
	情	山		園	樓		從	離	姊
	良	盡		花	類		何	汝	
	有	是		木	有		處	歎	
	緣	烟		交	巢		回	清	
	明	平		萬	舊		牽	明	
	朝	添		安	街		衣	墳	
	兄	三		橋	遮		方	上	
	弟	尺		下	對		一	淚	
	會	水		水	宇		瞬	荆	
	兒	付		難	新		相	楚	
	輩	與		洗	路		失	夢	
	莫	萬		客	滑		共	中	
	相	家		中	西		興	來	
	牽	船		嘲	郊		哀	原	

管家巷廡樓憑欄之作

數峯淺裂指南山萬舍魚鱗字水灣薄霧搖_二燈影
細市喧隱_二雨聲潺漫鷹稚子還鄉問停視衰妻奉
母聞橫翠迎眉無限意近闕干處一舒顏
夜起

雨聲浙瀝搖庭樹燈火微茫辨對山更鼓催人入不
寐蓆承頸汗著衣斑

律似劍南

國際聯歡社宴夕聞人奏琴得三絕句錄一

				野	酒	迎	洛	角	展
弟	茶	昨	和	花	鐵	春	磧	可	琴
三謂	扶	朝	詩	相	鳥	石	戴	堪	試
畫	簷	觀		期	過	上	亮	重	唱
誇	猶	石		寇	時	名	吉	續	上
	綠	刻		去	還	賢	正	聖	燈
	樹	今		來	鬪	字	誠	茶	時
	當	日		相	茶	東	家	Saint	虛
	戶	過		守	弟	陽	東	John	愧
	有	山		招	兄	嘴	陽	詩	定
	紅	家		隱	有	邊	別		遞
	花	艸		山	約	處	業		密
	料	二		前	吟	士	題		意
	子	供		鵬	詩	家	壁		絲
	歸	雞		莫	句	寒			霧
	渝	黍	戴	誇	巖	林			滿
	去	悠	正		壑	脫			山
	應	二	誠		盡	處			城
	逢	品			情	真			煙
	令	雀			開	携			一

廣益中學贈常熟俞友清

萬松一塔爭山秀
巖舍幽因鳩徑斜
十載梗枿滋長
養四圍花木似清華
危時得句傾人淚
夢裏曾歸奉
母車却喜定交風
謾：濤聲直接尚湖涯

南山茶社遇鄭振文

因株作柱茅為蓋
松頂漏吹粗細風
邂逅逢君憐阿
弟三晝終朝論
病病城中幾曾一榻卧
當檻倦眼慵看
無袖紅更難
十五年前似梅因
咖啡與子同
德巴揚
邦武茨
堡之梅因咖啡館
臨梅因河
曾兄弟常約鄭會晤

嘉陵江秋望
夾樹人先生暨醇士叙父作畫
微雨晚來急
迷茫山影重
奔流八月盡
覆渡一江封
心事誰能畫
行旌又此逢
嘉陵無限翠
暗淡若為容

我山報國寺吟翠樓

蔣總裁介石先生於廿四年七月曾留宿是樓
一寺精忠寫百憂山間制挺有深謀蜀中子弟休相
問夜發兵書吟翠樓

自木皮殿至白雲寺

海雲滄漾頂雲飛一徑陰森濕翠微寒竹故遲新籜
節冷杪半著舊苔衣猿愁幽遠非人力鳥懾崇高是
帝威漫指青天路近玉堂低語聽依稀

金頂書所見

窮高驚遠侈言大我眉頂上游人會納袖應無翠袖

寒雪山更在雲山外
雲山倒影雲海中
雪山一笠懸青竈
真美當前可奈何
詩畫卑卑不克繪
千佛頂雲海

三頂懸崖峻漫上
雲海填升沈
排霧氣倏忽集
吳棉涵蓋重
上險青蒼莽
上天無由指
親舍淪隘竟經年
留題白水寺

茂真古佛主名宗
蛻化遺形見恐龍
琴絕詩亡山入暮
空留餘韻水流松

齊雄渾厚

嘉樹俗名黃栌

似榕叢厚水邊宜橫榦通天枝不垂莫道終年常是
翠換黃各在歲周時

酒後思雷鐵厓與俞劔華之交誼而哀之

一雷新島最親俞俞病風癱正首邱不是三多陳釀
熟也應思舊淚交流

簡陽公園

自長洋槐擁絳河綠浮紅澱
人過停車坐聽聞
更話經歲流亡乍到沱

迎送

長吏寧知迎送悲
總難稱意怒無時
澗花紅寂自開
落山鳥長飛不問誰

南紀門書事

一江浩瀚東流水震斷心弦人未歸沙石推遷千古
事何能更比得沙微

一簇鮮新爛熳花再難上樹勢橫斜崇朝就萎無顏
色猶供勾欄賣笑家

一士知畏晝閉門老謀壯事兩難論陵京思復人

豈少鄭南所顧亭心期是弟昆

醉酒南山之夕哭亡友劉吳兩先生

二十八年三月廿六日同胡家鳳程懋型朱雲光
釀飲南山咖啡館至醉入晚不歸諸弟遣項整元
來視同宿山上翌晨質明始歸城中

萬松俯仰皆成陣遇酒酩酊我為誰劉三死後瞿安
死歌哭何能有定時

儻於水榭祭詩豪應在收京第幾朝忽聽千軍呼殺
賊枕邊陡起一聲濤

題朱紅卷夾

時余服務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廳文書置朱紅
夾來往者蓋急件也余愛其顏色鮮豔索得一夾
以存襟紙漫題一絕

几對南山綠案留一卷紅彌天成血海影事渺無踪

寧兒十周歲誕日課以歸元恭黃端木萬里尋親圖
記並賦二絕句記之

萬里尋親端木畫兵荒記取玄恭辭婁東邁難今西
蜀若到姚安更不支
邑里近傳流寇劫客中愴悅課馨兒十年教養憐汝
瘦汝欲嘗冰我不依

壽洪陸東尊人友人先生七十

籃輿萬里此尊溫無恙江山逗屐痕壽志多傳丞相
法耆年喜靠老人村呼兒數典稱堯宥畫地番歐祝
奧存我特掘衣陳近捷雨餘風轉復端門

次韻吳景洲瀛五十初度述懷

向燼心期撥復然國方危戰士中年聞雞蹴友舞漫
夜折節勤王誓指天傳檄淵如師克捷輕舟直下子
言旋何持博得南樓喜尺幅嘉陵江上烟

四月二日即二月十二日外王父忌辰桐生表弟設祭余兄弟皆肅拜余更成詩一首

草設巴城祭遙遙或鑒臨豈惟思未報貌亦渺難尋
抱覓鄰居乳汝勞外祖心思之隨雪涕母歿到如今

七月六日之夜晝三弟返自峩眉適遇空襲當敵機第四批轟炸通遠門外時驟不及避遂成慘觀紀此以誠

峩山蛇虎馴荒寺大渡奔流穩小舟遊罷歸來當月
白機雷彈雨壞渝州凜危奇險世恆有曳火殘民天
所仇走避不暇竟親覩有何可覩令兄愁

中秋日午前作

樓外高梧正著花
一城俯視惜微瑕
硝烟掃拙荒孩
拾石火情親過客
嗟喜是新晴
江上轟定然
遙夜月生華
偏余病起心飛闕
乞得團圓有幾家

生日述懷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為陰曆十一月十九日
余生日忽忽四十六歲矣得午十韻

親在思母難親沒
憮孤身歲月多
悠忽不樂每茲辰
三載走巴蜀
淪胥痛海濱
田廬付姊氏
守棄多苦辛
道遠書信畧
不能得其真
我携老與幼
振奮於吟呻

周垣遭炸火分頭匿所親食繁直穀貴伊誰為指困
憂病憂不睦夢裏數行巡夢見嬰兒笑餘人淚霑巾
抗戰識先幾無敵須至仁智慮若蕭何方可贊大均
政客侈遠謀罔計食與貧智解賤傷農米貴百物困
無補求治急徒然設計新易曾示易簡傳亦戒絲棼
我謀適不用莫謂秦無人何能事嬖嬖目覩貪夫曉
放歌寫余懷庶幾心無塵此時宜節約酒食無具陳

畫三弟四十生日作四首

幼弱須多顧丁寧 母去時十年同舉箸萬里挺連枝
渝酒因春軟吳音隨衆移明朝過四十良會可無詩
操術擅醫科奔忙兩鬢皤好生逢世變廣惠召人和
弟豈傾囊少兄慚得譽多相期宏事業未敢即巖阿
隔水望萊因青春花向晨單車衢路滑靜院簡編新
二老期無恙諸師譽軼倫探囊時一笑弟略比无貧
變難集中年前塵似過烟生涯惟微澹定家業永綿延
直道啟人紹熱情容或偏聞中請記此背誦熟當筵

十月廿一日陰曆重九寫示漪姪
夫子廟前鏤紙旗清涼山館搶題詩傷心苦念重陽
事光復無期病不支猶女婉謂巴城峻寓樓高與山
參差登高得已糕難已對糕睫淚暗盈滋明知何故
各不說江南糕美如何歸

二月九日過彭醴士北碚新村寓樓

去年今日山茶發南紀門邊江上樓紅映雙渦羞隱
約香生竟體諂綢繆危時得伴安藏拙避弟能深足
寫憂若就人生爭了解只宜相賞莫相尤

樓佩蘭茅齋即事

人生四十情專一孟子曾云不動心俠劍風塵人已
渺病牀困頓感如今瓶花影壁成新彙祕籍披窗脫
故蟬寂是鴻光廡下樂兩情温定却寒侵

自青木關至歇馬場車行絕句十一月廿九日

枕邊細聽關前雨車上欣看晴後山一日得閒隨處

適浮鷗停鷺欲相攀

苦樂同情惜等差上坡如繚下坡馳奚詞遣慰車夫

汗喚聽晴山叫畫眉

紅樹赤熾光鮮明黃葉漫山撒豆兵丹青不及丹黃

美逸語邱君戰意生畫人邱君鶴年曾有紅樹以青

聚處不如分處好霜紅惹眼易成詩更有一株巖後

隱痴情直欲把山移

詩情又向水邊縈夾岸茱萸照眼明雨後泥沙沖刷

遍無魚能在水溝清

心隨妙境粗能會筆拙渲濡腕底哀不假文章爭要
造翻求人恕是庸才

偕關素人吳煥章王崑崙宿北碚農莊先曾飲於磨坊基上某餐館並同往浴場浴得絕句四首

峽口船行霧裏牛嘉陵靜態入窗樓分明上下無窮

險寒鳥危枝自在啾韻不類

寒屋糝綠匿幽花俯鏡温塘鬢已差猶有童心人不

識一時靜極發清華

一樓江上盪微波刀匕温馨有女酤瞬息興亡思萬

象泓河柔甚過法傷法蘭西並念及泓河及泓河

男神像泓河柔順指為雌河聖女神像今夏德人入

水底清光心底詩自潛轉漢迄江湄青燈有舊挑余

昵閃照當牀未展眉

自華嚴洞歸途滑竿口親呈居覺生先生

平對亂山臺青填遠脈橫孤懷疎樹禿冷眼淡烟漚
竿上餘詩思洞中遺世情危時休感慨禁錮或儒生

丙寅一聯是韋杓好句

訪顧蔭亭青木關教育部官舍夜宿話雨村
登稼四郊雨沈一卧一關南疆儻師老北道更糧艱
屢食佯攻敗何當乘勝還中宵兼屋漏淚滴枕衣斑
頭白坐微官幾曾公務完林間忽司處牘內累飢寒
婦姪謀方亟兒號眼祇看如何理會得家國一時難
核桃樹江家院子訪黎劬西

關前雨急人多阻問汝欣逢熟滑竿一道渝碕颯數
水幾重烟霧壓秋寒行年漸老誰知己近事堪驚祇
這般我恰雨霖淋眼角不因炸火淚沈瀾

南山松亭下示奠甥時水如姊丈之訃新至自璜涇
檻外炎薰松蕊長背江卧久得微涼時如前夕風沙
惡人似經秋草木黃一杖扶予兩度仆四年別姊百
回傷蜀少怕聽子規泣寡鵠悲聲更斷腸

同庚白自半岩歸院訪佩蘭二適談詩隨宿副院長
室

山石蒸惡熱公路得微涼徐行凡里許
鬢黧趨纏光
清氣生茅齋靜垂玉臂雙若吟憶病侍雪帽白衣裳
求之在向愈色豔恩難忘此際樂唱隨竊比鴛與鴦
亦有孤高士詩卷滿匡牀一日作數首辭旨俱安詳
兵戈隔妻子復土志激昂身隱蜀山隈夢繞秦湖傍
感子為下榻豆燈照空房遲二不成寐又復念楚儂
作詩有新意得孟還相莊忍耐以為國貪閒私一觴
鬱積無奈何肋骨膜中創重勞賢婦憂湯藥笑扶持

我愧百不如但願人久長古今多少詩境遇都可傷
白鶴中夜鳴聽者為傍徨傍徨復傍徨天與地茫茫

送閔天培非器之上饒

素愛匡廬住應欣江右行炎軍追驛夢涼隧積機聲
兵裏空奇計酒邊有逸名將離逢炸日執手記屏營

巴山夜雨曲

數度移牀聽雨聲炸無全屋漏全城糧艱得雨原應
喜孤負巴山一段情

曉車寄黃尊生陳劍脩 六月十五日

曉車發桐櫛積露路猶濕涼意夜貽留微裾飄習
青穹山外託雲片鵝毛集轉折林薄間滴翠我能控
長柯或干霄殘月半餅貼茅窰裊炊烟跣女瓶出汲
負戴剛上肩怡顏昂箬笠莫笑車中人境美行偏急
前途遵義城良友會將及甲生久飄泊乙生儻啼泣
空抱三生願何能百年合我本為情傷觸景情難戢
何以慰君悲握手出佳什

烏江渡

六月十五日

烈日烏江渡荒山兩岸高浮雲不照景濁浪勢滔
騾馬羣休息人夫亦太勞船危殫衆力陡起一聲號
烏江橋

惡水楫難渡支危敷鐵橋砌磴高百尺懸線扣山腰
叢灌綠無限黃流勢欲漂載車行蜿蜒過筏阻奔颯
炮位依巖列森然置斗刁防空監視哨不許敵相撩

貴陽二十韻 六月廿三日

嘉穀甘健選詳微

萬山如萬馬萬馬悉奔槽槽境差云廣會垣久建旄
虎峰粗有致黔靈略風騷其餘培樓堆不奇且不毛
入境苦逼窄建置欠雄豪南明今為堂飲料珍一漕
市有糟漿氣各二標名醪飲之不適意空名信徒勞
大宅而新車特商之脂膏客幫競繁榮優墨花不牢
我聞此地人樸厚相薰陶何自始風變醇俗薄一遭
黔兵入渝州與奢相翔翺流亡來西南所貽亦不高
由奢儉入奢易水勢往下滔江南今履亡蹂躪使曲撓
酣嬉啟人侮臨頌嗟倭刀後方信可貴興革慎厘毫
開發無止境誠樸不可拋聽我歌貴陽勗哉慎所操

喜商啟予考察緬甸印度馬來亞軍事返國

六月廿四日

上將南行四萬里中華浩蕩鬪酣時久無報聘樓船
出會有同盟羽檄馳屬國河山親檢點僑民子弟拜
旌旗告成勞閔欣君健執手黔垣奉一卮

宿馬場坪工務所遇溧陽丁一平

旅館夜聲雜工房靜託身入門遇急雨生道樂斯民
故里我新復他鄉汝近鄰宗親浩劫裏提起剝酸辛
是夕曾談及秋疏經先生

清水江五筵夜泊

六月二十九日

西山缺處彩流霞
夾水森然翠嶂遮
坐脈尋常圍栲
栲岸船正反列琵琶
頑童舉火習炊事
少女延聲唱
月牙樓閣層層
林徑窄苦難聞
訊是苗家

滑竿出施秉南門
自小路下漣水鄉
一堵牆

長圍萬峰登數處
冉菊雲荒徑鮮人迹
青松偶古墳
斷碑且漫漶
叢灌亦繽紛
細認無花朵
葷香暗可聞
桐子垂垂實梓絲
朗懸蠻山青不盡
水谷綠方妍
晨露沾衣袂
午陰蝕帽邊
女苗三四輩
樵擔出林巔

自施洞口至廖洞三十韻六月三十日寫于老虎跳

白雲間處天留聲近山圍繞巖為庭遠山四散殊其
形棹回水轉峯娉娉清江一道山花馨波紋寧貼淵
且凜推舟劃破玻璃屏下槳豁刷柔能聆亦有惡石
相砥研凸出水面如模型崩伏水底連輜輳勾結卵
石為奇兵據高臨下破建瓴搗翻鎮海老龍廷千門
萬戶常教扁中惟一道危能經前推後浪逾滄溟激
石觸洞聲雷霆舟夫得竅目不瞬儻忽安度何瓏玲
如魚躍尾鳥梳翎白沫濺起灘風捲書生覩此詩魂
醒洋上適意吟窗舫忽然轉棹入平沔又復寧貼波

如停人生莫自太凡
飛探奇行遠當華齡
山巔水巔人始靈
略有危險無輕聽

玄列筆隨自然
奇詒出氣

今行了一無遺浪

貝仲彝廬題壁

貝家季美

名壽同
一凡。一前

風流甚海外風流播

風

兩京宴會鋼琴伴絲竹郊游樹網盪履
襪當年一別

知何處此日雙江

錦屏當
清水

偶識君杯酒夜闌申

後約桃花塢裏儻春晴

桂穗路試車經黃峭山巔即目

海景爭如山景多遠山褶翠縐微波近山萬綠魚穿
水一路炎車走急坡

天柱

鋸險掙疲悉甲兵儻添一將若韓生韓信竟然無數擊
天柱冷向空山遺世情

鑑河

細柳新橋載夢輕蟬鳴夾水亂車聲旁人漫指余悲
切那有慈親喚小名余小名鑑林

苗嶺

蚊負螳當比亦宜自然偉大筆難施萬山如塚何能
秀我欲文章字字奇

七月三十一日夜起

連朝終日炸茲夜幸漢上昏黑杳微風悶猶大隧中
遠燈光細甚大地透微白濃霧宛游龍長江水所宗

重過天神廟探視政治會議晤劉振明值其思歸念切慰之以詩

山涼納雨後殘照數峯明暮靄林巔青巖雲外橫哀

蟬鳴挾樹冷犬吠虛楹舊卷依然在精蟬食汝名

繞簷數丈樹吹氣入櫺清卧榻兼書榻鐘聲更鳥聲

添燈酬密語移帳見深情掙扎同微祿荒山冷此宅

歸期儻十月家父引耆年蜀道桂香細嶺頭梅意妍

傾盃別緒罄舞綵老懷顛於此得如顏勞辛悉棄捐

午炎消雨霽山寺絕將迎只有書堪讀儻無計用兵

典藏一代獻靜待八方平奏凱始歸去居行兩顯榮

726

天神廟阻雨雨後四望有作

風來萬樹號雨急衆山響風雨怒無端昏黑難想象
山谷渾不辨浮岸海水潏振撼無所逃惟有屋能仰
忽然轉晴明翠與綠爭朗風葉漾疏樞澗音落函丈
東山銜白雲雪峰起如掌別峰披輕縠淡烟雲直上
一端嵐氣橫山露趾與靦轉頭看西山百里何莽蒼
九峰餘九龍餘脈青難傲卓然宇宙間何為嬰世網
心隨時境變無乃意不廣試俯雞公山嘉陵僅一瀆

天生橋月夜

明月中天懸新秋夜如洗清光淡濛濛
動靜欣眼底
東山復西山平行橫青靄近坡轉黝黑
畧有樹遮蓋
輦路天潑水電桿界墨線風搖行道樹
落花花萬變
詩人約伴踏短衣飄瑩白少女數經過
禪臂搖光澤
游女不鬪貌詩人不鬪巧橋頭一延佇
輸與天然姣
短瀑散銀濤月光正照滿坊樹壓臨流
遠水聲緩
如此好晴空相襲豈無失或云八一三
距今止七日

天生橋月夜之又

月明又今夜光景初無改行尋復坐待著物成精彩
歡愉將奈何一部笙歌在公路坦萬里是處歡如海

舊宴誰酩酊新知酬苦茗詩清茶酒酣月照恰松頂

峨嶺病始休楚簿書老還領離相隔天一方寂寞愁

夜永又有兩同學于範亭萍踪仍此處一死而一生

流亡值變故蕭上墳上地灑月中露不朽是文托

對景或佳句况當炸火連倏忽演變滅廬舍蕩烟塵

中天淨明月天生儼新市老者坐聯席慷慨笑相謂

安閒度今夕

天生橋淚詩

一樓鼓吹延明月茶榻閒聽老者安我獨嚴君成永
隔儻然帆椅為親端

天生橋八一三警報解除後作

山半見天晴晴空絕惡聲離離灞禾實勃勃竈烟生
惘惘傾盃酌耿耿想敵情難關今即是奚事不知兵

華嚴寺三宿留別宗鏡

八月廿七日

漏山雨後通天漏飛瀑奔湍數處鳴晴薄流寒夜聲
永越殿度窻繞牀枕潺湲上瑟上催愁生蟋蟀牀下鳴
初更四年不聞蟋蟀聲對此忽動故園情故園兵阻
歸何處東去一程止渝城渝城萬竈燒無水晴空爆
炸彈縱橫感師留我留為是動心難止如流水

為徐景薇題行政院同人送別書冊

九月五日

政能圓潤如書詩睽隔應從靈谷悲無比襟懷無上
法諸君恨不與同時

拒霜踽、欲何為落葉無聲清淚垂若是秋冬甘寂
寞何妨獵、任風吹

一卷無何慟死生世媿薰蕕却同榮幾般鞅掌酸辛
事滕固曾經訴阿兄

不道輕輕各自離丁橋燼柳任風吹目無骸骨無須
乞莫再硜硜論色絲

蒙自車站贈嚴中英

似是行間一病兵
營前坐輪轆
復穿城寺詩到手欣愉

讀敢向寒梅索臚盟

開遠車站贈張耀明

情場祈死始為真
我愛軍人如美人
執手開蒙餘戀

戀萬花怒放發邊春

名詞可誦

鴉字同韻字通多各句

						拜	悵		三
						孤	悵	賦	月
						車	心	一	五
						細	痛	絕	日
						雨	先	句	
						未	生	誌	先
						陽	忌	哀	師
						邊	薄		紹
							海		興
							同		蔡
							悲		先
							今		生
							二		逝
							年		世
							我		二
							受		周
							提		年
							携		忌
							缺		日
							瞻		敬

斌廬題壁并贈李伯豪

湏江曲處關河廳廊檻臨流入望青數脈平山遮埒

舍一行盪艇界漁庭塵香波暖秦淮盡金湧人浮寶

島沉祇有得朋彌疾恨水濱覓復免伶仃寶島指香港原

屬寶安縣

留題廣東兒童教養院為李吳菊芳

蓮塘水淺鴨知暖竹樹光中活潑姿何事人生示真

樂任憑長養不言私

南華寺留題四絕句

亞遷許讓地此處啓叢林寺與人俱永悠悠千載心

南華出宗匠初殿禮諸真枯樹泉俱活都因離垢塵

吳江葉紹顯曲靖孫光庭相隔三百載苔碑發古聲

伯豪真儒雅寺馮乾元令擊鉢催余詩春光正明淨

乾元中令各寺設放生池

王從家類作此乃簡潔可愛

同	伯	黎	自	蓬	雲	山	莊	返	白	田	頭	舟	行	絕	句	五	首		
沅	西	連	江	夜	渡	涼	繁	星	初	月	落	船	艙	岸	山	似	退	人	聲
勗	櫓	自	微	茫	入	渺	茫												
離	却	繁	弦	急	管	管	孤	蓬	坐	領	月	江	清	萬	人	似	醉	村	歌
動	水	上	餘	音	送	一	程												
飄	泊	西	南	書	卷	艱	幾	同	蠻	貊	我	鄉	關	勞	君	舉	例	來	相
喻	指	說	空	空	二	酉	山												
船	火	熒	水	底	沉	岸	燈	燐	走	入	林	深	推	蓬	濕	是	春	宵	
露	惜	逝	傷	亡	江	上	心												
交	趾	南	征	勝	可	期	伏	波	小	廟	沅	江	邊	將	軍	功	與	讒	人

口意苾明珠總愴然

文先韻雜通

			沒	半	七	暗	白	一	暑
			纔	鏡	夕	生	繁	坪	夜
			過	晴	後	我	星	照	不
			星	明	四	與	端	滿	寐
			期	攝	日	草	拱	月	坐
			便	半	磁	蟲	失	三	松
			不	空	器	同	縱	更	夕
			同	略	口	不	橫	寶	坪
				移	教	寐	長	鏡	得
				雲	育	渴	流	虛	句
				片	學	餐	慙	懸	
				宕	院	寒	汗	玉	
				微	蔣	露	當	宇	
				風	碧	向	明	清	
				橋	微	秋	發	萬	
				痕	寓	鳴	祇	態	
				泯	庭		覺	難	
				滅	坐		悲	分	
				河	月		風	惟	
				也			自	黑	

以作
清顏
癯容

自飲席歸過四牌坊哭雷生一聲

街燈朗々欲何之一別難尋涕不支惟爾校書無誤

字為公盡瘁太堅持篋中遺著羈魂附夢裏孱顏託

語悲天啟危邦明賞罰行營門外幾番疑

孱顏似非如此辭

霧重慶三首

江霧橫升巔露山一城水墨落安閒
晴時總是青如

許不管街燈開與關

馳道如矢霧不禁膠輪碾轉美人心
車隅虛坐支撐

際祇許寒烟向鬢侵

坡上籃輿汗幾夫綠陰何日蔽天衢
山靈試罷向陽光

浴薄縠遮羞態便殊

美之
帖寫

題	手攝杜鵑花影片	十九年春仲余遊杭州某日訪陳萬里於某巷以	翌晨同赴許昂若西湖後別墅之約是集賓客甚	盛余飲陳紹酒致醉醉前後皆嘗攝景留念余了	不能記惟憶酒醉偃卧卧起園亭寂然主賓竝散	僅門首留一膠輪車載余六和塔下疾馳而已三	十一年九月廿九日余車赴院會煤氣機壞滯迹	新橋昂若引入鳳鳴山寓廬而萬里適自康滇新	返衛生署亦邀與俱三人相別十年至是重復相	聚昂若出紀念冊指竅精者二幀云係余當年在
---	---------	---------------------	---------------------	---------------------	---------------------	---------------------	---------------------	---------------------	---------------------	---------------------

一頓改作
類類

其別墅所手攝其一為粉牆薔薇其二為黃杜鵑
盛開有十餘朵整花墮苔石間昂若謂墮花余醉
後所搖落也余因記當日曾云攝鮮花無落花作
觀不美特故故搖之耳

醉裏搖花卧落英一頓勾起十年情鳳鳴山下斟余
酒莫似西湖水樣盈

改紅酣勾憶十年情

為陳志廣成題西山追慕圖

兒時孤况永難忘
辛苦重堂鞠育忙
無可追償何忍

說報劉涕淚一圖藏

山水清嘉汝讀書
太君隱几若閒居
分明圖畫應如

是一日何曾這樣舒

對黨純忠出孝慈
支持風義犯艱危
越山夜度追兵

遠賸以欽奇石落娉

歸去携箇宜自温
劫餘文物此希存
摩挲君亦垂仁

老莫再啼噓向墓門

真擊

喜建菴第四十

初痕能憶喜難名八歲冬宵值晚晴舅宅宴歸雙戶

閉母房聲雜一嬰鳴長教兄折真勤學最得親歡為

慰情若把棉鈴比今日半開已有好瓢呈弟專攻棉

附子畏作一首

足遍天涯年最輕客中聚祝喜盈幼騎竹馬寡

言語長習棉花有今名家國未安何敢慶質文竝

蓄待時行啁啾枝上風且定傳檄江南接太平

冊

		兼及	宜	經	虛	虛	攝	鄉	初
		潦	論	松	座	座	略	情	宿
		倒	文	江	生		加	世	上
		以	平	雷	塵		裁	誼	清
		卒	順	君	合		翦	夜	花
		詩	璆	震	坐		便	談	園
		稿	甫	同	誰		成	宜	貢
		已	可	字	復		詩	不	三
		散	常	輯	曾			必	禹
		佚	熟	釋	二			牙	九
		十	魏	一	張			牌	平
		五	寶	政	君			與	灑
		烟	琳	治	復			酒	來
		袖	入	會	年			危	譚
		闌	中	議	丹			景	
		珊	央	二	於			到	
		畫	祕	十	渝			眼	
		到	書	一	處			前	
		邊	處	日	正			隨	
			嗜	卒	字			意	
			飲	著	著				

壽吳戩鴻六十

春來喜動鄉人面
觴詠西川雪後山
別是一吳婁水

側已傳七葉士林間
久臨電站無波動
偕隱星橋得

靜嫺黽勉相期登盛世
每年初五醉酡顏

瑞	畏	陳	定	桃	馮	酒	五	為
蜀	公	新	落	源	自	何	湖	陸
山	馳	燮	花	鼎	由	人	一	芷
飛	馬	先	滿	沸	先	吃	棹	芹
雪	遜	生	孫	秦	生	得	曉	題
歲	孫	常	地	人	寄	活	風	沈
朝	酒	寄	課	哭	示	魚	吹	鐵
春	乘	余	孫	漁	香	兒	下	如
	興	詩	娃	子	港		網	所
	吟	賦		得	難		板	繪
	詩	此		舟	中		梢	下
	每	作		歸	雜		穩	網
	率	荅		後	詠		把	罟
	真			嗟			持	
	寧			獨			女	
	料			有			欲	
	西			馮			換	
	遷			翁			絲	
	達			心			翁	
	此			澹			換	

		此	老	信	憂	澗	嘉	游
		詩	先	快	容	綠	陵	北
		隨	龍	適	少	株	春	溫
		長	鍾	更	年	婉	水	塘
		風	何	念	入	變	如	公
			時	汝	池	紅	春	園
			扶	母	作	株	州	示
			伊	艱	蛙	紅	水	頤
			上	危	勢	溫	上	甥
			鄧	中	伸	泉	船	
			尉	飽	頭	寺	如	
			石	經	露	側	州	
			壁	喪	頰	鳴	上	
			面	亂	光	流	蟲	
			湖	愁	熊	纓	渡	
			臨	且	二	莊	岸	
			晴	窮	與	嚴	梅	
			空	定	汝	佛	花	
			朗	然	是	象	香	
			吟	未	行	無	界	

嶺奇在杜韓之間

知字韻但人不解押

長風

				下	叫	擔	矜	將	壽
				巳	不	登	有	軍	鹿
				沸	謦	世	利	內	瑞
				騰	時	人	黨	慈	伯
				率	時	不	國	而	興
				兵	心	識	每	外	十
				行	底	疑	故	凝	
				仁	凜	蜀	承	身	
				壽	淵	僧	謙	任	
				且	冰	縉	然	百	
				增	誰	雲	自	戰	
				我	為	之	處	持	
				為	世	峰	若	以	
				君	界	最	無	恒	
				鼓	之	上	能	棄	
				君	股	層	周	疑	
				其	肱	默	甲	無	
				興	洵	默	蜀	悔	
					天	獨	道	并	
						坐	親	釋	

芳	和	晤	繁	分	和	寇	楔	元	上
郊	作	言	相	曹	作	至	集	己	己
草	二	袖	携	得	一	胡	臨	得	索
木		底	參	狄		可	秦	佳	同
蘇		懷	禊	子		祓	淮	日	院
頗		佳	事	几		所	觴	詩	諸
思		什	秦	席		憂	詠	侶	人
居		詩	淮	共		在	喧	共	同
田		隨	水	鷗		北	窗	名	詠
園		客	上	園		門	軒	園	
熙		到	軒	元			不	新	
春		門	停	己			如	萌	
逐			艇	覺			靜	上	
塵			聽	春			相	樹	
鞅	蔡		笛	氣	張		對	梢	
世	允		處	江	維		欲	衆	
事			吟	梅	翰		吟	鳥	
亦			轉	猶			無	相	
已			無	未			言	與	
			繁					繁	

何言千秋懷侯羸終身居夷門	繁寧甘拙繩樞時慚乘高軒人天同昏冥吁嗟夫	春光猶模糊先生慵窺園吾情耽岑寥常思離囂	和作四全平聲	梁寒操	玄言歡情良未既飛蓋出東門	繁秉簡涉枉渚流杯臨水軒即事多欣遇析微領	佳辰忽晴朗淑景盈郊園江梅紅始吐山竹鳥聲	和作三	彭醇士	雜言謝客計安出風勁且閉門	繁逢辰鮭菜羹一笑開東軒隣翁酒德薄囂囂多
--------------	---------------------	---------------------	--------	-----	--------------	---------------------	---------------------	-----	-----	--------------	---------------------

		言	繁	春	和	喋	繁	一	和
		矢	停	色	作	言	已	週	作
		志	舟	澹	六	追	憐	一	五
		在	邀	林		加	魚	審	諧
		澄	步	薄		方	竭	議	體
		清	門	寒		踵	澤	相	
		何	巷	梅		至	未	與	
		復	多	笑		突	免	集	
		憂	高	名		破	鶴	西	
		北	軒	園		臨	乘	園	
		門	超	今		時	軒	會	
			然	年		門	莫	計	
			俱	節			塞	縱	
			玄	候			涓	難	
			著	晚	何		二	當	張
			相	陌	遂		漸	度	維
			對	上			徒	支	翰
			欲	花			勞	每	
			忘	未			喋	厭	

壽朱益之上將母何太夫人七十

梅花開後千花開熙熙郊外人爭來
兒於花間奉

酒泉賓謹動聲如雷長身玉立姿英發
賢郎氣度

軍魁願似喬松傍慈竹年年青翠鍾山隈

汪抱玄遭妻張厚鈞之喪詩以唁之

屈指十年性命依歐南倦羽樂初歸
寫藏舊恨鴛鴦

枕淡定今生翡翠幃豈意傾巢因乳燕
竟然花落似

薔薇斷腸憶語刪難盡怕見汪倫和淚揮

雄恢

		冥	易	高	蒸	著	墮	春	明
緋	和	思	代	廟	蔚	粉	地	陽	孝
雪	作	正	增	信	非	本	初	耀	陵
追		無	盛	神	芬	無	無	亭	櫻
輕		涯	飾	功	芳	多	聲	午	花
暖		花	廿	招	漿	施	數	花	下
瑤		落	載	手	氣	朱	辨	底	約
雲		春	櫻	吳	滋	若	吹	生	醇
結		已	成	王	淫	不	余	輕	士
芳		深	林	岑	二	禁	襟	陰	同
陰			於	豈	蜂	十	雖	漫	作
紛			昔	特	採	五	與	二	
二			為	隆	隨	水	子	似	
綾			遠	唐	游	雪	同	張	
錦			貢	宋	響	肌	坐	幄	
爛	彭		論	雪	作	洗	直	鮮	
濯	醇		今	耻	輟	濯	覺	茂	
二	士		或	自	勞	甫	難	增	
柯			弗	遼	余	離	為	清	
條			歆	金	心	衾	吟	森	

俗	既	人	<small>蘭名仙</small>	讀	旦	然	巴	華	哭
日	若	今	名	暮	思	一	衆	鐘	巴
抗	匏	大	躑	上	君	卧	賓	張	潤
走	繫	名	憐	城	淚	慳	暗	錦	生
書	君	識	刀	南	隨	再	相	堂	
畫	受	賞	馬	去	雨	晤	顧	百	
精	商	初	瘦	晴	燕	廿	之	戲	
流	人	非	<small>刀白</small>	閒	游	載	子	奉	
寓	雇	誤	<small>馬牡</small>	坐	兩	以	素	新	
素	蕭	自	<small>旦丹</small>	柏	少	為	好	娶	
急	條	從	<small>著初</small>	陰	年	寶	事	<small>秦二</small>	
人	兼	五	<small>名以</small>	<small>中柏</small>	意	琉	良	<small>胎句</small>	
家	百	年	桴	<small>央因</small>	氣	璃	會	<small>未紀</small>	
事	業	來	弄	<small>公社</small>	殊	信	駿	<small>婚江</small>	
一	游	屢	鼓	<small>園在</small>	紉	難	奔	<small>事漢</small>	
諾	乃	別	姬	風	綺	固	赴	英	
惟	獨	常	姁	狂	朝	惘	如	不	
季	餘	相	<small>樓良</small>	守	就	二	何	見	
布	裕	遇	<small>玉</small>	蘭	北	失	病	玉	
長	塵	我	斯	署	城	昏	情	山	

幡近禁網惠施及泥絮謂我夙知心不必言其故力

盡悔不量才華卓已著悲者非一人予情若失馭

京滬車上贈纒蘅

青山秋盡烟雲淨與爾論詩如入山得句教人難畫

似霜林紅映水紋斑

和作

曹經沅

贈法儒馬古烈

妙解華言世所希中華大好君莫歸江南春盡故多

雨蓮葉出水櫻桃肥

林公鐸先生挽詩

笑語酒尊邊吟詩人一篇劉三過矜貴隻字要爭妍

先生興淋漓落紙每最先醒醉均率真謾罵出自然

戰初過榆園病酒紅兩顴淒然感不久吸飲通長川

劉三既先逝先生亦棄捐留余檢故紙一讀一酸然

並世論疎狂誰能同此筵不刊惟著作學派永嘉傳

屏	翠	左	美	輔	道	進	策	海	傑	甌	閩
山	山	舷	力	江	北	攻	鳴	上	振	缺	行
東	圍	列	主	南	據	長	咽	旌	導	巒	襟
下	巨	岫	入	諸	登	江	潮	旗	元	爭	詩
淺	浸	雲	蘇	省	萊	謀	聲	廿	元	信	
洲	海	烟	延	可	則	士	雜	萬	七	可	
臨	門	織	平	傳	山	陳	恨	兵	閩	哀	
別	西	右	竟	檄	東	永	聲	急	耒	東	
館	自	供	不	定	搖	華	篇	圖	是	南	
倉	海	盆	能	也	北	獻	叙	匡	行	一	
前	口	栽	奪	而	直	策	李	復	隨	旅	
路	至	巖	諸	將	震	謂	定	擁	同	早	
可	馬	樹	習	如	南	不	國	延	滄	應	
尋	尾	低	聞	循	犯	如	遣	平	州	培	
偃		一	江	元	諸	循	使	金	張	願	
卧		道	南	人	軍	元	金	門	溥	隨	
長		閩	風	必	必	人	門	弗	泉	河	
橋		江	物	返	返	海	約	定	先	北	
如		無	之	顧	顧	運	延	登	生	人	
匹		數		幾	幾	故	平	萊		中	

珍如李奈霜毛掩潤若雨餘粉牡丹乍見頓驚膚色	說半是單衫半袷衣 <small>右三首在淇園作</small>	細雨枇杷紅正肥白蝴蝶繞藥欄飛一亭春夏渾難	寐况有餘香茉莉醺	枕上輕雷簾外雨紗窗羅帳不當蚊纏光刺促人無	夜無限詩情五月初	薄暮窺園酒陣疏筵開海市不離魚月明淺醉溫和	翠一庭一樹蓋無遺格樹	本根臃腫小根垂每享高年且易移青聳層枝枝聳	練霧搖燈火入城心長橋
----------------------	------------------------------------	----------------------	----------	----------------------	----------	----------------------	------------	----------------------	------------

二陳	犯况	健美	渡腿	誰分	美若	清晨	秀女	玄裙	美蘇
俠雄	有無	使人	臂搖	船娘	於腿	擔起	方年	微褶	州嫌
先夫	諸三	人想	寒與	號曲	臂比	兩頭	少是	初過	白洛
生公	把刀	幾遭	槽齊	蹄青	比應	籃沿	神人	膝白	陽乾
酌我		登山		衫窄	慙	海民		袷嫌	
名園		臨水		戴荆		勤女		長穩	
酒未		若猿		筭矩		勝男		稱身	
若諸		獠尊		蓮微		任說		綽約	
君飲		為伊		雨三		西方		臨風	
我私		嫂知		三更		勞働		眉目	
列座		難							
青									

處從容如此足驚予	素巾寫滿語紛如忍	王穎劉六符子繼先	元棟妻鄒玉英子聖	馮超驪女能瓊子陳更	蘇陳可鈞兄可敏林覺	在黃落花開不復還	十旗今番到八家舉	五今遺三閨烈士早孤	今遺妻玉碧子永康	妙日對遺容淚幾行	買宅今在察院莊門	庭冷落有餘香	年三十四一歌一舞鬪芳姿	青年會
素林巾覺上民係士遺	讀林君絕命書	以事未與	功孫女瑜敏惟	新妻王碧陳與	覺民姨娘尤氏	黃花崗烈士部	盃我早淚潛	撫養惟妙烈士此	永健女永生此	克強先生以陳	黃花崗烈士陳	庭冷落有餘香	青年會	

用	披	題	申	日	黨	同	陣	尚	作
以	圖	顧	圖	磨	內	志	舉	有	今
示	若	節	葉	勵	應	尚	義	同	其
爽	可	母	承	與	多	有	無	仇	妻
世	接	金	祖	君	介	嚴	功	耐	亦
光	篝	恭	妣	盡	之	漢	心	歲	亡
名	燈	人	曜	一	推	民	力	寒	
盈	聞	篝	宇	盃	縣	同	殫	從	
里	讀	燈	妣	<small>舊同</small>	山	志	<small>席上</small>	知	
閭	書	課	貽	<small>林志</small>	讓	今	<small>方有</small>	死	
感	兒	讀	謀	<small>是日</small>	祿	日	<small>應親</small>	易	
余	讀	畫	諸	<small>王與</small>	拾	未	<small>團與</small>	與	
將	母	十	人	<small>鴻與</small>	寒	與	<small>郭三</small>	生	
母	色	二		<small>滋宴</small>	灰	宴	<small>維月</small>	難	
意	喜	月		<small>施者</small>	中		<small>亮廿</small>	羊	
不	寒	廿		<small>明尚</small>	華		<small>林九</small>	城	
涕	風	八		<small>馮有</small>	猶		<small>日事</small>	一	
欲	龍	日		<small>復鄭</small>	是		<small>基者</small>	役	
何	衣			<small>謝祖</small>	艱		四	皆	
如	裾				危		者	親	

揚州四首

說	歷	問	突	漬	年	去	綠	揚
演	亂	名	兀	清	向	不	楊	遮
奏	鶯	分	宏	上	茶	勝	斷	瘦
繁	聲	而	開	猩	寮	淡	雅	西
華	醒	今	闕	紅	閣	雅	是	湖
總	醉	問	部	不	杜	揚	州	一
不	眠	阿	祠	肯	鵲	州	賦	蕪
全	一	誰	尚	乾	朱		城	感
	枝		留		顏		幾	儔
	羌		惡		一		似	自
	笛		謚		例		鹽	官
	更		恥		翠		移	治
	淒		豐		花			
	然		碑		鈿			
	故		重		春			
	園		游		衫			
	舊		怕		休			
	僕		有		被			
	私		梅		闌			
	應		花		愁			

題寶華寺手卷

海上襟華夷互市珍物怪層樓高入雲長天盡井隘
終年艱一至鬱塞思引退欣聞衆鄉親文譙開香界
傳車越塵市恍惚行非邁迎門佛見笑入座樂情話
多年紛睽違一朝珍嘉會方塘水清淺粉荷初墮壞
琳宮嫌紺飾薜荔漸倒挂菊綻動微吟葵黃憐新瘥
觀之美不足秋色乃如畫謹然數舉杯頽然醉物外

十月十三日游虞山欣值徐虹隱太先生

長松謾攢諸杪矮樹層隱數灣白拾秋陽照散

亂花枝淺印復隨刪

山看信美微嫌少游女衣香笑語和漸覺輿夫輕脚

步欣從王四酒家過

劔門西去無多路留守衣冠峙大墳應為墓門剛惡

謚海寰仗此起人文謂瞿式耜墓

從游喜介先生壽學步勉為温李詩得句終教難請益

~~孤~~十年孤露淚痕滋

丹陽十月三日作

批簾先安客我醉
 槿籬紫遍認前游
 放懷離亂真難暢

盡貢禹今朝病可
 憂聞貢蔡青疾革

漢臯將雪送右任先生行館次王調甫見贈韻

微霰零江漢
 髯邊意獨溫
 無由奪晉鄙
 何以曉懷恩

雨徧山河少風腥
 骨肉存時危
 雖小謝能賦
 不稱尊

席散

無數觥籌笑語和
 漢臯春盡夜如何
 盈門百輛喚歸

去半為陳誠禁令多

				機	過	西	一	炸	自
			沈	隊	此	轉	徑	火	鳳
			琬	朝	至	山	溪	驅	凰
			字	二	雁	開	邊	文	場
			安	襲	塘	濶	進	卷	經
			柳	食	度	古	遮	悉	碧
			泰	具	越	寺	岸	移	雲
			縣	賴	數	見	菱	巖	山
			人	自	高	木	蘆	谷	迴
			中	給	岡	末	陣	間	龍
			央	擔	一	石	迂	飄	寺
			祕	水	庭	佛	迴	風	至
			書	復	環	自	穿	龍	大
			處	斫	四	稱	羊	洞	雁
			女	柴	舍	尊	腸	口	塘
			連	沈	同	久	幾	急	
			記	琬	志	不	處	雨	
			員	因	所	傳	泐	碧	
				之	棲	衣	蹄	雲	
				泣	藏	鉢	印	山	

見	窮	裏	沉	細	秋	晚	淡	甫	中
冷	嘔	誰	昏	行	蟬	一	晴	諱	央
螢	逸	曾	列	年	垂	庭	屋	世	黨
濕	婦	心	屋	五	翅	如	角	蘇	部
露	拚	眼	燈	十	陟	此	透	蘇	晚
落	詩	一	微	尚	苔	足	空		庭
秋	酒	遭	啟	風	階	平	明		開
原	愁	傳	瓦	懷	忽	生	草		眺
	與		上		爾		與		得
	傍		空		逢		芭		四
	人		天		晴		蕉		絕
	賭		望		上		綠		句
	笑		裏		綠		色		末
	喧		青		槐		均		章
	曾		除		聲		從		有
	幾		是		與		倚		懷
	何		劇		夕		詩		亡
	時		場		陽		人		友
	都		玻		光		吟		王
	不		影		俱		晚		調

						落	望	石	吊
						若	古	白	西

枕上四首

九月九日之夜宿海棠溪南七公里官井溝西南

新村常熟陳鴻年翼翔州廬余於春日曾作分書

榜是廬門日與蟬偕隱任花亂開

四山月黑蟲鳴幽蟋蟀唱和啾咀啾短檠膏盡撲忽

滅一枕萬里三更秋

帳外松窗雨點幽忽然卷木風聲適茅屋滴漏書架

濕衾寒夢遠孤懷秋

攸揚別夢山行幽灣寒坡滑膠輪道車箱瑟縮辨穉

子不暇四望黔山秋穿兒赴貴陽十四中學未帶寒

五甥抱子胸懷幽偶爾感觸珠淚流夢曾匆遽見汝
母支離問汝今安不

海棠溪渡口 三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迎面江流滾 來東雲西霧豁然開雲連水墨漫天

靚霧顯青山著岸栽一舸飢寒蓬底語萬人匆遽渡

邊推沉思縮地因貪懦不是尋常涕淚哀

送公望趁便車赴沙坪壩南開中學 六日

呼兒風雨五更起寒雀飢鳥尚未鳴校課兇如催稅

吏家聲振仗領班兄齏鹽數日成疔瘡說話今年識

重輕行李已携還問藥始知舐犢是真情

海棠溪渡樓即日同貢三幼剛家駒長恩

江心落照耀銀鱗光外烟波更可人去浪來舟相激

蕩新車舊寵忽嬌瞋春雲舒展難成海野樹青蕪易

染塵吟倚正酣牽袂冷水天冥合墨傳勻

抗節

抗節人同秃竹乾竹根愈老愈艱難無端風起掀天

浪已漏舟行上水灘晦冥正沈已淚眼幾微能識痛

忠肝一回箍桶一回緊不待衡量器自寬

輓彭嘉滋

關前校裏常相見
吳士食貧第一人
聞說蓋棺微笑
啟明年勝利已能真

輓徐孟荻

玉山講席承君譽
忽忽相違三十年
今日來蘇堂上

祭鶴原有淚隔西天

君弟叔護奉使土耳其未能與

聞日人降歸七公里有作

漫卷詩書喜復哀
紅薇新見滿山開
荒村漸有名花
在都是陳鴻種下來
常熟陳君鴻年字翼翔

際	綺	為	字	讓	遺	楊	意	每	得
難	麗	翟	悲	陪	祠	滄	一	自	穎
解	繁	道	隔	都	魏	白	樣	微	妙
鷓	花	剛	座	經	峙	先	如	歡	書
雛	不	題	風	始	嘉	生	余	轉	書
不	足	所	流	慎	陵	紀	眼	甚	經
顧	珍	畫	成	儀	口	念	淚	憂	檢
因	驀	櫻	獨	規	光	堂	流	家	查
	然	桃	往	劫	復	成		書	封
	紅	與	還	灰	辛	詩		濕	口
	穎	雀	於	重	勤	以		口	猶
	龍		瘦	拾	千	落		遞	濕
	織		貌	精	載	之		層	
	塵		想	神	垂			樓	
	尋		清	王	督			檢	
	常		夷	殘	府			員	
	鼠			卷	曩			儻	
	雀			追	年			解	
	生			尋	雍			行	
	曠			文	揖			間	

		別	促	捲	撫	真	定	聞	乾
		何	膝	當	瑞	武	緘	耗	蕭
		屨	深	頭	結	山	口	怦	伯
		重	談	卒	茅	南	宮	怦	亨
		尋	猶	不	真	松	前	不	名
		穎	昨	為	武	作	無	住	忠
		士	日	擊	山	陰	一	悲	貞
		神	潔	旗	南	寒	詞	湖	湖
			誠	力	砥	簷	前	湘	南
			薄	不	礪	諸	市	騰	石
			歛	任	名	士	縣	望	門
			擬		節	節	民	欲	人
			來		徐	森	醫	歸	
			旬		君	森	院	時	
			傷		孀	君	致	煩	
			心		居	與	卒	憂	
			匆		失	同	殞	減	
			遽		母	學	於	退	
			一		如	鄧	五	栖	
			言		何	飛	福	皇	
					風	閣	宮		

枕上讀黃季剛先生所為詞

圓帳罽余作大魚秋燈初幌上牀書句從真率添淒
艷自有千秋信不虛

月夜同諸弟圍坐寓樓東廊晝三忽謂此樓風景不
減豁蒙樓因足成長句

血讎火債記從頭乘勝將歸別有愁皓月照臨簷際
冷長江蜿蜒浪聲浮青山似障繪無盡燈火如星散
不收兄弟朝二復暮二八年常在豁蒙樓

題樓桐蓀藏廖平子遺著抗戰詩史予心

民愚國弱遭人侮倭圖席捐中華土死士初傳百萬
人爭流鮮血殷黃浦其餘大戰難悉數慷慨效死非
愚魯為持正義為生存同盟各國皆親覩後方之人
雜朽腐大時代為不義取初僅駟僧暗居奇漸聞官
吏兼商賈封瓊線上忙積聚軍人愛財便不武疫苗
傳染無幾時豫鄂湖湘馳胡虜桂林之失真堪怒戰
者援絕極艱苦走者擄掠且縱火崇朝連陷金城江
黔邊告警民無主幸也廟示識幾先大軍逆擊安三
輔既能苟活又酣嬉城心永夜騰歌舞吁嗟乎民氣

頽喪可奈何
試讀予心知
柎鼓國魂
民魂
蜀歸來鼓
聲填填風虎虎

賀巴蜀小學兼美校主王將軍校長周君勗成

鳩傍嘉陵岸
園鄰棗子塹
升沉人徑窄
冷靜校門斜

舊集弦歌盛
新來賓客嘉
閒棚仍種豆
淺井或浮瓜

苦念將軍武
深知子弟瑕
同情勤培植
著意護萌芽

十載精神講
四時爛熳花
龍門儒作範
巴蜀學為家

佳節臨端午
賀詩獻八叉
長揚傳大捷
慶典耀中華

輓王君陸一五首末章兼慰右任先生

崛起三原以辯才寫生域外境雄恢貝加湖上皚皚

雪一舸紅衣緩緩來

南京初奠北京平黨內文壇奇此生三首哀辭人斂

手陵前日良想謨勤

豪情奔放豔情柔文采中年氣已秋用君難置紅妝

青眼意幾回無奈過蘇州

濱湖新築匿香車已是詩人折節初百萬殤殘入鼓

吹歌行傳信逾軍書

莫揮老淚下長髯惜逝憐才兩意兼右任詩存箋註

在死生契濶亦織二

滑 陡 然 傷 逝 悔 輕 游	石 池 濺 繞 溫 流 熱 淚 潛 池 上 揉 泉 淚 成 溪 苔 底	十 眉 梢 攝 景 句 飛 揚 喜 斬 仲 雲 至 仲 雲 年 六 十 八	灌 叢 屋 壁 鏡 深 綠 秋 葉 臨 波 照 淡 黃 同 學 風 流 君 七	也	傷 悲 瞻 顧 濛 冥 吟 咏 難 狀 詞 多 哀 惋 出 於 不 自 知	書 余 自 五 月 以 來 喪 失 幼 懷 所 戀 永 無 能 合 觸 處	倍 公 園 之 柏 林 旅 舍 江 山 泉 樹 仍 不 免 於 期 會 簿	三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至 十 一 日 余 因 議 禮 寓 北	北 溫 泉 雜 詩
--------------------------------------	--	---	--	---	---	---	---	---	-----------------------

侶望久痴迷 睫淚緘	一角樓窓一畫 函山亭坡樹又 江帆品評無覓 同心	後委泥焦甲失 風華	寒枝脫盡經霜 葉生意酣藏皮 裏芽不似菜心 蟲蛀	壽馬上琵琶無 此傷	弦索昭君淚兩 行寒宵廣座奏 新腔當年不是 毛延	壑易殘未綻是 寒花	數帆樓上動刀 叉索笑紅妝隔 座譁一股可憐 脂粉	冷江干愁慘不 如初	兩山高闊迷駢 雁峽水流寒蟄 錦魚秋盡北碚 蓬底
--------------	----------------------------------	--------------	----------------------------------	--------------	----------------------------------	--------------	----------------------------------	--------------	----------------------------------

				痛攀竹撫松喚幾聲	剖腹明寬一段情山間松竹比堅貞拊心我有難言	吐薄譽輕憐總是羞	寺後巉巖幾處幽峭無人處怕溫柔滿懷欲說難傾	在他生雙拜肅趨踰	磐陀石上披書帶攤起長槐蔽艸堂堂上儻仍懸額
--	--	--	--	----------	----------------------	----------	----------------------	----------	----------------------

題顧藝初先生象

震川傳寫隱君顧代昭名德居七浦刊書几上餘甘

苦先生攻讀似原魯故能為儒而不腐藹然仁者通

今古興學雅與時賢侶子弟騰驤欣親覩置郵海濱

艱創舉桑梓利便難悉數先生精神在建樹雖同廬

市異商賈諸郎食德經為茹長君生物精研取志在

頤養時不許兵躡城墅荒場圃一慎近影寄自滬眉

梢聚壽慈光吐德星長作儒林矩何時張飲喧金鼓

穩	掌		勤	跳	首	表	姪	人	三
度	執	原	於	丸	依	外	婿	顧	十
艱	中	作	平	日	韻	甥	顧	純	二
危	樞		易	與	和	戴	承	一	年
際	祕		事	月	之	令	禧	戴	十
能	于		樂	照		真	表	貢	二
安	今		趁	我		長	姪	三	月
自	且		雨	近		兒	王	劉	十
在	廿		晴	中		原	申	卓	五
天	年		天	年		滄	祐	吾	日
譙	居		客	歎		飲	表	郎	值
瓊	心		裏	忽		於	甥	醒	余
園	存		一	孔		醺	施	石	四
內	古		杯	融		瓊	文	弟	十
酒	道		酒	最		園	耀	子	九
親	卓		親	知		子	旌	畏	歲
友	見		朋	非		畏	姪	晝	生
語	較		情	伯		成	孫	三	日
聯	人		意	玉		詩	后	建	集
縣	先		絲	先		一	學	庵	友

題陳伯稼遲莊日記
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夜闌燈火挑園裏伏案辛勤有此君我願與之作消

遣譚間垂盡背詩文

譚如園惠贈湘鄉舍美堂筆
五月廿四日

霜毫含染湖湘氣一片殷勤千里來持寫茶陵飛動

意墓園繫馬事堪哀

熊錦帆哲帆昆仲招飲酒後有作
三十三年十月十日

球場新見菜園肥牆陰移種蒼溪梨感君意氣頻傾

酒我如不醉無可歸

同席有人索書漫題一絕

古梅與檸檬分列牆東西似是參義戰中西物自齊

送令與甥赴美實習鐵路工程

六月三日

三十四年五月

萬燈霧裏巴山圓月照人別顏孤矢稱汝遠志航空
飛越重關

崇樓踈樹巴山離別憐汝瘦顏妻子休牽衣袖安然
長養鄉閭

十年豺虎鄉關汝母未知這番總是望汝成就孤耕
蠶瘠田間

相離赤水巴山汝姊郵書初還今日未能送汝叮嚀
諸意在書間

女甥遠適黔邊別汝又且兩年心愛不在眼前搔首

吟詩悵然

甥送舅氏渭陽舅送甥兮機場此去珍重眠食歸來
伴我東倉

老河口 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見過詠詩紀之
將軍親說老河口庭草家三長過人民居十九歸不
得炸火流離孰拊循斷垣鮮血分明在以禮受降讎
未申

壽南通陳敘摩五十並送張震西之官興安

崑山之方

惟一

張庸

南通友

范伯子

張季直

各人專

一集詩句能清剛

南通覓後今

起乃見陳張陳陳

相因依張子在我旁春秋多佳日唱酬以為常八載
參義戰意氣慨以慷凱歌四海動華祝增一觴驪歌
復繼唱牧民適北方不作尋常態男兒當自強努力

事建國不論行與藏相公與先生功同名俱揚

夜訪盧前北碚喜值金兆梓兆梓謂老子係漢文帝
興薄太后所作

辨階惟賴初三月高屯幸非蕩折居真語喜聽深飲
後浮生各在淺嘗餘猶龍不見東周史究老還從西
漢書治國的傳難索解無為何事說烹魚

壽外姑顧太君七十有九

秋天羽展江天淨渡趁餘暉祝愛長東首千艘歸作
計中興一戰苦同嘗難量慈惠汪洋水細數平生起
伏罔觴罷親欣承笑語絲瓜真個老來黃

宿西南新村不寐待曉得詩四首

月白蛙聲壯和鳴者萬蟲離憂縈遠道微痛隱深衷
寒意中宵最驚呼連夜同十年兵火隔夢徑也難通
月沈窓上白睡思枕邊濛隔帳觀蛾術拉衾作繭蟲
撫躬年半百選勝地雙弓自此念臨穴當無甚不同
機聲常繞枕天上自清風得位能行遠曳彈擲太空
些微無顧憫道義激精忠浩蕩池魚劫諸凶却令終
積思不能寐山間叫子規一聲增慘_二兩淚濕滋_二
窮是文人命才為少女窺此生難再得更往欲何之

夏壩留宿閔煜銘毛坤夫婦厲齋

嘉陵曲處四圍山
破石岡巔竹數彎
略有舊鄰惟古墓
可稱嘉耦駐觀歡顏
少年伴讀兼偕隱
大難禽穢復草菅
多媿不如來豔羨
江南金鼓我將還

山樓坐月同陳鴻年鵬年

纖雲月下堆浮岸
碧海沈沈月後懸
山樹村樓明鏡裏
書聲蟲語矮燈邊
低頭故里昨難想
放眼九州今始全
同此清光懷抱盡
如繩得解總歡然

松夕坪即景

疎綠針穿一抹紅
松間夕照豔山中
勝於愛晚亭邊
坐壑嶂如烟落遠空

九月十七日未辨明在松夕坪作

雲停山睡樹都息
濛冥真堪忘世間
惟有曉星相視
笑萬蟲促啣說秋還

九月十九陰曆八月十四夜口占是夜月色極佳

一鏡孤懸玉宇清
萬人翹拇論生平
君看碧海無纖
翳我挽銀河洗甲兵

中秋夜七公里步月

登雲寺

七公里側登雲寺略存古樹隱西岬軍事時期藏密
件新屋之隙栽鄰花老僧專等典藏去欲伐古樹添
袈裝著了袈裝出門去一山一水遊雲選用免地痞
偷我樹又杜豪強占我家僧作是論殊可笑而我聽
之長咨嗟此寺與村隔一凹梯田低處水盈窪叢林
倒浸真堪睹林巔水底紛槎枒前年春日拾級往佛
龕帘靜無敢譁今午奇燠張繖往矮几坐定風來斜
雞冠女蘿鬥黃紫心眼舒適秋清嘉我欲拜佛乞超
度戰爭殺人多於麻又復深拜求解脫情場結局悲

無涯三拜求佛給智慧如何讀熟書千車私念起滅
人不覺世尊立允無須查居士常住我無分偶然入
寺信仰加古寺莊嚴全賴樹一朝伐去將何遮僧去
香銷佛亦苦無依繞寺哀啼鴉哀啼鴉何為耶文人
意境天驕奢字似龍蛇詩如葩宣傳冷僻登雲寺並
無名位在三巴

宿歌樂山靜石灣有念愛國山墓中人

玻窓紙竇有微明寂寂誰知夜幾更忽悟風旋魂易
碎料應霧阻夢難營山前灣後無多路並世同心未
遂盟漸愧淚長詩句少少年慘痛老還賡

題邵翼如張默君高等考試初闈紀念冊

歌樂山前雨滿樓無多好卷豁雙眸爭如十四年前

盛天馬開張入唱酬

喜諸姪暑假歸廬

憑欄痴望教場口江上迎孩車未歸一片聲喧門裏

襍十分價貴食前微天將艱苦教豎子人祇溫文對

小兒休問歸期何日是為期尚遠遠書稀

次韻曼叔春節孩字詩是日余同路展夫婦及寧兒
自清水溪上汪山觀梅

梅綻新晴春便佳攀窮溪徑踏莎街一城爆竹騰虛
響四野驚禽為亂猜花擁筇支行淺沼樹穿巴馬沒
幽崖事平此處來游賞不見持戈汪姓孩

留香園酒樓同逸繫翼翔

坡街龍隊競嬉春鎮日痴酣覺惱人一路新招抵炸
迹幾家頽砌冷甌塵盃深酒淺難成醉滯久歸遲始
認貧餘子登樓無坐處鮓生爐畔有前因

散會後觀犁田

鱗田淺水泛烏泥人與牛兒浸一犁緊要關頭齊著
力由他鶯唱盛畦西

京蕪道中張琦戎駕吉卜車同至采石始返

高樓低窪失威儀重向京蕪道上飛長面驢兒如舊
識與前異樣覺痴肥

傍城不見舊時軌稍遠更難尋路甚幸得以材參義
戰粉身報國更何辭

江南鐵路

都是緬印子弟兵炎林原野任縱橫京垣服務懽
甚今日郊游始盡情

慎徽表妹靈柩歸璜涇詩以紀之

焦心病榦一棺收魂戀巴山棕招不萬里銘旌還故
土衆情熱淚泣歸舟都因天下無雙慧省識人間異
樣愁潔癖難除好弄水想君高致軼清流

衙齋

衙齋每想作山游樹沐秋光綠更稠說是新晴疑未
穩漫天猶見水雲浮

受祥姪瑒逝之第十一日余自鎮江返京車箱惘々

左顧望興悲時氏右望輪月無彩問人知為中元節

哭之以詩

雨後南郊淨青峰照眼明凱旋悲失玉深慟撼餘生

慰藉知無補匆忙悔早行登車西灑淚飛上蜀山程

荷蓋蓋湖滿肥媯挺白蓮寒家甫興盛群從稍翩翻

忽而一花墮忍教諸長憐花開能結子子去渺如烟

淺水垂楊裡成羣有白鵝欣然躡方步遇變作鷺呼

回想承平日相携警報初此心虛擲了滴淚起圓波

荒原芳草潔日暮見羔羊曾為迷途哭平教四野忙

當年尋始獲此次病遽亡骨化形消矣何憑叩上蒼
短哭長吟際聰明在眼前雙眸連睫秀兩輔稱頤圓
無一孩同白十三年可憐已傳謙儉德立業志尤堅
印刷公司外廣將電影開民愚資發樂育仗新裁
偉抱十年後雄心一旦摧扶携虛有願巨細變成灰
老去成何用枯葵向夕陽童心方茁壯蓮吐水中央
時有蜻蜓點還餘菡萏香緣何摧折了斷梗令葵傷

曼叔拉余安樂廳聽誦稍坐即同返榆園得四首
繁絃急管冷螢明任唱靡二不動情疏樹閒階移一
境與君同坐數秋聲

我過摧悲猶子殤淚長吟短不成腔感君溫意酬君
唱細弱還如蟲語牆

心境浮煩一瞬前沈哀種種在人間聰明毀滅形骸
死颯至秋風不覺寒

脣紅抵褪賣歌娘別有驕矜處士先清濁不能同日
語其中各有可憐藏

聽康又華說書偕寧兒

聽秋漸厭連宵雨偕汝書場覓笑資
失姪忍馬一月半遺灰迫見蜀箱歸
人生催老寧堪此戰後更悲信
有之憐爾逍遙無幾日匆匆又滿假時期

偕韓竹坪傳志章太平門外勘中央
林業試驗所基地休於中山武寧王
神道碑下

鍾陽不若鍾陰美特兀湖山一望收
峯缺豐碑作鶴峙城區長堞畫鴻溝
十年樹木增浩歎百口勸人曷
少休今日勘墓遵故道舊時手植總
荒邱

雨花臺五首

三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支屋臺南認舊基一盃引勝豁吟脾玉泉盥漱涼方
始有意無腔茁好詩

幾人到此此身了指說賢奸各姓名恰似岡頭青白
石不須細認眼能明

怕見紅妝隔座陪余生幽怨疊成臺幾曾七夕真能
渡各望銀河兩岸哀

無處逃炎聚一羣心頭花雨落續紛殘陽江外人方
散茶尾餘甘歸可分

對闕盧龍卧一蠶新車輕進我懷慙幾時建業真成
業沂沭侵淮逐漸南

輓王斌母甄氏

涼亭子頭望江水吾友思親情難已
四維小學臨江樓游子聞勝歡顏浮
遲還都無能為賢母溘逝不能
追移孝作忠一張紙母兮母兮
喚得起王斌善述母名傳琢公
告祭情文妍喪亂經過詔後祀
為國忠勇自孝始

喜二弟至

雪瓦生光迴嚴寒凍夜闌
覓人配兒女為老做孤單
守素緇衣薄左遷直道難
家門汝最近差幸得粗安
二弟子畏五十

有弟盈五十方知老境開
騰歡聯爆竹迎瑞發紅梅
大被童蒙共微官西蜀回
同枝君更瘦孤露廿年來

玄武湖公園走雪蒙梅斐庵留飲率成四首

風雨兼冰雪勢將壓鄭儁蹶弓翻紙傘啣水入皮袍
苦踐醅酌約重溫患難交奇觀爭一瞬萬點沒湖橋
舊愛湖洲曠今尋官舍幽飛花窗外滾炭火屋隅道
對景情難已傾盃量未收陰霾得大白足洗八方愁
酣飽殷勤別漫空抽絮棉鴨絨鋪石磴狐白飾車簷
城闕故為黑波濤特地懸如何肯歸卧不泛北湖船
車近城門口迴看衰柳嬌垂條舞白紵活葉墮銀翹
風景誰能攝朋儕不易招詩人儻怕事機會失今朝

玄武湖雪霽張啓人留飲

雪霽山根近洲寒荒意色煩心傾美酒同志惜佳春
漠漠天仍醉瞳々舟已膠迴風舞楊柳一陣繡球拋
春苗

兼旬不出城門望已是長堤拂柳條動蕩湖光新柳
下助人心底茁春苗

三月十九日又到北湖啓人留飲

新晴風急全湖簸
蘸水烏雲城上浮
水底雲開花已發
嬌梨繁杏把人留

邀我湖山深處坐
不須更飲已備然
先試梅餠格子餅
阿嫂開爐親手煎

花時索醉我當行
嫩韭微熏今夜嘗
為驗詩人何所好
開樽故發女兒香

彌漫兵火江之北
避難迎來兩老翁
啓人外舅方子均先生內母舅
先生延卿低語頻將消息問
做晴未穩又東風

覺生先生命題青芝老人遺畫

蜀山掩映梯田腴南泉歌樂郊陪都抗倭將勝主席
殂搜尋遺墨寶此圖：中老農偃前軀得陳疾苦憂
容愉傾聽注視情與俱風帽策杖飄長鬚為人捲捲
者誰乎申懷寫實非玄虛古來治國詢堯芻來自畎
畝明機樞覺叟大老兼農夫命題斯幅屢催呼我慚
良範難規模託詞欲以藏其愚久矣擲筆把犁鋤

五月一日三第婦并蓮生日席上漱芬姪女哭第受
祥是日亦受祥生日也

兩點離樅下明燈重疊開諸親轟飲醺一妙動悲哀
生日心能舞錫童骨已灰還將遺志願協力策弘恢
玄武湖月夜

不涼不燠宜詩夜水面洲心蟻語輕萬樹昂頭遮欲
倦清光似海一輪擎

教姪雛鳳飲酒

三齡便與沾唇樂祝汝平生有祖風透露人間真善
美貌如花發兩顴紅

喜二弟至南京

又是年將了，負寒裏汝來。月凝霜瓦，溼酒逐電燈開。
盛業摧能盡，危時聚可哀。已傳江岸閉，蟻賊薄長淮。
不寐

不寐側寒衾，雞鳴忽一聲。隔房先妮語，透幙漸光生。
自分勤能活，難言退可耕。如何收拾起書卷，亂縱橫。
書婉表妹

表妹勤無匹，黎明水火尋。為人謀飽暖，盡已克勝任。
家業繁花落，嬌兒宿草深。遠游誇洛磧，林橘燦如金。

當年一首 俳體

當年侯府盛瓊花，士女圍觀歡意加。
今日重來餘瓦礫，同寅蘆蓆隔成家。
不仁萬物為芻狗，立法千秋有等差。
纖屑慎防聽得見，夜深臆枕墮荆釵。

蝴蝶飛 俳體

巨人死，日月移靈櫬。
寂孝幔垂喪，費無所出如何可。
此歸厚載，巷外雪花滾。
黨史館前蝴蝶飛。

卷 四

雁月樓詩詞

東莊閒吟

太倉狄 膺君武

賣花詞

吳儂朝朝携竹籃，走遍市巷徑三三，隨呼籃內花誰買，朵朵秀艷開方酣。名花合上美人髻，靜如珠蘭香如蕙，暗香浮動蓮步搖，定然卜罷金龜婿。儂是綺羅無分身，小園桃李慣觀春，豈是有花不愛惜，年年作嫁爲他人，簪穿萼瓣花易敗，玉容萎地無一話，含蕊當時常戀枝，放舒未半爲人賣。

楊花行

二月堤邊柳未芽，三月剛纔柳初黃，春盡陽光漸趨暖，株株楊柳垂條長。楊花開來何太速，細葉未舒苞早蓄，妝點枝頭未半時，翩然下與風馳逐。水邊涵底逞輕盈，色身感動麗人行，投懷貼袖若依戀，霎時飛去別逢迎。朝朝襯遍馬蹄迹，沾泥污絮體空白，吁嗟乎生前身世已畸零，化作浮萍更飄泊。

題幹庭二十小影

一二年前吳季子，五官猶是貌全非，氣靈於越異頭角，景觸幽燕滅帶圍，書擁百城徒艸艸，人懷千里自依依

依，琴妝重指江南道，羞向黃花比瘦肥。

月下調幹庭仲超

花間對影自成三，李白當年太不堪，無友伊誰留道北，有情爾我戀江南；星移銀漢疑天舞，雲漾清波待月涵，到此不知仙也未，穀紋顛倒映倉潭。

齊策歌贈顧志堯王守梅

馬鞍山巔曉吹角，雜以鷄鳴聲啞啞，劉琨枕戈祖遜聞，拔劍而起相蹴足，四海英雄逐秦鹿，骨髓血碧飛白肉，驚心齊策一聲聲，荒漠絕塞搜福祿，聲似篳篥彈急促，又如羌笛咽河曲，咀徵含商慨當慷，天然勸我歌別鵠，匹馬單鎗辭戎幄，沙場歸夢宛在目，家中窗戶遠鷄栖，交枝簇帶全蕭肅。

黑夜聞銅鉦

銅鉦喧逐起商音，挑撥陳吳張楚心，剩水殘山寄興淺，名姬駿馬感恩深，憑高負固皆飛鐵，凌下持強盡摸金，豈是詩人能救國，徒將天地付沉吟。

同幹庭仲超出崑山北郭歸途遊公園訪桃源洞入寶華寺下山

謁劉龍洲先生墓

三人出北郭，百步過南莊，竹葉風留響，菜花雨剩香，橋橫飲馬渡，網罩種魚塘，艸長異蛇沒，枝繁小鳥藏，尋仙修道觀，效水造船坊，莽蒼危城堞，杈桠老樹床，良時足眷戀，永路任徜徉，廢背喧闐闐，偃腰重囊囊，行行園囿近，去去鸞鴛忙，置免芻蕘者，鬪雞走馬郎，婦孺羣裹牽，老幼相扶將，歡笑騰門內，語言指道傍，扁題新太守，額壞舊祠堂，斂艷碧桃綠，婆娑翠柳黃，好花嬌曲苑，美女貯迴廊。

返 照

驀然紅遍水雲邨，楊柳堤邊欲斷魂，晚景最難留白晝，夕陽雖好近黃昏，光流天末虹無色，影射樓頭雨有痕，好景平分還記得，蒼茫落日幾人存。

去年春盡某日，亦有返照，翰城見之大樂，喜謂這般好景，爾我平分。不許多看也，今翰城物化矣，對景愴懷，凄然淚下。

騎牛背口占

浮雲世變任悠悠，儘自尋閒躡翠疇，無福學農且學牧，不能騎馬暫騎牛，潭邊笠影迎人笑，隴上謔聲惹客愁，早是月明光景好，漸聞吳喘離吳謳。

瘞 蘭

膏燼香銷猶帶羞，斂眉凝涕意難留，玉顏委露紅搖落，金梗咀風紫斂收，竟體芬芳藏九畹，同心佩紉繫三秋，美人黃土千年在，鬱鬱深深無盡憂。

韞玉樓去歲爲余偃息之所今春公緯居之感賦數章

渾疑此是勝棋樓，輸與中山（公緯姓徐）作臥遊，猶有琴書容笑傲，慣將羽扇趁風流；半欄紅日仍妝艷，一抹黃雲略帶愁，多謝舊時雙燕子，棟梁別姓爲啁啾。

記得橙黃橘綠時，貪閒小住賭新詩，貪得閒時住小樓，余去歲韞玉樓四首第一句也，輸城題壁詩，戲改爲貪得閒時且作詩，謂借余意也，余實之。粉牆月映琉璃動，畫卷風吹山水移，樽酒盤餐原艸艸，談狐說鬼自卑卑，寄凡酒後，謂處今之世，卑之無甚高論也。只今鄰笛山陽感，袖手危樓一味痴。調論城

鄰舍蒼蒼橫翠微，遠山隱約樹重圍，山容晴日來樓閣，樹影深宵上帳幃，好夢醒時重戀戀，不分明處故依依，萍踪寄此原無賴，王粲當年未賦歸。

元直清高舊有名，皮樓坐擁百書城，畫圖洛那傳希臘，詞曲擺倫勳島英，高臥寧忘天下重，升梯渾覺一身輕，面龐城北更超絕，百事輸他莫比衡。

失題

痴心乍醒仄真情死，虛有人間廿二年；倦眼看花花不覺，生香活色一凄然。

負篋集

黃海舟中晚眺與睨觀聯句

白雲天末憶家鄉，
現滾滾河山帶礪長，
君最是不堪回首處，
眼斜陽影底話興亡。君

安平船上口號

驚濤捲起雪千堆，
不到蓬萊我亦僊，
且欲乘風天上去，
五洲俯視一茫然。

雜詩寄天梅

寒蟬淒切梧桐樹，
蟋蟀棲遲荒艸間；
吾類秋蟲無氣力，
卜居欲近首陽山。

與競明遊十剎海

白蘋紅蓼自成秋，
古剎荒蕪臥馬牛；
怪底此間稱海子，
並無風浪只清流。

頗憾既爲予作瀟湘雁影圖，
哲夫亦許再爲另寫一幅，
高情正意並世所

難因書三截句郵謝嶺南賢伉儷

流傳影事仗中郎，
眷屬神僊製七襄，
嶺南圖乃七夕所作絕妙廻文多寫遍，
尙餘閒意寫瀟湘。

料定情場無始終，
雁奴鴻婦望成空，
儘將誓海盟山意，
都付煙雲縹渺中。

難得雙雙擅畫圖，
風流文采勝君謨，
多情兩幅荒寒景，
三首新詩報得無。

頡剛歸矣詩以送之

歲莫更窮途，送君獨返吳，車隨津樹遠，夢入魯城孤；
津浦車以夜間過山東省城山水收奇氣，風塵獲壯圖，劇憐同是客，僕病未能俱。

十二月二十夜餞別頡剛叔偉卽席賦呈正甫緝熙久如柱中競明太牧

孟槐端虛介泉諸同學

歲莫天寒旅思長，五陵衣馬聚高房；
所居名東高房笑余狂態無劉阮，偏喜交情有范張，綠酒紅燈今夕醉，黃沙白草客途涼，大家且享樽前樂，莫論還鄉與憶鄉。

丙辰除夕

六街人靜夜鐘微，酒入愁腸事事非；案上有詩慚島瘦，鏡前無語憶環肥；廿年心血騷人集，萬里孤寒遊子衣；歲歲今宵發清醒，悠悠天地欲安歸。

隔巷喧聞爆竹鳴，兒時景象感橫生；金雞傑格盤中鬥，竹馬馳驅天下平；漸漸豪情銷綺歲，茫茫身世誤浮名；一柯夢到從前事，少小何曾識膽驚。

雁月樓詩稿

調笑一首與鵬厂聯句

香車寶馬踏晴街，鷓醉紙迷金雙鳳鞋，君翠袖寒生春二月，鵬棠梨花畔要乖乖。君

丁巳花朝後二日感舊有詠

嚴寒瑣蓋沙籠樹，二月京華不見花；異地忘情成薄倖，花朝錯過自嗟嗟。
江南撲蝶事成塵，拾翠遞紅誤此身；萬里投荒難解脫，天涯同是可憐春。

哲夫屬題寒歲辭碑圖

香色浮墨圃，與古心神悅；此際猶晤言，前度曾衝雪。哲夫昔年有衝雪訪碑圖

哭靖之六首

三千里外聞君訃，望斷關山淚暗吞；不道故鄉一分手，詩筒未寄反招魂。

瑣溪詩派衰微甚，幸有詞家結比鄰；話雨連吟成績集，徐王以後屬斯人。百年前吾家晚汀公，與比鄰王蘭亭徐雪航二先生，迭相唱和，有話雨集一卷，靖之

能詩，余嘗比之爲徐雪航云。

頻年海岱收奇氣，胸起層雲手握珠；君自埋名不願白，非無文譽動三吳。靖之嘗謂三十歲後，當有所建樹，投徒鄉里，非其志也。

靖之嘗謂三十歲後，當有所建樹，投徒鄉里，非其志也。

剷除綺業修真果，結習難消兩未能；至竟奇才天不祐，非關前世不爲僧。

庚戌歲贈之來書，謂近欲剷除綺業，淨修真果，然邪魔未盡，迄有未能，疑吾輩固

無宿緣耶。
碧葡萄館今荒矣，憶景惘然感慨多；遺藁僅存詞賦略，獨慚後死費收羅。

輓陳英士先生

英士先生人中鳳，英才斗膽由天縱；以身殉國一年來，令人痛定還思痛。憶余舊夢辛亥年，干戈滿地塵連天；吳楚東南氣最壯，婦孺學子爭投鞭。春申自昔稱佳麗，迴環水陸擅形勢；南北樞紐在必爭，兩朝血戰逞精銳。斯時先生第一功，高牙大纛稱總戎；南聯於越北徐魯，會師西指返故宮。建虜竊位三百載，族而戮之尙有辜；何物姦人主媾和，遂令天下皆受給。先生此際心如焚，危辭讜論驚其羣；燕市暗遣敢死隊，黃縣鬧傳義武軍。惜哉遠見無人識，一任姦人輕竊國；然而薰蕕不相投，爵祿羈縻自無力。癸丑三月起黨爭，網羅一計傾同盟；賢豪慘死將軍奪，四海義憤何能平。嗚呼共和不可假，人人盡在法律下；民意民權兩不伸，終有帝制自爲者。贛寧舉義大呼冤，七省同聲號討袁；先生所部躍然應，大將旗鼓建平原。何圖外債供鷹犬，公侯無恥歸驅遣；一時壯士拜黃金，衆寡不敵計難展。中華人物多蚩蚩，幾微禍福誰能知；苟安旦夕不加勸，竟聽賢者喪其師。一經失敗志不貳，整頓全軍勉大義；出入遼齊江浙間，密謀何止三四次。斯時舉事益復難，舊時同志半盟寒；軍持缺乏餉精細，轉輾籌維心力殫。况乃大盜神通廣，上天下地皆羅網；機關一破悉駢誅，彼自稱慶論行賞。先生對此心慘然，拔劍砍地節尤堅；新華帝制夢初起，掃蕩願爲天下先。西南護國軍騰起，江東影響如流水。鄭汝成者凶悍夫，得撲殺之差自喜；星移宿易發天機，

暗殺彈丸勳地飛；奸黨隱謀不及察，傷哉一命竟歸西。嗚乎死亦尋常事，成仁取義皆如此；漁父一去孤鴻杳，各有勳名付太史。獨憐邦瘁以人亡，一摘再摘元氣傷；獨夫自斃不及見，料難瞑目在高岡。碧浪湖畔峴山壑，香花繚繞棲魂魄；氣節令人感慨深，風流豪爽如可作。吁嗟乎，人生氣節豈易言，威逼利誘難具論，一朝失足萬年臭，何忍顛顏而倖存。後乎此者不知止，先生英靈常監視；幾輩同仇敵愾人，早成帝制罪魁矣。

次韻一民社集歸來感賦

檢點征塵付澣衣，尚餘旅夢到柴扉；花開栗里來人少，雁入衡陽去路非；文字生涯何足貴，奕棋世事不須譏；平等載酒尋歡者，九日愚園懊惱歸。

雁月樓詞

醉太平 自題瀛臺攬勝圖

液池雨餘，瀛臺霧迷，蓬萊飄縹緲虛無，盡妝成畫圖。
神僊慣居，形單影孤，還留帝子方壺，讓吾儕醉呼。

美少年第一體 題梅嶼華秋思圖

黃葉響空階，瑟瑟寒俱結，靜坐未移時，斗覺寒如許。

意遠反無言，事往難憑據，除却是眉梢，思深

不知處。

美少年第二題

題荀慧生春思圖

倦甚倚胡床，又手微微笑，無物不關情，況有黃鸝叫。鬢猶鬆，眉未掃，貪懶慣常了，只怕那時間，剛被人知道。

風 嘯 盃

題瘦桐詩話集

妝點閒情入平蕪素，算略解舊愁千縷，看斷綿零棧，溫文爾雅凝香句，強半是，心相許。刻鴛鴦，描鸚鵡，憶前塵，恍如烟霧，縱腸短魂銷，行間字裏留佳趣，還說道難忘汝。

意 難 忘

題神傷集爲余十層樓亡

鴛譜堪疑，暮神傷眷屬，阡地分離，微之傷去蕙，潘令恨空幃；鸞鏡香，望伊誰；儘情味痴痴。向夜闌，夢中眉黛，到處相隨。淒然，連理難期；燕返魂香炷，燃斷紅絲；情深流逝水，才艷冷荒碑；空贏得落花辭。對梅影含悲，最無那樣依奉情，長恨年時。

長相思慢

秋柳馬頭風雨梨花圖

靜院香消，蓬門翠減，亂飄幾片輕雲，疏簾漫影，冷砌凝英；依稀如舊，黃昏玉笛偷聞，譜春風嬌娜，吹
返離魂；縞袂絕紅塵，趁慵疏洛女精神。怨桃笑依然，燕飛如故，盈懷悵悵誰論；零脂和細粉，聽推
殘惹草遮茵，總是沈淪；嗟薄命交枝忍分；看年年明妝褪雪，都應腸斷伊人。

邁 陂 塘

題亞子分湖舊隱園用郭頰如自題山陰歸隱園詩

問分湖殘陽衰柳，舊時釣侶歸未；鷗盟燕影，都休了，寂寞荒村桃李；圖畫裏有一葉扁舟，載著雙巾鬢，
鷗夷堪擬；看萬疊烟波，幾重風雨，沒入篷窗底。風曠者，最是吳江亞子，香卿名字須賜；念家山破
愁千縷，詩思蒼茫雪水；歸去矣，曠亭闌無多，感慨生梨里；從頭數起；比前代靈芬，浮家泛宅，勝迹令
人記。

寧樓詩詞

壽漪微五十

安雅堂前紫牡丹，趁晴蜂蝶每追攀；放嬌攜婢還依母，分贈床梅與紐蘭；一去蘇臺情景改，再逢桑陌笑言
難，樓皇鼓樂扶鸞遠，月照涇潭萬穀酸。

十月三日藜青疾革

枕簟先安容我醉，樽籬紫暹認前游；放懷離亂真難盡，貢禹今朝病不支。

泮溪茶社書懷索曼叔和

爲挹漪光早半晨，驅車帶雨過龍津；疏籬花氣勻清座，野水脂痕上角巾；放曠遙單原惘惘，嗟麟違異竟振振；多君芳草痴心句，不覺茶釀酌飲頻。

題舊白氏園池館

舊家池館綠蔭虧，新竹牆陰發幾枝；數陣清談數聲鳥，想見南皮凝聽時。

孔鑄禹邀遊五公祠陸匡文留飲得四絕

瓊崖遷謫祠賢者，卓著公忠拜五君；今日南來千萬衆，艱貞亦是爲生民。
一泉清澈心浮粟，多樹經秋無意紅；我上斯樓猶抱愧，立言應不計窮通。
彌生六月雙遭繫，覓食分明不自由；轉向滄溟頻屬望，北魚何日作南游。

祠中司事黃君守春畜彌猴二頭余因懷念滄溟二兒北平

索酒已輸偷酒雅，今朝不飲欲何爲；六州鐵鑄開基錯，粉飾早埋剝落悲。

五十六歲初度

周甲自今差四載，心悲父祖缺三年，先祖，先父皆五十七歲喪，空餘皮骨仍中處，不懼風波向島遷；柔立人云吳士祛，義疆我得子民傳；縮枝莫笑臺灣樹，淫雨長颺制自天。

餞韓義士詩

復義由來大，坤維旋轉初；千年唇齒誼，卅載膽薪劬；煥矣成新國，欣然望舊都；舉觴申私祝，長念萬民蘇。

枕上四首 二月十五日夜作

雞聲遙邇門雄清，催促紗窗逐漸明；帳裏人猶貪懵懂，一身已共此心橫。
白頭樹上慣來鳴，只會鉤辮一兩聲；呆鳥清音亦自在，何須婉轉學黃鶯。
遠處似聞雙鶉鳴，料他啼得到姑蘇；簷前滴盡臺灣雨，愁殺江南米也無。
號角吹開精白心，男兒志決事澄清；願拋被底餘溫戀，復國羣前趕一程。

楊淑霞七十壽詩

縣校多遷變，文峯聳最高；風流徵壽相，栽植挺兒曹；不許音禱祝，云當離亂交；還期登耄耋，他日侍遊遨。

壽張震西六十次原唱却壽詩韻

人生行樂樂無涯，早子得周輕百骸；採藥求仙徒苦事，著書傳世亦痴懷；君將長壽因醇樸，我不廣詩怕巧乖；鳳學花朝欣幸遇，開樽謔浪動茅齋。

霸主

霸主從來不法人，鴟夷一棹幾時真；聊於史上開新境，借個西施亂大臣。

重午寄二弟里中

榴纓祀朱符，梅枝桂葉敷；寒庭誰主客，異夢壓榮枯；不是人長別，僅如歲大無；天中過佳節，鄉景我能摹。

詠蕉寄嘉嶺

蕉樹漫山憔悴餘，胸羅佳果足驚余；汝爭一隻珍兒臂，此處倒懸十萬梳。

王健菴援蝶脫蛛網有咏

名園蕩蕩西寧北，窗櫺一碧無他飾；雨餘午睡起惺忪，知自何時蛛網織；儼然自力爲一國，中央雄踞控八

極；無須清畫出君臨，消息四伏冀得食；忽然蝴蝶彩衣來，觸胸黏絲緣無色；幾番掙扎亦徒勞，魚已上鉤鳥被弋；此情緊急禍莫測，恍如少女遭威逼；須臾寸樹卽菹醢，強力所求無不得；王君彈指蝶飛開，翩翩又落庭花側；迴髮展翅望窗前，孰爲碩德孰爲賊，君今語我昨朝事，此事纏綿兼悱惻；世間到處有網羅，但願有情無顛踏；連朝灑雨坐長間，我爲間悲淚沾臆。

秀武義妹生日寄贈此詩

臺北連開旱，清漪盛此時；昨歡月始滿，今樂酒分持；心直關人切，情真怯世欺；何因兄視我，望六一孤兒。

劉象山至自香港同游臺北橋登魚韻

我臺君港久無書，君忽重來此地居；劫火殘民天故甚，葵心向黨衆如初；雲山青巖終焉暝，水月流輝暫亦虛；相並莫輕闕下望，有人指影說雙魚。

題蔡先生與余天民手札

心喪室僅三年盡，正氣銷沉天下哀；聆語唯唯范銅象，又從遺墨認餘灰。簫花直是窮簪飾，橫卷珍抄越縵詩；請假改期都有札，不勝恭敬對人師。青山道風二山名皆可游，一行一止兩書留；慘看衰老難支語，已是先生不下樓。偶然指點到填詞，入手常州正派宜；規律較嚴申意婉，同源演變自風時。兒女關

懷疾病多，棲遲孤島發悲歌；滿江紅意蒼涼甚，寒士謀醫總奈何。

紹興業師蔡先生生日，余黎明即起，自南京東路返寓，寫絕句五首，作爲生日頌。

十載悲梁木，七年紀令辰；真能開風氣，以道覺斯民。
眸容溫且和，義憤滿腔子；寬厚多許人，強矯以律己。
民六親函文，聞道始勤行；閱年三十四，無以繼淵閔。
艱危屢來試，所受幸能記；錢唐對酒時，體會得深致。
兩年在臺灣，生日開講會；復土必不遠，努力於顛沛。

輓陸蔭甫

長子勤公苦憶家，三男游學久離家；二兒避亂自家出，風緊摧頽老樹花；奔喪盡禮今難矣，同舍因而悲憤加。

壽方肇岳

海鳥雙飛，因風暫遠；雌來覓食，忍寒耐飢。
隔海遙相望，背人密寄書；良材猶待沽，世亂不寧居。

愛敬綺年少見，思親情致堪驚；硬命墜機無恙，霞觴祝汝長生。

靜好應令人嘆誇，堪方徐淑與秦嘉；老樵茹苦尋常事，膝下祥開革命花。

爲秦啓文四十三歲生日成四言六章

鷄鳴喔喔，雀噪啁啾；今日令辰，精神振刷。

啁啾雀噪，喔喔鷄鳴；民能勤公，國將收京。

雀噪啁啾，鷄鳴喔喔；同事聯床，樂於把握。

喔喔鷄鳴，啁啾雀噪；凡所願爲，定能做到。

啁啾啾啾，喔喔啾啾；君無悔尤，如此甚佳。

如此甚佳，君無悔尤；光復不遠，與君歸婁。

一月廿九夕豪雨枕上作

深潭懸瀑連天吼，破敵千軍生死呼；爾許詩材來枕上，長吟吟不出豪轟。

元宵節自晨至夜凡得四首

爆竹溝街萬串鳴，頻催天暖柳回生；何堪縣演千忠戮，無處重敦故舊情。

山光晴照六街妍，車展歡輪意欲仙；別有慳慳支半枕，孤身佳節病相纏。

俯首難禁不嘆悲，情親十有九人危；偶然提起偷來食，我已攢眉汝未知。
欲說心情不待醺，欲爲皓月洗塵氛；繁星云自流星放，橫列青冥傲白雲。

余家眷口衆多，曠師曾治少數饑饉，與師
曼二語同食，不使人知，謂之偷來饑飽。

防空演習之夜二首

沈沈死市如遇警，站站機羣接敵聲；孤月懸天如浸海，碧霄今比昨宵清。
長嘯已解行人少，星月相輝夜色鮮；載上車兒行夢裏，一灣淡水冉輕烟。

施氏彌甥生

海外平添一脈親，寒流南襲擁麒麟；漫山鵬與櫻俱發，大陸音和信正堙；翁字頭銜因弟得，怡情懷抱慰姑
真；老夫醜狀見休笑，齒豁頭蓬額上皴。

邱雨菴將軍成仁三週年輓詩

忍辱三年應雪恥，幾人能武又能詩；成仁是個男兒樣，登陸君魂附大旗。

訪雷孝實值其女少華生日賦詩以紀

樓燬紅雲山半揚，臺員記迹比壺長；聰明漸解娛親衆，試畫長眉學上粧。

望之夫人教余勸孝實止酒

負手書城行未宜，他鄉止酒亦適時；然須勉塞夫人意，復國需才惜鬢絲。(一)葉楚儉止酒詩：戒酒難於見酒時，最難還是雨絲絲，例如插架書千卷，負手間行總未宜。(二)李白客中詩：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五月七日雷孝實厲齋書事四首

生日青春最可誇，添燈設盞傍窗紗；知交幾輩誅夷漸，闖入雷門當酒家。龔兆餘生日

情君試唱便興歌，鶯囀晴林隔水過；我盼牛與龜氣盡，推於撫字細磋磨。賀賢賢唱虞姬

炎威初夏憶梅香，人世艱虞歷一場；詩較瀘山邛海畔，另開新境再商量。張伯常傳賀後孝實往獻水小再膠宿處難，幾家夫婦得團圓；兩頭公廡稱携眷，今夕雙筵祝暫安。王節如吳俊昌夫婦來飲

五月十三日晨浙江人王惟英之父被殺來訃輓之以詩

十分普遍來哀訃，一日不忘爲報仇；衆怒羶騰扶孝子，宜收涕淚執干矛。

爲仲少梅題成都詩婢家陳師曾双柿圖

客易槐堂柿一雙，微髭瘦手古眉龐；卅年我愧婁東友，怯畫情同心肯降。

小詩一首留與王子壯嫂

四年離亂此寧居，子女崢嶸樂有餘；我食小鮮歌老趙，當時黨部盛何如。

薄暮赴錦姪處飯天雨步歸中途口占

烏雲撼背漫天漾，斷處還留一道河；河底晴雲沙積聚，兩灣秋碧瀉澄波。

題某名冊

山風松氣迂玄衣，師父擔圖日本歸；世界萬千同一劫，此心靜處即皈依。

孺懷一首

舊時聖誕先慈誕，衆視尋常我獨悲；禮聚酸香和淚麪，孺懷難狀母能知。

余獨行西寧南路望雲山青宇而悲念愼微死時死後狀，吟成酒淚二首

酒入傷心淚眼懸，記曾臨去笑嫣然；最悲天府歸來晚，羅襪寢衣委一邊。
山海尋盟何處門，欲淚微酒跡芳魂；風前重見棕櫚樹，不但聲吞淚也吞。

雷孝實座上食冰李

綠暗紅稀五月闌，香酥冰透覺唇寒；大韓南北紛傳捷。滅賊從今不復難。

蕉串既斫之翌晨，白頭一雙來尋不得，爲吟二十八韻

寧園數重樹，扶疏結綠陰；果木植殊少，常寶翠條森，樹外蕉幾本，一株懸碧簪；初花發朱紫，疊疊如懷妊；開苞三垂盤，結聚擬瓊琳；僮僕早相告，主客每生心；不知天所產，原亦爲蟲禽；晴蒸雨沃育，數指燦黃金；老陳斫而藏，勤慎良堪欽；云物不寶愛，終被鄰兒侵；豈知詰朝事，感嘆令人深；白頭兩雄雌，破曉忽來尋；一飛度籬落，一飛穿空林；睥睨相位置，互證無商參；再度作廻翔，指認獲南鍼；端詳蕉無誤，佳果影銷沈；三繞在林間，啾啾吐哀音；分明啄於此，是昨而非今；無可與抗力，戀戀恐遭擒；相將去遐遠，咄咄悲不禁；余聞江南北，人災逾天臨；奪糧資鄰飽，萬姓爲之瘖；哀哉白頭翁，兩意和瑟琴；此處不得食，他往急嗷嗷；何因隔天海，反攻力不任。居者將死饑，行者抱孤衾；與較還不如，老淚沾衣襟。沾襟太蕭瑟，夜起朗長吟。

晨於宿舍外坡場候車，和安懷音山韻詩一絕

倏興化亂卅年間，汗棟難編總汗顏；自有絕峯斷澗在，居中四望但平山。（臺中和安懷音）

別玄武湖

檢書得三十七年所書殘句足成此詩。

黃裳銀杏爪楓紅，落葉堆飛湖上風；山水壓城楊柳岸，輕爲此別再相逢。

酒薄一首

不耐酒精嫌酒薄，自爲陶醉不成醺；同舟幾已忘風雨，我縮烟篷望濕雲。

淡水河二首

外河帆影依山側，內港鷗羣上綠堤；水面輕塵人不覺，盡情疎淡大橋西。
水邊人去聊爲靜，蓑舍長繩漁網懸；而我頓盈沾臆淚，魚蝦與躍若神僊。

寧樓夜起

遠雞近雞啼剛柔，鳴泉漲長漸流，起視明月正滿樓，樹青草碧新加油；我願此時同車游，吸風零露寫煩憂；思之不得擁被羞，國幾不國將誰尤；竟如先烈臥荒邱，一躍而起搯其鱗；我又不能處膠舟，月明無眼悲清秋。

中秋同方肇衡步惠通橋得句

四山暮靄如將睡，幾處紅橋萬綠間；與爾臨風愁得解，尋秋不遇得清閒。

惠通橋絕句

惠通橋外較清閒，無數秋光不可攀；紅紫層開天岸海，亂雲窺聚正欺山。
因物興懷隨節序，可堪替菊以扶桑；舉盃嫌薄情關酒，最是思鄉爲蟹匡。

九月二十九日枕上作

廉纖雨又現晚晴，北門携酒三人行，東門采蘭憶青浦，城鄉糜爛不可觀。盃浮大白顏浮紅，灑落妍麗隨秋風。瓶罄何以壽之耻，葡萄易釀失其枝。酒酣何故發高歌，少不驚人奈老何。溫馨在懷二三事，如溫故書折精義。紅豆春來發數枝，采之贈誰誰則知。素心既獲身有屬，尾生甚至抱枯木。我游青 君來迎，他日薄歡敘舊情，今朝雅樂慰平生。

居先生七十六歲生日，獻詩

昨夕全臺震，今朝山岳新；有心復故土，無悔老成人；
性以勤爲樂，交因淡始真；聊因答學稼，情動四方民。

總裁壽詩

心喜事非瑞，今朝天豔陽；全民雍矚望，列國佩堅強；一旅會興夏，三遷不礙商；書名申私祝，仁者壽無

疆。

壽雷孝實五十九

酣歌崑亂意難申，浪裏同舟愛此人；事業肇成甘淡泊，詩文繼起見溫純；停辛欲以身爲範，周甲看將老坐貧；儘有餘年賡唱和，日歸重與物華新。

撫生十絕句

繁燈鬧市月臨空，追撫生年感不窮；淒絕孤兒今望六。其時抱母眼冥濛。（余生光緒乙未十一月十九日，今十一月十四日夜，爲生日前五夜，過西門町，見皓月，口號）。

曾舉兩兄次第殤，獲余差足慰重堂；可憐吾祖春間歿，父掩桑弧哭一場。

長姊與余差六歲，生平祇是望余強；身甘操作護持切，輕別長離意倍愴。（姊穎自幼護弟上學攻書，自甘操作，自三十八年二月五日相別於上海楊樹浦海平輪畔，四十年五月傳病歿南京）。

抱領還勞祖母徐，晨風拂帳紙窗虛；常提糞土箕兒事，落地生根實汝軀。（俗例以糞箕接嬰，故賤之，實寶之也）。

抱兒覓乳外公痴，下帳吹燈餵尙疑；授乳毛嫗今八十，嘗云仁老美豐儀。（外祖陸公子仁，以余羸瘦，抱往外祖母族人家覓乳，余已能辨別非母氏也，必於昏黑中始勉強受喂，及余既成長，毛嫗爲余言之。並云，余外祖容貌昉麗，所過田間，婦女目隨手指，忘其鋤把）。

還虞殤折金環繫，左耳針穿記母恩；飄泊海山歸夢惡，橫流有淚濕穿痕。

已知比興言甫能，薛家橋畔抱游曾；歸問娘呼索馬馬，携錢指買水紅菱。（三歲時事）

遺傳有病瘦如柴，山氣漫云日夕佳；夜啼行抱親辛苦，晚知居業與余皆。（病疝氣。知交中居覺生，葉楚
儉兩先生與余同病）。

水缸作鏡弄脂粉，前門呼飯追陳張；（張洪陳鑑寶爲先君兩學生）急公愛美遭頓仆，眉間頤下傷痕長。
甲午兵敗國方罷，割臺乙未余始生；勝餘又陷來臺北，志切匡復詩心聲。

十一月十日夜寧樓聽雨

昆陽兩戰飛震瓦，地中海浪沒小舟；我撫驚心縮溫被，濕牀漏屋爲人憂；上漏下震天不管，以余清醒令余
愁；開燈與書強暗對，憂愁滿帳何可驅；枕邊之淚由他流。

辛卯上巳禊集臺北賓館，分韻得少字，自南社至是，余怕拘韻，且不樂
角藝，徒飲啖，不繳卷以爲常。顧鍾張兩先生屢來催促，歲將盡，鍾老
抱圖詠冊子屬題，無可逃懶勉湊三十韻，追記其事。

修禊何處宜，躊躇夫人邵；余言賓館佳，折簡吟明召；鍾叟携果餅，於衆獨顛顛，名園藏廣廈，亭與樓爭
峭；精舍繡幔分，幽窗綠陰繞；以文會同心，琬琰還相照，各雖懷百憂，良晤都含笑，余略坐矜持，臨梯
登樓眺；驚動桌桌塵，踏破甃甃曜；空宇陳設侈，闕寂如枯廟；流亡者露宿，知此寧無誚；下階臨澄汀，

噴泉若庭燎，所見足感慨，入林尋爽窆；油杉綠短柱，刊銜示崇要；國儲今降皇，手植在山徼；閣臣久還宮，初降拜明詔；又有韓李王，虛君非同調；諸樹自興衰，敵國不相弔；余亦痛淪胥，播遷越海嶠；日夜望中興，涕淚隨長嘯；何日國隆昌，萬事難逆料；詩人吐忠愛，惜被意相肖；憤欲執干戈，暇或事漁釣；圖詩合一卷，聊以觀衆妙；神逸畫能兼，點題均得竅；氣類真不孤，各有篇章耀；東西南北人，渙汗大呼叫；中華古文明，豈可自我掉；輸丹復努力，匡救宜得療；堪以繼永和，幽情暢逸少。

五十七歲生朝却賀詩

從亡逢誕日，明發心不爽；祖終五十七，父曾滾地悲；父終五十七，號囑四孤兒；季弟方折閱，七日甫結綯；余歸偕三弟，歐洲久遠離；侍親祇一月，人謂歸及時；拮据謀附棺，有母作主持；不及養而豐，詎可死待虧；其時幸無悔，翌年喪聖慈，姊更遇不淑，淚斑心畫錐；悠悠廿五載，深慟每不支；今朝逢母難，又值姊死饑；重念父祖年，更痛時局危，賀我增我悲，難禁雙淚垂；多謝諸相知，飲食誠懇辭。

喜邱紹先過寓樓同游臺北橋

晴冬轉煩似春晴，靜對明窗百感并；先教汝心安坦蕩，任憑吾說亂縱橫；九峯風鶴支前淚，淡水雲龍見後情；莫撫敲瘕陰日痛，聊於人類試艱貞。

五十六歲生朝口號

隻身海外不能歸，書卷田廬知己非；我起黎明無可望，向無燈處得光微。
一水清漪柿攬長，墓門錦樹泣全荒；似聞二老輕相語，阿大今朝陟遠方。
父祖終於五十七，開年我亦及斯齡；最慚家學從余墜，敢雜何能熟一經。
晨行五里及河干，出霧青山秀可餐；我與諸昆今隔絕，江南互不恤饑寒。
窮人集飲覓真歡，酒入文心心更丹；夢想洛陽周（柏年）葉（楚儉）盛，漫天風浪一臺安。
才德易興俱逝悲，往而不返向天疑；送人我在陽關外，誰爲蒼生作總持。
不訓而行行憲難，治權民意輒無端；大家失態須珍重，遺教精詳莫漫看。
備員立法廿年來，建國宏規助翦裁；我爲信行求易簡，不編講義不風雷。
藏富於民財用足，爲公至樂莫言私；顛沛更須持大體，但知聚斂不相宜。
黨紀在心似一繩，先求平直後能伸；幾番不肯隨人議，祇恐深文失苦辛。
苦無住處得泉町，綠樹交陰草覆庭；最愛紙窗容我隱，攤書得味一盞青。
圍棋賭果厲公歡，葵老（莫衡字葵卿）閒來下一盤；辛苦欲將全局振，遭人打劫感多端。
盡年高臥憶楊林，花氣茶香亦不禁；危亂誰將甘旨奉，此番感不絕余心。
一個木魚一卷經，又煩寡姊堵門庭；百年文物由鴉毀，莫再悄悄惜膽瓶。
二子遠離艱一信，諷余歸去學淵明；當年責子詩癡甚，今日規親亦過情。
莫想寒庭補種梅，讀書聲朗則花開；花繁我更精詳讀，五十年中得幾回。
先人遺墨樂摩挲，散佚傳鈔亦已多；濟美聯芳五百載，焚燒未必悉銷磨。

孤往搜詩老更能，嬾飛媚竈惜寒蠅；草山花發紅猶淺，不頌春王不待徵。
往事堪悲宿草深，一痕真戀鏤初心；挑琴尋瑟餘何弄，哀唳驚鴻祇碎音。
開國以還事足論，從亡唯有罪可分；算來不比青氈好，歸去情甘咬菜根。

輓王培蓀先生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病逝上海

乍聞北海尊眉壽，忽又頽山紀此哀；畢世精誠弘教育，一時英俊荷培栽；
鄰玄經室黃巾幘，管寧書樓白帽嵬；我自龍門久欽折，南洋新學仗公開。

輓谷紀常

中山路上夜行遲，昆季肩隨度歲時；常願谷家荆樹好，颱風狂亂折高枝。

贈阮文沁

晴空戒夜襲，黨醜乃以燭；裙屐集僑團，晚晴靚新綠；孔廟會端五，迎阮詩相屬；
朋來自遠方，重譯通衷曲；善言吐忠款，結鄰辭兼勗；億兆偶迷愚，北熊逞荼毒；先知起與抗，
明夷筆心獄；攸往利箕韓，反共盟一局；脊令鳴在原，急難誼彌篤；
慚愧譽飛龍，（君云中國國民黨之創建中華民國如飛龍在天寰球皆仰）
頻復正思贖；以今擬大同，文明苦不足；珍重者阮子，建國任所欲；
卓犖者越南，興復天下矚；於古有明徵，勾踐曾忍辱。

河畔三首

斗室無如水際涼，濕雲吞月正鴟張；無人能識誰爲伴，虛座昏燈冷數行。
風定河凝天氣移，輕扶粲笑有便宜；蟲豸羽振皆生意，戀愛黃金趁少時。
望裏南山幾色青，橋闌雙線界空冥；岸燈入夜光投水，似瀑如龍無定形。

李君佩先生周年祭

不匱剛方執信堅，與君義勇粵三賢；宿儒春諤天能聽，遺蛻無踪竟一年。
隨君笑語覓居（覺生先生諱正）鄰，（海濱先生諱魯）愁偶寬圍酒不休；聯袂云亡黨巷寂，雜花競艷我低頭。

戴寶游湖敬且虔，杵歌聽罷意欣然；歸來承譽風懷好，云似飛花入硯田。（游日月潭，先生贈以玉印，文曰飛花落硯田。）

風骨嶙峋太瘦生，殘骸解脫較安寧；君行漸遠宜無憾，珍惜遺書有葆真。

許靜仁先生八十二

集慶開賓館，聊謀長者安；秋晴萍水淨，颺定磧雲寒；大筆中興頌，平生處士官；臚歡仁字廣，我覺獻詩難。

贈陸幼剛甲午十月再赴美國

橫舍風吹几上沙，列名堂板所學奢；分襟五四驚濤始，欲拯天下隨無涯。君家信宜住南越，敬業教品名譽發；著領人物行有餘，狀寫花鳥畫沒骨。携紵寧垣及渝廬，中年握贈歡逾初；我家弟姪業方盛，君皆親睹言非虛。倭奴既敗國待治，蜂虻不除蝗遍地；從亡我再入羊城，賴君招接情殷至。月下花前酒有痕，蝶畦蠹笈梅花村；我願歲啖華李，渝蓉海口雲飛奔。與爾相逢又臺北，君愁黨籍留難得；賊殺信宜族數千，君寫反共文出色。君生甲午長一年，願留君住肩隨肩；苦無適當官可舉，遠就子女美利堅。天下如今重美金，美爲盟主士歸心；年逾周甲賭贏利，注在死烈與行義。

夜過川端橋

俯仰因明月，川端煇更明；撫時誰難老，對景謝冬晴；蘆白昂頭得，山遙覲面生；橋闌忽駐步，吟望及陵京。

題吳道一七十歲紀念冊

安亭江上望崑山，塔影晴疊杳渺間。保泰街（余會廬）前十廟口。（道一廬）馬蹄得得爲誰走。君家君廬景能詳。我最愛君人大方。短褐布衣終日默，精研機器勤於職。宣傳特有吳長城，廣播五台（中央、北平、福州、西安、長沙、爲抗日戰前五台）聲遠行。果夫志得肩偶聳，機價鉅萬款能奉。丁家橋畔孕繁花

，開濟綢繆合一家。（廣播電台案提政治會議，經費亦互通，其他單位亦合作）。甫盛隨哀信可哀，江東門外初營台。卸機湖江遷重慶，上清臺屋星雲映。沙平壩設國際台，滇緬封鎖何礙哉。家眷因居歇台子，薪求勝利甘窮死。勝利來臨我受降，接收繁重力難當。愁策君面辛勞甚，周妥已勝異人任。深悲謀畫與時違，未滿三年勢已非。裝船雜亂人擠攀，君親督率來臺灣。回顧大陸塵氣隔，風推巨浪搖空碧。同仇空有血填膺，奮幹宜爲退院僧。忽然歲周轉甲午，六十稱壽酒又聚。任憑人說舊無功，爲民試再作前鋒。願死沙場躍白骨，揖讓青年重建國。願宏心定祝長生，展卷欣然值雨晴。

題鄭源深手冊

一編醉錦集珍聞，見汝深懷黃展雲；總是華年隨逝水，誰於風義獨斤斤。（源深係黃展雲弟子）。

銀光巷山居

山寺（善光寺）鐘聲敲薄暮，微雲天際捲成絲；搜尋穹線飛機影，曾未曳爐放一遺。
方塘瀾激水硫磺，娟致依然不待妝；人世愛憎無可說，但期將母晚琴張。
啞啞樓館愁難櫛，迎送帷車遮可窺；百物皆昂惟笑賤，幾回無味到胭脂。
巷市薰蒸才小暑，山間爽颯若初秋；爲嫌多露沉吟決，啾啾蟲聲上枕頭。
市聲叫賣劇離奇，爭比林鸞叫畫眉；不許清晨破清睡，山齋夢境有圓時。
中夜推幃轉側虛，蠹魚似我復鯨魚；除非四部重編目，曷覓新刊大字書。

方帽玄施嬌似花，中華兒女寄鄰家；初嘗世味都嫌苦，欲問移牀毛拜鴉。
花枝香細晚風庭，徙倚巖根四望青；欲疏素心同印可，但來一視足留停。
殿鴟一角數枝松，虛杏傳聲早晚鐘；清淨廣居梵唄永，山門長爲溫雲封。
兩市聯廬著北投，泉流草際歲溫柔；者番休養權經過。示疾微嫌不自由。

詩成，以示陳君樸，君樸謂巖松及灌園夫婦，不可無詩。又成二首：

巖松似髮致娟然，旁凍雲山似石堅；雲石不移巖更靜，松間略有數聲蟬。
灌園夫婦眞佳耦，靜好還兼勞動偕，提起入城終不適，爲愁鎮日要穿鞋。

賀秦孝儀新婚詩五律兩首

值得頃心許，絲牽十四秋；誰知勝乃敗，更見學而優；迨吉蛛增喜，催妝燕導游；奚疑長靜好，珍重佐明
休。

沈映冬招中國畫廳觀錫山華氏藏畫因病不往

讀畫詩能逸，病床願每違；蕭疎餘長卷，寂寞任奮飛；德業龍亭舊，精眞石谷希；無由酬瘦沈，想望到斜
暉。

自劍潭至石牌講舍

懸橋鄰水激絃，山淡村虛音似煙；
非猛沙灘空擱起，無入理會雨漫天。
木槿繁花無盡紅，赤心吐露門颯風；
颯前風後更番雨，算入當前晦吝中。
二百餘人聚一堂，前徽猶王壓淒涼；
宅心遠大炎能復，創造常青史數行。
無人肯說匡時話，親愛精誠額尙懸；
濕脚漏鞋滋味惡，不諍吾黨欲何之。

陽明山憶乙未重九士林雅集口占一絕

潭上叢巒不可攀，雨濛濛裏是詩間；
吟思嫌澀炊煙起，煙冉如雲爲靠山。

哦詩成虛實二首

敷陳學術詡專精，場外喧阗鼓掌聲；
鄰寺鐘弘敲熱夢，外慚中愜是虛名。
(宿新店)。
佳兒順婦各庭樓，婦病風難夫事周；
牖下對雞隨靜好，灘頭侶鬼睡夷猶。
(曲尺訪朱宗良繩先)。

遠近一首

直潭青潭與碧潭，樹裏清光鏡一涵；
近潭柳記平幽梅？遠處重山作勢酣。
(新店溪由萬山叢中，挾南勢，
北勢兩溪，出雙溪口，至新店市青潭碧溪，
皆溪之一節，直潭須兩渡始達。)

黃道傳及妻八十壽

僑舍煦春新，孫曾邀比鄰；歡顏看雙老，花燭又良辰；教育貽謀遠，仁慈廣惠頻；寄遙申燕賀，篤慶壽無垠

瞿梅蔭受洗

本無罪惡輕身洗，向主皈依失信心；百勸無能回執意，自今不拜至情親。

七夕詞

一鈎天半四山沉，舊誓拋荒不可尋；似自銀河初解望，迷藏不見到如今。
忍淚中宵強自寬。睡能傍母睫毛安；而今消渴茫茫甚，知竝双皇不敢看。

再賦七夕詞一首

罷雨精廚謹啓筵，另齋瓜果綠坪前；盈眶是淚非關酒，只恨星河分外妍。

甘自明輓詩四首（乃光，廣西岑漢人，卒於澳洲雪梨醫院，年六十，父笠三，同盟會會員，爲龍濟光所害。妻陳杏容，子大元，大文，大本，大平，女大京。）

替崗我上寺樓時，黨部人才捷可期；博大寬容先滅沒，細針密線祇徒爲。
炸後評論草上坪，諧談止痛逗君康；公文簡化今仍簡，檔有奇文笑絕纓。

長天鯤翼沈南溟。浮海瓢瓜蝕壯年。記勸釋矜君語妙，停針鐘在急行前。案頭小鐘，移交日蒙留作紀念，鐘老常停。
君勸余適忙莫急。每餐行急件，視鐘已停，在職各處人員，亦不悉在，遺陳無益也。君最講行政效率，而處世裕詳，自得其樂如此。
明年返旆定中原，大會精忠擇謫言；一代英甘人望重。何堪宿草掩癡門。（自明先生千古一四兩章，并追悼吳鐵城先生，臺北同志公祭先生鐵老三周年忌一日。）

「四二」卅年紀念絕句

我到南昌方歲首，惡陰萌孽已城郊；相期不往青雲浦，（政府暫駐南昌，會議終了，離去他往者，不一其人，丁鼎丞先生特約余連青雲浦也不去）。爲恐蜉蝣撼一朝。

間雲潭影百花洲，黨政傾翻記此仇；最是韓人強峻處，萬灘扼水血和流。
死義囚豪自足驚，姓名六百半儒生；九原定有同聲嘆，脫鼠何因入北京。
撫時感逝莫深悲，刻苦圖強猶可爲；首領昂藏呼殺賊，緣何不見段書貽。

梁公約弟子劉芷薰畫小瓜兩枚絕句

寫生妙手梁公約，死去更爲藝苑稱；芍藥花和瓢兒菜，如今不見今日憎。
炎威解卻得双清，弟子追蹤賦有情；瓜蔓朕綿隨意說，遭時荒亂夢承平。

就荒藤石憶瞻園，書畫流傳白下門；最愛微髭瘦居士，吟詩真率不留痕。（末章兼憶鄉先賢方惟一先生還。）

宿溪州詩五首

曉園鳴鳥不爲喧，植樹舊年林本源；却喜風颺摧折處，較爲明暢祿陰繁。
皇子離宮弘虎尾，細溪蔭道不相謀；溪州吟望粗成局，一夢酣怡拾翠樓。
于聳迎謝欣離座，詩伴溫醇却姓雷；擇則人間得仙境，偶然留影笑成堆。
苦無精舍集人師，科學鑽程馬保之；記得譯詩新一卷，（入南社日，朱少屏先生贈馬君武詩一冊。）不於吟弄引佳兒。

徇財怙勢天所厭，冷意沁人濕手巾；（溪州款客以濕手巾最爲特別）客座漫談陳至善，不因選舉失親民。
七月七日作

車輪荒渡烏溪水，木照銀河架鵲橋；五十年前初不解，逕題羅襪觸羞苗。
無盡青山隱竹竿，筠輕雲淡水流寒；歸棺得傍慈親穴，總比飄零墨袖安。

鄰巷觀菊展

菊花願在揚州瘦，更瘦人珍細杜鵑；莫怪難禁背地說，凝妝可惜略肥癯。

淚詩奠 葉楚僉先生生日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葉楚僉先生生日，晨二時起，廊下清坐，念勝利日，楚往上海，宣慰江蘇，一因平時穿得過煖，飛機上冷，無衣可加，終至受寒。二因不帶秘書。余薦陳白，亦不允。忙累成病。死年六十。今七十二矣。作詩哀之。

檳榔挺偉夜冥濛，中處溫醅正厥躬；抑塞難排惟縱酒，雲山萬疊被頭蒙。

戊戌九日，懷弟，姪、甥、及彌甥是日午宴秋佩蘭。夜赴歸僑酒會及崑曲小集，潛齋謂宜有詩

停陰隔風雨，重九惜嘉名，離亂一杯酒，沈懸兩地情；笛聲添夜怨，笳吹引歸程；便欲相携去，穿山

寒家離穿山六里吳梅村五律所詠者舉步輕。

碧廬期陸幼剛不至題幼剛所寄中山陵團圓攝影

步于右任先生題詩韻。

柏向葵傾示不移，團詩合璧吐心期；中興祭告鏡歌沸，方是男兒落淚時。

碧潭山水互環圍，小樣香魚略見肥；期汝盃盤吟望裏，遲遲日暮竟忘歸。

暮年信仰篤於僧，雲寺躋攀若上陵；坡路木棉容易畫，添余坐歇或扶輿。幼剛曾余廣州

綺羅香 碧潭雨中

蕉卷風舒，椰絲雨織，無數遠嵐含翠，四顧空濛迷；却人間何世，度澄江，鐵索橋懸；倚峭壁，石欄亭峙；向巉巖拾級登臨，望中烟艇兩三艤。天然圖畫秀麗；都道西冷彷彿，我聞如是；回首湖山，裾履勝游曾幾；任美景，過若行雲，總綺歲，付諸流水；且狂歌俯仰乾坤，一樽還自理。

736

卷五

對聯

壽唐青來表伯母

慶衍桐封，節甘蔗境。
歡騰梓舍，酒進麻姑。

王詠梅七十雙壽

齊眉軟語，相莊惜福，願謀桑梓利。
繞膝欣看，濟美同康，長挹桂蘭馨。

壽熊公哲六十

當代文章推一手
盈門桃李奉千觴

壽蕭同茲六十

同年相慰勉
傳信著精勤

壽郁少華七十晉五

駐景顰眉，崇瞻阿里山巖樹。
及門慶壽詠，長廣談水河上春。

壽蕭青萍母七十

稟蕭著名，運浙益顯。
錚母長壽，勵節之光。

賀胡希汾婚

貞士精一，宜家迨吉。
淑媛窈窕，令德與齊。

賀林在明祖父蓉卿老伯八十德欣

譜名家積 三歲同日生辰

隔海懸懷，同堂四代。
如山稱頌，學舞三齡。

六十自壽

生年值總理第一次起義
工作在本黨三十年克勤

賀慎之與葛荷心結婚

雨露及時滋並體。
荷花含艷結同心。

賀葉溯中女公策于歸

冰弦調玉軫。
麗句入香奩。

李向來夫婦四十雙壽

奇姿矯如出林鶴。
儷影清如照澗梅。

壽王子弦六十

治亂憑君久視
貞恆在黨無爲

壽黃純青八十

椿歲八千，嘯福九五。
澤蘭薤茂，庭桂時芳。

賀秦孝儀許海平結婚

迨吉蛛增喜。

催妝燕導游。

賀陸京士四九生日

以忠愛爲工運。

樂溪山之隱居。

壽馬星樵七十

保養有功，識途老馬。

興復在望，比翼祥鸚。

賀趙耀東四十

鄰樹長枝花正發。

兩儀圓櫓笑相隨。

賀洪嬋三十

相携立山海。

交織以溫馨。

贈王節如演劇

佳節近天中，繁花簇豔。

九如祝人壽，雅奏臚歡。

書蘇松太紅聯三區今日集會懸掛

流厲臺灣，熙春聚首。

光復江海，歸簪同心。

雜感作聯

問便如何，說者不懂，懂者不說。

答又奚益，許他文過，更讓表功。

輓李協 先生

是名將而大雅不羣，紀難有詩篇，最堪欽湖口誓師，龍潭坐鎮。

正春日將中樞集會，摧頽悲老輩，更忍說琴絲待理，來軫方遄。

輓郎醒石

三度中偏風，公務關懷，扶病猶思濟案牘。
廿年珍益友，半途長別，餘生誰與話滄桑。

輓王調甫

無比騷心，一斛酒澆昌谷集。
又添離淚，雙江愁皺鬱孤臺。

輓沈信卿

代龍門師範旅渝同學會

開國仗鴻儒，能以書院之精，傳諸學校；學校之效

，見諸社會。

暮年作蠅隱，不堪人文之興，淪於敵僞；敵僞之燄，熾於江蘇。

輓沈伯黎

抗建責任在吾儕，投袂西來，孰料君不再東返。
興革梓桑何自說，摘瓜上品，屢教余於邑中年。

輓沈伯黎

代陸長恩作

身輸邦國，忠出肺肝，離滬入川，幾經奮鬥，成績著當今，何堪抗戰將完，兄遽霜露。
親爲中表，情逾骨肉，讀書就業，備受栽培，萬難在日後，長念德恩未報，弟竭駑駘。

輓叔芾姻伯

德澤被粉榆，書法謹嚴徵上壽。

孝思郁蘭桂，喪儀肅穆式新都。

輓顧綬書緯亞夫人

賢德著閨幃，教子相夫，事業宏通憂患際。
春歌罷閨里，及門執贄，齋筵深拜別離時。

輓曹芻母沈

母去應安，難得賢郎能勵志。
我來作弔，初聞今歲或收京。

輓俞友清母張

患難隔情親，迎養板輿成斷夢。
昏迷望關隘，流亡詩稿缺今年。

輓方治母張

子淚客邊多，縣縣青木關前雨。
母魂天上毅，軋軋白雲隊裏機。

輓高容堂先生

八子復八孫，天佑高門能厚植。
六旬又六歲，人於孤島靳修齡。

輓張理丞

代太倉同鄉會作

意外失此才，魂隨江水先歸去。
平生無遺行，名著唐門後進間。
為唐蔚之先生學生

輓顧敦夫先生

代太倉旅滬同鄉會作

先縣乘而至滄州，敬業樂羣，德望並事功俱著。
儻羈魂得歸婁水，城狐社鼠，糾繩與譴責從嚴。

輓馮羣伯

遇事則忠，對入則恭，四年前陡起風波，滿局全輸，
為差一子。

可傷者貧，難爭者命，諸法想無能救濟，兩眶殘淚

，載入重泉。

輓周柏年

近來沒法慰君，黨國艱危，相見無時不貧病。
此去仍應憐我，公私困厄，更從何處話酸辛。

輓王毅侯

恭敬侍師門，十載毋違，三年無改。
殷勤問戰訊，一心不泯，雙目常懸。

又代同學會作

同堂端士珍前席。
此日哀歌動兩江。

輓石衡青先生

自當年馬賽承迎，久悅服楷模教誨。
痛此日巴山展奠，真不勝感慨淒清。

輓楊哀時

悼仲公於癸丑，識季子以丙寅，欽君爲龍門，創譽
流徽，到處著誠溫，不僅弟恭兄友。
竝安詳夫金陵，共皇遽乎西蜀，忽駕赴蓉城，窮醫
絕藥，予懷傷寂寞，怎禁酒冷茶荒。

輓李仙根

聞耗詣靈前，風雨一江棺去遠。
論交追白下，師期重疊淚來頻。末三字楚僧改句如仙

輓穆藕初先生

是龍門經濟之才，學藝著華夷，花紗創制燦然，後
進栽培不倦，餘事託弦歌，海上遲公張樂返。
急亭林興亡之義，艱危共黨國，抗建贊襄有功，全
線勝利可睹，遐齡厄癸未，靈前鑿我失聲悲。

輓王陸一

以詩文詞弘開國規模，不僅驚才絕艷。
矢清慎勤荅平生知遇，那堪賈志長埋。

輓張仲仁先生

胥水瑣溪馮顧，交情思往迹。
春明巴蜀歐蘇，道義感忘年。

輓秦德榮烈士

義取所安，田(橫)連(魯仲連)有嗣響。
復應不遠，海岱感精忠。

輓丹陽貢藜青

交友得姜肱，一日不逢呼幾遍。
化身繞遼鶴，何時始認景非殊。

輓沈君崇

向平願了，簡命新除，撰杖甫優游，一病經年終不起。
離垢功深，真誠永照，交情嫌潦草，他生何處訂相知。

輓厲无咎妻承

海邊淺艇微波，雙鷗鷺盟，艷迹依稀流腐錄。
早歲同在南洋教書訂婚

松裏疏燈明月，數聲鷓鴣唱，鄰窗斷續悼亡詩。
住南山興建養舍弟作鄰

輓潘宜之

平生好勝喜功，一睨偏飄泊西南，竟未睹逆倭降表。
舊事驚心動魄，兩淚貯依稀光影，憑誰論清黨當年。

輓葉楚儉先生

文章道德兩兼之，深幸曾卅載心儀，廿年兄事。
詩酒風流都歇了，可悲在先期噩夢，後死交情。

輓林雲陔

客歲涉陵園，俯仰前休相歎息。
惠朝悲嶺嶠，蕭疎巨木又凋零。

輓黃復生陳樹人林雲陔

旬日失三賢，逝者如斯良足痛。
朽索馭六馬，操之自我尙能存。

輓陳布雷

相見笑從前，南社青年，攝影摩肩藉地坐。
長離悲此日，中央老秘，臨文瀝血有天知。

輓龔彬士

老年金石常親，瑣溪移棹悲虛約。
後起質文並茂，泉路掀髯說種瓜。

輓莫安初同志

黨有事操作奔走，家多故冠昏喪祭，一息竟難留，
多分君因勞瘁死。
何能忘笑貌聲音，更忍見妻子孤零，百端休再說，
臨棺我爲友朋酸。

輓唐有壬

三載半共事中樞，最難忘公務粗完，奉酒深宵，幾
回相對。
雲時間變生上海，更忍說將門有種，國家多難，一
往無前。

輓胡展堂先生

有意未能安，數語親承祛所惑。
斯人難再得，一生經歷示無慚。

輓邵翼如

雖尋舊史亦難儔，亂世奇才痛鸚鵡。
料得近時會念我，危巒重險詠崑崙。

輓張復曾

病腦僅兩週，彌留矣互四日，言聽味阻礙橫呈，厚
道如君，何意羣醫皆束手。
遺孤且七人，初生者甫匝月，育養教亂離誰恃，羈
魂儻返，忍看結髮望回頭。

輓邱代明

通遠門外數度相逢，方冀鷓影常雙，字水巴山，足

安翔止。

文覺寺中一棺旅寄，誰分鵬程折萬，英年美質，斷
送須臾。

輓空軍陣亡將士

在天際肆鵬搏，志決身殲，活躍英名昭史乘。
臨島京如蟻穴，施仁戒殺，咨嗟神隊泣東夷。

輓胡敬侃

代太倉同鄉作

玉折蘭摧，悲深望祭。
蠶壺蟻象，忠勁歸魂。

輓顧詠斐

世業守巾箱，所望後起惟賢，一語承漢臬重託。
親恩嗟風木，恨殺歸輪不展，萬分負孝女孤懷。

輓楊滄白

儒雅風流是吾師，膺座傳綫如昨日。
首義正邱惟故土，重泉擺說獨千秋。

輓張太夫人

與文郎在太學同舍，歐陸同游，救國擊神姦，一怒
會甘五四獄。
推賢母有詩人作配，哲媛作婦，齊家持聖善，但悲
不享期頤年。

輓黃徐宗漢

致力革命四十年，勇猛精勤，與夫業相稱。
示寂陪都三八節，哀榮肅穆，徵人格特崇。

輓姜肇先

放眼玉山低，廿年欽商校經營，知自風華歸樸實。
交情淒水永，一事感人生遭遇，那堪強項處聞貧。

輓朱聽松

湯餅記開筵，從知樂轉含飴，豈期花落人亡，別有
傷心成瓠腹。
酒壚感陳迹，詎料悲興歌薤，此後盃長引滿，再難
笑口賭鯨吞。

輓濮孟九母張

望文郎爲黨國中堅，懿教舊如斯，曾讀家書在南
德。
顧丹旌仍巴渝小駐，凱旋當不遠，略遲魂氣向江
東。

輓計榮森

代北大同學會作

地質科研及精微，於古生物能立一家之言，編新詞
彙，久溥學人之利。
心血稿休教散失，其好材料宜啓專藏之館，陳遺書

籍，兼動僑輩之哀。

輓顧少磐先生

硜硜抱遺經，老矣荒江，幸賢子孫送終皆繞膝。
攸攸想泉路，依然對宇，與先姑丈吟望共搔頭。

輓張季鸞羅鈞任陸費伯鴻

曲酒刻書，均能略見性情，令回首兼游佳處。
流亡老死，自是不禁涕淚，當鞠躬新運堂前。

輓聞侍宸

亦有父

鄂中蒼舊問歸期，都因雨漲秋池，詩魂依戀。
膝下兒孫豐祿養，却又雲游蓬島，酒樂逍遙。

輓巫啓聖

援緬軍次記將離，瑣事幾端，原約歸期從我訴。
航空變生何忍說，追懷萬狀，最於淡處得君難。

輓胡次珊先生

瀛濱受知時，獨文科哲學破格招生，蒙拔輕才登上舍。
巴城流腐日，正黨義叢書彙編待印，遽拋椽筆入重泉。

輓孔祥榕仰恭

代畫三作

治永定渠，治長江，治大河，奠水有功，斯民攸賴。
患濕熱症，患發背，患敗血，回天乏術，我道終窮。

輓陳屺懷先生

精思著文，編各集皆謹。
樸學喪浙，非一隅之憂。

輓林建廷

林作民父。父子相會在南嶽。建廷以中秋日卒。

循陔傍南嶽。

高蹈痛中秋。

輓徐詩籟

同郡論才情，合是前明桑祝侶。桑悅祝允明
苦躬行孝弟，不僅藏名詩酒間。

輓朱邊先生

以史治經，使諸疑皆析。
樸學爽浙，非一隅之憂。

代北大同學會作

著作千秋，考證遍經史子集。
聲聞四被，壇坫開南北東西。

輓石樂山

百年來族誼相敦，多君厚重殷勤，薦舉入都，同事
競傳會計當。
一邑中鄉評共惜，此後孀婦子立，慰安無策，何時
振起德門衰。

輓吳倚儉

黨國論中堅，惟君風義騫騫，長才落落。
死生豈大數，令我前瞻慄慄，後顧茫茫。

輓呂志伊

醫國有殊勞，篤厚忠貞，如君無愧名家子。
死綏亦可擬，從亡困乏，臨絕不遑將母悲。

輓趙棣華

本仁厚以事公忠，自然攸往咸宜；爲黨一生，此行

不返。

自憂傷而櫻疾痛，不如死之爲愈；哭君雙淚，魂兮歸來。

輓張靜江先生

建設新政些微，還仗此抱病英奇，替總理行三民主義。

革命舊痕明滅，幸留得兩行涕淚，在臺灣哭開國人豪。

輓鄭穎孫

影事付洪流，死教遺灰傍故土。

琴心通弦索，身餘古趣抱焦桐。

輓張眞夫

渾厚人不知，豈祇廉能服多士。

淒涼歲之首，忍看怙恃失諸孤。

輓 奉 賢

制敵惟火，精業惟勤，燼身殉化驗室中，偉烈多殊疆場死。

書事以文，推仁以義，拭目仗同鄉會衆，艱難應爲寡孤謀。

浮橋思外姑成聯一則

濡忍可期頤，數平生憂樂窮通柔順文明惟母最。

送終有子女，只此際蒼茫無限拮据想象望洋悲。

輓育姑母

歸武陵未逾三載，慘喪業礎，撫遺孤瘠女，守勁節，茹荼苦，到老不渝。

抱痼疾候經數月，傷予昆季，憶嘉言懿行，丁亂世，多荆棘，餘憾無窮。

輓俞松筠

前歲值傾危，欽吾兄醫國純忠，麥飯相隨浮海口。
今朝隔生死，惜舍弟知交既逝，琴音長想淚天涯。

輓朱霽青先生

佩強者是翁，此去與丁鼎丞，居覺生，重謀護國。
輝煌哉前事，試提起濰縣軍，濟南獄，義勇驚人。

輓陳子和母

將母不違，自有精誠通碧落。
藝游集苑，更於離亂惜春暉。

輓張奉義

翰書父

恩波萬頃縈歸去。
寸草三春泣顯揚。

輓金廷藻

大節晚來臺，與杜月笙並爲當世俠。
春風頻浴沂，擬倪雲林長愛一身清。

輓孫芹池母陳

上壽康寧，允宜怡養，桑榆筍輿奉西湖葛嶺。
中原塗炭，難得營齋，蘭若慈恩泣孝子賢孫。

輓賴少魂母

教以義方，忠於革命。
繼志述事，顯親揚名。

輓段書詒

生平以天下爲己任，駁短才長，寂寞風標隔永世。
同輩推一時之人望，交深迹淺，留連病榻話知心。

輓陳果夫

死無餘帛，生有忠謀，壽之密則疑之者多，守之嚴則攻之者力。

革命世家，盡瘁事國，明於醫而諸病屢却，敏於政而庶績咸熙。

代陳志廣作

忠智值危傾，弟兄分袂臺灣島。

金鏡靜歸葬，叔姪沈吟碧浪湖。

輓居覺生先生

開國至於今，元老平民，輟耕太息滯臺京，指不到

齊州九點煙，剪不到吳淞半江水。先生截取「剪取吳淞

半江水，指點齊州九點煙」爲聯，以紀念吳淞及淮縣革命之役，曾兩次命聯書之。

精誠真不死，醇儒居士，大筆如椽寫文史，既留得

梅川一卷偈，復留得武昌幾首詞。

輓傅孟眞

我與子志同而趣異趨，多讀君書，少共君語，近時轉變若觸圈，（佛士改破觸而爲圈）極度溫恭君忽死。

才與氣互王而實相成，不但能破，又且能立，邪說狡狴塞天下，誰來關距我深懷。

輓葉實之

身如懈豸，易觸邪回，泉臺訴與無常，班底已稀零，莫摘知音龍套去。

誼切同舟，更愁風雨，水上正需聯絡，艘羣尙迷惘，那堪划快渡船沈。

輓夏馥棠

離大陸而至臺灣，最慘憂傷賢者。

性渾厚而書秀麗，再難樂接斯人。

輓鄒海濱先生

里大爲先生所贊成，私淑始於海外。

黨史賴賢者已具稿，準繩竊比麟經。

輓孫靖塵鏡亞

忠謨讜論，前席珍崇，君有足傳在立法院。

抱璞蘊文，書生旅葬，人存幾個溯大本營。

輓陳石泉

萍聚亂離中，材非樗葉，病爲憂深向西行，不是思

歸，臨海迎風新竹市。

桂叢香味透，一女遠游，二男業就未了願，少違奚

憾，繼休作範仲弓家。

輓丁鼎丞

凝重張革命之威，守義釋經，尊如魯泰山爲天下

仰。

耄耋急興復大業，人亡型在，喪同吳稚老勳國民
哀。

輓盧吉忱

身爲憂傷，病窮藥石，萬卷飄零，君難目瞑。

宜勤黨國，愛護北大，一時推重，我更心儀。

輓孟壽椿

海外忽聞歸，已是偏癱，握手病牀珍一面。

同窗今有幾，始自五四，決心與國累千言。

代北京大學同學會作

同堂端士珍前席。

此日哀思溢殯宮。

輓陳藹士先生

勳耆而醫藥惟艱，上以爲天下勸。上字指在上者
疾蹙而詩文作嘖，君猶願草山留。

輓陳伯南

多難奮精忠，愈老彌堅，竟嗟不起。
匡時弘教育，事文備武，所志常新。

輓石信嘉

同堂瑞士珍前席。
復國老謀訴上蒼。

輓顏澤滋母

遣子遠游，學工土木。
述母聖善，詞極精哀。

輓馮仰之治安

指顧間反攻可期，謀謨樞府喪名將。
改造後監察重要，搖落天星惜黨賢。

輓王風雄夫人

繫足冲齡，述憶餘溫退否喜。
齊眉難老，傷離遺憾惜臨分。

輓吳觀海

老病故交疎，却暑尋山，霧社聯床心有約。
端人福慧與，綺年玉貌，蘇州合香艷堪傳。

輓谷錫五

深談握手，長離微淚，分明是個奇男，恥言功利。
建設雄心，服勤熱血，顛沛不逾聖域，恪守清貧。

卷六

萍踪偶寄

(一) 裁游紀程

二十七年五月三日清晨七時半，同王茂如夫婦，女文琴，及張花鷗乘四川鹽政管理局車，自重慶上清寺出發，經老鷹岩，壁山，至永川而飯。過榮昌、隆昌、兩縣境，經過梓潼鎮，自此往自流井之路，尙未築成。渡沱後，仍繞至內江縣。縣以產糖著名。再折南經三多岩，以下午四時半到自流井北院（窠柴講）管理局員宿舍。宿後困於蚊噬。

四日晨，同仲養源參觀大墳市，計見(一)天車抽鹽滷，(二)小大竈鹽渣，(三)火花，(四)增產，自辦炭花。返後同王幫辦佩衡坐車至貢井，入東源井，見大批火花，碌架開井，及牛車運滷等。飯於胡鐵華園。下午回，休於余冠瓊恨鈿處。夜繆局長家留飯。

五日晨，發車，經資中，至資陽而飯，簡陽而茶，於牌坊處食麵，以下午五時至成都。宿於沙里文，曾到繁街市，春熙路一帶游覽。

六日晨謁蜀先生廟，武侯祠，及惠陵。至眉山而飯，游三蘇公園。以下午三時至樂山、古嘉州也。入中國銀行，晤繆秋杰青龍劍霜。此次旅行，乃應繆君之邀。繆君陪衆渡江，入烏尤寺，晤傳度和尙，得烏尤山志。夜宿某園。

七日，游淩雲寺，摩撫大佛。九時坐人力車至牛花溪，晤金恆，飯於晏公祠。（晏公爲發明分場等差稅率者）飯後，至五通橋，主岑立三家，晤姚工程司頌馨。薄暮，游朝峩堂。是日爲浴佛節，本山法會終了，信男女來瞻禮者極衆，堂前隱隱望見峩山。

八日，姚頌馨夫婦請食餛飩稀飯後，即驅人力車返樂山。改乘汽車，至夾江後，渡泯江，以下午四時游聖積寺，見銅佛壇，及大黃桷。五時到報國寺宿處，晤詩僧果玲。隨在離寺不遠之伏虎寺涼風橋，雷音寺一遊。

九日，雨，晨發黃灣，至龍門洞，乘筏上湖，細瀑成簾，特未能至雙瀑交流處。石壁間見宋人淳熙元祐等年號題名，又有嘉熙中題名。經鐵索橋，涼風崗，五顯崗，轉廣福寺前，而上清因閣，觀雙飛橋牛心石，上半心寺，歸清因閣飯。飯後，入黑龍溪，滑竿行棧道上，上有滴水，下爲清溪，頗趣。是日止於洪椿坪。夜，王居士茂如作念佛功課。

十日，晴，晨自洪椿坪，扁擔岩，至壽星橋，上九十九拐，至仙峯寺，游九老洞，望仙壇之後，至仙峯寺飯。見佛舍利，未見猿居士。飯後，自此經天門、石龍橋，而至遇仙寺。繆君謂，此一路爲大峨絕勝處，惜悉爲霧阻，不見佳妙。至蓮花石之後，步行上鑽天坡，言明五里，實三里也。至洗象祠宿。

十一日晴。晨發洗象池，至大乘寺，見雲海。飯於金頂，在千佛頂觀雲海，未見佛光。自白雲菴至大乘菴，抄樹霧靄，余頗愛之。

十二日晴。自華嚴頂、大莪寺、轉泉寺，留詩下山，再過龍門峽，止於報國寺。

十三日晴。晨發報國寺，未數武，車陷溝上，幾傷人。車至峨眉縣修理。人留報國寺。十一時，車修

復，一時至夾江東門外飯，購門神符未得。五時，返成都，宿驪馬寺大川飯店，十號。到川大訪葉石蓀。到向傳義家，見戴季陶先生，留酒宵夜，勸可暫休，不可言辭。

十四日晴。晨訪張溥泉先生，已往峨山。訪周太玄，得會於理學院。訪孟壽椿。既而同石蓀同食吳抄手，及粉蒸肉類。陳又新在布後街榮樂園留饌。飯後，游北門外昭覺寺。五時，張百荅子張錫羊請在明湖春飯。戴向二先生設宴。遇趙芷青及向楚。

十五日晴。晨往灌縣伏龍關，謁李冰廟，出白壘關，謁二郎廟。觀都江堰，及索橋。四山青翠，層次蒼然，水勢至急，因人力分爲二道。其格言曰：「深淘灘，低作堰」。以蔑簍貯石子障水，洵奇工也。十二時返。孟壽椿留在枕江樓食蝦，蝦小而水聲頗壯。遇同學張異生，同訪蕭竹船，未遇，在孟家打牌八圈，馬劍青留飯。

十六日晴。晨，竹船來，同往堯光寺少城公園一游，飯於靜寧，味殊佳，既而到川西街購物。十一時劍霜、茂如、同往新都，飯於桂湖楊升菴祠。既而到寶光寺觀竹及楠木。木爲交讓枝，相接處如地圖，截然畫界。四時歸。夜鄧漢祥留飯。

十七日晴。晨，車發成都，至石經寺，參觀一道觀也。到赤水石盤而飯。購茶，到簡陽茶。下午五時，至自流井。夜晤余局長恨鈿。

十八日晴。九時，坐車往三多岩，自南門入，到李家飯。既而到岩洞，讀碑文。下午返自流井。夜北院大宴會，唱者頗多。於去疾評書尤善。

十九日晴。同林、黃、張三君，車返重慶。

(二) 重游成都紀略

三十三年六月三日晨，同王子弦，苗告寶發重慶，九時過璧山。蔡炳彤來候，導觀實驗法院，晤院長李祖慶，午至丁家坳桐表弟飯，夜六時到內江，訪孫家瑞，飯於聯誼社，宿於中國銀行，晤梁慧仁義。

四日晨八時，自內江發，行一百四十里，以十二時三十分至簡陽，飯休於公園。下午二時一刻繼續前進，以五時許至成都，宿春熙路中國農民銀行。飯於少城公園桃花源。夜與寧、查二君談行務。

五日晨，謁右任先生於駱公祠十八號，晤嚴毅孫，蒙贈仿宋刻相臺本孝經。旋訪黃仲翔，未遇。入行營，訪劉壽朋、周君亮。十二時，于先生召宴於德勝館。康心之、林少和、張大千同座。飯後，蔣孟樸來譚。四時訪謝无量。夜飯時，陳克成、沈壯聲來訪。飯後，訪薛次莘於自來水工程籌備處。晤吳華甫、歸行，復同事，向南、俞衡之、到復興橋，雇船至望江樓。歸，到印度洋浴室浴。向南歸行時譚四飛機場之興築，及美兵之招待。

六日晨八時，向南招往全家福早點。蝦仁麵頗美。既而同子弦赴于先生處勸駕，譚至十一時出。同俞衡之同到鄉村飯。飯後赴古文捷工程處，同往廣漢，參觀新機場，重轟炸機跑道長二公里半，寬大十一密達，戰鬥機跑道，與大跑道平行，略短，滑行道寬二十五密達，民夫築時，每日七萬人，一百餘日始畢。全面積等於三百五十里公路。護培夫役三千人，化費工程十二萬萬。余出廣漢公園，曾到季陶先生未落成之住宅參觀。歸途，遇雨，未往新都桂湖寶光寺游覽。是日蒙吳華甫給酒精，古文捷引導，林則彬陳勉春陪伴，同寓，張星奎率未婚妻唐漸琪來訪。應張明煒招宴於蜀風，略飲酒。酒後，到朱立蒼、沈壯聲家，

晤陳孟孚嫂。歸廬，顧希平、杜少言來譚。

七日晨，昨託苗告實陳明于先生，今日不往勸駕。八時俞衡之招往上海食品公司早膳，歸廬。葉毓英、張星奎來。九時，沈壯聲來，同往純化街省黨部，訪黃季陸、曹叔實先生。到市黨部，見芎同志。又在路上，見任洪道同志。又晤李琢仁既同，季陸用車載往武侯祠、劉湘墓一游。入四川大學圖書館，至望江樓飯。與柯教授召談算學教法。返後，至華西壩廣益宿舍，訪陳斟玄，便秘、血壓高、神經衰弱，頹然老矣。談半小時，同往明遠樓，訪朱雄，食伊所密櫻桃。既而同往訪陳景唐校長，路遇張文才，入駱園，見人驥夫人，及子出。與陸宗型參觀麻瘋院。余雇車至陝西街，於開明書店訪葉聖陶夫婦。既而尋梁穎文，答拜中西書店李旭昇，商務黃覺民，皆未遇。遇世界書局余守己，中華陳仲英。歸廬，吳右瑜來譚。六時往湖廣館，應朱立蒼夜飯。飯後，王有容操弦，沈壯聲夫人雷燕珊、葉吉益、張明煒，均唱一段，即歸廬。姚開弟、杜少言、黃季陸、楊思定皆來譚。

八日晴。晨馮若飛來約往全家福，干絲蝦仁麪。既同子弦往于先生處，譚伊幼時二歲喪母，育於伯母之娘家，爲人種田，而知農事。十餘歲做花爆，一切捲紙，打眼，均會做，以暇時讀書。初爲第五（第五倫之後）先生，嗣爲毛先生，兩先生教法均好。毛先生於日長時加課，則教爾雅等。書于家爲涇陽人。（秀才額二十八名）茹欲立亦涇陽人。于先生生於三原（秀才額三十二名額）三原老先生目光遠大，不拒冒籍，于茹乃得入泮，中舉。又言三原之邊地，有山東人聚居。（似名福音村）其初本爲駕車之人，與教會商設一學校，男女人才因之彙起。孫君維棟即其一也。歸廬，同向南，子弦坐車，訪梁穎父，未遇。聞伊夫人趙懋華已到蓉。後於科學書局，請得馬羣超先生，同往西門外，游工部草堂，楠木甚多。廟中客堂清

靜。草堂祠，杜二部、黃庭堅、陸放翁有三像。萬教育長重修祠後，有石刻杜黃之像。歸途，過青羊宮，入內參觀。外爲農產農具陳列，大殿祀老君，殿前八封亭，建築式樣極相稱而美，殿有銅羊，牝牡各一，摸摸可減病痛。余今年五十，析自此減少病痛，亦撫摸焉。入內，飯於梓潼口長美軒，薰雞極好。歸廨，略睡。陸宗型來，同往中央公園品茗。既而余至學道街，購詩韻未得。得王壬秋楹聯一本。五時許，入少城公園靜寧，應陽又新葉毓英公宴。九人每人費九百元。黃仲翔亦來。席散，入錦園聽買樹三道情，漂母飯信後罵囡積居奇，又唱劉備孫夫人歸荊州，東吳發兵追趕一段，脚色起得均佳。起落明。鼓板緊張。惜中氣已衰矣。歸廨。杜少言來商黃埔中學用聯。

九日晨，約張星奎、王子弦，車往灌縣，農民銀行爲之加油。過犀浦時，往四川博物館。館只於星期六、星期日九至四時開放。是日爲星期五，不得入。九時半至灌縣，入東門農民銀行，晤主任王禮吾，伊命行員馬嘉桂引導，出玉壘關，至安瀾索橋，余等均步至對岸，橋之震盪，水之衝擊，頗可觀也。橋下有馬叉，淘灘時，可以擋水。入二郎廟，舊時扁對，均易當今名人。隙處都安現水利處之圖及模型。出，仍尋原路回。蓋因水大，下面不通。玉壘關前有乞丐携犬，犬銜一鐵碗行乞，過者將法幣置於鐵碗，收入不少。轉往南門，見青年旅行社，頗清潔。入伏龍觀，水利局人宿焉。模型益大。余等坐離堆亭上，觀水。歸行午餐。餐後，以下午二時駛青灌支路；曲折而多水溝。三時許，至建福宮，遇何芝園率子與友游山。伊車缺酒精，乃借與之。自山上天師洞五星，子弦與蔡崙先司機坐滑杆，余步行，屢休於亭，亭頗多，上坡未至，大喘，卽有亭可休焉。入常道觀，觀石級甬道，刻吳、居、謝无量、劉成禺字詩。休於縣府招待所有一角極幽。道人囑題字。余書「青城天下幽。五十我方游。湖湘與宛洛。血戰時正適」。有居士趙象

乾導往洗心池，降魔石，又走上天梯，窄徑頗陡，轉折處頗有開豁可望之亭。諸山聳翠，真如青城。至臥雲亭，而循右徑下，經偏橋，今已鑿山如綫道，供通行。古時則棧道也。望擲筆槽，自後門入觀古黃帝祠，正在興工，天師洞內，見唐開元勅石刻。在客堂飯。飯後，稍談即睡。睡安，惜有跳蚤。

十日晴。晨起，稍待即飯。飯已，趙象乾導自五洞天前上石磴，爲朝曦亭，自此行，行龍居山脊，俗稱青龍崗。即轉到第一峯後，陽光照眼，樹木空豁，望灌縣兩江，及田疇頗遠。入上清宮，宮額總裁手書。內有麻姑池，鴛鴦井，及唐宋石碣。張大千繪麻姑象，已上石，頗主動。余於此遇芝園劉君崇樸，（督察長）識趙象乾過去事，象乾恐行踪爲人探悉，頗憂之。下山，見狗熊方食鷄骨。下朝陽洞，洞內道士出往耕田。途遇余等云，茶在鍋內，可自取飲。余等入洞，飲茶，頗有趣。洞外有木房一小所，二十九年爲委員長來住，特建。此處，可望諸山紅紫，水亦不差，誠佳處也。自臥雲亭下，經三角亭，右上三里，爲祖師殿，見老道及其孫徒，孫徒方念道經，試之句讀清楚，賞以二百元。下山，以走偏橋，入常道觀後門，稍偃臥。余入書記寮，寫小詩，與趙象乾云：「兩日游山腰腳輕。隱身常住欲無名。朝陽洞裏取茶飲。自披壺鐺忘主賓」。道人清和贈茶，並出玫瑰糕。余亦寫一絕云：「長寬清泉沒野花。清生齒腋玉無瑕。留余小坐遲余飯。上清宮中無此茶」。一時許方得飯。飯後，即下山。遇吳華甫携眷古文捷偕西友一人上山。到建福宮，入內略走，回灌縣，芝園車夫未能還油。余坐茶館，久待犀浦，已四時一刻。用片入四川博物館參觀。劉君招待，導觀漢石刻墓門牌檨設。六朝石刻佛像，蜀瓷，及陶器。新津邛徠出土之明器。最後觀王建墓中所出之證寶哀册等，册有長至五十餘條玉者，有溫潤黃玉帶飾，一長方塊經火後，始琢，背有題字，寶物也。入城在陝西街遇楊思定夫婦，携其五十日之女，贈以覲敬。歸行，同寧向南入長美軒

夜飯。飯後，回與奚若談農行情形。朱立蒼、沈壯聲來譚，至十一時始去。余車今日在路上爲人撲水，余面及外衣盡濕，未與計較。

自灌縣至青城，須先經過一大河槽，卵石流水，上跨三橋，橋下卽蒲陽柏條走馬河也。三中正橋，跨拍條河者，水最大，此爲內江三大支，過里許，復有大橋，跨外江總處。

十一日晴，晨，行中供涼拌饅頭及湯包。余與子弦回拜陳克成、張明燁，均未遇。在立蒼家小坐，見沈壯聲。衆志書局流動售書車。歸行，朱雄來譚。十時訪毛同文，得楚揚小翠合影。十一時到駱公祠，晤楊宗炯，及蔣抱一科長，在簡陽墜車，幸未受傷。于先生頗憂之。十二時，回到東勝街康心之家宴。心之夫人能飲同坐飲酒不少。座上有陳樹藩。飯後，託心之勸于先生。心之謂，可望打消辭意。出，同宗炯坐季陸車，到少城公園文化茶園飲茶。三時半，立蒼來，宗炯去。四時，回到新世界，聽李德才，郭敬之，賈樹三洋琴。五時半至立蒼家雀叙，並吃飯。壯聲負，子弦勝，未做輸贏。

十二日晴，晨，葉毓英來，張明燁請在正科甲巷冠生園飲牛奶，吃包子。歸廬，馬羣超先生，何芝園夫婦，陳仲英來譚，既而訪張岳軍於行營，兼晤劉壽朋，王疇五（飛）出，訪黃仲翔，伊臥病，疑是膽石。余又往吉祥街訪袁永錫，支磯石訪葉毓英，夏禹鼎。中午蘇琢章院長飯。牙痛不能飲啖。三時歸，畧臥。四時出，往吳抄手館吃盤餐市、薰猪腦，及肉。六時入悅來川戲院觀劇，打碼圍峪，雙官誥，雪梅教子等戲。賈培之、蕭克琴、鶴卿等均好。出戲園，到立蒼處消夜。

十三日晴，起身後，食用水麩。麩後，與奚若譚農貸，及縣合作金庫。陳仲英來譚。十時謁于先生，辭意甚堅。有無論何人來勸，決不回去之說。歸行，同向南至何芝園家飯。飯後，到省參議會秘書處訪向

傳義、李伯申，未遇。到物價管理委員會見梁叔子家書。又到四川省銀行，見梁顯文、趙懋華夫婦，亦苦成都之應酬，費時太多。歸，畧臥。陳克成、漆中樞，來談。四時許，立蒼、壯聲、引子弦去，余同、陳仲美、馬羣超先生到長美軒飯。每人費一百六十元。七時半，應農民銀行夜會，吃桃子。余略談農民銀行之危機，及前途之希望。嗣唱京戲，說笑話，十時散。朱長源夫婦至康定，八時許來辭。

十四日晴，晨，吃蛋及麪包。余出門訪張映書、姚開第，歸經中山公園。後思購楠木匣，未得。十時，同子弦謁于先生，再加敦勸。中午陳克成請吃牛肉館，價廉物美，失摺扇。五時，何芝園來，約吃頤之時，吃畢，觀川戲，雷打張繼保。戲散，又到朱立蒼家，取柴志新訂婚戒。

十五日雨。晨到于先生取覆總裁吳秘書長及布雷三封。到四川公路局加油。簡陽中飯。內江勵志社夜飯，食蝦飲酒，葛天豪顧□□、蕭家點、康叔羣同座。飯後，觀新戲「戲劇春秋」。(回車同蔣抱一，監院總務科長，福建人)。晤梁慧仁。又謁馮委員煥章行轅，蒙贈扇及糖。宿中國旅行社。

十六日雨。晨發內江，度沱江而雨。十一時到丁家坳桐弟處飯，晤邱鶴年，陳□□先生。又見熊德美。飯後，約蘭妹上車，吐茵數次，至青木關，大雨中易胎。四時至中央黨部，即向吳秘書長報告。六時歸廬，顧福田、狄晴初在廬。

是行首尾凡十四日。

(三) 三游成都紀略

葉先生楚儉之長女吉益，與王心如丈(崑崙尊人)之姪汝熊去年訂婚，吳稚暉先生，顧毓琇，袁行義

及余四人爲媒。汝熊且赴美深造，吉益妹亦畢業，擇於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在成都舉行嘉禮。十一日晨，乘川康公路局駱局長美輪新別克車，自渝八時出發，同車葉先生，孟芙夫人，三世兄元，四世兄中，副官李鳳祥。天雨路滑，車載又重，以十二時過丁家坳桐表弟未接余信，未到烏龜塘接車，余遇邱鶴年同志。鶴年邀入城飯，未允。余託其帶致桐弟大麗花及百葉。過永川飯。五時半抵內江，宿旅行社，飯於聯誼社。余會通知葛天豪，天豪未及接信，未晤。

十月十二日雨，晨發內江，十時至球溪河飯。十二時至簡陽茶食牌坊麪。三時半抵牛市口，汝熊、吉益來迓，農行派汽車來接，未遇。至驪馬市中國旅行社，於屋頂得一房。夜飯後，同葉先生坐洋車至農行，向南兄招待至殷，張孝炎、梅軼凡、朱立蒼、沈壯聲、來譚。軼凡明日赴渝，參加十六日敬持兄開弔。

十三日雨。晨，向南邀往隔壁樂露春食湯包，甩水麪，及蝦仁乾絲。食未竟，報張主席到農行來訪。其時張明煒適來，張與葉譚成都國是座譚會狀況。九時送之上車。十時，出訪向育仁未遇。入行營，遇劉壽朋，周君亮，關大中，到後壩謁張主席夫人馬氏，馬氏之母年八十，因足疾未出見客。客廳有朱氏姊妹合作菊花一幅，及鋼中巨型機模型二幅。又鄭通和贈上海中學攝影，有龍門樓、先棉樓，皆大廈，思之可嘆。出訪郭子杰，楊夫人云慧，客廳小而致，殊多文藝思想，小坐一回，頗有意思。出到四川大學訪黃校長季陸，未遇。自至行營，以迄訪季陸，向南兄殷勤作導，殊可感也。午在萬里橋邊枕江樓，應王汝熊招，炒蝦仁，糖醋魚，燒鴨，舌掌，三味較佳。樓臨橋側，水聲如雷，說話須高聲，始得聞。警報發時，往往聽不到。今日鄰座皆空，雨中飲酒，頗爲有趣。後歸行小憩。三時張蓋步行至駱公祠十八號訪嚴谷聲

，未遇。刻字老人陸級三，折至提督中街，訪謝无量，譚時局，及文藝界事。无量索閱近詩。余此行未帶詩稿。五時至湖廣館夜飯，有蝦餅，紅燒醬蹄，紅燒罈子肉，均極佳。紅燒肉出陳孟孚夫人手尤佳。十時乘包車回寓。夜宿向南房。向南遷往別室。陳克成君來訪，并約夜飯，余未及知，未赴。郭子杰亦來訪，亦未晤。

枕上閱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目次，及大風堂敦煌壁畫第一集。畫展爲大千臨撫石室及榆林窟四十餘幅，大千坐臥象下，幾及三載，燃脂握管，目營手追，其間門人子姓以及番僧匠史各佐厥事，鉅細共得百餘幅。大千自敘云：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綿歷千禩，傑構紛如，……兩魏疏冷，林野氣多。隋風拙厚，蹙奧漸啓。馴至有唐一代，則磅礴萬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躡步晚唐，迹漸蕪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窮也。西夏諸作，雖刻畫板鈍，頗不屑踏陳迹，然以較魏唐，則勢在強弩矣。清寂翁爲第一集敘云：劉昭漢志引耆舊紀言，敦煌華夷所交，一大都會，人才奮出，史不絕書，最顯著者，三明中首有張奐，而奐子伯英乃以草書卓絕千古。又評大千畫云：自吳衣曹帶所不能工，軒眩都盧所不能及者，君盡囊括以歸。畫展目後，有曹良才曹議金沙州事略。六十名爰，門人羅新之，劉君禮。

行書範本四冊，民國十一年涇縣瞿奮孟舉編，商務出版。翁方剛書杏林雅集圖記 中華出版

汪容甫舊藏真定武本蘭亭序 文明書局本

宋拓顏真卿書祭姪稿。姪季明，常山太守之子，查士標云鹿脯乞米之外，爭坐一稿爲致佳。祭伯父，文世無佳刻。惟祭姪帖刻本，尙可觀。

十四日晴。晨，在行食牛奶麪包雞蛋。九時許，季陸來譚，出訪毛同文，遇之於春熙路，同入農行茶

，並吃栗子。十二時到立蒼處飯，吃大蒜葉燒豆腐。飯後，入沈壯擊家，參觀，歸行休息。三時自染坊街至陝西街科學書店，謁馬羣超先生。張恨水小說頗暢銷，成都女士喜歡上海封面。五時歸，黃仲翔來譚。五時半，至福新街狄元隆帽店，問狄朝貴伊已下鄉，不得要領。五時半，榮樂園薛威武請吃飯，費一萬一千餘元，僅燒軟肝、炸蝦、捲魷魚諸味好吃。散時燈火管制，余先回，命汽車接葉先生回。既而無事，枕上閱蜀道難小說，紀實之作也。

十五日晴，晨同葉先生吃樂露春蝦仁包及蟹黃包。馮若飛來作東。十時坐車到寧夏街子弟小學，晤姚開第夫婦。余同開第率其子弟美君麗蜀君國君游文殊院，殿宇頗大，入僧寮，上經樓，見血經髮象，及張飛畫象。游後面竹園，旁有楠木之園，不得門而入。出繞軍官學校一周。開第謂皆所經營。回校，見溧陽軍官學校高、史浩杰、史五人。余飯後始歸。途中，車碰路人之蹠，賠洋百元。二時，即到擲英飯店，爲葉宅作招待，五時行禮，張岳軍先生證婚，命交換飾物，皆蓋印，皆須親理。余講智識女子須注意成婚。及交換三代及健康證明書等。客凡二百五十餘人。電燈忽滅，去了五十餘人。食大菜二百客，以二百三十客結帳，費十七萬元。夜歸，閱小說夜深沉。

十六日晴，晨朱雄、陸子琳、張明煒、王炎使、俞守已、李國偉、李楸、周伯符、朱鴻鈞來訪。余同朱陸二人到三六九食煎饅頭。十二時到華西壩公行道，應張岳軍夫婦午宴。食頤之市菜一桌，費五千元。飯後，吃柿子二隻，及核桃及糖。於書房見張大千間架山水一幅，聖經七節，寫成雅蘇象一幅，出到了家街芝園處，略睡。五時新生社同期周慧如唱生死恨，又有二進宮、宇宙鋒、探母三劇，以進宮之大面，裝瘋之小姐爲佳。慧如年十八，蘇州人，長於滬，來成都十年，現爲紅角。夜飯，同查石邨、舒中一，略飲

酒。八時許返寓，閱小說夜深沉。

十七日晴，趙光記光禎自敘永興其叔分家後，來譚，共得租約四十餘擔，合當地十萬元。光禎讀書費，鐵械擔任。金鷺鄉住宅，係贈產，歸鐵械所有。十時到駱公祠十八號，訪林少和，不值。晤嚴谷聲，見于先生所蓄屏四堂，聯兩副。于先生決定赴京復職，始開筆。筆勢亦見開展。歸途，在純陽觀街過嚴莊後，心中想如何刻凱復堂集，一不當，向前俯跌，傷門牙，出血，傷唇，右手撐地，亦受傷。歸洗血，略休。俞守已復招食四五六蟹粉獅子頭，清燉田雞，蘿卜鯽魚，清湯蝦仁。余皆不能下嚥，飯後，睡，閱小說如此江山。夜向育仁夫婦招飯頭之時，同座孫震，周錦堂。

十八日晴，齒左手痛略減。晨訪仲翔，葉毓英，皆未見到。訪鐵橋夫人，見其二十歲女，知其在五年內最難過，覓詞安慰之。歸，同鄉朱文熊送來屯溪紙，余因寫件贈人。央農行文書科長李博亭治印，『狄膺入蜀作』。午飲，在朱立蒼處。午後俞守已，陳仲英來譚，同步行至陝西街葉聖陶處，尋馬羣超先生來，同步少城花園一周，在廿一村食餃。世界書局飲酒，吃牛肉。歸途，宴賓樓吃麪。余在冷攤，得嚴幾道羣學肆言四冊費二百元。農行正副理明湖春酒館菜請客，余不知其在今日，忘未參與。

十九日陰，夜雨，晨寫件，葉毓英、宋文熊、俞守已、孫雲疇、均來。王悅來約吃樂露春點心，蝦仁干絲，價四百五十元。十一時，同葉先生同訪熊錦帆，譚一切。十二時立蒼邀余吃陳厨子，熊錦帆會通一向傅義，邀飲，土產蔬豆，飲酒不少。同座黃肅方李伯申、王子騫、熊哲帆、陳古枝、蔣文軒、蕭申侖，飲畢，游後園，寫字。余贈錦帆昆季云：球場新見菜園肥，牆陰移種蒼溪梨，感君意氣頻傾酒，我如不醉無可歸。又云：古梅與檸檬，分列牆東西，似是參義戰，中西物目齊。回湖廣館朱宅，寫張母姚太夫人壽

詩。歸，整理什物。夜應金河街陳軍長公館周錦堂宴。同座孟廣泰、李伯申、張岳軍、向育仁、陳軍長名，字前守資中。歸廬後，同向南赴華西壩郭子杰家，飲咖啡兩盃。同飲者。歸途天雨。子杰夫人偕其弟楊君歸命其女彈鋼琴一曲。葉中扁桃腺，有寒熱，楚僉先生決明日多留一日，夜枕上閱丹鳳街。

二十日晴，晨在行吃麩、包子、稀飯。同葉先生車往後壩張宅，祝岳軍先生母姚八十，留屏條壽詩，即出。愈守已來，屬寫斗方。十一時，購廖廣東剪子及刀，同沈壯聲到玉龍街，得檢韻，明良傳略，梁任公評中國哲學史，王闓運詩說二臣傳等，到立蒼廬飯，晤陳君衡，志在赴錦陽工作。飯後，飲雨水茶。茶畢，歸廬，略休。三時同向南、汝態、去益、葉元、薛威武同出西門，郭子杰候於何北衡家門首，因與北衡立談，出西門松南巷子，過破橋，見高墩，即爲王建墓穴，舊名琴臺，知其爲諸葛武侯曾彈琴於此而已。新近某軍事機關掘防空洞，發見古墓穹宇，先見王建象，象前列玉冊二付，一爲哀冊，一爲謚冊，稍下有門，門已無有，僅有鐵樞臼。墓棺已無有，棺處共得水銀四十斤。石棺外，有銅圈不少，地上有鐵豬鐵牛。石棺四圍有力士石象。人半植地中，半作施行抬槨狀。槨四周均刻女子奏樂狀，跳舞狀，四周滿刻，絕完整。王建卒於西曆九一八年，距今千餘歲。墓舊已被盜，故寶物不存，但從石刻上究物俗裝飾，價值絕大也。子杰今日遣人赴犀浦取鑰匙，博物館中派楊君陪我，並携電燈，參觀畢，上墩頂一望墓穴前門，并望武侯祠，草堂寺。歸，至葉抄手吃抄手及包子。近處焦家巷口之烘山芋絕美。子杰作東。六時到祠堂街維太命咖啡館，館主寧太太亦北大同學，諸人尙未到余作少城公園略游，再到咖啡館，晤胡樹藩、賀守之、鄧和笙、郭有守、梁驥等。劉明楊因事未來。余略述重慶同學會狀況，即歸立蒼處粥。立蒼購得印花皮袱。周景堂送來烟。余贈立蒼一條。九時後，整理什物。葉中經醫治得愈，明日成行矣。

二十一日雨，郭子杰、朱立蒼、沈壯聲、寧向南、來送行。以七時出發，路上泥濘不堪，上龍山時，車陷不能行，離簡陽二十五里，車輪鬆，到簡陽飯。公路局張君、縣長王君、均來招待。下午繼續前進，到內江，已七時許。宿內江旅社，食金山飯店，皆公路局文局長成章招待。

二十二日陰，晨七時發內江，渡沱船夫尤未齊，到隆昌，車陷泥濘中，賴駝運夫三十人將車抬起，始行，到榮昌城外金川飯，過丁家坳，未停車，到青木關茶，到雙和橋大便一次，歸中央黨部休息，回家分食糖果。

(四) 觀梅記興

三十四年一月十六日，羅卓英招往大坪參觀青年遠征軍幹部訓練團，團址極廣，合青年團，馬家寺禮堂，財務人員，社工人員訓練班，及四維小學，四者爲一，空氣清曠，場徑清潔，參觀軍用什物器械及衛生用品畢，李東星陪余入羅卓英彭善辦公院落，有黃梅花兩株盛開，冷香撲鼻，時天色已晚，青穹若幕，祇有一星一月閃閃作光，極爲可愛。

劉鍾民數度言，中央訓練團留園花木之盛。十四日下午三時，余未赴大坪前，先往留園，停車大操場，沿石子路進，見且行且讀英文之幹部學校學生二人。園近處打掃亦淨，梅樹大者枝上含苞未放，僅已殘之蠟梅，尚有餘香。亭徑間寂無一人。院宇亦嚴閉無從入坐。余躑躅一周，於地上見一株小紅梅，僅有數朵盛開，出經助教宿舍，識陳則光，入其寢室，知係國文教員，中大國文系畢業，伍叔儻、喬大壯、孫世揚，皆其業師，又讀孫世揚五十絕句十首，余與陳訂花時後約而別。

海棠溪南七公里，地名官井溝，廿八年重慶市區遭炸，余與朱愷儔先生籌設西南公路停車修理廠於此，是後住者日多，遂成西南新村，面對青葉嶺，旁鄰登雲寺，工程處文書陳君鴻年好種植，以四百金購無意繼續經營之花圃賸物，得花木數百株，高下點綴，數年以來，浸成名勝，余亦占草屋三間，在小嶺之上，門前有穉黃梅一株，作花已盛，在王涇濱寓前有小紅梅，招待所旁有刺紅梅，今年花事平常，工程處前之綠梅，則可開之花甚少。去年曾盛極一時也。鴻年又植山茶數十株，花朵年為頑童摘去。余於一月十九日晚上返村舍，二十日鴻年所寶愛之山茶，含鈕四十餘又被盡行摘去，可勝歎哉。

二十日飯後，約陳鴻年翼翔赴汪山觀梅，以交通工具難得，出門即改計，自公路上行數十步，向有一礮堡之高山頭方向而上，遇採樵男女數人，有一女背負獨重，余疑為童養媳，樵刺傷手以衣襟裹之，頗可憐。再上有巡邏兵一人守之，蓋山之背面，為軍火藏洞。山之兩面，舊有大松林，現砍伐淨盡，連根株亦掘去無遺，皆兵為之也。再上至爛泥溝，數松挺巖石間，有瀑布兩折流瀝石壁，流處作黑色。下為一潭，余坐潭側大石上，閱北大英文系教授張屏之所作「京塵」。雀叫數聲，風來數折，靜穆恬適。坐約三十分鐘，轉山背，見藏軍火之小洞前，且通馬路，一兵戍焉，高歌以解岑寂。此馬路可通二塘，禁人往來。余等渡小溪，自樵徑上山，則為赴老廠之路。過山埡，埡口風大，平折而下，有良田美宅，清池官道。道側有嘉樹一林，俗名黃桷，自然發育，陰庇數畝。過此有染溪，行官路，轉山側，見騎軍陣亡叢葬處，有碑石，此為渝筑官路，當年反對帝制，騎軍入渝，至此有激戰也。老廠近處皆有青石砌街，有叢林一處，街上多煤工，有張氏義塾，及節孝坊，確為巴縣之鎮市，與二塘之為過路市集不同。適自鎮後回，過仙女洞，洞在田間，極大，以時晏未游。自石灰窖過煤廠，上山埡口，（地名）即望見公路及二塘，此為頭

塘至老廠之捷徑，小販煤工皆經過，自老廠來，不甚峻，自山下壩，則極高。時天色將黑，至二塘已上燈歸，在王渭濱處酒飯。是午共行約四十里，未見一朵梅花，余述翻山憊累之狀，聞者皆笑。

二月三日之午，曹細蘅招留德同學會午膳。膳畢，余步行渡海棠溪，至錫弟廬，靈巖已長高，於氏伯母似有黃病。到石橋得滑竿，過黃桷壩，上涼風壩。壩口有一房，爲新廠填一號，過此石版路，爲下長生橋之官路。余自馬路到中央銀行宿舍之三六號，青蓮、柳枚、秉均在，許良圖妻陳氏生子磐孫（光甫）、甚健。夜、良圖錢文炳均歸，飯後，麻將八圈，即睡。此爲赴汪山看梅之準備。

四日陰，晨在管理所前，即見梅花，並有紅月季兩林。同良圖步行過壩口，自馬路下轉蔡家墳前，中央電工器材廠宿舍，見甘源涵，及其妻沈氏，及一子一女。入廠中參觀，吹玻璃灯泡及拉玻璃管。乃會合源涵入真武山，山後樹木，斬伐一空。見劍華夫人及成椿，導觀和尚新建房子，設柱布局，了無是處。同黃桷壩，遇陸長恩、施文耀、后學裘，同訪龔均如於楊家花園。出，同食三六九餛飩。同涼風壩酒飯，酒盡飯初，晝三率延吉借頌千呼譟來會。飯後，同上汪山，計余及文炳、李柳、良圖、頌千、晝三、文耀、長恩、學裘、源涵、及余十一人。晝三、良圖在電工器材廠前得馬，余等步行上山，途中乘汽軍步行者，折梅花歸，笑容可掬。余等在路旁一村莊，見紅梅兩株，上山後，在康莊一帶見梅花成陣，傭婢正奉主人命，折花贈客。入放牛坪茶肆休息，周靜齋携女友王小姐。坪前有某姓，梅花繞溪，屋在花中頗美。田園一長方場，植梅十餘株，株大花繁，主人在鄰近，游人無敢採者。余等徙倚其下亦美。時已傍晚，余等自清水溪下龍門場，過蓮花山十七號，訪路展夫人及肇京。夜在京士家飲，有朱敏華所作乳腐肉絕美。是日會頌千游汪國有詩：江上汪園好，春朝結伴遊，暗香猶鄧尉，疏影動羅浮，別業連雲麓，清溪繞屋流，最

稱勝景處，梅擁一山頭。

二月十日雪，夕得陳則先邀往留園觀梅書，其略曰：

佛園關爲渝中勝地，氣象雄偉，而留園依山面水，蔚秀一隅，齋志屏居，頗擅雅樂。前辱高軒戾止，梅瑣枝頭，東君意淺。茲值寒流結雪，有如擊鼓之催，園梅悉將怒放，破臘傳春，其趣深美，詎知村婦野童，乘隙採折，以致殘枝損榦，楚楚可憐。好花不遇佳士欣賞，委屈實多。渴望先生曳杖來游，徙倚於紫華綠萼，暗香疏影間，雖不若孤山放棹，灞橋策蹇之雅，亦足以相忘於清風明月也。寂處小室，詩興盎然，溫酒以待，無任翹盼。陳則光再拜，二月七日

是夕，余修致李協和、程頌雲、白健生、馮煥章、徐次辰、鹿瑞伯、陳辭修、時子周、王泉笙、劉爲章、趙芷青，賀春節書，其詞曰：

春回大地，捷告前方。梅蕊乍舒，雪花正緊，官街泥濘。黨部清寒，靜念與居。溯懷教益風義交誼禮應趨謁，跡阻私忙，敬託燕賤，聊申鄙意。恭頌納福，豫祝收京。

二月十一日，陰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子畏生日，故國民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亦誕於是日，定上午十一時，於雙河橋靈墓前恭祭。晨携滄溟兩兒，及學裘侄孫，葉雨亭工友，坐車到小龍坎，溟下車，赴南開報名，再應插班考試。余等至新橋貢三家早膳，允宜羹糲已舖湯。余及滄發三人至雙碑，路頗泥濘，入震弟寓，留影及蜀華均喜，余贈布，及火腿蛋糕。炳弟婦贈酒，及年糕。子畏上新橋購麪。余及滄發過山洞，山樹屋宇，皆銀裝玉琢，林墓上望一山頭，竹及雜樹積雪半消。嵌空絨白，玲瓏堆砌，最爲美觀。墓上雜樹，經朔風吹動，亦有飄雪，撲人眼鼻。十一時二十分，主席親臨，始行禮。本日陪祭，本定四位，鈕

楊生、許双溪、于右任、李君佩先生，已肅莊就列，季陶先生隨主席來，直入上階，乃爲五人。主席手持皮帽，左右未及爲之取携，獻花時，帽夾腋下，亦未安妥，此皆爲無人照顧所致，始信吾國舊時國家大典，責有專司，左右前後，秩秩有禮，爲可觀也。當行禮前，右任先生謂雪上梅枝，紅白相映，林園內有此景。滄裘僂促車箱中，未得觀，余亦未得觀也。林主席舊人與祭者，魏子杞、陶桂林、傅志章。于先生招余午飯，已先應陸仲梅約，辭謝。余謁居院長，慰伊喪弟勵今，值主席法駕將臨。余先迴避焉。

車自新石橋越鳳鳴山，泥濘幾不克登。至玉靈洞，余等上山，新宿舍十三號見翰侄夫婦。善子已會呼余爲「大公公」，余略飲食，滄留膳。車至歇台子，於廣播電台後身陸仲梅家飯，皆崑山味，嫌太濃厚。吳一士已先在，所携特麪酒殊佳。出訪徐可均夫婦，未得，在吳道一家略坐。陸以灑家一探，即離別。廣播電台占地二百餘畝，有農場之經營。玉靈洞山勢高下，頗可觀。兩處皆未種梅，梅爲國花，無人提倡種植，何能推廣。國人都半在生活線之下，所有名目，皆不過一回事，可嘆也。

三時車停復與關下中央幹部學校之操場，余及一士、學裘、入留園，應陳則光看梅之約。陳適他出，留刺於門。留園之梅，可分爲兩部：一、園內部分，招待所前諸樹皆老榦疏枝，含苞朱紅如櫻實，脫葉如天竹，叢疊一樹，僅八九花，芳氣未洩。茅亭清絕，下俯大江，雖未見江水，知其傍岸，心境自遠。惜徑砌水泥，圓滑易跌，無可以盤桓，俯仰之陰，不及汪園長方庭及曩年李園梅場也。（今已斫伐僅樹根在耳）二、園外之部，梅樹夾道，道左臨溪，右則植於斜邱，亦皆含苞作花者，絕鮮。七日、十日、陽光盛時可再來也。歸時，余拾落梅一朵，細審紫萼紅裳，雪肌素心，芬芳清逸，真花中神品。古人區書畫爲神品、逸品、能品，余謂花果亦可如是品題，人品亦可如是區分也。

十二日紀念周，問翁詠霓先生南開梅訊如何。先生答尙未全放。先生厲二株，今年花少。先生亦謂梅占百花之先，不爲風雪所阻，色則淡雅，香獨清雅，國人重之，實與國民性有關，與外人愛穠艷者、夏不侔也。今後國都郊外，皆宜培大梅林，以歌勸遠賓觀感，其區域要比南京吳王墳前二道溝旁更大。

三月一日，中央訓練團春季聯誼大會，余於九時許同蕭贊育步入留園，園內外梅花盛開，紅滿枝頭，參天絨絮，新株綠條已長，祇老枝有花。老枝則全部開放，沁香四溢。蕭君亦愛梅，謂六十營園，擬遍種梅花。余勸其抗戰後，即營田舍，庶幾享受時間較長，伊則謂我輩七十非難云。

(五) 尋梨記渺

三月四日，余有意尋向家坡梨花，車載僉甥及筠碧，携光琪聯游、受祥姪，車過海棠溪車站，錫弟來會。上向家坡，桐油究研所下停車，入辦公室，祇萃第一人在學習打字。導觀桐子製造總表，油及化學材料，及各種桐子之優劣。出，上辦公所舊房之側，一狹長之披屋，爲萃之臥室。萃弟試驗工作三種，一、油桐苗生長與土壤含水量之關係，二、土壤酸鹼度，三、油桐插條與土壤肥力之關係。是日，弟婦張順志入城訪友，弟贈余雙黃大蛋一枚。有母雞一，在窩中孵蛋，初孵母雞無經驗，踏碎子蛋四枚。(三次孵化，共四十六隻，貓吃、蛇吃、老鼠咬、人偷、跌在茅廁裏、及雞瘟，結果僅餘十五隻)出房下山，僅見一小梨樹，作花數朵，殊不稱意。但桐油研究所高在半山，東鄰南山，萬松蒼翠，削岩成大傷痕，山徑斜上，頗逗人登臨。西面高處，有胡子昂經營之華裕農場，菜畦蘆然，屋宇俯視，亦可謂之勝處也。

三月八日，陰曆正月廿四日，先君忌辰，儼然孤露者一十九年。當易簣日之早晨。尙閱甲子吟社詩數

首，傅田士表伯入視，猶能作數語道乏。先一日曾云，兩兒得同，可以無罣礙。又語不孝，喜事後，連接喪事，汝吃得消否。期望之殷，體卹之周，恍然在目。午時偕畫三、建菴二弟，率子姪向先君先慈遺象，肅拜。膳時持齋。膳畢，同學麥率戴光琪、渡江，在海棠別墅下，南岸公共汽車管理處小憩，朱揖文愷、儔兩先生，育參、穀生、吳仲奇、汪季章、狄詠宮、均在。四房姪女歸妹亦來。熟人少歸妹坐詠宮桌上哭，既而同季章學發引光琪上南山路，祇於織巾廠近處，見梨樹三株，繁花已謝，而瓦廠溝近段，昔年與體姪女看梨花如雪之處，祇有小樹一株，著數朶花。諸人欣然來看花，花極少，未免敗興。光琪行走不動，蹲地不起，大好公來此作何事，更莫名其妙。

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二十周年忌辰，余寢饋黨義，覺 國父提倡國家自由，確立平等精義，在發揮服務的道德心，手編民權初步，授欲完成民主國家者以寶鑰。觀其注意秩序，確立論點，發言則期盼會衆自然流露，討論則引人入勝，使素來怯駑之人，亦敢於討論，真是愛人之深，期衆之切。余僅於上海張氏味菴圍望見顏色，南京中央黨部瞻禮遺容，未及接席問對，真是今生莫大之憾。今晨黨部主席紀念周報告同志，「本日爲 總理忌日，大家更應服從遺教」。鑒於時人之無國家觀念，而黨員實行三民主義，多數僅騰爲口說，不禁泫然。

中央黨部圖書室位於小坡上，下爲防空壕，壕頂石隙間，亦長梨樹一株，今日作花數十朶。呂曉道同志謂不但作花，且結實數箇，余兩次行南山，所獲不及今日之多，真所謂忽略眼前，舍近圖遠。

三月十三日，外姑嚴太君傳病重，余於中午約弟晉渡江至彈子石，滑杆至大佛段九十號，外姑已切盼，經余弟斷爲肺炎，注射雪而福提愛精，還宜覓盤尼西林。飯後，余同路展夫人往近處桃林，桃開不盛，

，惟株數不少，斜植在小丘上，望之殊美。尋花下小徑，至臨溪近人家處，有梨花五六株，矗立開朵，清雅異常。自梨樹源下坡，繞一土墓，則爲楊樹華農執之花圃，山茶白、粉紅、深紅者，俱放，但亦欠翦裁。花枝上敗朵焦葉未除去。自農場正屋門首行柳堤，仍入桃林，過門牆，自保育院後韓顧廬。辭外姑歸，外姑慮此番不起，余擇言慰之，外姑聽余言，注視余目，余僞裝泰然，恐傷老人心也。

(六) 眺梨記盛

三月十五日，立法院院會，余自管家巷携受祥姪，到中興路農民銀行宿舍前，上蔡崙先駕駛一七五〇新修車。此行候諸文綺及其夫人女子孫男，並另一新自上海來之友人，往游北溫泉。車自兩浮支路，經新橋，細雨濕路，僅田野綠色增鮮耳。過新橋鎮，上老鷹岩坡，初遇有人家門內，碧桃、桃梨襍放，諸小姐已贊美。過林園，霧甚，有梨花數株開叢柏間。又有一行臨波塘間距，俯仰入畫，疑是當日青芝老人親指點工人所植者。過青木關，折入北橋支路，路左傍山，右臨田疇，車僅略轉灣山上，梨開濃堆如雪，不復以一株兩株爭奇。纔過一山頭，贊賞未畢，又來一白山頭，如新坟堆，石灰如沙岸鋪鹽，如自天空倒花而下。其間一松一柏，一雜樹，反可辨認。而兩山埡處，梨樹高下成行，山徑可通處，梨樹排列較整，鄉下人家，竹籬茅舍，前後均是花朵。余車經過，雨霧未歇，玉色花枝，浩浩蕩蕩，正如天安門前持白旗之羣衆運動，呵之不退。而右窗畦塍溪舍，間亦有一排一隊，遙相呼應，則似虛插旌旗，正兵外之疑兵已。如此佳處，自山口起，至鳳凰場車站橋、涼風塋處始畢。到歇馬場，路左一人家，碧桃深紅兩株，桃花數株，梨花數株，則爲尾聲。到院會議初開，省政府組織法二讀已至第四條。余於增設社會處，根據黨務委

員會原議，主設置社會處，而諸人謂，現有社會處，於余所說之作用未顯，而干涉人民結社，指導民運，認爲無需。表決時，竟得多數。黨員亦有不明此理者。至第一條「省政府爲一省內最高行政機關」余主刪去此句，得以無異議通過。十一時三刻余返，王崑崙、張西曼、沈維百附車。至鳳凰場車站，命開緩車所見桃花，美不勝收，未開之株，直同珠綴，至青木關飯，心中暢快，食量加增。

三月十七日，下午五時趁黃位中車至化龍橋，折至七公里，已黑。王渭濱留飯，宿陳鴻年室，閱沈三白浮生六記。明日十八日晨，下坡，見桃花亦成片，斷桃與碧桃襯之，有紅白相間之碧桃一株，在愷老辦公室前最美。歸途，望山塋未放之桃花尙不少。

十八日中午，蔣用莊姻叔招爲姻叔母作四生日，在化龍橋石莊，梅葉已齊，木筆怒放，茶花已謝，牡丹破苞，桃花瓣已無多，蕊長可厭，受祥侄同往，於草木皆不知名，余一一告之。受祥不知好春易過之可傷也。

(七) 夾竹桃記盛

復興關在鵝項頸高處，臨嘉陵江爲削壁，靠長江處逐漸低下。中央幹部學校即中央訓練團地址，占地畝，自大門進，則下石級走石砌路，而至大禮堂，汽車則走運動場口，小徑曲折，下禮堂之後，行道樹路經荷池、薜荔、雜花，皆王東原與傅志章所布置。禮堂兩側，皆種夾竹桃，紅者在東，白者在西，夾竹根本爲易植之花，花繁無香，但種之成行，行間加密，則燦爛新鮮，只覺其美，不覺其俗。白色花之將開者，頗帶綠意，尤爲清艷。自五月五日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至三十一日第六屆一中全會，適爲花時，余

忙裏偷閒，對之欣賞，不能不記。

榨房溝

留園歸幹部學校，後改稱梅園，園與運動場斜對，有小紅亭在運動場後，自此下小徑，雜樹蔭濃，黃花滿地，時見學生挑糞鋤地，洗浴晾衣，皆幹部也。涇菜圃數處，卽至石砌長方堡壘，戍卒所宿。一小方場石砌爲竈地，石砌外一黃桷樹，臨江，江風大來，青山屏峙，江流激轉，至樹下略緩，竹排數十起，停宿於此。余一人先往發現，嗣又於演桃花扉之夕，於夕陽將下時，携公望往觀，公望能辨竹排上人吸烟燒火，渡筏往來，余僅略辨而已。自此望黃沙溪正街，河街，詢土人云，是榨房溝。天雨、山水自此入江，勢極浩瀚。

黃沙溪

自榨房溝側下，有衛兵住處，自此下轉，上則爲大川石棉公司，製石板，石棉繩等又製鋼針。余於三十一日同張壽賢許師慎兩君往參觀。參觀畢，下黃沙溪正街，見糧食公司倉庫，航政局，訪周厚鈞及王道子夫人，均未遇。下河街，在成都居對面茶館飲茶吃麵，叫菜兩碟，一爲鷄腦，一爲紅燒茄子，以茄子爲美，費一千六百元，張壽賢作東。

(八) 尋涼覓適記

華林云：我的生活中，時時感覺欲痛哭纔知道痛哭時，心中安慰與甜密；絕非歡笑中所能得到深刻的意義。但是歡笑也能逃脫許多無意識的煩腦。

重慶夏日，常有奇熱。晨悶，午間烈日灼山，迄晚七時，熱氣欲散，而風忽停流，鬱蒸之狀，非別處可比。余與同儕相較，辦公室，住宅，別館，設備差勝。五月大會時，七月參政會初開，均苦奇熱。汗流頸項間，閱讀寫作，無一事可爲，只得覓地避暑，游罷歸來，肅然自適，追寫此記，以繩怠惰。

余於中央黨部，住舊上清花園臨街洋樓二層右盡頭一室。室分二間。外間，二窗受西晒，窗下爲抽水公廁，臭氣薰蒸，遇潮悶之日加甚，至斷水日則無可耐。臨街通洋臺二長窗，西角可望錢慕尹厲進門之甬道，而臭氣時上，不可停站。街車鱗鱗，塵埃上撲，余辦公桌沙潑，皆一日揩抹數次，依然塵積。內間，本置浴缸，及盥盆淨盆，余於一角安小床。又有一長方桌，置茶具。後窗有風，西窗狹小，受日不多，每午後小睡，具陰涼之致。偶在長方桌上寫字，較外間爲適，惟在極熱時，牀櫳發燙此間亦不可居，惟有坐草地納涼。余於七月十日子夜起，坐草地兩次，入浴三次，未得安睡。

管家巷十三號程元直愚宅德廬，廿六年至今，爲余之住宅。面來有廊之樓，東南見長江，臨江諸山，蒼翠撲人。山後諸峯，青烟明滅，江水東流，粗紋可辨。樓下方庭炸火已蕉灼之匏桐，三五株，高逾樓檻，葉枝密下，有如翠翹。余與諸弟，坐籐牀，品茗飲酒，閱報逗孩，十分相得。余詩「數峯淺裂見南山」、「近闌干處一舒顏」、何曼叔詩、「樓檻蒼涼爲此會」，皆自此發。但此樓夏日惟下午四時至七時前爲美，晨則陽光正照，雨則瓦溜線串，晚則熱氣悶蒸，皆無可稱。有涼風之月夜亦可愛，然不可期。余與諸弟皆忙，逢風月之夕，適不在家，未免孤負。至余臥室，則爲靠北一間，西北有一夾室，皮藏雜物。牆頂炸壞，時有漏雨。臥室衣服器皿零亂，余妻不加整理，公望、寧馨，暑假歸來，又堆積書籍被帳，余作佻體，謂「一間零亂疊西東」，即指此室。此室不但無可留連，且似與余無分，夏季余宿家之夜絕少。

七公里之西南新村，在海棠溪南之官井溝，西南公路管理局重慶區辦事處所在焉。廿八年日機炸四牌樓渝筑段之辦公室前，朱愷備先生商余，設修理停備汽車站於此。徐琳君規畫住屋，薛次莘君約余住宿，爲週末休憩之別館。常熱陳君鴻年，以數百金購將輟業之林園，移植花木，隨山之勢，分區點綴。六年以來，樹茂花繁，雖採伐之災，因村人複雜，婦孺無知，難以禁阻，致山茶死皆被摘於含苞未放時，鴻年大爲傷感。若以久處街廛逼窄之人，驟入新村，恍如花國，仍無不嘖聲贊羨也。余住室在小山上，上石級約五十步，愷老與余爲鄰，琳夫婦在松夕坪之後，王涓濱在新運總會之上，王爲工務主任，與工程師陳理仁同居三間中，（陳弟聘仁娶無錫黃玉珍）王夫人與陳夫人關愛若姊妹然。黃壽松奉母携弟築屋於木柵外，陳鴻年原住徐琳之屋，黔邊告警後，移黑樓下，黑樓爲新村創始之屋，余亦曾宿焉。余三間茅屋、置衣箱、書箱，甥婦王筠碧携子光琪女聯游，姪女綺霞與婿顧承熙携子錫圭，常川住焉。余畏兒夜哭，則就鴻年室宿。室中文學書外，有堪輿用書。余贈鴻年聯云，「控形據龍，傷時歌鳳。與蟬商隱，任花亂開」。紀實也。全村最佳處有二、一松夕坪，當晚照在松針間，疎綠之中，綴以紅紫，又在月光正照時，一坪浸水，對山送青。其又一，在薛養輝新宅之後，臨石砌欄干，當春下望梨花，入夜坐延明月，余時翹翹其間，但亦有欠缺處，（一）余無專用之臥房書室，（二）交通仍感不便，（三）星期日每因葷素事應酬，不克前往。

有此諸因，余之尋涼覓適，乃在余辦公室，住宅，別館之外，茲篇所記，一、南溫泉，二、歌樂山，三、山洞，四、涼風埡。

南溫泉負陪都近郊名勝之名。七年來百計興建，仍日見冷落，以余觀察，其因有四，一爲車行終點，再去無勝處，與西峽口溫泉爲川陝路所經，北溫泉有夏溪口，縉雲山作陪襯者不同。二、無圖書館文化機

關之設置。溫泉出浴後，無可流連。三、無歌勸人之口味，及據佳景盛設備之旅館。四、交通還嫌不便。余以七月八日，星期之晨，偕陸長思、朱學參、錫弟寧馨、受祥、迺七公里，並携戴光琪同往。車停堤坎，渡花谿，穿政治學校，至小溫泉二村五號許汝社寓。屋僅兩小間，汝社母姊妻子外甥男女均在，汝社入城晤汝禮，吳景文亦未返。吳夫人許綬蘭，汝社之姊，有才幹，方綦江坐民船行六日歸寧於此。許母顧太君清健得弄孫之樂。汝社婦程釋昌巴縣馬家溝人，識大體，甘於食貧，一室雖小，怡怡如也。余等坐門外簾棚下，食桃飲水，飲酒進餐，以許母自製之臘肉爲佳。飲後携帆布椅，上近處之神仙洞，洞口清涼立太陽中不覺熱。帆船置洞中，偃臥後，冷濕之氣，自後洞來刺，刺上身與有冷氣設置之電影場，涼意同而乾濕互異。余午睡片刻時，蓋線毯不暖，近時所未有也。出同汝社夫人訪潘淵如，先在李姓家遇淵如夫人。繼在淵如家見沈復初夫婦及其女善琦，飲茶食西瓜，坐一刻鐘，卽出。辭許家，綬蘭送行，到溫泉門遇汝社，送至船埠，爲付渡錢。余等盪舟自小溫泉至溫塘，將到達，遇陸長恩，寧馨受祥乘船而下，上岸與光棋同浴於溫泉。玻方六歲游泳若小青蛙，謂會同其母來洗浴，亦感欣快。浴畢，入樹房，訪狄昂人夫人及復初。民初、晴初、均入城未晤。歸船因下水而加速，風亦涼爽。有二處茶座，似幽雅，余等匆匆，未能入坐。到堤坎，候葉吉益不至，到七公里，休於愷老辦公室。五時許，坐空場館，飯畢渡江，余逕回黨部。

歌樂山，重慶郊外羣山之宗也。余屢欲往，不願乘黨部專開車。十一日，黨部各部會首長會談後，余乘王子壯歸山便車，至雙河橋，門崗云，「蔣主席在行館」，余等上山小徑，繞至葉先生楚儉廬所後，與葉先生譚國民大會事。既而訪丁鼎丞先生，余報告行政院商議山東省議會人選。丁先生與丁夫人，古稀齊

眉，身體康健。既而丁先生謂聞吳稚暉先生在此，住舊顧孟餘先生所住之屋。余等三人，步往，途遇陣雨，將達，雨益大，入室，吳先生穿長衣中睡於床，鬚張，貌猛如虎，呂斯百所繪熊貓，張於壁間，不及吳先生雄壯也。待移時，吳先生睡中執扇動搖，余等發聲，先生醒，起而坐譚宋子文使俄及國家其他大事。吳先生隨謂，「君武來，余得釋放矣」。蓋 總裁十一日自迎吳先生來此，慮吳腐太熱，既下鄉而天忽涼爽，先生則嫌寂寞。丁先生辭歸後，吳先生促子壯及余入主席行館，語隨從以回城取衣，急步行出大門，同車至新開市，訪新歸國之孔庸之先生。孔先生新開市官邸，在山中得平曠處，似不覺其在山上者，真勝處也。入室，朱驪先在座，孔先生出示自膀胱開出之石十一塊，堅結真石也。又在腰子開出可以陷於腎孟而致命之小塊，一面積沙而成，其另一面似爲藻形，尙未凝成。余弟畫三有此病。余閱之甚審。孔先生談出席國際貨幣會議及羅斯福逝世時，醫院不令之知各況。出門余贈衛生署所得藥與范雪筠，其母李，范鴻仙之夫人也。六時許，車停停車場，余上全生路四號楊紀璋寓，伊與妻姚明華正夜飯，飯後經其女楊周元，導往幼稚園參觀，同行至水利委員會前，遇周秉叔，同步行赴集路，遠望小歌樂山，近望保育院，皆甚好。惟保育醫院，破穢而雜。歸楊宅，睡沈逸千姊沈承瑾空屋，蓋被酣眠，覓得適處。十二日，晨六時即起，步環山路，至新建未落之某氏屋而返。食麪後，上山，入全生門，念高春如被判死刑，爲之傷感。全生者，道家常語，而土人以歌樂山舊爲匪窟，一謂出劫無傷亡，一謂攜贖志在得錢，不殺人，二說殊不當其義，但無論土匪肉票，識此二字，必有心動者矣。自此有歌樂山館之石磴，標曰同胞請坐。直前行，有歌樂山館坊，青芝老人題。入館，晤謝燦，室內頗形零亂。樓上有漏五六處，屋脊一角壞，入門處之虛地亦陷。入雲頂寺，訪柯定礎先生瑣，明年正月十八日七十初度，余約其參加一月十一日蔡先生八十紀念

冥壽。柯先生謂荷花池將建林故主席銅像，歌樂山館，不如由中央修整後，交地方人士保管，以策永久，其言甚善。下山，自小石砌下，至考試院謁陳百年先生，入城未歸。謁沈士遠先生，值其夫人病肺炎，譚半小時。卽到銓敘部參觀辦公廳，謁賈煜如部長，亦不在，晤馬旭樓洪煥，及譚靜淵王子壯。子壯留余在其草堂飯，見老姨太，子壯夫人，長仲季三女及幼子，其長子已赴美，習空軍，寄回照相，與美國軍人相似。余到考選委員會宿舍，訪許季菲先生，先生言，蔡先生曾爲李純客家西席，所記日記，與越縵堂相似，文藝外亦摘錄當時重要論旨，惟李純客逝世及戊戌政變數日日記皆缺，意或爲避禍，或爲心情欠佳，但所寫則極爲工整。此種日記，在南京成賢街時，許先生曾爲包紮一起，現當在滬廬。先生所藏書，亦有隨需用取携，幾本在滬，幾本在他處者，不易覓全。又云，蔡先生離紹興中學後，余始到是校，未與相遇，亦未受業，惟執弟子禮，表示心儀而已。歸子壯處午膳，膳後小睡，迄下午四時，又往專門委員室再向許先生請益。先生曾允銓敘部學術講演，考證周官。又爲考試院編撰周官圖表。

一、周官系統表，係就吳錫澤所作系統表，加以釐訂，所參考書籍，鄭注賈疏而外，以孫貽讓周禮正義爲主，以其書晚出，精深閎博，度超前賢，足以據以立義。

二、官數統計表，就其可計者計：

天官 三、九八〇人 此外九嬪，世婦，女御無員數。閨人每門四人，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

地官 四一、六九五入 此外山虞，林衡，澤虞，場人及其所屬，以及胥師，賈師，司穡，司稽，胥、肆長、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

春官 三、七七三人 此外內宗，外宗，旄人舞者，男巫女巫以神仕者，並無員數，又都宗人，家宗

人，及其所屬，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

夏官

四、〇七一人 此外趣馬，每阜徒四，依經則下士二〇四，徒一七四四，依鄭讀則爲下士一九八，徒一一五二，圉師每乘一，徒二，圉人良馬每匹一，駑馬每麗一，依經則圉帝七三二，徒一七六四，圉人三六九六，依鄭讀則爲圉師六四八，徒一七二八，圉人二八〇八，未知孰是。又都司馬有員數，無總數，家司馬無員數，又六軍，軍將六，師帥三〇，旅帥一五〇，卒長七五〇，兩司馬三〇〇〇，伍長一五〇〇〇，府一二，史三六，胥六〇，徒六〇〇，皆出軍權置，故不併入。

秋官

三六六〇人 此外，都則非官名，朝大夫，都士，家士，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

冬官

冬官亡佚，考工記爲記載工事之專書，非爲補冬官而作者，故無官數可考。

總計

有爵位者，二五、三五一，庶人在官者，三、〇五九八，其他各官，一、二三〇，合五七、一七九人。

三、周官系統職責簡明圖，（天官地春夏秋冬之官）共六圖，以王爲中心，以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等次，以職爲分格，所屬各官，皆注其職掌，每部一目瞭然，便利讀者不少。許先生謂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謂全部係劉歆記古改制，其語蓋本於宋胡安國父子。戴季陶先生，則謂是周代建國致太平之明，其六官建典序官之前，皆冠之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二十字，雖不能斷其書無一字之誤寫誤傳，且冬官缺原文，司馬缺小司馬以下四職，然可信其必爲周公之作，則無疑也，（學禮錄）似皆失之太爲肯定。大概是戰國時人記載古制之書

，劉歆爲王莽記周定制，全盤加以研究，有他的理想在內。現日商代書契出現，許多周禮上難讀之字，如司虢之暴字，卜辭有此字，仔細考之，周官似承殷制。至周官既定之後，實施之成績如何，則史籍中殊少可考證云。余於幼時先君授以周禮節訓，以難以了解，未能卒業。今研究此書者日多；惜不能起先君而詳稟之，博尊前之一笑也。五時辭出，到舊閱卷大樓，上坡經農林部農場，有一處盛種玉蜀黍，黍盡見祝妹石砌荒墳，磚石如漪，微與余清明掃墓時所整疊。椶櫚三株，搖風作戚戚聲，使余心痛。歸途上閱卷樓，訪邵夫人張默君，見其女，女愛游泳，張君住此危樓，亦可傷焉。回山，自忠勇路上停車場一號，訪鄧孟頌，見壁間李協和單條，殊有精神，李先生秘書蘇更，七古殊有意致，又介紹青年詩人。回楊宅飯。譚靜淵、韓原生、焦尾琴、（名樹藩）皆來同飯。飯後訪陳立夫夫人孫祿卿，及其畫伴蔣養春夫人蔡叔慎，評重慶畫展，余少所許可。九時歸，大雷雨作，風搖高屋，雨入窗櫺，玻璃震破，雷聲震牀，電光不絕，余所臥一室，不在質地，乃起而入楊夫婦室。有一次電光發火，乃避於蚊帳中，霹靂一聲，近處松木爲拔地而折，可危者，蜀山之雷也，一時許，余始同房安睡。本日柯定礎先生下山來答拜，贈手繪山水一幅。

十三日雨，晨雨大，不先到新店子，余欲赴農林部者，此爲第三次矣。在廡閱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論江南，陝西，及四川，皆確論也。下午，經寬仁醫院，訪會養甫夫人未遇。但兩朝行山間小徑，殊趣。在商震住址空缺，望嘉陵江，可見四折，蝦蟆石峙其前，時適有兩桁，江與天間，留白光一道，雨陣烏雷，行走殊速，白光隨而加濶，勝景也。歸廡臥，起身後蔡叔慎來，同至會宅，見養甫夫人，十年不見，已不相識。養甫小中風，左手五指不能分開，在紐約醫治，伊母在此頤養，年七十八矣。出，重到商震廡前與蔣夫人同眺望久之。下坡名九道拐，訪錢乙蔡夫人，亦十餘年不相見，病容在望，瘦骨支離。伊所生軟

骨一男孩已殤，新爲友人留養一女孩，身體結實。其另一子方與楊定保之子女作球戲，身體亦佳。坐未幾，即歸。本日厚生送雲南大頭菜、燒肉絲；靜淵送來醃篤鮮，及皮蛋；焦君購酒三斤。楊紀珂自南溫泉受訓回歌譚至樂。夜訪呂著青，歸途見鹿瑞伯車，與之函商，明日搭車入城。

十四日晴，晨九時搭瑞伯先生車，見土灣埤方數處，本日爲法蘭西重光後之第一國慶日，駐華大使貝志高將軍，將返法述職，余之必欲入城者以此。

歌樂山山頂過於潮濕，殆不能住焉，住處以靠近停車場爲佳，全生路四號在山腰，往來便利，合乎理想。水及食物均難得，用自力得食及水，須費大氣力。靠近友人家，資以飲食，最爲便捷。明華賢淑，不過於客氣，依之二日，頗適。結廬作久計，須極堅固。考試院在此，學人團聚，不愁無譚話處。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在此，就醫覓藥亦便。飲食店無可稱者，酒尙不惡，交通只得覓熟人小汽車，公共汽車擠得無下足處。余因閱卷，八年來數度來此，自愛國山頭，永埋長恨，嗙啣飲泣，非復人境，一朝凱旋東下，此山蒼翠，常在心頭，念之則悲，思之則痛，世真有歌而樂之者乎，余仰望之若仙矣。

山洞當係成渝路鑿山開導後，始有市街公館別墅。自新橋上坡爲老鷹宕，穿山造橋，工程開決於李儀祉先生。有大人先生譽爲神工。李先生曰，「無他奇，自工程言之，理應如是也」。上坡入洞口，有劉湘立趙熙書洞銘，自金剛坡來，則爲平路，余以六月三十日，自獨石橋立法院歸途，飯於洞口之吳鍊才廨。廨屋原爲文化運動委員會所租，葉敬持在日，余曾來過，有古樹數十章。吳君住樓下，頗爲涼爽。飯後余同鍊才夫人譚上海淪陷後及途中耽擱狀後，小睡片時，真舒適哉。

吳廨再進，則爲蕭仙閣振瀛所營別業，有園門，有亭，有極占勝處之正屋四間，其前窗可眺遠近山最

美麗之一角，舊時林主席所經營也。余於蕭屋落成後，曾入內參觀，晤舊立法委員孫君惟棟，係蕭之兒女親家。正屋懸程頌雲先生分書屏一堂極精，其臥室鏡台香水玻璃之瓶，亦與風景相稱，特不知居於此者艷麗否讀書否耳。

去吳蕭寓十餘步，入小巷而曲折之小屋，則爲國府參軍處典禮局長田士捷寓。田頗識余弟畫三在醫務上之艱苦，其子田海宗，與畫三子原渤同學。雖係小屋，亦曲折有致。

自農場門對面行田塍，繞仙閣別墅前，則爲團山堡，紅豆二號，有小團山館，梁穎文趙懋華夫婦所營之宅也。門有大樹，房爲西式，余於昔年，亦曾一至。

自農場門入雲龍路六旅館，日機襲重慶時，中央黨部首腦部，曾疏散於是。葉楚傖先生宿此時，余亦來宿三樓二樓，各數夜。入門處兩亭，亭過爲橋，橋下爲荷花。自後□委員死，在此開喪，陸翰芹之子，亦殤於是，旅館閉歇，產業歸鹽務署。

憶當年空襲日，偕鄒海濱先生避於唐式遵所營防空洞中，洞在山頂之下，一隧深入，到車棚頂時，上有天幔，下有地板，板置帆椅，男女列坐，有人送茶送烟，坐久有人送鹹蛋，雞蛋。某次余得一蛋，鹹極，吃盡極苦。某次，解除警報後，余隨邵先生入老同志羅偉章世勛先生家飲酒，先生直率豪爽，余因之暢飲，酒酣飯飽，始歌唱坐車歸。今羅先生已歸道山，邵先生仍復住其近屋，屋半圓廊、開窗、望山間來往車，挹松風無限清。自此到對岸山，有張岳軍昆仲之別業，余亦曾往坐焉。（羅世勛，內江人在北京謀炸攝政王，謀炸袁世凱，皆曾被捕下獄，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一，子遠葵軍人，遠蒙習商在金湯街九十四號）

自雲龍路，隨路上轉，至一處將近汽車路，後前兩小宅，後爲于右任先生公館，前爲居覺生先生公館，余因事皆曾往謁。于世兄望德，其妻胡琰，胡次珊先生之女也，曾於此處晤見，爲于先生司文書者，爲李君祥麟，長安人，從先生三十年，錢智修稱爲今之有肝膽肩膊男子也。安於下寮，謹執勞役，不以移其守，余頗佩之，居先生有新營屋一間，頗陰涼，作佛課，治文字於此室，居夫人則客來治具供酒，余曾往一宿，飲酒未醉。

自此越馬路走下田小路，爲張家大灣，吳觀海住於此，余曾往游，在小房間赤膊打牌。再上則爲陸軍大學，再上則爲黑天池，黨史會在也。余自歌樂山步行往，自黨史會坐滑杆下，則距居先生廬不遠，其時姜尙路尙未闢。

山洞實爲重慶近郊第一可住之地，離城不遠而高，夏日增涼，冬日少霧，一也。平地不少而水源足穀供給，二也。雙河橋官邸，將來可爲公園，頗足流連，三也。所需要者，建築公共禮堂，電影園，及娛樂場所，並擴大警察機構，設居民注意於此，成之殊易耳。

余述山洞之游，偏舊多於述新，實余亦未詳其勝，聞周武彝與居先生結鄰，種花蒔菜，頗爲相得，余促居先生蘭州歸，曾再往游，以盡其妙。但余率作評語，山洞再加人工，必勝汪山也。

涼風埡在黃桷埡之南，去海棠溪約十二里，自新街上破敗之石子馬路，汽車可達。自槍壩街走小路，亦可達埡口，埡口終年有風。南下之石板路，可至長生橋，偏西馬路經四五曲折可達中央銀行宿舍。由石板路下過大黃桷二株，見土地廟，上小徑，亦達銀行宿舍。宿舍有總辦事處，有電燈，有學校，有警察，每號四間或六間，柴房下房另建小屋、洋瓦、磚牆、地板、天幔、頗爲舒適。經營之初，本爲美國空軍住

宅，地太偏僻，空軍不至，中央行員，潛來居住，久之始公開。許良圖在業務局工作，得住三十四號，漪微率女柳，婿錢文炳，外孫女枚，孫秉，住焉。余今年已往二次，七月十九日下午又往，漪與柳方晝寢，見滑杆至，極歡。最涼快處，爲後門之弄堂，席地而臥，可臥六人，客廳連廚，有時苦竈烟。客廳內外，皆松樹，樹上安電燈一盞，極光明。有斜石級自此上，因之地面狹小，不能布席安榻，倘築成小方場，安置闌干，飲茶酒於是，可忘憂也。余坐門框處，閱笑笑錄，短練雋永，時時撲嗤，漪等皆不知爲何。夜食蒸餃，良圖亦歸，臥柳室小休，蓋被，蚊聲不少。月照松樹巔，清風悉至，數起身領略之。

漪微六月九日五十初度，余上山祝壽，山上以是日爲最熱，余於日下午至，夜飯後，同漪微散步，會於小路上覓得泉眼一處，置一破碗，負載者皆就此處飲水，余亦嘗一口，清冽之至。大黃桷樹之茶座，亦自此挑水，茶桌倚黃桷樹，兩樹之蔭，可蓋數畝。茶分兩種，特泡小椀，每椀四十元。現成供過路人飲者，每椀五元。余等飲畢，忘未帶錢，訂後約而別。自此沿石板路下，後見一石槽水溝，水勢頗大，溉田不少，有較大之土地廟，則土人所修之水利也。自土地廟折回，上右坡原爲德國人經營之白家花園，有果木不少，今已敗落，猶可採花紅。山頂有屋三間，兩犬頗兇惡，豬欄臭氣，不耐久坐。有一徑可通另一石室，不知是屋是墳，昏黑中不可辨。下山過擔糞者，收攤者，驅羊者，漪皆相識，仍自小土地廟斜徑上山。

是處有小學一所，課堂禮堂操場，皆偉大，足可辦一中學，惜知之者無多，又乏交通工具，倘有校車接送，而延請良教員認真辦理，定可勝過廣益及南山中學。

余第一次至涼風埡，爲二月四日，記詳觀梅記興中，以此時而想觀梅之日，心地頓然清涼。

巴縣附近五溫泉 一、觀音寺 二、神龍山 三、桶井峽 四、寶峯山 五、溫湯峽 五泉中以南泉爲冠。

巴渝十二景

金碧流香

洪崖滴翠

龍門浩月

桶井峽猿

宇水宵燈

黃桷晚渡

海棠煙雨

縉嶺雲霞

雲篆風清

華嚴雪霽

佛圖夜雨

歌樂靈音

南泉在古代似爲一火山。花灘溪卽係火山爆發岩崩石裂之遺痕。（噴火之口卽建文峯）（泉出建禹山泉源洞徑尺許。自沂風別墅，上建文峯）該溪發源於石岡鄉東面碑壩岩石口。徑界石鹿角間，終於魚洞土橋分界處。溪流峽谷間，故河床曲廻，時寬時狹，河身內石灰岩爲水侵蝕，所餘巖岩等屹立溪中，巉岩嶙峋，形狀僞異，頗具奇趣。

又說南溫泉地質係屬柯里斯特，多石灰岩，岩多洞穴，爲古代暗河遺蹟。因地殼地面運動，普遍上升，暗河乾涸所以形成，更因洞底水分蒸發，石灰岩溶解，形成石筍，鐘乳，及其他奇形狀之岩穴。

又據地質評論任績著南溫泉附近地質云：「……南溫泉附近無火成岩蹤跡。但於背斜層軸處，有小斷層數個。似此溫泉之成，與地質構造有密切關係。就溫泉化學成分觀之，不見砒及硼酸等質，則其應爲地表之水，下降受熱，而復上升，並非真正之岩漿水也。」

民元周文欽集資建溫泉池。民八建南泉浴室。十四年許湘聲君集資建堤，疏濬花灘溪，自虎嘯口迄同心堤，長約八里。民廿八年，與海棠溪通汽車。

滇黔湘粵桂勞軍記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上午，國民政府禮堂，前線將士慰勞團向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致敬書，葉楚傖撰，戴季陶書，由居總團長宣讀。委員長微笑，口稱謝謝。

一月三日 在軍事委員會，慰勞何總長應欽。居、王、劉、洪及膺均往。何頗陳述軍隊待遇各情形，以期了解。

一月十三日 在廣州酒家，慰勞總會，歡送全體團員，陳辭修主席。

一月十四日 下午四時，辭別蔣委員長，另有記。

一月十五日 廣播演講詞，在廣播大廈。

一月二十八日 上午八時，往機場，炳錫二弟，綴井、霞頤，綴芬來送。飛機誤點。先在場上麵擔上吃湯麵，不飽。韓漢藩約余及綴芬到廣東酒家飯。十二時二十分，乘歐亞機飛昆明。在四川境高飛平穩，入滇低飛，簸盪甚烈。同行巫啓聖，劉蔚凌，香玉堂，皆吐。約四時許，到昆明。龍志舟以下，均親迎。下榻崇仁街、雲龍巷、愉園招待所。后學裘携其友康瓠來譚。余曾同居夫人，往圓通街黃軍長公館，訪李協和先生。夜、薛保康來，同往飲咖啡，並到南屏觀電影、光線充足、設備堂皇、令余回想顧子欣。

一月二十九日 晨、王緝君，徐迴千兩同學來，談胡伯繩近況，甚苦。余頗欲度龍門同學入內地工作，不知可能否。緝迴去後，余寫演講稿一段。蘭友之學生朱觀、李實等十餘人同邀往小西門外合興牛肉館

早膳。既，同坐船到大觀樓上樓後聞警報，乃放舟至庾莊。還，在大觀坊下，（孫鑄鐵州所書）攝影。同寓中飯。同學爰游翠湖，到昆華圖書館，訪秦館長光玉不得，晤其子某君。既而到先生坡一號，訪狄寅谷，伊母已卒。又往文林街地藏寺巷六號訪狄小漁（蔚勛），出先世時文，筆面、譜序事等，並出示神主。回到寅谷處，余贈以五十元。既而同到翠湖旁茶。茶畢，訪袁永錫未得，忽遇沈鐵如，同到伊平價購銷處。既而袁沈后康同入高長興飲酒。又往冠生園對面夜飯，乃歸。

一月三十日 晨，寫慰勞詞。四時，應蔣師母茶會。六時，西平巷張西林家夜膳。九時，北京大學夜飯。楊振聲、周炳琳、鄭天挺三同學送余歸寓。

一月三十一日 晨，張蕪盒、繆劍霜來譚。中午，劉震寰在巡津街廿一號留飯。下午三時，省府慰勞龍志舟主任、關麟徵、宋希濂兩總司令畢，雲南各界歡迎會，畢，即同蕪盒返其蝶翠山莊。在日本亭飲茶。劍霜與黃將軍毓成（斐章）弈。既而到家庭飯店，見孫佩珊女士，考取縣長，而曾學詩習琴者也。出與龍主任公宴，晤馬伯安。

二月一日 星期，晨、坐車到安寧溫泉，同劉爵凌訪胡韞瑛。渡河，持周惺庵介紹函，訪馬玉坡。（八十歲）再訪王竹村，未遇。在盧漢家浴溫泉。歸途，至（長坡蠶桑改進所）常宗會飲冰其淋。中午到繆行長雲臺家飯，飲酒至醉，游西山，不知何廟。同蘭友及趙書記長澍歸，到中國銀行訪徐廻千，同往全家福飯。飯後，入西南厲家班觀鄭元和。與厲老四老闆談孫伯修近況。

二月二日 晨，開團務會議後，往中央社尋學葵，同返寓飯。飯後三時，慰勞空軍及美國志願團，並觀P四〇驅逐機表演。五時出席省黨部紀念周。夜關麟徵、宋希濂二將軍留巡津街三十號商務大菜。丕武

入城，晤余，留宿。李元龍、杜林、在此開恒業，而錢文炳港變後無消息。今日發電于斌，託探詢，並託查許愷儔。

二月三日 晨，乘滇越鐵路赴迤南勞軍，飯於宜良。夜，粥於車上。路經山洞甚多，並飽覽南盤江水流激白之勝。夜十二時，抵鎮遠，縣長及站司令黃君留飯。大菜絕美。飯後，車再開行，停於碧色站。

二月四日 晨，同謝仁釗在碧色鎮上猪肉莊洗臉。既而參觀學校，並飯於鎮上。九時開車，四十分抵蒙自，盧漢、張耀明、闕漢騫、姚□□皆迎於站，衆人入舊滙理銀行休息，飯。飯後，余寫演說稿。三時慰勞會。會畢，歡迎會。夜宴，宴畢入城，巡視一周，入中行及農行小坐，購藥品山七未得。

二月五日 晨，同劉爵凌、嚴中英游南湖，擇一勝處，爲可建勞勞亭，嚴字仲華，任參謀長，有雉□詩一冊，贈余。余於車站、贈云、似是行間一病兵，營前坐轎復穿城，奇詩到手欣偷讀，敢問寒梅索賦盟。七時開車回碧色。十二時到開遠，在車站，張耀明等合留宴。余游新舊街一周。夜九時，至宜良。飯。一時許，返昆明。

二月六日 晨，來訪者甚多。飯後，同戴天仇訪邵幼顯，飲酥油茶，既而入聯大，晤鄭天挺及包文輔。入雲大見何衍濬，並到其家，觀子女。既而到靛花巷，訪潘公泉。中法大學見夏元農，訪薛寶康夫婦。夜闕師長留宴。宴畢，顧雲衢后學來，同出購玩具。

二月七日 晨，謁李印泉。中午李留飯。飯前隨居先生，擬游筇竹寺，誤入湧珠寺，及東□寺。晤張邦珍女士，南菁私立中學校長也。飯後秦光玉璞安來訪。寫慰勞書。夜，張中立、胡覺及李思信均請膳。謝張中立而應胡覺、李繼勳、朱觀、趙思銳宴。宴半，略游即返。

二月八日晨，飯後汽車發西門，陳體誠來送。至四十四公里、車胎壞，休於草地。杜軍長來迎。中午，抵祿豐，即往中國銀行，問吳品純死況。下午，慰勞歡迎兩會，軍民甚多。晤余韶師長述虞。夜九六抗敵劇團宴。京戲。劉爵凌串曹操。團中宴，鴻鸞禧代棒打甚好。（本日九六師實彈演習班之防禦）

二月九日晨，七時，同中國銀行行員張學穆，到祿豐南門外，董谷村滇越鐵路公墓，視吳品純墓。歸車開至楚雄，晤廖耀湘。下午慰勞歡迎會夜宴，宴畢，回寓樓，閱縣志，重要地爲八哨，乾隆三十四年征緬軍曾過此。夜臥後，城內大火，延燒數百家，吳琢之來晤。

二月十日晨，與第五團別。該團西赴大理，余則隨居先生返昆明。十一時、抵一平浪，滇西企業公司，飯畢，同杜津民、余韶、蘇樹勳同游元永井，即古之猿井也。所出礦鹽，日值四十萬，見土燒鹽竈、鑛鹽堆、及鹽滷井。五時返。杜軍長返昆。余同蘇樹勳等四中大學生談。晤布震宇先生。夜宿企業公司。

二月十一日晨，往大坪場農場後，觀者姓老農所栽茶花，高與樓齊，大似牡丹。又到乾海參觀煤礦，歸至祿豐，董谷村湖北酒店飯，與余述虞別。三時至安寧溫泉。李縣長留宴。余浴。夜返愉園。知十四日飛機票已定好，料理一切。

二月十二日晨，游翠湖，在昆華圖書館張主任室，閱嵩明縣志。及雲南通志。對楊林堡支本家人名無所獲，僅查得狄昶明正統丁卯科舉人，言是昆明附郭人，不知是否楊林堡也。中午在地藏寺巷六號小漁家，留飯，晤其妻及寡姊。伊擬贈大理石精細插屏及銅花瓶，余辭以抗戰後再說，惟仍受筆洗一件，三七烏膏諸藥。飯後，小漁夫婦送至靛花巷三號，余同介泉出游圓通公園偏東一部份。別後余至寶康處。

二月十三日 龍志舟主任，到榆園來訪，張西林亦來。隨居先生游筭竹寺，羅漢塑工，祇有三四尊甚佳。出至海源寺龍之靈源別墅，正忙於布置蔣委員長行館。大悲閣及防空洞二處甚佳。歸後，游圓通公園中，甚整齊雄壯。夜王公弢留膳，晤李子厚、張亮之等。公弢贈派克筆一支。

十四日 晨，張亮之以車來導余黑龍潭、黑水寺，觀唐梅宋柏。歸途，購太平洋飯店鹹板鴨四隻贈余及居夫人。每隻六十元，可謂極貴。中午，李子厚留膳。伊家曾遭炸。下午寫屏聯；發各處謝電。朱仲謙來。夜在張西林處飯。飯後往機站，龍主席夫婦均來送，飛機自加爾加他來，因重慶大雪不能飛，諸人均折回。居先生居夫人仍於晨五時離榆園。（是日除夕繆雲臺等來飲酒）

十五日 居先生以八時發昆明。余與劉鎮南暫留。余本無意乘機返渝。劉則因飛機位置擁擠。晨同毅生到仲謙處食煎餛飩。中午薛保康處飯。飯後，同薛夫婦乘車，至江南村蔣夢麟先生處拜年。梅先生夫婦亦來。北大同學到者甚多。夜飯後始返，是日陰曆正月初一，繆雲臺有約未往。

二月十六日 晨，同劉鎮南、戴天仇、任懌、徐廻千同游黑龍潭及金殿。歸榆園，約陳君宜來飲，甚暢。四時到薛保康處，同梅先生小聚，在保康處飯。

十七日 滇緬路局所供給之汽車不來。晨同緝君游翠湖啜茗觀魚甚樂。既而到郅幼顯、狄小漁家皆未遇。訪袁及龔月評，亦未遇。到大紅樓飯。下午同任戴同游南門外古幢公園。古幢爲宋代物，七級，雕刻精細生動，寶物也。夜，天仇家留飯。有海門工人數名及袁永錫。

十八日 晨，永錫來，央爲作黃仁霖書，伊入戰地服務團工作，請黃照拂。晨，汪季章來。既而王晉笙來譚，同往東門外，觀其新夫人，頗勤儉宜家。飯時，在中國銀行徐廻千處，晤蔡君平。飯後，借晉笙

車同王緝君、徐廻下，並候沈鐵如，同游西山華亭寺、太華寺、三清閣、龍門，以龍門望滇海爲最佳。余於二月一日在繆雲臺家酒醉之後，同洪蘭友趙澍已游三寺。在華亭寺敲木魚，並捐香金，和尚記得，而余則殿廊佛樹，似曾相識，當日蓋已大醉矣。二月一日醉後，並因張中立哭韓紫石，引起余哭蔡先生。在山上堅求趙洪對黨忠實，數次下跪，蓋因醉後，更對黨情急也。自西山返，即到寶康處，同伊夫婦往西倉坡五號梅校長處飯。有蔣夢麟先生，楊振聲、陸小彭，（彤士子測中印公路）及貴陽來之清華中學教員三人。梅夫婦出佳酒，似紹興而香，余飲八盃。歸時，誤王晉笙之約。王約九時在南屏咖啡店飲酒，而余至南屏影戲館覓王不得，即歸臥，蓋酣醺之後，記憶不清也。是日，龔月評到愉園兩次。

十九日 晨，蔣炳蘭表妹，携子女，同龔月評來譚，留麵。九時到梅校長處，同梅夫人及沈蕪齋坐車，出小西門，至犁烟村訪潘光旦。在其書齋譚甚久。伊專研優生學，見其伶人家世校稿，巍科產生表，書目，及譯著「性生活」。尙有嘉興望族之研究一稿，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午後，到蕪齋夫婦處飯。江南女客甚多。四時，潘沈等送至犁烟村口，余乘膠輪馬車歸。小西門草湖風動，西山暮紫，得細細聆略，快事也。龔月評留太平洋飯。

二月二十日 晨，六時王緝君徐廻下來送，食粥後，即至木行街協和飯店，會汪季章、胡香泉，同到太和街，候交通部重慶材料廠運輸車。九時到東站，朱長源辦理登記手續。十時始啓程，上黔滇公路。余坐朱穀生所駕車。

余自一月二十八日至滇之昆明，留六日，以二月三日四日五日赴開蒙，六日七日仍在昆，八日至

十一日赴迤西旅行，十二至十九日在昆明，計在昆明共十六日，游得尙暢。惟有數處未到。特別記出，以期後次補游。

一、石林。據說世界上祇有兩處：一在

，一即滇省。自昆明汽車往返需八小時。乘火車往

宜良亦可往。余曾與劉輔丞，張西林計劃前去，行營副官處且會派人來作嚮導，卒因汽車不妥而未往。

二、曹溪寺及安寧溫泉之石刻。（李印泉先生云不可不觀）

三、曇華寺。

四、唐繼堯墓。因門局不得入。

五、黑水寺後之李培天父母墳。即龍雲之外舅外姑也。聞整治尙佳，亦可一觀。

二十日 中午到易隆飯。客飯七元一客，不成東西。四時抵曲靖，即入城中國銀行，視吳查志良，并見其八歲女健行。銀行主任郭承植留飯，並導謁八十老人孫光庭先生，舊國會拒選議員也。

吳查志良，吳品純之妻也。品純父韻和，爲璜涇豐茂當經理，甲子兵災，與余伯父雲生先生供應地方軍需，頗負責熱心。伯父囑余介紹品純入江蘇農民銀行。抗戰起，吳歸蓬萊鎮，既而轉輾入滇爲瀘昆驛運所職員。又以余薦，經顧敦夫位置於昆明分行。既而調往祿豐，染腦膜炎，移滇緬鐵路醫院不治，以 月 日卒。葬祿豐南門外董谷村，滇緬鐵路公墓。其同事張學禮，曾同余往墳上一視，謂吳之病，實因受重大刺激。爰吳在昆明，有戀人韓芷芬，山東人，住馬家子郭家村，亦驛運所職員，擬嫁吳，而查志良在上海得信，趕至昆明，吳已死三日，韓亦不知吳之死耗，

正繡嫁用枕衣，兩方皆極可憐。吳故後，賴銀行職員治理喪事，衣服用隨身舊者，棺值四百元，墳係石砌。吳查志良經昆行王吳諸君位置，入曲靖行任收發，照已婚待遇領薪，日期與品純銜接，蓋各人均十分同情也。吳有弟名偉純，在昆明電工器材廠。

二月廿一日 晨六時，自銀行起身，食粥，郭及吳夫人，均送出城。八時開車，到平彝飯。到盤縣，宿城外江浙西南飯店。入城參觀縣黨部，同書記長何光第，訪宋位三先生，道潛之師也，在前清創辦中學，與姜鳴崗，同爲正紳。西南飯店之主人吳杏林瑣涇南鄉人，出其妻子。其長子在南京患病，經畫三治癒。另一合夥之人爲狄小榮，及繆德元，皆溧陽人，見余均甚喜。

二月廿二日 晨，小榮備稀飯雞肉，曾贈板鴨及蝦米。車發至安南而飯。至盤江橋而休，修理鋼板。至永寧州已昏黑，穀生駕車極好，車行崖岸，余頗怕也。西南飯店主人狄茂之（廿一世）引見其新娶之妻，甚得意。

二月廿三日 晨發，過鎮寧火牛洞，未停車，到安順而飯，未及往參觀軍醫學校，余請同行飯費一百五十元。飯後過平壩，訪劉大悲，未遇。以五時抵三橋，以行李寄頓交通路恆業商行，入西南公路工務處飯。飯後，訪蕭慶雲局長，晤其新夫人，余出資五百元，加入其家庭工業社爲股本。在路上遇清蓮李柳，卽往獅子峰錢文炳新寓住。

二十四日 夜雨，晨同蓮、柳、枚、到太平洋食點。途遇王伯羣先生，約明晚燕市飯。點心後，到公達藥房，訪包祖基，及傅汝霖。歸後覆炳弟書。炳弟來書，謂雲光酒後，自山上跌下，幾危，戒余止飲。中午小睡，整理什物，到油榨街農業改進所訪劉大悲，到江南公司訪陸受益、楊彬史，到高等法院訪

劉院長，到財政廳訪周詒春未遇。夜，大悲招飲蘇州茶室，晤劉廷□，葛曉東、李青年、常宗會。又應灣弓街五號叔言招飯。孫繩初、汪季章、朱毅生、吳源均同席，打牌八圈。

二十五日 晨，整理日記。中午李晉侯、蕭慶雲留飯。同座爲南川張君等。夜赴王伯羣保夫人燕市約。同座爲高承元（夫人）、金子淵、王克仁（夫人）、程覺民（夫人）、劉行驥、行驊、楊秋帆、熊銘青（夫人）、陳敏章（夫人）、王龍鶴、小座即歸。應柴芷湘、錢萊公、夏建國、顧慶祥之宴。同座有桂老名士，是日並饒許新民大盧。訪陳聞達，與之長譚。

二月廿六日 晨，商文立楊秋帆來訪。同往電報局發迎居先生電。既而到保安處，取得允許，同文立往游黔靈山，到警界線，有王克仁之弟來嚮導。山上爲保安警訓練所，樹木掩映，石級最高處有亭可覽全城。有松若鳳。最爲可戀。余與翟譚，其人頗文雅。余爲指正其標語有毛病者，若「親民仇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是午貴州高等法院院長劉含章獨獅子貴陽招待所招飲，未往）午時到均如處飯。鹹肉鹹鷄皆美。此時得叔言息，謂查源委員會運務處車將發，亟歸，整理什物畢，而車發須待明日，乃坐車到耳鍋寨，訪楊公豪，仍臥起江南舊汽車中。得妻後，神采煥發，又頗得人信任，贈伊二百元添購衣服，並勸伊學畫，歸應朱鑑清邀宴。宴畢，仍同孫繩初等雀敘。余先負後勝，甚樂。葉元鼎、夏樂君、馬廣文（光斗）均來訪。

廿七日 晨七時，同許大盧搭運務處車東行，同行上海徐如生、餘姚勞元慶，車行頗速，未十一時已抵馬場坪。余到工務所，見丁一平於場上，見吳嘉祐，及復興孫君。孫君語余：貴陽至馬場坪一一五里，至金城江三二二里。

飯後啓行，車行過速，傾側一次。將撞一次，以四時許至六寨。休於萬國旅館廣東廳，食於新蘇飯店。飯後，並到廣東館飲茶。臥時司機與土娼吵鬧甚烈，余仍得美睡。大慮譽我真本事。

廿八日 雨，晨雨中在北方館食點，車緩緩行，到河池飯，以十一時一刻到金城江。江四面轟山，不少房屋，皆臨時搭造。站長熱河□君，言：將來黔桂路延長，此處恐將冷落。余同侯家源通電話後，得蒙贈車票，並於宜山上車。伴至柳州。到 站時，並晤蔣晴陶。八時至柳州，晴陶及另一姓蔣之蘇州人陪往對河新蘇酒麵。衡陽紹酒貴至每斤十五元，十時到北站，上柳桂車臥車，同廂爲徐偉民，海鹽人，福來衛生工程處職員。又有同車畫家無錫黃養輝。（住桂林太平路四十八號三樓）其人去年在桂穗公路通車時，曾與余遇，畫黔桂路施工寫真及風景，人照均靈活。

滇游一月記，鄭子健著，中華書局出版。

瓊崖孤峙南海之中，爲我國第一大島，面積十六萬五千方里，人口二百七十五萬，所屬分十六縣，海岸線延長二千餘里，榆林清瀾二港，南北對峙。

滇越鐵路，由昆明至河口爲北段，長四六五公里
自老街至海防爲南段，長三八九公里
共八五四公里。

鄭以六月九日至昆明，游翠湖，蓮峯禪院。

六月十日訪友。

六月十一日 黑龍潭、龍泉觀、唐梅、宋柏、後山龍雲岳父墓、薛爾望墓祠、海源寺。

(寒潭千載潔。玉骨一堆香。許弘勳題薛爾望墓)

十二日 民衆教育館。

十三日 圓通寺、唐繼堯墓、迫死坡。

六月十四日 安寧溫泉、曹溪寺。

十五日 太和宮、金殿、曇華寺。

六月十六日 滇池、西山、三清閣、石壁、太華寺、華亭寺、大觀樓。

六月十七日 筑竹寺。

以上共七日

雲南歷代人才

楊一清、鄭和、幹略。

徐時相、王宏祚、總核。

傅宗龍、王錫衮、錢澧、黃琮、何丹畦、氣節。

趙士麟、程含章、吏治。

高喬映、虞世瓊、張含、袁文典、王疇五、王樂山、劉大伸、帥荔扉、文學。

朱嶠、趙光、匡濟。

沙琛、周於智、循良。

楊玉科、褚克昌、畢金科、武功。

雲南人之號

周鍾嶽、惺甫 省長（栗齋惺甫之侄）。

李澍、沛羣 昆華校長。

周立慈、雲蒼 民教館長。

莊榮華、實若 水利局長。

徐光、子明 雲大教授。

趙子藝。

何伯墳 中華書局。

李秀山 溫泉別墅。

龔自知、仲鈞 教廳長 夫人彭 蘇人。

李永清、子廉 秘書。

袁丕佑、藹耕 省秘書長。

袁嘉穀、樹五（丕佑父） 經濟特科。

張邦翰、西林 建設廳長。

修嘉銘、雲臺 富滇行長。

陸崇佑、子安 財長。

盧 漢、安寧別墅。

楊慎浴安寧溫泉序

安寧之泉爲碧玉泉。

七特 (一) 皓鏡百尺，纖芥畢呈。

(二) 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甃。

(三) 浮垢自去，不待攪拭。

(四) 苔污絕迹，不用淘漑。

(五) 溫涼適宜，四時可浴。

(六) 掬之可飲，尤發蒼顏。

(七) 盃酒增味，治瘡省薪。

徽州程羅山孟明謂，此泉乃海內第一，其地去安寧州十里，而遙。揖以螳川，軸以龍山，映以虎兵，帶以曹州。

文祖堯 字心傳，別字介石，呈貢人，以天啓辛酉選貢，任江南太倉州學正，德性中和，操履嚴正，謀根本學，不事紛華，刊儒學日程，頒示諸生，自書善過，朔望考其進退，婁中人士，文行並起者，公教之有方也。甲申棄官，隱蕭寺講學，之吳，賢士大夫爭相延致，咸推重之。後

還鄉，卒於道。妻人聞訊，哀痛逾切。構思賢廬以祀之。有離憂集，歲會講議，諸書行世。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安南將軍卓羅，鎮雲南愛星阿吳三桂，統兵入緬，緬酋獻永曆。康熙元年，四月吳三桂縊殺永曆，及其子於昆明。

滇黔湘粵桂勞軍紀行，第二部份，自桂入湘。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雨晨，車停桂林南站，即入城，欲購票，見站長，皆未得。自桂至衡車，白天開者極慢，晚上開者，今日又傳天雨出軌，夜車停駛，行李到樂羣社後，不得空房，同黃養輝食點後，訪彭海廠襄伊任土地局長，明日就職，導往省府，見黃主席旭初，同出到新新酒家，食北方飯。飯畢，海廠導余及勞元慶游七星岩，洞深且大，空曠可蔽數萬人。桂林圖書館藏書，亦度於洞中。歸後余到東環路訪區得潛。二十二年不會見矣。同出，到西園茶，歸寓，許大盧來，約復興飯館飯，遇楊仲廉、蘊初、昆仲。余糟魚，荷包鯽魚，悉下江味，同飲酒三斤。酒後觀桂劇，好醜夫妻。散戲時，適大雨。

二月二日晴晨區得潛唐殿若來譚，李毅士先生住樂羣一二〇號，昨晤見後，今晨亦來譚。區唐同至某廣東館滑雞麵後，同至復興飯館飯。飯後同至參議會，讀得潛雙詩稿，余寫屏幅三幅，贈得潛者。節其登堯山詩意爲絕句云：「萬景當前萬願□，小憩能教意態安。天與晴明放寬眼。山排蒼翠入襟寒」。寫畢，同游龍隱巖，自月牙山而下，見平蠻三將紀功碑，及元祐黨人碑，狄青爲平蠻第一將也。是行往來，皆經中正橋，橋跨灘江，亂峰列青屏，缺裂甚深，四面皆是，下陽朔一角尤美，宜以三月間携酒與詩，以扁舟上下細品之，真人間勝境也。歸後，旭初主席遣周佛石來送車票，又派秘書以汽車

相送，六時到南站，卓衡之凌璋同車。凌君語我，二月間立法院新政，每月會二次。又將扣不出席者之公費，而用途不明。

三月三日晴雨間作，晨六時醒於車廂，玻璃中望湖南赤土。七時到衡陽西站。東洋車鐵輪，行舊街，泥淖中極苦。至小西門正街，同勞君入樂福巷樂福飯店，得臨池一木房，標曰待月，同出麵。麵後，余到中央銀行，打電話與姚明華。再到湖北省銀行晤朱學平，打電話與揖文先生。理髮，在舊攤得點銅錫茶壺兩把。十二時，同揖文先生飯於競園。下午二時，楊姚携新女來，同出購布帛鞋等，到冠新園茶。再同勞君到競園飯。路上會遇唐亮，約晚上來訪，未到，天雨。寓鄰尚安靜，余寫日記記帳。

三月四日雨 晨，報載居總團長已赴曲江，勞君亦急欲歸浙，乃以物件三四種，託唐亮君帶渝。余渡江送勞君上車，余到衡陽東站，上午十一時，開韶關，車適開駛，過站不久。余將行李寄頓後到勵志里十四號，常熟翁君家，值伊陪夫人外出看病，乃訪邵平，及梅君。在邵君辦公室飲茶。寓中食飯。飯後，購耒陽票以夜十時許至耒陽站（胡領班招呼），天雨，臥於泰山四號花車。

五日雨 晨在車上晤李召南，蔭棠，線區司令部派來招呼居先生者也。余雇洋車自站進城，天雨，念今日爲業師蔡先生二周忌辰，余不及瞻拜，得詩一首。入城時，遇向世甫及狄昂人，到花園飯店洗浴，既而同丁作韶，參觀杜陵書院，及杜甫衣冠墓，又同朱經農陶益生謁蔡侯祠，祠祀蔡倫。飯時晤胡邁宇彥遠 余劍秋籍傳譚逸如道源廖華蓀維藩等，食魚四尾，飲酒甚多。飯後上車，遺失桐弟借余之呢帽一隻。過坪石已黑，未能見金雞嶺，及□□峰。十時至曲江，李伯豪、蔣光鼐、李煦寰、鄭彥葵等來接住斌廬，爲廣東省政府招待賓客之所，臨沮江，狀如南京秦淮河之河廳。

六日晴 天氣鬱熱薰蒸，甚不舒服，同李景瑞渡浮橋，小游街市，無足觀覽。下午三時，余囑奇司令長官，約居先生訓話，並邀余謙辭，夜余漢謀蔣光鼐李漢魂公宴。

七日晴 晨同游南華寺，見虛雲和尚在大殿，禮六祖慧山□□三肉身。訪殿後洗鉢池，池水枯而後活，樹亦有枯而復活者，余於飯後留四絕句，而出。至廣東財政廳，及防空洞參觀，在廳長張導民家飯，菜作廣濟土味，有捲尖即乾炸素黃醬，極佳。二時歸，出席青年會之歡迎會，吳議長主席，余亦演說。

八日晴 晨到廣東地方幹部訓練班，參加開學禮，余有演說。既而參觀蓮塘廣東兒童教養第一院，檢閱童子軍，並聽唱歌，留飯。三時省黨部請訓話，余略說數句，散會後參觀青年團，並見婦女節開會狀況。到黃田埧，應黃伯度等老同志公宴，宴畢坐艇，經海閣大艇，車返斌廬，又應省黨部公宴。

九日晴 晨，車發韶關，未出曲江境，見五巨巖，昂立如馬，名曰五馬歸槽，張發奎家祖墓在焉。過始興，爲向華家邑。經修仁救濟第六院，院生來迎。過南雄，迎者二千人，留在南園飯。余同縣長某上西門城樓公園一望。十五年冬，隨組安先生過此，今爲空軍招待所。飯畢，卽行，過鐘鼓巖，參觀東西兩洞，西洞爲大，到大庾未停，過南康吃茶。四時許，至贛縣，江西省政府派文詔雲羣來迎。胡秀松因事忙未至。宿勵志社同居先生在贛縣浴室浴。文詔雲留西菜甚美，飯後，出外購皮件。

十日晨晴 午後雨，晨同居先生游八境臺，已非舊時景象，參觀縣黨部。又至蔣經國專員家，伊不在，晤其俄國夫人及堂妹蔣華修小姐，同車出城，至姚氏夫人處，禮佛長齋，治具頗精。飯後回城，謝建華來敘談，同出購物，並飲茶食點於□□樓。夜，地方公宴（蔣經國、李崧高、萬繼勳、徐慈珩、鄧益楠），在專員公署，晤女科長涪陵□□。飯畢、觀新劇、新劇畢、蔣家留宴。邵公石任中農贛分行經

理來訪，余往訪，皆未晤。

十一日晴 晨自贛縣開大庾，地方留飯，晤程義法，戴世英（子彥），候往西華山參觀鑛鑛，坐車觸路上石，油箱破，油漏地上，有人燃著，幾危及車輛。程君另派車相送，過南雄城後，休於茶亭，遇八十老者二人，贈以糕餅，茶味極美。四時到韶站行李放於車上，天極熱，入城購物，張雲候我於斌廬，未遇。斌廬是日候潘宜之甚久，馮少田留宴。余幄奇、李伯豪、王達天、李煦寰均在。酒菜人一時俱美。夜宿車上，余長官遣人送香菇，余天民自港脫險，到斌廬來談。

十二日晴 晨張導民，馮少田來送。導民又送香菇。七時開車，李召南在車上招呼，自□□、坪石、沿武水風景甚美。五時許至衡陽，周武彝等來接。在武彝車站寓側飯，飯後入五馬歸槽線區辦公處息。余在召南室住。浴身後，得好睡。

十三日晴雨 五馬歸槽，泥路溼爛，自住處到廁所頗遠。自此往衡陽，須渡河（湘江），過江後，市街益壞，有天晴若香爐，天雨象墨盒之謠。余過江入市，購物，訪唐亮，已行。中午，湖北省銀行何行長綬章請酒。夜黃琪翔請酒。酒後，中央銀行潘行長伯奎，送余往姚明華處宿甚安適。

十四日雨 周武彝、周子席、張策安、張雅輪、周席塵、周鵬九、解棣華等廣濟同鄉治菜，請居院長，菜甚多，不及張導民之美。下午出席大西門正街之青年會歡迎會，晤過鍾粹宇楫人。會時余演說推行市政之要件。蔣秘書景瑞、王向辰、伍智梅均會見。

十五日雨 在寓寫慰勞橫幅。中午，周武彝留飯。夜，呂鵬蕭牛月材李蔭棠請飯，諸人在寓小博，甚歡。
十六日晴 星期一、晨、紀念周，與慰勞粵漢路員工合併舉行，在苗圃禮堂，左恭主席。中午，應李欽甫

秘書長樂羣酒店宴。宴畢舉行慰勞全湘民衆大會。湘北六縣如臨湘、岳陽各縣，均有代表來，報告民衆合作殺敵情事，會場在空場中，會時天雨，秩序尙好。會後，渡江到苗圃嘉樹軒飯，周武彝、左恭、凌鴻勳爲主，飯菜頗好。飯後，粵漢局員演劇，以中大學生二人之黃金台爲佳。劇畢，同吉振昌、李劭南、到勵志社十四號邵元希家，同梅邵李打麻將八圈。食粥後，即睡。諸人均高興得很。

十七日晴 李玉堂將軍之弟李□□在西站過去鄉下，治別業，娶一福建女爲妻，以吉司令介紹，中午治酒二桌，宴全團。宴畢到湘桂路慰勞員工。石志仁字樹德招宴，以集□□碑一聯甚佳。宴畢仍到湖北省銀行小坐，即返寓治裝，明日行矣，夜夢雷一聲來鞠躬。

十八日晴 于斌在天主堂設四席宴客，上大菜，而空襲警報作，避於西站西鹽務局內。過鍾粹來談，既而集合西站，又遇警報，乃上赴寶慶路之某村莊飲茶食蛋。一行啓程，以薄暮抵寶慶宿中央銀行行長楊鐵梅（國楨）寓，寓爲匪首陳□□宅。陳在押，楊妻頗明慧，奉母亦謹。

十九日晴 晨粥後，慰勞傷兵醫院，遇警報。入城，略購紙筆，中午到法院，衆請余演講，余未允。飯後出席文昌宮後場之各界歡迎會，余演說，今時與水滸傳所寫之北宋時代不同，不應爲匪作盜，聽者動容。散會後同宋瘦君（萍）夏仲瑤（家琨）游五峰公園並浴，浴後，在某餐館公宴，酒客以商會會長爲首。

二十日晴 晨于野聲因等待李俊龍至，留邵陽緩發，余隨居總團長一小車，一卡車，蔣秘書景瑞及□□先行，到洞口食飯，余曾往理髮店取耳。飯後車過雪峰山，子母谷。雪峰、真大山也。海軍司令部在路作數標誌：曰險。夜宿黔陽縣之安江鎮，湖南第一紡織廠廠長唐伯球，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雷澤榴留飯，請演說，贈布一疋。

二十一日陰雨 晨車發到辰溪，過渡，湖南大學未來邀去演說。過河，縣長等留茶食麵點，知此處有兵工及其他工廠。再過車生阻礙，曾在某處休，見長沙大捷之大炮三尊。車到榆樹灣，停車修理，在車站旁旅館中休息。同居夫人參觀鎮街，購鞋二雙，余參觀血清製造廠。及植桐場，遇易贖殿及溧陽人□□夜宿旅館。

二十二日雨，午後晴。晨冒雨行，榆樹灣至沅陵，僅七十公里，到三角坪之後十五里，即為沅陵。十一時許到驛站，伯黎夫婦來迎，飯後坐船，往白田頭中央電瓷廠宿，晤陸長鑑。

二十三日晴 晨，參觀電瓷廠，埏埴為器，頗為有趣。較其他工廠合於衛生。午時，到伯陵園蓬雲山莊，張蓬生家飯。飯菜甚佳。飯後，到合作分處，訪狄昂夫人。伯黎陪往。晤談即返。夜，警備司令請客。飯後，看河南高蹺戲，一回，即坐船返白田頭宿。得詩五首。

二十四日晴 晨起將發，遇警報，避於酉江邊防空洞，歷一時，伯黎陪余同至伯陵村，有法院中人，假歐陽家飯，弟兄三人有母六十，央余書一壽聯。飯後，渡江，入城，應民衆歡迎大會，諸學生立烈日中，余未演講。五時公宴，余演說沅陵為小上海，宜採上海優點，勿效其劣點，飯畢，購苗布二段，仍同伯黎往白田頭宿。

二十五日晴，午後雨。六時起身，伯黎以舟送至沅陽驛，有溧陽宗人秋運清來，求助伊返籍，余介紹去謁昂人。車過三角坪後，未幾，渡酉水，十一時所里邵華、陳梨村、率學生萬人來迎。余晤程寶榮，至其寓，見其妻子。又來商會主席游文經（孚五）家，飲綠茶，蒙伊贈古丈茶一包，余至廣場，雨中向學生演講。講畢飲酒有春筍頗佳。晤乾城紳士蕭朝廉字孝先，數人。飯後冒雨行，過下岩寨，及上岩

寨，車行曲折，風景甚美。有三峯竝立，常現車前，忽大忽小，甚有致也。抵晚入永綏城，地方招待，先演說，後飯，飯前又曾訪柏烈武，知其窘況，夜睡旅館，甚安。

二十六日晴 晨因于斌在學校演講國際大勢，余等在車站等候頗久。余曾向保育院員生，及地方幹部人員演講。九時半，始行，十時後至茶洞，會下公路，參觀市街，此乃處湘鄂川邊境三不管也。再行過秀松公園，途中有吊橋甚美，十一時半，至龍潭，薛建新、項堃元站隊相迎，在第六戰區辦事處飯。飯後，坐場上納涼，居先生寫對後即行。余留龍潭，參觀龍洞市街，並在雪恥公園臨西江飲茶，茶味不佳。即返剡頭，寫對，夜金□□任澤先長譚。金做餛飩請客。

二十七日晴下午陰，晨同金君爲項堃元相一女子姓孫，行路甚多。九時得運貨車，至秀山，而飯，至兩河口而休，余入西南公路工程處休息，五時後始行。陳辭修派車過馮家垵來候，辭修又在路上候余一小時，入晚余始至冷水灘飯，後同辭修長譚，臥伊外房。

二十八日雨 晨居總團長，向長官部同人訓話，辭短而喻切，爲此行佳構。演講畢，即行，諸官長在大雨中相送，軍樂無聲，衣帽盡濕。至石門坎，爲川鄂交界，停車一望，居院長頗喜。過咸豐到□□而飯，一小鄉鎮也。郝朝俊來會，以四時許至恩施，列隊歡呼相迎者三萬人，黃琪翔以下皆親迎。渡清江水，入省政府秘書處休息，辭修招飲汾酒，皆積年陳釀，余大醉，嘔吐，哭喊竟夜。劉秘書長千俊居夫人均來招呼，劉鎮南副官，更爲辛苦。

二十九日晴 晨強起，思食麵，並參加慰勞典禮，胃中欲吐，天地旋轉十分難過，乃重臥床。中午食粥，下午食藥，至晚始稍愈。

三十日晴 晨八時渡江，赴省幹訓團大禮堂，應湖北各界歡迎會，居、于有演說。到巴成公路耿家岩，參觀技術排步槍、輕機關槍基本射擊教練，刺槍、擲手榴彈攻擊防禦，均有表現。演畢到戰區幹訓團聚餐，共十餘桌。歸途慰勞傷兵，有答詞者一人，頗激昂得體。余隨居先生訪其本家，並往黃州會館，參加廣濟同鄉迎居大會。晤饒必僧之弟饒校文，及必僧女參議員簪華。飯後始返，夜司法界公宴，宴畢觀南劇。

三十一日晴 上午，居先生對學生訓話。余在張伯瑾柳主任站班，既而到龍洞，應省議會公宴。晤石衛青先生，兩足血流遲慢，常感寒冷，不能動彈，營養太不講究，與稚師相似，余婉勸之。宴畢參觀龍洞，水自巖石中出，不知所自來，洞口瀑流極肥，聲大流長，美景也。省政府委員羅貢華住其旁，其夫人松江人，能飲，余等往飲茶，即出。又遇石先生，寓某祠，晤其夫人。既而坐轎參觀新湖北日報及印刷廠，入金子琪農學院。居先生命余演說。一刻鐘，又到省黨部，居訓話，余談話，即歸。應軍政界聯合歡宴，夜京劇，演者尚好，場面太差。

余過龍潭，在湘毅轉運處任處長處，悉有東川陸運總隊官長四百人，夫役六千人，自龍潭運米至龔灘，自灘運鹽返龍潭。總團長陳蒿蒸，曾爲四團（川軍）團長，駐酉陽。大隊長熊與叔，中校階級，住銅鼓臺。夫役甚馴謹，官長則舊爲軍官，如若遣散，必助長匪勢。余到龍潭，米運將停，全部六千人，運六千擔歸鹽局。一家擔任夫役，每日八元，每星期五十六元，如米價超過約定日市價，則照加。現酉陽至龔灘，將築公路約八十公里，夫役可助築公路，或改走運他線。公路夫役用米，余請辭修補助，軍官亦允量爲安插，此乃川東南角治安要事，余特誌之。（姪陳蓉統領其衆）

四月一日晴 居先生昨受風寒，今日發燒，不能起床。法院邀訓話不能往，余亦不能爲之代。八時陳辭修來，邀余坐轎赴五華山教育學院，觀茶樹，及望恩施全景。員生集合，余演說「余之教育經驗與計劃教育」，約一時半。辭修復爲作結論。十二時到張伯謹家，劉叔模與伯謹作東請客，劉子俊作主人因陪居夫人未到，其窩窩頭中有棗子，北方味，頗佳。飯後返寓，甘大章來譚。夜，又陳長官私宴，請吃娃娃魚，晤其譚夫人。宴畢，新劇演烟蕙港，大哥及小脫子甚好。武漢日報社社長宋漱石來，報告困難。

二日晴 晨車發恩施，途者甚多；到建始，迎者亦多；到茅亭飯。馮閔伯舊參議員來會，飯菜頗好。下午經青葱坡，皆山地，缺水，人家亦少。以下午四時到巴東，天熱甚，休於炸過之縣公署。又在縣公署旁應歡迎會，會畢，在某飯店公宴，熱極，下民康船後，始稍涼。陳鐵、張偉（誠民）來譚，余同湖北省政府伴送委員羅貢華同艙，戰區檢察官江慶大、吳策國、曹鴻、張宗浚來譚鄭大綸事。

三日晴 晨民康輪發巴東，爲上午三時，先過巫峽，再過瞿塘峽，午前至白帝城，參觀明良殿，君臣殿，吳佩孚樓，及觀音洞，仲健輝來陪宴。又參觀鹽井，後入奉節縣，參觀永安宮，應奉節人歡迎會，識毛書賢（子獻）先生。余演說極得大家讚賞，會畢萬式炯（夔巫師管區司令）在鮑超公館飯。飯後，坐庭心中，唱笑爲樂。

四日陰時兼作 今日居團長足爛不能行，到萬縣，余上岸爲辭謝。既而同馬秘書游西山公園，茶於歌而嘉。願錫標自福生莊來會，同胡羽高至□□食飯。飯後，余至劇場演說，歸途大雨，上船甚苦，錫標送物四種。

五日雨 舟過忠縣，在□□場泊。船主楊□□請客，本日加車三小時。

六日晴，晨寫帳，並作到渝日書面譚話。下午四時再泊洛碛。余入宋家院子，贈手巾於許姻伯母；贈布於婉弟；贈皮鞋及食品與綏芬、受祥、紫蘅。到戴家，晤亮吉，留余及李俊龍飯。見王閔運詩卷，紅薇館填詞圖。打牌八圈而歸。受祥會上船晤居先生及夫人，夫人頗愛之。

七日晴 晨，舟以四時開行，九時半到朝天門，馬超俊及慰勞總會來迎。貢三、文耀、長恩、振明、來迎，余問一聲病狀，諸人不答，一聲竟病肺歿矣，傷哉傷哉。余離渝前集資三千金，冀其治愈，奈何竟無效，慘悼慘悼。上岸後，冠生、陸東、敬民治酒洗塵。

辭碚別縉記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七夜寫於官井

北碚爲嘉陵江下游勝地。蜀人謂水中有石爲碚。今北碚鎮近處，亂巖蹲江中，北碚當係鎮名。有溫泉池溫泉寺之處，在鎮北約距三里，土人呼爲溫塘。游北碚者，兼及塘鎮，方稱盡興。未至溫塘者不見峽。不及浴不宿控景賞江之館，不往來於泉池寺牆圍樹之間，但於鎮上觀整齊之街市，機關學校，不起歡情奇致也，吾人曰，自北碚歸，人亦艷羨之矣。

余官立法院立法委員，院會月二次或一次，以在星期四星期六之日爲多。余於會前，或於會後，訪友覓勝，以解案牘困頓，足跡最多者，爲天生橋，獨石橋與北碚鎮之中站也。余愛住沈氏老街廡樓，西窗面對九峯，翠巒對語，余心飛越。自于範亭、沈君崇、陳漱逸、李滌雲之歿而始疎。天生橋西之龍灘子，葉楚傖及其堂弟敬持所會廡也。自此西上，亦可以登縉雲山。自立法院上半岩而西，至蓮池溝司法院辦公處

，曾訪茅詠薰。自此經陶家溝大竹林，雙馬門，煤炭窰，亦登縉雲山。自雙狀元碑而西，至石板，劉卓吾携眷在焉。西上經城門洞，白雲寺，亦登縉雲山，諸小道皆可登山，須經白雲寺而至縉雲。余意屢欲試探一行。鄉人謂有豹子，有伏莽，苦苦勸阻。亦無人願爲余伴者。余惟自溫泉寺後大路，過紹隆寺轉山前而至縉雲山，以爲常耳。某次，亦曾自縉雲寺而至白雲寺。

初游縉雲，同周平瀾，值雨，蒙法尊留宿樓上，購密宗道次論集，菩提道次論集諸書返。次游，同朱雲光，吳練才五六人，于廟中不得食，蒙陳真如夫人湯惠，款以茅台酒盛饌，呼滑竿送回北碚鎮。三游，廟中更不供茶，蒙馮玉祥將軍之副官，煮泉水數壺解渴。四次，携兒子公望，同僧，及陶冶公飯，勉盡粗糲一盂。此次辭山，似爲五游也。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立法院開會，修正土地法，余於晨六時，同閔慶全、陸長恩、自上清寺街出發，過金剛坡龍泉茶園麵，遇張目寒，贈蜀中紀游一冊。八時三刻抵院，閔陸步行先至北碚鎮，在兼善茶座等候。十二時，余以車至，同飯，張秉三夫人，徐志斌、燒胡豆一盤送來，味最美。飯畢，坐車，至金剛碑鎮之上，登石砌路，方解衣下車，適有二青年女郎，結伴謂需至溫塘，借坐余車。余三人緩步登山，過壘石堆，再上砌路較窄，應從窄處登。余等順足走寬路，至兩路口，採樵婦女謂宜從農家宅後，抄小徑仍合窄路。行徑松隙塘堤，塘中蝌蚪，松間畫眉，畫眉叫跳，蝌蚪靜伏，皆生奇趣。路既合，方向似爲南上，休於人家竹樹間。嘉陵自天府峽口以迄溫塘峽，皆可望見。廬舍田畝，隱沒於岡巒起復間，故爲寂寂，偶有一二呼喚聲，來自遠處，人間愁慘、怨恨、喜懼、奢嚇、愛憎之情，幾悉埋於土饅頭中，可以息滅。但余等曾談及董孝逸十九日墜機，至今渺無踪跡。（董孝逸於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復員歸滬乘中航公司

機失事在川西夷區(圍岩境內)余等獲游，而董君獲免否也，相與悼惜久之，再上有石築土地堂一處，砌路終點，合於黃沙大道，是所謂前山道矣。舊集僧工築成，未暇治下古道，山洪徑處，路面坼裂。

縉雲之妙，妙在寺外。將近，右過陳夫人、馮將軍之副官所會飯余飲余處，新篁灑然迓余。有牌示禁伐，且以篔簹之。竹林小徑及屋舍三間，似較往時爲潔。左爲太虛所建之持月亭。面對嘉陵，特爲空曠。亭外有圍花布置。李清悚曾語余，縉雲宜以夜游，月色格外明朗。伊曾應漢藏教理學院講演，適爲月夜，暢游寺外，此亭恰爲佳處也。再進，徑在林間，花濃垣外，游泳池之左，新闢一徑，雙松挺立處，懸山門木額及聯，與舊無殊。入遶橫堤，坐衡亭中，枏杉互蔭，清風冷然，實一寺之最佳處也。游人不知此亭之佳，騰身入廟，滑竿夫則解衣磅礴，臥起於此亭，叫囂追逐，殺風景，極可惜。

升階，有石刻照壁，又有石坊曰「迦葉道場」。志稱迦葉尊者，於九峯頂上，示一十三足。又飭袈裟印文於獅子峯。入頭門之前，升左坡，九峯面貌，可以細認。九峯者，朝日、香爐、王尖、寶塔、獅子、猿嘯、聚雲、石照、蓮花也。叢翠攢聚，各呈形態，以獅子、香爐二峯爲最秀。晴日照耀，連峯競美，一朝雨霧，峯頂不可分，石根欲浮。縉雲山分峨嵋之秀十之一，當於此處尋之。獅子峯自寺外上，余與平瀾曾一登峯頂，眺望不加遠，灌木禿樹遮眼線，亦無奇石可以立足，且所高亦無多，可不必登也。今日原議上獅子峯，余見長思略有憊狀，乃止。

入頭門，四天王拱彌勒。彌勒龜前有游山題名錄。今日已有三四人先我僭署名，余書狄膺辭山，閔陸亦題名。

大雄寶殿之左場，闢一花園，木筆桃及碧桃，六月雪迎春、山茶，皆盛開。山茶花朵有委地者。縉雲

山氣候較寒，花開遲溫塘一月。余謂春花爛熳，不及春樹茁芽之可愛。芽有細如針者，有紅似楓者，有圓似顆者，黃桷之芽，密卷似長鋒羊毫，如未坼花苞，生意酣藏，真力內蘊，比繁花穠艷，值得欣賞，比紅樹秋山，加添生趣。明人華亭宋彥西山游記云：香山之勝在逕，逕之勝在樹，樹之勝在新秀。余之有此認識，亦在五十始滿之歲。少年時百事等閒，祇知花好，未曾關心樹芽初吐之美也。

大殿後藏經樓，已蓋好。樓下爲學僧課堂。僧衆似頗用功。領導者仍爲法真。樓上藏經三部，大藏、續藏、及日本印藏經各一部。以門扇未入。樓廊懸總裁真書額。又有石刻殘片武士像數個。似自溫泉寺後移來。今寺後升汽車路，仍有石刻殘形。古時溫泉寺後登山處會有石坊也耶。

入知客寮，所懸字畫，真嫌太多。大概名山有名書，名畫，而不知選擇，不知配稱，不知懸掛。如逢來求題詩寫件，切戒小沙彌磨墨，不可太濃。余等入寮，侍者祇供開水，甜茶一盃即得，了無是處。僧人處有「我的好茶」則十分珍貴，不易飲到。余等亦未敢請聞。縉雲山後有一處亦產佳茗，惟量少耳。數分鐘後，陶冶公先生下樓，頗傷楚僉之逝。伊每日爲之誦經，云未終七前，亡人有用處，其意頗誠。冶公爲太平洋報社舊人，知楚僉能任大負重，且謂黨人能如此者不多，真見到語。冶公又言，日本刻大藏經亦多誤脫。又言返南京後，住攝山抑住古林寺，尙未定。又言寺門游客簽名簿，寺中擬省。惟伊云名山須珍鉅人名德之踪跡，此斷不可省。並舉日本大政治家「賴山陽」一徵時，曾爲某娼寮記狎客姓名，及其既貴，所記之簿冊，極爲珍貴云。冶公送余等至麟瑜前，和南而別。余走浴池解衣亭側，出新徑，未暇觀相思巖，與縉雲山從此別矣。冶公爲法尊索書件，余亦允之。

下山，走黃泥道，過界碑缺，過木牌坊，仍從石砌拾級下，沙石與布底鞋滑失，幸以杖支體，未仆跌